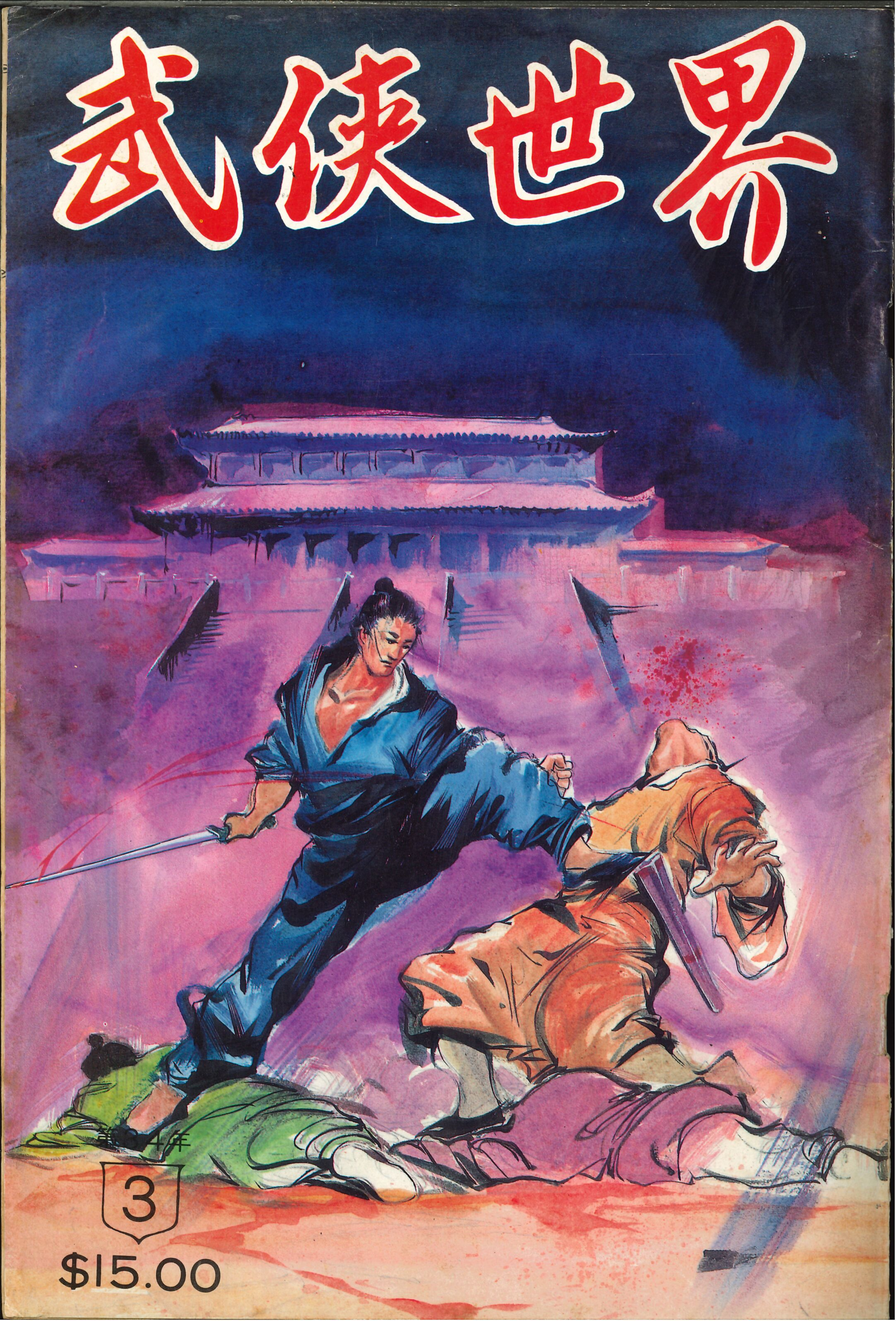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3
$15.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英雄好漢」爲馬騰先生的新佳作。文中主角趙好漢與楚英雄均具超人武藝，更是盡忠愛國，好打不平，當時朝廷內以丞相爲首的正義一派與以王爺爲首的奸黨之間爭權奪利十分激烈，牽連到地方上的兩派之爭。趙好漢、楚英雄等參予維護正義的一派，爲護送一名重犯進京作人証，揭發奸黨之罪行，在押送重犯途中，受到對方的襲擊，趙好漢英勇抵抗，視死如歸，最後獻出寶貴的生命。故事情節緊張刺激，場面驚心動魄，不可不讀！

* * *

鐵馬先生新著短篇故事「湖海雙鐵丐」在今期刊出，短小精幹，題材新穎，值得一讀！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撰著的「控棋人」，現代俠客馬獅龍這一回竟成爲人家的獵物，然後成爲政治棋局中的一顆棋子，在波濤洶湧的國際政局中，馬獅龍、史蘭花合力偵破一宗國際性軍火走私案……情節曲折、緊張，請拭目以待！

* * *

81. 5.28.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 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侠世界
第34年
第3期
（總號170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英雄好漢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好漢英雄　惺惺相惜

兩個漢子互相對峙着。

面向東面那個漢子身高六尺有多，頷下有一撮倒捲的短鬍，濃眉大眼、獅鼻、紫黑臉膛，隱隱然有如一截粗壯的樹樁般，手上那把五環厚背刀在朝陽下，閃閃生輝。

面西而立的那個漢子年紀大約二十四、五，比捲鬍漢子起碼矮了半個頭，唇上留了兩撇淡淡的短鬚，長眉、丹鳳眼、懸膽鼻，襯上一襲白長衫，挺拔的身形一派瀟洒不羣。

短鬚年輕人使的是劍。

但他的劍仍未出鞘。

兩個人瞬也不瞬地互相對視着，半晌，那個捲鬍大漢終於忍耐不住，開口道：「呔！你既約俺來這裏一決高下，怎麼還不拔劍？俺可沒那個閒情跟你在此站樁擺架勢！」

「閣下就是趙好漢？」年輕人終於開口，兩眼仍然沒有眨動一下。

那大漢的語聲洪亮過人。「俺若不是趙好漢，怎會應約來此？」

年輕人掀唇一笑。「果然是個人物，人如其名！」

那大漢——趙好漢不耐煩地道：「別在口舌上費工夫，再不亮劍動手，俺可要失陪了！」

倏地雙眼一睜，看着那年輕人。「你到底是誰，請報上大名！」

連對方姓甚名誰，是什麼人也不知道，便來應約，這個趙好漢也可說糊塗了。

年輕人笑笑，說道：「楚英雄！」

「赫！你叫楚英雄？」趙好漢滿臉詫異。「楚英雄！哈哈哈……俺怎麼瞧，也瞧不出你是個英雄人物，你可是名不副實啊！」

楚英雄不以爲忤，洒脫地笑笑道：「閣下可有聽聞過『人不可以貌相』這句話？」

「俺不管你是眞英雄還是狗熊，廢話少說，亮劍動手吧！」趙好漢「霍霍」揮動手上的五環厚背刀，刀環震動之下，發出噹郎郎的擊响聲，倒也聲勢嚇人。

楚英雄道：「趙閣下，區區相約閣下在這裏見面，並不是要跟你一決高下，而是想跟你交個朋友。」

「赫！」趙好漢大感意外。「你不是要跟我動手一決高下？開什麼玩笑！」

楚英雄正色道：「趙閣下，絕對不是開玩笑，區區確是眞心誠意想跟你交個朋友。」

「交朋友何用下書相約俺在此跟你相見？」趙好漢生氣道：「你要跟俺交朋友，大可登門找俺，道明來意，俺若覺得你是可以交朋友的人，自然樂意跟你交朋友。何需那麼鄭重其事，派人將書信送給俺！」



楚英雄道：「區區那樣做，是爲了表示區區的誠敬之意……」

「不管你怎麼說，俺既已來此，好歹也要跟你動手過幾招，看看你是否值得俺跟你交朋友！」

一頓，跟着奇怪地道：「你爲何要跟俺交朋友？」

楚英雄道：「因爲你名好漢，區區叫英雄，自古以來，人們便將英雄好漢連在一起。因此，咱們好應該成爲朋友，不枉你好漢我英雄這個名字。」

「說得好！」趙好漢在刀面上輕拍一掌。「好漢重英雄，不知你這個英雄可有值得俺敬重結交的地方？」

「閣下的意思是……」楚英雄含笑看着趙好漢。

趙好漢一揚手上的環刀，「若你接得下俺十招，俺便跟你交個朋友。」

「一言爲定。」楚英雄一口答應。

「言出必踐！」趙好漢道：「請亮劍。」

楚英雄即時拔劍，朝陽下，劍鋒泛起一抹青瑩之芒。

「好劍。」趙好漢話聲出口，人已疾欺向楚英雄，別看他身形高大壯健，身法卻靈敏迅捷，環刀挾着一股懾人的異响聲，一招力劈華山，往楚英雄的頂門劈斬下去。

楚英雄居然面不改容——並沒有被趙好漢那一刀的懾人聲勢所動，亦不閃不避，手中劍如朝陽乍展般，疾刺向趙好漢握刀的右手肘。

趙好漢口裏喝一聲：「不但好劍，劍法也不錯！」身形挾起一股旋風，於刀勢倏改的刹那，斜旋開去，手上的刀改劈爲削，帶着一股銳嘯聲，人刀電閃般向楚英雄的左側旋削！

楚英雄看來並不是徒有其名，確實有幾下子，那刹間，身形隨着趙好漢的變勢偏旋，劍勢不改，仍然刺向趙好漢的右手肘。

最奇妙的是，劍比刀快。

換言之，趙好漢若不變招，吃虧的會是他。

趙好漢當然不會眼睜睜看着自己吃虧，身形斜閃半步，口裏暴喝一聲——有如响了個旱天雷，刀勢展開，疾攻楚英雄。

楚英雄朗喝一聲：「好刀法！」身劍同時展開，應付趙好漢那如狂風暴雨、電擊雷鳴的攻勢。

於刀光霍霍、環刀震動相擊之懾人心魄的異响聲中，劍光如朝霞展露變幻，閃動於聲勢驚人的刀光中，居然並沒有被蓋壓下去，反之，靈動如蛇，顯得有聲有色。

「呔！住手！」攻勢有如雷霆萬

鈎般的趙好漢陡地疾喝一聲，居然說停便停，一下子便收刹住攻勢，定定地站着，彷彿從來沒有動過，一直就那樣站着一樣。

楚英雄閃退半步，亦收勢站住。「好厲害的刀法，果然名不虛傳。」

趙好漢雙眼一凝。「人不可貌相，此語不虛！」

楚英雄抱拳道：「承讓了。」

趙好漢正色道：「俺一點也沒有讓你，全力施爲，你既接下俺十招，俺交你這個朋友。」

「趙兄！」楚英雄高興地稱呼一聲。「能夠跟你結交，是小弟的榮幸。」

趙好漢擺擺手。「楚兄弟，不要自謙了，你的身手，與俺在伯仲之間，若要分出勝負，恐怕要在五百招之後，才有分曉。」

「趙兄內力驚人，小弟自愧不如。」楚英雄眞心實意地道。「五百招後，勝的一定是趙兄你。」

「不要說這個了。」趙好漢還刀入鞘。「走！爲咱們的結交，喝一杯！」

「好！」楚英雄一口贊成：「不醉無歸。」

* * *

高朋樓上，趙好漢跟楚英雄酒到杯乾，談笑甚歡，可謂酒逢知己千杯少。

趙好漢酒量好，不足爲奇，奇在楚英雄的酒量亦不遜於趙好漢。兩人已暢飲了五斤好酒，仍然面不改容，繼續喝下去。

其他的食客都爲兩人的豪飲而側目咋舌。

五斤酒喝完，又來五斤。

趙、楚兩人仍是酒到杯乾，連呼痛快。

十斤酒喝完，兩人都有七八分酒意了，趙好漢連呼小二送酒來。

小二看出兩人——主要是被趙好漢的威猛外形所懾——不是好相與的，不敢執拗，急忙送上一壺酒——不是趙好漢所要的五斤酒。

其實，小二那敢自作主張，不過聽從掌櫃的意思去做。

一壺酒不過一斤，趙好漢看到小二送來一壺酒，登時瞪起一雙虎目，喝道：「呔！俺要五斤酒，不是一壺！你聾的嗎？還是怕俺沒錢付賬？混賬東西！」

小二被趙好漢打雷般的喝聲嚇得膽顫心驚，那壺酒幾乎脫手跌落地上，慌忙道：「大爺……小的……不是……是怕……大爺……喝醉了……」

趙好漢一拍桌子，幾乎將那張桌子拍塌。「混賬！俺醉不醉關你鳥事？狗咬耗子——多管閒事！還不快去拿酒來？」

伙計嚇得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

趙好漢眼見那小二不聽他的吩咐，怒不可遏。「狗才！你……」

楚英雄眼見所有的食客都往他倆這副座頭望來，忙勸道：「趙兄息怒，不要跟他一般見識，咱們也喝得差不多了，喝完這壺酒，咱們也該回去了。」

趙好漢道：「楚兄弟，你不是喝醉了吧？這麼快便忘了……不醉無歸這句話是你說的，你不是反悔吧？」

楚英雄猶豫了一下，從懷中拿出一塊重約二両的金子，塞在小二的手心上。「再去拿酒來，那塊金子放在櫃上結賬時再算。」

小二拿着那塊金子，連聲答應，急急走到櫃前，將那塊金子交給掌櫃，掌櫃拿了錢，算一算，就算趙、楚兩人怎麼喝，也喝不了那麼多錢，就算喝醉了砸爛了碗碟枱櫈，亦足夠賠償有餘，頷首示意小二拿酒給趙、楚兩人。

小二忙將四壺酒送上去。

趙、楚兩人經已在自顧自喝酒。

小二捧着四壺酒來到趙、楚兩人所坐的那副座頭前，正欲放下托盤，冷不防被人自身後側面撞了一下，身子往前一傾，往前蹌跌，手上那個托盤一傾，盤上的四壺酒驟往趙好漢的身上傾砸過去。

趙好漢正自仰頭將一大杯酒往口裏倒，照說很難躲閃得了，但他却避開了——身形往旁一個挪閃，連人帶櫈，閃移到另一邊的桌角前，仰起的頭往下一沉，張口噴射出一道酒箭。

那道酒箭並不是噴射向那個小二，而是噴向將小二撞倒的那個人。

那個人料不到趙好漢不但及時閃避開去，還向他噴出一道酒箭，他的反應跟動作可沒有趙好漢那麼迅捷，他正在爲自己的惡作劇而掩嘴暗笑的時候，驟見一道酒箭射來，嚇得臉色驟變，欲避已不及，頭臉上被射個正着，只覺臉上一陣灼然，痛得雙手掩面，痛叫出聲。

不少的客人都看到這一幕「活劇」，對於趙好漢的精彩反應，禁不住喝彩。

更妙的是，趙好漢於閃避、噴酒的刹那，另一隻手一張一攬，悉數將傾跌的四壺酒攬放在桌面上，居然一滴酒也沒有傾倒出來。

趙好漢這一手確是精彩。

就連楚英雄也禁不住喝彩。

可是，在喝彩聲中，却有人一拍桌面，霍然起立，怒喝一聲：「那裏來的王八孫子，在此賣弄雕蟲小技，嘩衆取寵！」

此語一出，所有的食客皆變色噤聲。

那個掩面痛叫的人於喝彩聲遏止之後，痛叫聲顯得刺耳驚心。

小二跌倒下去，看不到後來發生的事，待到他爬起身，看到撞跌他的人掩面痛叫，四壺酒安然放在桌面上，趙好漢端坐在桌子的那一角前，驚詫得以爲自己花了眼，看到的不是眞實的，及至他看到另一桌上霍然站起的那個人怒目相向趙好漢，頓時臉色驚變，身子抖縮了一下，急忙退開了。

趙好漢與楚英雄同時循聲往那個出言不遜的人瞧去，只見那人約三十許年紀，衣着華麗，但却滿面横肉，一看便知道不是好相與的。跟那滿面横肉漢子同座的，還有四個大漢，一個個目露兇光，助威地站起來，一副作勢欲動的架勢。

所有的食客皆噤聲不語，看他們的神色，似乎對那五個人頗畏懼。

趙好漢行走江湖多年，還未遭人如此辱罵過，是可忍，孰不可忍，當下亦霍然站起來，怒視着那滿面横肉漢子，重重地哼了一聲。

「那裏來的瘋狗，在此亂吠一通？」

楚英雄仍然坐着，暗中留意其他的食客，看看可有可疑人物——跟滿面横肉漢子是一伙的，知彼知己，才能百戰不殆。

就這說話之間，已經有食客偷偷結賬離去，一副唯恐惹禍上身的樣子。

滿面横肉漢子大概從未被人當面怒罵過，聽到趙好漢罵他是瘋狗，頓時勃然大怒，本來已獰惡的面相更形兇惡，就像一頭兇惡的老虎般咆哮：「王八孫子，你敢罵本大爺是瘋狗！本大爺就瘋給你看，噬死你這王八孫子。」

趙好漢忍不住笑起來。「你果然是一條瘋狗，俺罵得沒有錯，看來，俺要動手宰了你這條瘋狗，免得你到處亂噬，爲人間除害！」

滿面横肉漢子更加震怒，一拍桌子，桌面上的杯筷碗碟不但被震得跳起來，那張桌子亦塌了下去，這一手，顯出他是有兩下子的，大概是向趙、楚兩人顯點顏色。

趙、楚兩人面不改容。

「呔，動手將那王八孫子拿下！」滿面横肉漢子暴喝一聲。

那四個助威的漢子轟應一聲，倒也聲勢驚人，又有食客急急結賬離去，其他的都躲避開去。掌櫃與小二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却不敢上前去勸阻，眼見若是動上手，肯定會殃及那些桌櫈等物。看他們對那個滿面横肉漢子的懼怕樣子，顯然那傢伙大有來路，不是普通人物。

趙好漢眼見那四個漢子如狼似虎般撲過來，已然不懼，楚英雄亦沒有出手相助之意，仍舊坐着。他相信趙好漢不但應付得了那四個漢子，而且綽綽有餘。

他果然沒有看走眼。

四個漢子聲勢洶洶的撲到趙好漢身前，兇猛地向趙好漢出手攻擊，其勢倒也嚇人——却嚇不倒像趙好漢這種人物，只見趙好漢輕嘿一聲，不閃不避，拳掌脚齊施，但聽一陣「劈啪」聲接連响起，旁觀的食客根本看不清五人交手的情形，只看到五人拳掌脚亂閃，那四個漢子便一下子四散飛跌出去，有兩個身子撞在桌櫈上，硬是將桌櫈砸塌，反觀趙好漢，彷彿沒有動過，仍然站在原地，但却威勢懾人。

滿面横肉漢子大概料不到自己四個手下跟趙好漢動手不到三招，便給打倒，臉色微變，喝道：「王八孫子，果然有兩下子，怪不得膽敢口出狂言！」

趙好漢兩道炯炯生威的目光射在滿面横肉漢子臉上，語聲鏗鏘地道：「就憑你這瘋狗一口一聲『王八孫子』，俺要你趴下來，扮王八孫子在這裏爬一匝！」話聲未落，脚步一移，「騰騰騰」地向滿面横肉漢子走去。

滿面横肉漢子臉色又變了一下，微退半步，色厲內荏地道：「王八……孫子，本大爺今日不將你宰了，不姓孫！」

至此，趙、楚兩人總算知道滿面横肉漢子姓孫。

「孫龜蛋！動手啊！唬唬那些良善百姓還可以，唬不倒俺的！」趙好漢就這說話之間，分別擊出一拳一掌，將兩個負痛爬起身，向他撲擊的漢子又被擊倒下去。

楚英雄仍然坐着不動，暗中留意四下裏的動靜。

姓孫的漢子暴吼一聲，揮拳撲擊趙好漢。

此人果然有兩下子，拳出如風，虎虎有勁。

趙好漢口裏喝一聲：「來得好！」一拳疾出，迎擊姓孫漢子擊來的拳頭。

姓孫漢子沒有變招，兩拳相擊，發出「啪」的一聲擊响，姓孫漢子悶叫一聲，後退一步，眼中隱露痛苦之色，趙好漢却絲毫沒有動一下，冷笑道：「孫龜蛋，滋味如何？」

姓孫的獰喝一聲，掣出腰間兵器——一把鎏金刀，但見金光燦然，耀人眼目，疾斬向趙好漢。

趙好漢身形偏閃的同時，一脚踢向姓孫的右手腕（執刀的手），但他背上的環刀並沒有拔出來。

姓孫的右手腕一擰一撩，不但避過趙好漢那一脚，刀勢亦改劈爲横撩向趙好漢的頸胸部位。

趙好漢脫口一聲：「好刀法！」身形倏地一矮，一拳向姓孫的腹部擊去。

姓孫的跳開一步，刀勢急閃，狂斬趙好漢。

趙好漢仍然沒有拔刀，身形閃挪跳躍，於霍霍的刀光中游閃，同時出手反攻。

楚英雄仍然坐着不動，因他看出趙好漢足以應付有餘。

大約十多招後，只聽趙好漢喝一聲：「着！」姓孫的如响斯應，悶叫一聲，跌退開去。

趙好漢並沒有給姓孫的有喘息的機會，拳脚齊施，姓孫的左肩膀上挨了一掌，勉强應付了趙好漢三拳四脚，終於又挨了一脚，慘叫聲中，飛了出去，連續撞翻兩張桌子，再重重地撞在牆上，跌落地上，掙扎着想起身，但已來不及，被趙好漢一脚踏住他的右肩膀，喝道：「別動，要不踢爆你的腦袋！」

姓孫的登時不敢動一下，口裏却毫不示弱：「王……快放開本大爺！要不，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那四個被打倒的大漢雖然起不了身，見狀也大驚喝叫：「狂……你若敢動我家二爺一根毫毛，管教你不能活着離開此地！」

趙好漢踏在姓孫的肩上的脚陡地一用力，痛得姓孫的齜牙咧嘴，額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來。「孫龜蛋！俺不管你是什麼人，也不聽你們的咋唬！若要命的，馬上扮王八孫子，在這裏爬一匝！」

「你……呀……」

姓孫的一個「你」字才出口，趙好漢脚上陡地用力踏下去，姓孫的頓時痛得咧嘴痛叫起來，額上青筋暴現。

四個漢子掙扎起來，欲撲向趙好漢，被楚英雄喝住：「誰想斷腿的，只管動！」喝聲比刀鋒還要鋒利。

四個漢子禁不住機伶伶打個寒顫，頓時僵住。

「爬不爬？」趙好漢脚上又加了力道，脚下隱隱响起幾下教人頭皮發痲的脆响聲。

姓孫的一張臉扭曲着，額上滿是汗水，翻翻眼，歪着嘴道：

「爬……爬！」

趙好漢出手連點了姓孫的身上兩處大穴，冷厲地道：「快爬，要不斷斷你的手脚，叫你一輩子也不能站着走！」踏住姓孫的肩頭的脚一移一挑，將姓孫的鬆脫的鎏金刀挑起來，一手接住，溜了一眼，讚一聲：「好刀！」跟着搖頭道：「可惜，落在你這個庸手的手上，眞是明珠投暗！」

姓孫的哼哼唧唧地呻吟了一會，翻起眼道：「有種的……動手斬下我的手脚……」

「好！」趙好漢疾喝一聲，手起刀落，金芒一閃，斬落在姓孫的右手臂上。

姓孫的看着金刀斬落手臂上，驚叫一聲：「住手，我爬！我爬！」

趙好漢並沒有住手收刀，仍然斬下去，只不過，刀鋒斬入姓孫的手臂皮肉內一分，便沒有再斬下去。可是，姓孫的痛得張口慘嘶一聲，差點嚇暈過去，渾身抖顫。

「爬吧！」趙好漢收刀，厲聲道：「這一次是警告，下不爲例！」

姓孫的忍着痛，撐起身子，手脚併用，慢慢往前爬！

看着姓孫的慢吞吞地往前爬，像一隻龜鱉那樣，趙好漢樂得拍掌大笑。「哈哈……孫龜蛋，果然爬得似模似樣，不愧是姓孫的！」

楚英雄也看得禁不住莞爾。

其他的人(除了四個漢子外)亦禁不住掩嘴竊笑，可是，當那四個漢子朝他們瞪眼時，他們立刻不敢再笑。

趙好漢睜眼向四個漢子喝道：「垂下頭閉上眼，誰再瞪眼，俺挖出他的眼珠子來！」

四個漢子嚇得打個冷顫，急忙低下頭，閉上雙眼。

姓孫的忍痛含辱，終於在店堂內爬了一匝，身子一歪，倒在地上直喘氣。

趙好漢哈哈一笑，轉對楚英雄道：「兄弟，被這孫龜蛋擾了咱們的酒興，眞沒意思！走，咱兄弟到別處去再喝個痛快的！」

楚英雄含笑點頭，站起來，跟着楚英雄往外走。

走到櫃枱前，趙好漢對想笑又不敢笑，苦着一張臉的掌櫃道：「放在櫃上的那塊金子，算過酒錢後，餘下的，算是俺們對貴店損破的桌櫈的賠償。」

掌櫃的一聽，那張臉頓時寬容起來，連聲說「多謝」。

「站住！」姓孫的突然向走到門口的趙、楚兩人喝叫一聲。「有種的，報上名來！」

趙、楚兩人停步轉身，看着姓孫的。「孫龜蛋，你這個沒種的，還說什麼有種沒有種的！」趙好漢冷笑一聲。「就憑你這個沒種的傢伙，還不配知道俺們的大名！」話落，一手拉着楚英雄，大步往外面走去！

背後傳來姓孫的嘶叫聲：「有種的不要走……等着瞧，本大爺不會放過你們……」

走出門外的趙好漢氣呼呼地對楚英雄道：「他奶奶的孫龜蛋，眞後悔沒有割下他的舌頭，讓他從今後叫不出聲來！」

楚英雄笑笑道：「趙兄，這種人，不值得跟他一般見識！」

「嗯，咱們到那裏去再喝個痛快？」趙好漢問。

「路邊居。」楚英雄道。

「哈，俺怎麼想不到那個好地

方。走！這次一定要看看誰先醉倒。」趙好漢說着便急急前行。

楚英雄一笑大步追上去。

* * *

趙、楚兩人走到路邊居前，馬上知道喝不成酒。

路邊居是一座搭建在大路邊的酒寮——當然也賣茶及食物，賣的酒不錯，下酒的燒鷄更是美味，因此，在這個地方可說遠近馳名。當然，光顧的多是販夫走卒，江湖人物，因此，一般有身份的人都不屑到那裏去喝酒。

路邊居並沒有關門不做生意，何故趙、楚兩人認爲喝不成酒？

原來，路邊居已塌了一半，有幾個人正在動手斷殺，還有兩個人倒在地上，看樣子似乎咽了氣。

這個情形，就算有人光顧，店主人也不可能做生意。

趙好漢一腔興緻，頓時消散，大感沒趣。「他奶奶的，什麼地方不好動手拚命，偏要揀喝酒的地方，眞掃興！」趙好漢壓下酒癮，忿忿道。

楚英雄沒有說什麼，只是看着在斷殺的幾個人。

趙好漢沒好氣地道：「兄弟，這裏喝不成，再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喝酒。」

楚英雄忽然道：「趙兄，快瞧，那幾個傢伙似乎不是好路數，三個打一個。還有，那三個東西似乎對那個姑娘不懷好意，出手下流，眞叫小弟看不過眼。」

本來扭頭便走的趙好漢聽楚英雄那麼說，忙轉回身往酒寮那邊望去，一望之下，禁不住怒火上衝，怒叫一聲：「下流！俺既然遇上了，怎能不伸手管一管！」身形一動，掠撲前去。

你道趙好漢看到什麼？原來他轉身一望的刹那，看到那三個聯手夾攻一個少女的傢伙，於佔盡上風之下，有如貓捉老鼠般戲弄那少女，却不傷她，下流地將那少女身上的衣衫挑破或是劃破！下手的地方盡是那少女身上緊要的部位，那少女胸前已被挑破兩個衣洞，不但露出白晰豐滿的胸脯，亦露出一截肚兜來，而大腿上及胳臂上亦被挑刺開來，露出玉臂與雪白的大腿。那三個傢伙則在猥褻地向那個少女出言狎謔。這情形，任是誰(只要不是邪惡之人)看到，也不免會義憤填膺，瞧不過眼的。

另外兩個傢伙則聯手對付一個年約五十上下的老漢，那個老漢似乎有傷病在身，動手時，有力不從心的樣子。

少女的臀部又被一個漢子的三棱刺挑破一個褲洞，露出一塊皮肉來。另一個傢伙邪笑道：「寶貝，妳不是想咱們將妳身上的衣衫全都挑走，才肯停手跟咱們快活吧？」

「嘖嘖，這妞兒一身皮肉像羊脂白玉般，一定滑不溜手的了，能夠摟着她快活一番，就算短命幾年也在所不惜！」第三個漢子一副色迷迷的樣子，直吞口水。

少女羞憤難禁，眼見無法脫身，銀牙暗咬，悲呼一聲：「爹……女兒不能……保護……爹你，女兒不孝，先走一步！」跟着厲聲道：「本姑娘寧死也不讓你們三個下流坯子汚了我的清白，本姑娘做鬼也不會放過你們三個畜牲！」陡地反手一劍向自己的脖子抹去。

那三個傢伙正在得意忘形之際，料不到那少女會自刎，吃驚之下，皆來不及制止，禁不住呆住，發出驚呼聲。

驀地，那少女執劍的手腕震動一下，口裏發出悶哼聲，手上的劍噹一聲脫手跌落地上。

「姑娘，快打消死念，俺來助你對付那三個下流畜牲！」人隨聲到，一條高大的人影一陣疾風般撲至，手起刀落，將一個傢伙一刀劈倒！

那個及時救了少女的人當然是趙好漢！

趙好漢是以一塊碎銀作暗器，飛擊在少女的手腕上，令到少女握劍的手一陣痲軟，握不住劍，無力自刎。

另外兩個傢伙一驚回過神來，驚震之下，一齊向趙好漢撲擊！

趙好漢打雷般暴喝一聲，震得那兩個傢伙心顫神搖，攻勢頓時一窒，趙好漢就在那霎間環刀帶着懾人心神的嘯鳴聲，疾斬向那兩個傢伙。

兩個傢伙只來得及張口發出一聲「呃」的短促叫聲，便被趙好漢的環刀斬爲兩段。

那個少女看得呆住了，不是被趙好漢的神勇及犀利的刀法驚呆了。

一聲慘叫亦在這時傳來。

那個少女神情一震，陡地厲叫一聲：「爹……」轉身撲向與另外兩個傢伙斷殺的老漢。

趙好漢亦扭頭望去，只見那個老漢倒在地上，楚英雄一劍刺殺了一個傢伙，剩下的一個傢伙沒命奔逃。

趙好漢一抖手，將刀上的血震掉，大步往楚英雄那邊走去。

少女奔到那老漢面前，撲跪在地，一把扶起老漢，哭叫道：「爹！爹！你不要死啊，看看女兒呀……」叫聲如子規啼血，教人聞之心酸。

楚英雄不忍卒聞。

本來已經沒了氣息的老漢奇跡般顫抖抖地張開眼來，少女喜極叫道：「爹，你醒啦，女兒馬上送你

到前面的鎮上……」

老漢費力地噏動嘴巴。「眉兒……爹……要去……了，以後……妳要自己……照顧……自己啊，……爹……不放心……」

少女急急打斷老漢的話：「爹，別扔下女兒，女兒要跟你在一起……女兒好害怕……」陡地，她尖嘶一聲：「爹……你睜開眼啊……女兒不要你死……」

原來，那老漢倏然閉上雙眼，寂然不動了。

咽下最後的一口氣。

趙、楚二人聽着那少女泣血摧心般的哀哀慘哭，禁不住鼻子發酸。

看着那少女抱着父親的屍體哭個不停，楚英雄油然生出憐憫之意，吸口氣，溫聲對那少女道：「姑娘，人死不能復生，請妳節哀順變，眼下先要將令尊的屍體送到前面鎮上找個地方停放好，然後料理令尊的後事。」

少女仍舊哀哀慘哭不止。

趙好漢强忍心酸道：「姑娘……唉，俺不知怎麼說！妳這麼哭……不是辦法啊，古語有云：人死，入土爲安。人死不能復生，最重要的是料理令尊的後事，知道嗎？」

少女終於止住悲哭，抬起頭，瞧着趙、楚兩人，咽道：「兩位相救之恩，沒齒不忘。」

楚英雄看到少女那張梨花帶雨般的俏臉，禁不住更增憐惜之心。口裏說道：「姑娘，現在不是客氣的時候，請起來，想個辦法，將令尊的屍體運送到前面的鎮上。」

趙好漢道：「楚兄弟，你跟這位姑娘留在這裏看着……待俺趕到前面鎮上，僱仵工來將姑娘令尊的屍體抬到鎮上。」

說完，不等楚英雄跟那位少女說話，展開身形，向來路奔去。

少女抹去淚水，向楚英雄襝衽一禮。「兩位的大恩大德……教我不知如何報答……」

楚英雄忙道：「姑娘，千萬別……放在心上，鋤强扶弱，乃我輩應爲之事。咱……出手相救，可不是爲了要妳報答。」

一頓，又道：「姑娘，區區很抱歉，出手慢了一點，未能解救令尊……深感遺憾。」

少女含悲道：「生死有命，不怕對……兄台你說，我爹縱使不死在那幾個……下流之徒的手上，只怕也活不了多久。」

楚英雄說道：「姑娘，令尊……患了重病？還是受了內傷？」

少女道：「中了毒，一種劇毒。」

一頓，接又說道：「我爹是中了一種叫虎頭蛇的毒，據湘西一帶的土人說，虎頭蛇毒劇烈無比，中者必死。我跟我爹本是到湘西一帶的深山採藥的，途經一個村寨，聽村寨的土人說，近日村寨附近虎頭蛇爲患，不但禽畜遭殃，有五個寨民亦遭咬噬，中毒身亡，我爹不忍寨民受虎頭蛇之害，仗義除害……本來，我要跟他一起去的，我爹却不答應，瞞着我獨自一人到虎頭蛇出沒的地方，結果，我爹斬殺了九條足有手臂粗的虎頭蛇，但却被其中一條噬咬了一口，我爹立刻用隨身帶備的解毒藥外敷內服，再運起內功，抵禦蛇毒的蔓延，在那個村寨內住了幾日，總算憑着深厚的內家功力，將蛇毒逼在左手臂一個地方，可是，憑我爹數十年的醫藥見解與經驗，竟然無法找到一種藥，能解去那種毒，我爹只好離開湘西，趕返老家，欲研製出一種可解虎頭蛇毒之藥。那想到在這裏遇上那幾個下流惡徒……我爹要不是身中劇毒，不敢運施內功，那幾個惡徒焉能傷害得了他！」

說到這裏，少女又流下淚來。

楚英雄道：「姑娘……這麼說，令尊應該不是無名之輩，請教令尊大名怎樣稱呼？」

少女抹去淚水，說道：「家父邵一明。」

「啊，原來令尊乃是江湖人稱聖手郎中的邵……前輩，區區失覺了。」楚英雄肅然起敬。

提起邵聖手，江湖上可說沒有多少人未聞其名的，甚得江湖人敬重，想不到，一代江湖名醫，死在惡徒之手，令人意想不到。

少女悽然道：「家父活人無數，想不到却救不了自己，想來大概是異數吧。」

楚英雄道：「邵姑娘，區區忘了報上姓名，失禮了。區區姓楚，名英雄。」

「楚英雄。」少女唸一遍。「好名字啊！楚兄，失敬了。」

楚英雄咧嘴一笑。「每當區區向別人報上姓名，大都報以嘲笑。事實上，區區也覺得英雄這個名字有點……那個。可是，姓名乃父母所賜，改不得，區區只好忍受別人的詫異及嘲諷的目光，以英雄自居。久而久之，習以爲常，以爲自己眞的是一個英雄。」

少女聽着楚英雄那番自嘲的話，禁不住莞爾一笑。

看到少女莞爾一笑，楚英雄禁不住心頭一漾——笑起來好美啊！怪不得那幾個下流東西對她起了邪念。

看到楚英雄直視着自己，少女臉上微熱，低下頭。

楚英雄猛然發覺自己失了態，大感尷尬，忙收回目光，轉在倒在

地上的幾條屍體上。「邵姑娘，可知道那幾個惡徒是什麼來路？」

少女搖搖頭，含恨道：「不知他們從那裏鑽出來的，起先還沒有什麼，喝了一會酒後，開始語出輕薄，繼之向我調笑，我跟家父竭力按捺着，他們越加放肆，居然向我動手，忍無可忍之下，我冷不防出手教訓了一個傢伙，他們欺我們父女勢孤，以衆凌寡……」

楚英雄道：「邵姑娘，那幾個傢伙膽敢那樣放肆妄爲，大概有點來頭。姑娘料理了令尊的後事後，還是速離此地爲妙。」

少女頷首道：「我也是這麼想，明天我便僱一輛馬車，將我爹的棺木運返家鄉安葬。」

楚英雄道：「邵姑娘，明天區區跟趙兄送姑娘一程。」

少女道：「楚兄，援手之恩還未報答，怎好……」

楚英雄打斷少女的話。「邵姑娘，俗語有謂：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區區若不陪你將令尊的棺木送到安全的地方，實在放心不下。」

少女仍想說話，却被楚英雄擺手阻止了。「邵姑娘，就這樣決定了。」

*　*　*

在蟠龍鎮東南面約三里外，有一座佔地頗闊的莊院。

莊院的大廳上，坐着三個身穿錦袍的中年人。

當中坐着的那一個臉形方方的，頷下留着短髯，兩道蜈蚣眉，一雙銅鈴眼，配上獅鼻海口，倒也有一般威態。

左右坐着的兩個俱是虎背熊腰，短鬚如刺，一個黑臉膛，一個黃臉膛，目中兇光隱射，一看便知道不是好相與之輩。

當中那短髯中年人對坐在左首的黑臉膛道：「三弟，一切都佈置好了？」

黑臉膛頷首道：「依照大哥吩咐，全都佈置妥當。」

「嗯。」短髯中年人滿意地點一下頭。「事成後，咱兄弟不愁不飛黃騰達！」

坐在右首的黃臉膛道：「魯大人全答應了咱們所求？」

短髯中年人掀唇一笑，道：「若不答應咱們所求，愚兄又怎會答應替他辦那件事？」

驀地，外面響起一陣嚷嚷聲，廳內的三人立刻停口往外瞧着，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黃臉膛皺皺眉頭：「大哥，是廷鋒。」

短髯中年人臉色一沉，「又在外面鬧事了？」

話聲才落，一個人像一陣風般衝入大廳，口裏嚷道：「大哥，你一定要替我出這口氣，那個王八……竟敢欺負到我頭上，不但目中無我，也不將大哥你瞧在眼內！」

「廷鋒！住口！你在外面又惹了什麼事？」短髯中年人沉喝一聲，瞪着那個名叫廷鋒的漢子。

那漢子不是別人，原來就是在高朋樓上，吃趙好漢羞辱了的那個姓孫的漢子。

此人全名孫廷鋒，乃是短髯中年人的親弟。

而黃黑臉膛兩人，乃是短髯中年人的拜把兄弟。

孫廷鋒畏縮地吞口口水，才囁嚅地道：「大哥……這一次……是那兩個傢伙先惹我的……他們在高朋樓喧叫吵鬧，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我出言喝止他們，他們不但不聽，反而出言不遜，我報上大哥與兩位義兄的大名，那兩個傢伙居然說你們是無名小卒，我吞不下那口氣，跟一個高大的傢伙動手……因大意之故，被那傢伙制住，那傢伙竟然逼我扮王八龜……子在地上爬一匝，大哥，他們羞辱我不打緊，他們連帶將你也羞辱了，這口烏氣怎吞得下？是不是？」

短髯漢子勃然道：「那兩個傢伙姓甚名誰？」

孫廷鋒咽口口水。「那兩個傢伙口出狂言，說我不配知道他們的姓名！」

「嘿嘿，果然狂得可以！」短髯中年人冷笑兩聲，一雙眼瞪突出來。「這口氣確實吞不下！」

黃臉膛道：「大哥，正事要緊，這個時候不宜節外生枝，免得誤了正事。」

黑臉膛連連點頭，表示同意黃臉膛說的話。

短髯中年人道：「二弟、三弟，愚兄自有分寸，放心吧，愚兄擔保，不會誤了大事！」

接目光一轉，看着乃弟。「廷鋒，你老實對我說，那兩個狂徒的身手如何？」

孫廷鋒猶豫了一下，才道：「只有那個高大傢伙出手跟我過招，那傢伙以空手應付……我的鎏金刀……結果……那傢伙確實很厲害，只怕不輸與大哥你。」他終於說了實話。

短髯中年人跟黑臉膛兩人同時動容。「廷鋒，那就怪不得你會敗在那狂徒的手上了。」

一頓，轉對黃黑臉膛兩人道：「二弟、三弟，難得遇上高手，倒要跟他們較量較量！」

黃、黑臉膛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大哥意欲會會那兩個人？」

短髯中年人點了點頭。「二弟、三弟，不會不同意吧？」

黃、黑臉膛兩人又互相看了一

眼，黃臉膛才道：「大哥若執意跟那兩個傢伙較量，小弟無話可說。」

黑臉膛接口道：「大哥，請以大事為重。」

孫廷鋒恐怕兄長聽從兩人的規勸，打消跟那兩個傢伙較量，忙道：「大哥，話可不是這麼說，辦正事雖然要緊，但姓孫的名聲更緊要，若不給那兩個傢伙厲害瞧瞧，咱們那有顏面在這個地方立足？若是傳到江湖上，不怕被江湖中人嘲笑？大哥！事不關己，當然不要緊了，若事情落在……頭上，只怕不是那樣說了。」

黃、黑臉膛兩人聽着，不禁勃然變色，一齊怒視着孫廷鋒。「廷鋒，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黑臉膛的臉色黑得更難看。

短髯中年人怒喝道：「廷鋒！你亂說什麼？還不為你剛才說的話，向二弟、三弟道歉！」

孫廷鋒一百個不甘願。「大哥，我有說錯麼？」

「混賬！」短髯中年人暴喝一聲。「不長進！三十多歲人，還口不擇言，再不向二弟、三弟道歉，可是要我動手教訓你？」

孫廷鋒看到兄長那怒不可遏的樣子，驚悸地瑟縮了一下，慌忙向黃、黑臉膛兩人道：「兩位義兄，是……小弟不對，胡說八道，請兩位義兄見諒……包涵。」

短髯中年人接口道：「二弟三弟，別將那不成材的話放在心上，當他說的是廢話！」

黃、黑臉膛兩人臉色緩和下來，同時向短髯中年人道：「大哥，廷鋒乃是無心之言，小弟又怎會見怪，跟他一般見識？」

兩人最後那句話，分明是衝着孫廷鋒說的，孫廷鋒心裏生氣，但卻不敢顯露出來，只好悶聲不吭。

短髯中年人聽着，雖則是自己兄弟不是，心裏也不是味道，但又不好說什麼，只好向親弟喝道：「還不出去，找人替你左臂上的傷口敷藥包紮！」

孫廷鋒不敢違拗，應一聲：「是，大哥。」轉身往外走了兩步，忽然又停下來，扭頭向乃兄道：「大哥，那件事……」

短髯中年人揮手道：「別說了，我自有主張！」

孫廷鋒看到乃兄一臉怒容，不敢再說，轉回頭，快步往大廳外面走出去。

待兄弟走出大廳後，短髯中年人嘆口氣，對黃、黑臉膛兩人道：「唉！愚兄那個不長進的兄弟真教愚兄擔心，功夫不好好去練，只知吃喝玩樂，惹事生非，真拿他沒辦法。都怪愚兄太過縱容他，弄到他如今文不能、武未到家……唉，有時候愚兄自己問自己，是否愚兄害了他？」說完，連連嘆氣。

黃臉膛道：「大哥，不要責怪自己，每一個人是否有成，全看其天份，若不是練武的材料，無論怎樣苦練，也難臻高手之列。大概廷鋒天生不是那種……料子，大哥你看開一點吧。」

黑臉膛接口道：「大哥，剛才的事就當沒有發生過，說正事吧。」

一頓，接又道：「柴貴他們去探聽消息，該回來的了，不要出了事吧？」

黃臉膛道：「他們不過去打探消息，不會出事吧？」

話音未完，只見一人急急奔進來，「卜」一聲跪倒下去，慌慌張張地道：「稟大莊主、二莊主、三莊主，在鎮口外約四五里處的路邊居，小的們遇上兩個惡漢，要佔坐小的們那副座頭，小的們不讓，兩個惡漢便向小的們出手，小的們亮出三位莊主大名，兩個惡漢不但不理會，還口出惡言……結果……」

「結果如何？」黑臉膛厲聲打斷那人的說話。「快說啊！」

「柴貴，莫非只剩你一個活着跑回來？」黃臉膛語聲很重。

那人垂下頭道：「是！兩個惡漢出手毒辣，小的們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魯榮他們五個都死在兩個惡漢的手上，只有小的僥倖逃得一命跑回來。」

聽柴貴這麼說，在路邊居戲辱及殺死邵一明父女的那伙無恥下流之徒，就是柴貴口裏所說的那幾個人。

只不過，他所說的，顯然與邵采眉所說的事實大有出入。

「可惡！」黑臉膛用力一拍扶手。「柴貴，可知那兩個傢伙是何來路？」

柴貴道：「三莊主，小的不知。小的沒有機會問，小的以前沒有見過那兩個惡徒。」

「兩人長相如何？」黃臉膛問。

柴貴就所記憶的，盡量描繪他所說的兩個「惡徒」的形貌。「年紀較輕的那個長眉、丹鳳眼、懸膽鼻、唇上留了兩撇短鬚，看年紀大約二十五、六上下，銀白長衫、身形修長，出劍又快又毒。」由於他曾跟楚英雄打過照面，因此，對楚英雄的形貌看得很清楚。「另一個年約三十上下年紀，身形高大，濃眉大眼，倒捲鬍，形態兇猛，使的是一把有鋼環的大刀，出手更兇，兩招不到，便斬殺了魯榮、李剛、三虎三人。」

短髯中年人聽完柴貴的描述，開口道：「二弟、三弟，可想到那個使環刀的捲鬍大漢是誰？」

黃臉膛與黑臉膛幾乎是異口同

聲道：「環刀追魂趙好漢！」

短髯中年人重重點一下頭。「江湖上使環刀的人不下十個，但形貌像柴貴所描述的，只有趙好漢一個，絕無疑問，此人就是環刀追魂趙好漢！」

一頓，又道：「想不到他忽然在此地出現。」

黃臉膛道：「大哥，對趙好漢跟那個短鬚年輕人，有何打算？」

短髯中年人道：「柴貴，先退下去。」

柴貴答應一聲，起身退出大廳。

待柴貴離去後，短髯中年人才道：「愚兄之意是：辦正事要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生出枝節，壞了那件事。不過，在這期間，咱們也要留意趙好漢兩人的行踪動靜，以防萬一。待辦完那件事後，咱們才去對付趙好漢跟那個短鬚傢伙。」

黃、黑臉膛漢子齊聲道：「大哥所言甚是。」

短髯中年人忽然道：「只顧着講趙好漢殺了咱們的人那回事，忘了問柴貴這趟到鳳如鎮打探的情形，三弟，你去叫柴貴來這裏。」

黑臉膛答應一聲，起身往外便走。

* * *

翌日，僱好馬車後，楚、趙兩人護送邵采眉及其父的棺木離開蟠龍鎮，順着官道馳去。

邵采眉坐在車內，看着父親的棺木，想到從今後，自己便孑然一身，不禁潸然淚下。

楚英雄跟趙好漢騎馬相隨，兩人決定，將邵采眉送出五十里後，便跟邵采眉分手，然後趲向西北面，往項城馳去。

趙好漢自從知道邵采眉是邵一明的女兒後，對她很是照顧，大加安慰。

原來，趙好漢於初出道之時，曾因傷巧遇邵一明，得邵一明替他療傷，他一直銘記在心，如今得遇恩人之女，而恩人又死了，無從報答，因之，他對邵采眉是懷着一份報恩之心，絕沒有他念。

本來，他是打算護送邵一明的棺木回老家的，可惜，他因有急事要到彭城，故此，只好相送出五十里外，聊盡一份心意。

至於他因何在路邊居時並沒有認出死去的老漢就是邵一明，那是因為事隔多年（八、九年前的事了），當時他只見過邵一明一面，由於死時的邵一明樣貌跟當年改變了很多——不但蒼老了，左頰上也多了二道刀疤，再加上比當年消瘦了很多，所以，他一時間認不出來。

雖然相處不到一日，楚英雄已喜歡上邵采眉，但他不敢表露出來，免得唐突了佳人，對於這麼快便要跟邵采眉分手，他心裏很不情願，但又不敢將心裏的意思表露出來，因此，一路之上，懷着悵然的心情，只盼不要走得那麼快，不要那樣快跟邵采眉分手。

由於邵采眉坐在車內，看不到她，楚英雄又很渴望看到她，馬車往前走出約十里左右，他終於忍不住想到就算看不到她，聽到她的聲音也是好的，便開口向車內說道：「邵姑娘，妳好嗎？坐在車內悶嗎？若覺得悶，掀開車後的布帘透透氣吧。」

原來趙好漢走在馬車前面，他則在後跟隨，保護邵采眉跟馬車上的棺木。

邵采眉在車內聽到楚英雄的話，遲疑了一下，才邊移動身子邊說道：「楚兄……我很好，謝謝……你的關心。」移到車子後面，伸手將一角車帘掀起，一眼看到楚英雄，忙將目光垂下。

楚英雄一眼看到邵采眉掀帘露面，心頭禁不住跳動一下，及至發覺邵采眉雙眼微紅，知她必是暗暗傷心，不由心裏一陣難過，溫聲道：「邵姑娘，身子要緊啊，人死不能復生，妳就看開一點吧，不要再傷心了。」

邵采眉心頭一陣溫暖，感激地看了楚英雄一眼，說道：「楚兄，謝謝你的開解，也謝謝你跟趙大哥對我的……一番好意，遇上你們，是我的……幸運，我不會忘記你們的。」

「邵姑娘，若不是趙兄那件事緊要，區區一定會護送妳跟令尊的棺木回鄉。」楚英雄鼓起勇氣說，但卻不敢看着邵采眉。

邵采眉聽着，心頭更熱。其實，她也有點喜歡楚英雄，礙於女兒家的矜持，她不敢表露出來。「楚兄的一番好意……小妹心領了。」她忽然改變了對自己的稱呼。

楚英雄偷偷瞥了邵采眉一眼，鼓起勇氣道：「邵姑娘，日後若有空，我一定會去探望妳，不知妳可歡迎？」

邵采眉正在暗自思想，前路一別，可能今後不會再跟楚英雄相見，莫非與他有緣無份？心裏不禁一陣悵然，陡地聽到楚英雄那麼說，心裏一喜，不由抬眼瞥向楚英雄，看到他正定定地瞧着自己，羞得慌忙垂下目光，一顆心「卜卜」直跳，好一會，才平復下來，又唯恐楚英雄由於自己不作答而生出誤解，忙鼓起勇氣道：「楚兄乃是小妹的恩人，楚兄若能撥冗光臨寒舍，小妹無任歡迎，定當竭誠招待，以報答楚兄恩德。」

楚英雄聽她那麼說，心裏大喜。「邵姑娘，待項城之事辦完後

，區區便會來看望妳。」一頓，又道：「前路一別，邵姑娘妳要沿途小心啊！」

「小妹曉得。」邵采眉道：「楚兄，謝謝你的提點。」

說到這裏，楚英雄已想不出還有什麼話可說。

默默走了一段路，還是邵采眉想到話說。「楚兄，你跟趙大哥也要小心啊！江湖險詐，人心險惡，小妹希望你倆都平安無事到寒舍作客。」

楚英雄想不到邵采眉會主動說話，喜不自勝，忙不迭道：「邵姑娘放心，區區跟趙兄自會小心，區區為了……免得邵姑娘妳掛心，區區會盡快去看望妳的。」

他本來想說「為了邵姑娘妳」一想覺得不大妥當，忙改口。

邵采眉瞟了楚英雄一眼，飛快地說一句：「楚兄，小妹等你來。」手一垂，放下布帘，臉上發熱，不敢露面。

楚英雄料不到邵采眉會突然放下車帘，不由呆了一呆，一時間摸不着頭腦，接恍然領會到邵采眉那句話中的意思，心裏一陣狂喜，比喝了蜜糖還要甜，幾乎按捺不住心裏的狂喜，放聲歡叫。

之後，他一直沉浸在歡欣甜蜜之中，渾然不覺走了多久，直到一陣箭矢激射聲驀然响起，他才從迷醉中醒覺過來。跟着聽到趙好漢的一聲吼喝：「楚兄弟小心，有埋伏！」

吼喝聲中，是一聲馬匹的嘶鳴聲，馬車一下子停了下來，楚英雄疾喝一聲：「邵姑娘躲在車內別出來！」喝聲出口，他已拔劍出鞘急舞，一陣錚錚之聲不絕於耳，射向他的激矢悉數擊落，可是，胯下馬，後腿脚上却中了兩支箭，猝然跌倒下去，發出連聲慘嘶。

胯下馬未倒地，楚英雄已自馬鞍上彈起來，手中劍急舞不停，劍光佈起一道無形之盾，將接續向他激射的箭矢擋撥折墮，身形接一個展掠，掠上馬車頂上。

施放暗箭之人正是匿伏在左面路邊外的一片矮樹林中，伏擊他們。

楚英雄急忙向趙好漢呼叫：「趙兄，小心埋伏！」

趙好漢並沒有理楚英雄的呼叫，繼續向路邊外的短樹林衝殺過去。

楚英雄一時間不知是接應趙好漢，還是留在車頂上照顧着馬車才好，他擔心顧此失彼，所以拿不定主意。

就這猶豫之間，趙好漢經已衝撲出路邊外，繼續向矮樹林衝殺前去。

可是，就在這時，趙好漢倏地身子往前踉蹌跌，整個人往地下跌墮下去。

原來，他脚下是一個陷坑。

換言之，趙好漢跌落陷坑下面！

看到趙好漢跌墮落陷坑下面，發出一聲雷打般的暴吼聲，楚英雄大驚失色，不再顧慮那麼多，飛身往趙好漢跌下去的地方掠去。

一直沒有露面的邵采眉亦在這時自車內鑽出來，執劍張望。

驀地，右面路邊外的一片野草地中，竄出十多條青衣人，向馬車疾撲過去。

邵采眉一眼瞥到，立時嬌喝一聲：「那裏來的賊匪強盜，攔路截劫！」

她口裏那麼喝叫，心裏却一點也不相信那些伏擊他們的人是賊匪強盜。

驟聞邵采眉的喝叫聲，楚英雄大吃一驚，急忙扭頭回望，瞥到十幾個手執兵器的青衣人自另一面的路邊外向馬車竄撲，脚下不由一窒，不知如何是好——救趙好漢還是保護邵采眉與馬車上的棺木。

陡地，跌落陷坑下面的趙好漢隨着一聲怒吼，自陷坑內衝掠上來，身形一翻，有如一頭怒鷹般，凌空掠撲向自矮樹林中衝出來的十數個青衣人。

趙好漢的右腿脚上有血淌下來。

看到趙好漢雖然受了傷，居然還能夠從陷坑下面「衝」上來，楚英雄頓時鬆一口氣，不再猶豫，轉身返撲回馬車那面。

撲掠回馬車前，自右面路外竄撲向馬車的青衣人已衝撲到馬車前，與自車上縱撲下來的邵采眉交上手，一下子將邵采眉圍困起來。

雙拳難敵四手，何況邵采眉武功並不怎樣高明，在以一敵十(足有十三人)的情形下，立時陷於險境之中。

楚英雄疾喝一聲，揮劍衝殺入戰圈中，殺招連出，一下子斬殺刺傷了三個青衣人，衝到邵采眉的身旁，跟她聯手對付那些青衣人，「邵姑娘，沒事吧？」

邵采眉眼見楚英雄不顧一切衝殺過來，助己一臂之力，不禁感激不已，急聲道：「楚兄，小妹沒事，趙大哥怎麼了？」

楚英雄一邊揮劍應敵，一面向趙好漢那邊瞥望，看到趙好漢亦已跟那面的青衣人撞上，口裏發出連聲吼喝，環刀揮舞如雷劈電擊，聲勢好不駭人，似乎受的傷不太重，雖則脚步有點拐，却毫不影响到他的刀法。

斬瓜切菜那樣，趙好漢連續斬殺了四、五個青衣人，其餘的雖然膽顫心驚，却不敢退縮溜逃，仍舊跟趙好漢拚命斷殺。

在楚英雄的凌厲劍法下，那些青衣人很快便七零八落，死傷了一大半，剩下的仍然毫不退縮，繼續跟楚英雄拚殺！

陡地，正在跟兩個青衣人拚殺的邵采眉發出一聲驚急的呼叫，楚英雄吃驚之下，急忙扭頭望去，只見邵采眉跌倒下去，一隻脚被一個套索緊緊套住，一個高大的漢子桀桀笑着，雙手交替着拉扯繩索，地上的邵采眉被拉扯得無法掙扎起身，直往那大漢身前「滑」去。

楚英雄一劍掃開亡命撲殺上來的三個青衣人，疾撲向邵采眉，欲解救他。

可是，一個人比他早一步撲到邵采眉的身前，一刀抵在她的胸脯上，喝道：「停下來，否則本大爺一刀殺了她！」

楚英雄霍然色變，刹住身形。脫口叫道：「是你！龜孫子！」

用刀抵住邵采眉胸脯上的人，原來是孫廷鋒。

孫廷鋒嘿嘿一笑，陰厲地看着楚英雄。「想不到？哼哼！本大爺早已跟你兩個龜蛋說過——走着瞧！哈哈……本大爺雖然打不過你兩個龜蛋，但却有的是人，而且花樣多多，這不就得手了麼？」

「你想怎樣？」楚英雄怒視着孫廷鋒。

孫廷鋒下流地在邵采眉的俏臉上及豐滿的胸脯上溜了一眼，邪笑道：「這麼嬌俏動人的姑娘，一刀殺了未免可惜，本大爺素有惜玉憐香之心……」突然間話頭一轉。「快叫那個王八蛋停手，要不，本大爺便在這美姑娘的俏臉上劃一刀！」

邵采眉咬着牙向楚英雄叫：「楚兄，不要理會小妹！」

孫廷鋒突地出手點了邵采眉的啞穴，令她說不出話來。「快向那王八蛋呼叫！」

楚英雄不敢不從，扭頭向仍在矮樹林前跟五、六個青衣人在打鬥的趙好漢呼叫：「趙兄，邵姑娘落在姓孫的手上，你別理會我們，快走啊！」

孫廷鋒料不到楚英雄會叫趙好漢快走，眼中兇光一閃，惡狠狠地喝叫一聲：「王八蛋，本大爺就劃一刀給你看看！」手起刀落，劃向邵采眉的嬌臉上。

楚英雄陡地厲喝一聲：「姓孫的，你敢在邵姑娘臉上劃一刀，楚某一定殺光你們，不，楚某要斷你四肢，再剝你的皮，拔你的指甲，割你鼻子，要你慢慢死！」

孫廷鋒聽得禁不住打個寒顫，握刀的手一停，刀尖距邵采眉的俏臉不到一分，不敢劃下去。

因為，他從楚英雄的眼中，看到令人心悸的煞光！

看到孫廷鋒不敢劃下去，楚英雄暗中透口大氣。

剛才，他不過是搏一搏，並沒有十足的把握能夠將孫廷鋒震懾住。

不過，他可是覷準了像孫廷鋒這種人，兇惡得鐵了心的惡人，其實，這種人大都色厲內荏，他才敢冒這個險。

孫廷鋒被他震懾住不算奇，最奇的是，趙好漢竟然聽從楚英雄的話，一刀蕩開那幾個青衣人，身形斜縱，落荒飛掠而去。

五、六個青衣人呼喝着追下去。

像趙好漢這種血性漢子，照理不會為了自己之安危而不顧邵采眉的生死而一走了之的，這該不是他的所為，但他却那樣做了。因之，不但大出楚英雄意外，也令孫廷鋒大感意外。

兩個人都呆了一呆。

邵采眉也是感意外。

「龜孫子，到底想怎樣？」楚英雄雖然對趙好漢的舉動感到意外，但却沒有責怪之心。

孫廷鋒恨恨地用力咬咬牙(他最恨的人是趙好漢，是他令他當眾出乖露醜的，最想殺的人也是他，如今他已走了，說不得將一腔恨怒之意移落楚英雄身上，說什麼，他也要出那口烏氣)，嘿嘿兩聲道：「本大爺想怎樣？本來，本大爺是要找你那個王八朋友算賬的，如今他溜了，你又那麼夠朋友，那本大爺只好將那筆賬算在你的頭上。」

楚英雄一心只想從孫廷鋒的手上救出邵采眉。「廢話少說，到底要怎樣才肯放了邵姑娘？」

孫廷鋒陰冷地笑笑。「急什麼，只要你依照本大爺的話去做，本大爺決不會為難這位姑娘，放她走。」一頓，接又道：「先報上你與那個王八蛋的姓名。」

「楚英雄，趙好漢！」

「什麼？你叫楚英雄，那個叫趙好漢！」孫廷鋒哈哈大笑起來。「英雄好漢，你兩個眞是天生一對！可惜，你雖英雄，他却不是好漢，居然撇下你不顧溜之大吉！那王八眞不配叫好漢，應該改名叫趙龜崽！」

「廢話少說，快將條件說出來！」楚英雄不耐煩地道。

孫廷鋒惡毒一笑。「本大爺的條件很簡單，只要你自己斬下右手，本大爺馬上放了她。」

邵采眉聽着，急得不得了，但啞穴被點，叫不出聲來，要不，她準會拚命大叫，阻止楚英雄做傻事。

因她已從楚英雄那堅決的眼色中，看出他會做傻事。

她急得眞想自己了斷，可是，她又動彈不了（孫廷鋒經已在點了她的啞穴後，再點了她身上檀中、風府幾處要穴，全身動彈不得），只有乾着急。

「一言既出！」楚英雄沉聲道。

孫廷鋒想不到楚英雄一口便答應下來，頓時面露喜色，按口說道：「駟馬難追！」

「如有違諾！」

「天打雷劈，利劍穿心！」

「好！先解開邵姑娘脚上的繩索，扶她站起來。」楚英雄道。

孫廷鋒立刻向身後的青衣人道：「來人，照辦！」

兩個青衣人答應一聲，一個去解開套在邵采眉脚踝上的繩套，另一個去扶起邵采眉。

孫廷鋒立刻對楚英雄道：「該你動手了。」

楚英雄雙眼圓睜，將右手劍交左手，深吸一口氣，舉劍作勢欲斬。

孫廷鋒冷酷地看着。

邵采眉也在看着，急得五內俱焚，要是可以，她寧願自己死，也不要楚英雄爲她斷去一手，急得一雙眼湧出淚水來。

楚英雄看着，詐作看不到，一咬牙，左手劍猛地斬落自己的右手上！

孫廷鋒眼中閃過一抹陰騖之色。

只要楚英雄斷去一臂，他馬上喝令手下斬殺楚英雄，然後將邵采眉擄回去，慢慢消受。

他根本就不打算履行諾言。

楚英雄左手劍已斬落右手臂上。

一顆石子就在這霎間飛擊在楚英雄的劍身上，硬生生將劍身擊偏，楚英雄手上的劍頓時斬了一個空，劍尖則因爲力道驟失而斬不下去，嵌在手臂皮肉內。

與此同時，一道刀光挾着懾人心魄的異嘯聲虹飛電掣般飛射向孫廷鋒。

孫廷鋒及其手下驚覺之下，大驚失色，孫廷鋒急忙閃退半步，揮刀向那道刀光擊去。

鏗然一聲震擊聲中，孫廷鋒手上的金刀竟然被擊斷，一截刀鋒激飛向半空，那道刀光奪地一聲，射入孫廷鋒的左胸內，强勁的刀勁將孫廷鋒撞得斜跌出丈外，重重地跌在地上，抽搐了幾下，便寂然不動。

楚英雄於孫廷鋒應付那道刀光的刹那，經已負痛縱撲向邵采眉，一手將她挾起，往刀光石子射來處掠去。

慢了一步撲到的青衣人及手拿繩索的那個大漢呆了一呆，轉身往孫廷鋒那邊撲過去。

躺在地上寂然不動的孫廷鋒，身上赫然插着趙好漢那把五環厚背刀！

趙好漢那把五環厚背刀少說也有二十多三十斤重，一擲之下，居然去勢如電，聲勢懾人，可見他臂力與內力何等驚人。

楚英雄於聽到那怪異懾人的嘯聲，便已猜到是趙好漢的環刀發出的，只有趙好漢那把環刀，才會發出那種嘯聲。

那個大漢跟那些青衣人撲到孫廷鋒身前，看到孫廷鋒已斷了氣，都大驚失色，駭然呆住。

怎樣回去向大莊主交代？

「還俺刀來！阻俺者死！」隨着一聲吼喝，趙好漢有如一頭雄獅般，掠撲向那些青衣人及大漢。

那些青衣人眼見二爺已死，膽落魂喪，那裏還有拚命之心，立刻四散奔逃，獨有那個大漢沒有走避，霍然轉身發出一聲暴吼，撲向趙好漢。

那個大漢的身形居然跟趙好漢不相伯仲，兩拳相擊之下，發出啪一聲激響，各自退了半步。

趙好漢眼中異彩一閃，喝一聲：「好傢伙！」再擊出一拳。

那大漢亦暴喝一聲，出拳硬碰。

兩人硬碰三拳，各不相讓，誰也比不下誰。

這更加激起趙好漢爭勝之心，喝聲中出拳連擊。

那大漢不甘示弱，出拳相擊。

兩人一口氣相擊了二十一拳。

這一次終於有了勝負。

最後那一拳相擊後，那大漢悶叫一聲，跌退了一大步，抱拳呼痛。

趙好漢亦退了大半步，拳頭隱隱作痛，不過，乃能忍得住沒有叫出聲來。

這情形好明顯，趙好漢佔了上風。

那大漢抱着那隻又紅又腫軟垂下去的拳頭，一張臉扭曲着，顯然很痛苦，原來他的拳骨經已碎裂。

趙好漢對那大漢禁不住生出一份識英雄重英雄之意，喝道：「還要不要再拚一拳？」

那大漢戇直地道：「咱認輸了，要殺要剮，隨便你！」

趙好漢看出那大漢不但戇直，而且有點渾，頓生放他一馬之心。

「閣下既然認輸，走吧，俺不會難爲你！」

一頓，又道：「閣下是一條漢子！」

那大漢戇笑一下豎起大拇指。

「閣下才是一條眞正的好漢子！咱比你差多了。」

趙好漢道：「彼此，彼此。」接又道：「閣下怎麼稱呼！」

那大漢道：「咱姓韋，名高大。」

趙好漢道：「韋高大，人如其名。」

「他是誰？」伸手指着躺在地上的孫廷鋒，跟着走前去，從孫廷鋒的左胸上拔回五環厚背刀，插回背後的刀鞘內。

韋高大遲疑了一下，才道：「那是二爺，本莊大莊主的親弟，名叫孫廷鋒，大莊主名孫廷嶽。」

「這麼說，貴莊除了大莊主兄弟外，還有二莊主，三莊主等等？」趙好漢問。

「嗯！」韋高大點一下頭，「二莊主姓杜，名中，三莊主姓雷，名動地，沒有四莊主了。」

「貴莊有名稱麼？」

「有！」韋高大道：「叫三義莊。因三位莊主結義爲兄弟而得名。」

「貴莊在那裏？」

「蟠龍鎮東南面數里外。」韋高大知無不言。原來他對趙好漢佩服得五體投地，像他這種戇直的渾人，對於一個自己欽佩的人，出於一種敬意，根本不懂得隱瞞甚麼。

「韋朋友，你可以走了，要不要俺替你受了傷的拳頭包紮一下？」對於韋高大，趙好漢打從心裏生出一份好感。

韋高大搖搖頭。「咱還挺得住。你爲甚麼不殺咱？」他忽然沒頭沒腦地問。

趙好漢愕了愕，才答道：「因爲你不該死，俺視你爲朋友！」

「朋友！」韋高大顯得有點激動：「人人都有朋友，咱從來沒有，你是咱第一個朋友！咱一輩子也記着你這個朋友！」

「嗯！」趙好漢用力點一下頭。

「朋友，你會來找咱的嗎？」韋高大殷切地望着趙好漢。

趙好漢又重重地點一下頭。

韋高大興奮得一張臉脹紅，咧開大嘴直笑。「朋友，咱終於有朋友了，咱好高興。」走到趙好漢跟前，用力握住趙好漢的手，半晌，才不捨地鬆開，走到孫廷鋒的屍體前，彎腰一把將之抄在脅下，向趙好漢揮揮手。「朋友，咱等你來找咱。」大步往來路走去。

趙好漢也向韋高大揮手。「朋友，俺一定會來找你！」

「趙兄，恭喜你又交了一個朋友。」身後響起楚英雄的語聲。

趙好漢轉身看去，楚英雄跟邵采眉站在一起，右手臂上嵌着的一截劍已拔掉，並已包紮好傷口，看到那包紮傷口的那條絲絹上綉了精巧的畫眉鳥，他猜測那是邵采眉之物。

「楚兄弟，傷勢怎樣？」

楚英雄微微一笑，「沒有傷了筋骨，不礙事。」一頓，跟着又道：「楚兄，想不到你勁力驚人之外，發射暗器的手法也那麼高明準確！要是慢了一分擊斷小弟的利劍，小弟從今後就要改用左手使劍了！」

「雕蟲小技，楚兄弟，你過獎了。」趙好漢不好意思地笑笑，轉對邵采眉道：「邵姑娘，沒事吧？」

邵彩眉道：「沒事，受點驚罷了。」眼眸流轉，又說道：「趙大哥，小妹知道你不會不顧而去的，果然沒有猜錯！」

趙好漢咧嘴一笑。「邵姑娘不愧是邵聖手前輩的千金，俺還擔心妳會誤會俺眞的不顧而去。」

一頓，轉對楚英雄道：「楚兄弟，俺知道你也不會誤會俺是那種臨危背義之人。」

楚英雄用力點一下頭。「趙兄若是那種人，小弟也不會找你交朋友！」

「果然是值得結交的朋友！」趙好漢激動地拍拍楚英雄的肩頭。

「當時，俺若是不聽從你的話，詐作不顧而去，只怕不但救不了邵姑娘，亦不單止讓你失去一隻右手，還會失去一條命！那個姓孫的龜孫子既是挾恨伏擊咱們，肯定不會放過咱們。所以，俺不得不隨機應變，不做傻瓜，白白送死！」

楚英雄笑道：「想不到趙兄比小弟還更不拘小節、墨守成規。趙兄，小弟沒有交錯你這個朋友！」

邵彩眉接口道：「趙大哥，楚兄，小妹也很高興認識兩位。」

趙好漢忽然道：「此地不宜逗留。」

邵采眉道：「拉車那匹馬已死了，怎樣運走家父的棺木？」

原來，不但那匹拉車馬被孫廷鋒的手下殺死，趙、楚兩人的坐騎亦被箭矢射死，那輛載了棺木的馬車沒有馬匹拉着，確實很難往前走。

楚英雄眼珠一轉，說道：「馬匹死了，還有人！區區跟趙兄一個拉，一個推，不就可以代替馬匹，拉着車子往前去！」

「這不失是一個可行的辦法。」趙好漢道：「俺在前面拉，楚兄弟你在後面推，邵姑娘妳跟着走，拉到前面有鎮集的地方，買一匹馬拉車，不就解決了！」

兩人說動就動，趙好漢將拉車那匹馬的繩割斷，抓起車把移開一點，拉着車子往前走。

由於他身形高大，加上臂力驚人，內勁深厚，再加上楚英雄在後面幫一把，一點也不吃力，而且拉得很快！

邵采眉本來也想幫一把力的，被楚英雄堅決阻止，只好跟着車子走。

*　　*　　*

三義莊內。

孫廷鋒的屍體擺放在偏廳上。廳上已佈置成一個靈堂，孫廷嶽跟兩個義弟杜中、雷動地站在靈床前，默默地看着孫廷鋒的屍體。廳內除了蠟淚流滴聲外，不聞半點聲响。

孫廷嶽的雙拳緊緊地握着，眼裏雖然沒有淚，但從他不停抽搐的臉上，可知他心裏是如何悲痛！喪弟之痛，何等深切！

三人都已聽過韋高大的叙述及其他有命逃回莊內的青衣人的回報，知道孫廷鋒是怎樣死的——死在趙好漢的「飛刀」之下，唯一不知道的，是韋高大跟趙好漢說的那些話。

因爲韋高大沒有說出來。

他雖然有點渾直，但也懂得有時候甚麼該說，甚麼不該話。

他既認定了趙好漢是他的好朋友，便終生都是朋友，不會做對不起朋友的事。

「姓趙的殺了廷鋒，我要他一命償一命！」孫廷嶽終於開口說話。「廷鋒，大哥不會讓你枉死的！」

黃臉膛——二莊主杜中猶豫了一下，才說道：「大哥……這個時候，你眞的……打算替廷鋒報仇？」

孫廷嶽陡地圓睜雙眼，激動地道：「二弟，廷鋒是愚兄唯一的親弟，他如今被人殺了，愚兄若不給他報仇，怎對得起他和死去的先父母？」

黑臉膛——三莊主雷動地道：「大哥，你不是說過……辦正事要緊……不想節外生枝……」

孫廷嶽霍然轉身看着雷動地。「三弟，此時不同彼時啊，怎可一概而論！廷鋒被人殺了啊，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杜、雷兩人互看一眼，不敢再說甚麼。

孫廷嶽忽然道：「二弟、三弟，大哥剛才……心情不好，說話的語氣重了一點，二弟、三弟不要放在心上，大哥在這裏向你倆致歉。」

杜、雷兩人忙道：「大哥的心情小弟很明白，怎會怪大哥呢。」

杜中跟着又道：「大哥，小弟跟三弟那樣說，不過是擔心因爲……廷鋒被殺之事，影响了辦正事。」

孫廷嶽頷首道：「愚兄明白你兩人的心意。愚兄剛才已思量過了，正事一定要辦，廷鋒的仇也要報！那件事，就由你倆去辦。替廷鋒報仇之事，由愚兄去辦，那就兩邊都可以兼顧了。二弟三弟認爲愚兄這個安排怎樣？」

杜、雷兩人齊聲道：「大哥的安排可謂兩全其美，就按大哥的話去辦。」

孫廷嶽道：「二弟、三弟，少了愚兄，有把握辦成那件事麼？」

杜、雷兩人齊聲道：「大哥放心，包在小弟身上。」

孫廷嶽吁口氣，仰起頭，握拳咬牙喃喃道：「廷鋒，瞑目吧，大哥一定會替你手刃姓趙的，拿姓趙的人頭祭奠你的亡靈！」

强梁逞威　擒民襲官

趙好漢、楚英雄兩人前拉後推，走出二十多里外，總算找到一條鄉村。

可是，那條村子很小，只有三四十戶人家，只有耕牛，一匹馬也沒有。

那個時代，耕牛乃是農人的命根，牛雖可以拉車，但比馬慢得多了，因此，三人打消了以牛代馬的主意，再說，農人也未必肯賣掉自己的牛。

在村口那家賣酒賣茶的草棚內吃了點東西裹腹，趙、楚、邵三人繼續推車往前路走去。

黃昏時分，三人終於來到一個叫南興的鎮集。

南興鎮不大，只有百多戶人家，但却頗興盛熱鬧！貫穿全鎮的那條大街上，滿是店舖食肆。

趙、楚、邵三人在一家叫順安的老棧內歇下來，托店家買了一匹馬，準備明天便「兵分兩路」，各自上路。

趙好漢獨自一人趕去項城，是一路。

楚英雄護送邵采眉及其父的棺木返老家，又是一路。

這個安排，趙好漢在路上跟楚、邵兩人說好了，並相約楚英雄於十日後，在一個叫百花鎮的地方會面。

本來，楚英雄要跟趙好漢去項城的，但又放心不下邵采眉，恐她一人上路，又遭遇到甚麼意外，只好同意趙好漢這個安排。

其實，趙好漢這個安排，既爲了邵采眉的安危着想，也爲楚英雄着想，因他看出楚英雄對邵采眉頗喜歡，乘機替他製造機會，讓兩人有機會在一起，來個近水樓台先得月。

三人在房內吃過晚飯後，趙好漢不放心地對楚英雄道：「楚兄弟，明天起程後，一路上你要多加小心，趙某最擔心的就是三義莊的大莊主孫廷嶽不甘心親弟被殺，不管乃弟之所作所爲實在該死，一味的要爲乃弟報仇，如找上你們，那就不好應付了。可惜我有緊要事須趕去項城，要不，趙某一定跟你們一

起，護送邵前輩的棺木返鄉。」

楚英雄抹抹嘴巴，說道：「趙兄，放心趕去項城吧，小弟會沿途小心在意的，自信還應付得來，不用擔心。倒是趙兄你，此去說不定很兇險啊！要多加小心啊。」

趙好漢擺擺手。「楚兄弟，不用替趙某擔心，百花鎮之約，趙某一定會在約定之日，跟兄弟你會面的！」

楚英雄道：「一言爲定。」

趙好漢道：「明天一早便要起程上路，楚兄弟，邵姑娘，早點睡吧。」

楚、邵兩人點了點頭，邵采眉向趙、楚兩人說一聲「趙大哥、楚兄，早歇啊。」站起身，返回隔壁的客房內。

趙、楚兩人馬上召來伙計，將桌上的碗碟收拾好，之後，兩人亦關門歇睡。

翌日，在客棧吃過早飯後，三人便起程上路。

來到岔路口前，趙好漢向楚、邵兩人揮揮手，便轉入通向項城的那條驛道，往項城趕去。

楚英雄跟邵采眉則轉入右手那條路，趕車馳去。

這一次，楚英雄權充車伕，駕車往前路馳去，邵采眉則騎馬押後。

一略上都很平靜，馬車往前馳出十多里後，後面忽然間塵頭大起，蹄聲如雷，楚英雄跟邵采眉慌不迭扭頭往後面望去。

起先，兩人只看到後面遠處塵土捲揚，蹄聲如擂鼓般急驟移動，根本看不到後面奔馳上來的馬隊是甚麼來頭，但也加了小心，楚英雄還將馬車趕到路邊，讓奔馳前來的馬隊馳過。

邵采眉催馬趕上馬車，有點擔心地對楚英雄道：「楚兄，後面奔馳上來的馬隊，會不會是衝着咱們來的？」

楚英雄臉色凝重，「趕得這麼急，不是有急事趕路，便是追趕甚麼人，但願是前者。」

後面那如風捲殘雲般飛馳前來的馬隊，轉眼間便已聲勢駭人地奔馳而至，自馬車的旁邊馳過，楚、邵兩人於塵烟捲揚中，看到馬上的騎者清一色都是身着勁裝的武林人，心頭微微打了一個「突」。

馬隊前面的一截才馳過馬車，領頭的那一個倏地一撥馬首，硬是將坐騎勒轉，往路外馳去，後面的跟着轉彎，就像一面漁網般，呈半月形將馬車及楚、邵兩人圍截起來。

楚英雄急忙勒停馬車，向跟在馬車旁邊的邵采眉低低地說了一句話，跟着冷不防吆喝一聲，抖韁揮鞭，催動馬車全速往前衝去。

首當其衝的幾匹坐騎剛剛才停下來，料不到才勒停的馬車驟然向他們衝來，吃驚之下，慌不迭催馬閃避，刹時間一片混亂。

結果，馬車撞倒三匹閃避不及的馬匹，往前疾衝，邵采眉一騎緊隨車側，手起劍閃，傷了兩騎人馬。

那隊馬隊登時混亂了，呼喝叱罵之聲不絕於耳，其中一人——也就是率騎當先趕至的那匹馬上的騎者——大喝一聲：「追！」撥轉馬頭，催騎疾追。

其他的騎者亦紛紛催騎往前追。

衝出圍堵，拚命往前急馳的馬車上的楚英雄扭頭回望之下，瞥到後面的騎者疾追上來，知道無法走脫得了，急忙對緊隨在車側的邵采眉道：「邵姑娘，你過來，待我阻截住他們，你全速往前奔馳，跑得越遠越好！」

邵采眉道：「楚兄，那不成，小妹怎能留下你，獨自逃命，小妹辦不到！」

楚英雄瞥到後面的追騎快追上來，大急道：「邵姑娘，保得妳父的棺木要緊啊！別擔心我，我自有辦法脫身，快跳上車來，再遲就趕不及了！」

邵采眉固執地道：「楚兄，縱使粉身碎骨，小妹也不會讓你獨自去抵擋那些傢伙。」

「邵姑娘，妳聽我說！」楚英雄速速揮鞭催馬急馳。「妳留下來，爲了照顧令尊的棺木，咱們肯定跑不了，落在他們的手上，只有死路一條，若你趕車逃脫了，我於無後顧之憂的情形下，還有逃脫的機會！快跳上車啊，再遲就來不及了！」

就這說話之間，有三騎已追到車後。

「不要再猶豫了！」楚英雄眼見邵采眉仍然猶豫不決，急得疾喝一聲。

邵采眉終於一咬牙，自鞍上縱掠起來，一下子跳上車上，楚英雄急忙將韁繩交給她，自己立時擰頭從車頂上揮動利劍——並不是向追到馬車後的三騎攻擊——而是將向伸展到道路當中的枝椏揮斬。

劍光過處，枝椏樹葉紛墮飛舞，首當其衝的三騎冷不防之下，不是被接連斷墮的枝椏擊中跌倒下去，便是受驚之下，勒馬摔倒。

楚英雄於「斬樹」阻敵後，自車頂上縱落地上，橫劍而立，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氣概！

追在前面的三匹馬墮地之後，緊隨在後面的數匹坐騎上的騎者紛紛急不迭勒馬或是撥韁往外帶，一時間馬嘶聲大作，仍然有兩匹馬被絆倒，刹那間，亂作一團。

混亂中，一騎馬脫突而出，出現在楚英雄的身前。

那是個短髯中年人，「呔，你是誰？快說出趙好漢的下落。」

楚英雄打量一眼那中年人，「閣下就是三義莊的大莊主孫廷嶽？那個孫廷鋒的兄長？」

他不但聽趙好漢向他描述過孫廷嶽的樣子（趙也是聽韋高大說的），亦從孫廷嶽的樣貌輪廓，認出孫廷嶽的身份。

孫廷嶽雙眼怒睜着，「正是本莊主，姓趙的殺了本莊主的兄弟，本莊主要他一命償一命。」

「閣下要找趙兄，先過了區區這一關！」楚英雄一擺手中劍，作勢欲動。其實，他是想拖延時間，好讓邵采眉有時間跑得遠遠的。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馳出數十丈遠的馬車突然間停下來，差點翻倒。原來拉車那匹馬支持不住，力竭倒下。

那是一匹老馬，根本不堪奔馳。

車上的邵采眉凌空一個翻滾，落在地上，看一眼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四蹄搐動的馬匹，頓一腳，馬上往回掠去。

既然逃不了，何不回去助楚英雄一臂之力。

馬上的孫廷嶽本想吩咐幾個手下從路邊外面繞過去追趕馬車的，看到馬車突然停下來，當下陰陰一笑，道：「你以爲阻着本莊主，那輛馬車便逃得了？你自己轉頭去瞧瞧吧。」

楚英雄聽他那麼說，心裏暗吃一驚，還恐孫廷嶽騙他分心，沒有扭頭回望，豈料背後風聲掠响中，邵采眉赫然出現在他身旁。

「邵姑娘，妳怎麼轉回來？」楚英雄氣急地問。

邵采眉忙道：「楚兄，拉車的馬忽然力竭倒下，小妹只好趕回來。」

聽邵采眉那麼說，楚英雄知道錯怪了她，頓覺不好意思。「邵姑娘，眞是人算不如天算，拉車的馬倒下，還有區區那匹座騎，妳快去拉回那匹馬套在車上……」

邵采眉道：「不知跑到那裏去了，楚兄，既然走不了，大不了跟他們拚命！」

「女娃子，姓趙的是不是躲在車內，叫他滾出來！」孫廷嶽不耐煩地喝叫。

邵采眉撇撇嘴，「閣下要找趙大哥，怎麼找上了咱們？馬車內是家父的棺木，趙大哥並不在車內，你們追錯了人！」

「姓趙的往那裏跑了？」孫廷嶽喝問。「快說！」

「不知道，」楚英雄道。「閣下何不去問趙兄！」

孫廷嶽嘿嘿一笑。「你倆不肯說出姓趙的去向，本莊主就將你兩個抓回去，不怕姓趙的不露面！橫豎你兩個也有份參與殺害本莊主兄弟，決不能放過你倆！」話聲才落，接揮手喝道：「殺！」

那些勁裝漢子頓時呼應一聲，吆喝着揮刀衝撲向趙、邵兩人。

楚、邵兩人各自揮劍應敵。

孫廷嶽跟着再向身後兩個漢子打個手勢，接向馬車虛指一下，那兩騎立刻往左邊的路外馳去，却被楚英雄瞥到，猜到他們所圖爲何，當下抽身往外一閃，斜縱起來，欲截下那兩騎。

可是，被馬上的孫廷嶽飛身截住！

那兩騎從路外繞過，住馬車馳去。

楚英雄欲擺脫孫廷嶽，但却被孫廷嶽全力纏住，一時間脫身不得，只好向邵采眉呼叫：「邵姑娘，快截住那兩個傢伙，不要被他們搶了令尊的棺木！」

邵采眉嬌叱一聲，揮劍逼退兩個勁裝漢子，彈身往前路掠去。

這時，楚英雄亦使了一招險着，脫出孫廷嶽的糾纏，往前路掠撲。

孫廷嶽在後緊追。

那兩騎先一步馳到馬車前，揮刀斬倒車篷，縱落車上，一腳踏住棺木，向先後撲到的楚、邵兩人喝道：「別動，否則劈了棺木，毀了屍體！」

楚、邵兩人刹住身形，不敢動。

「你若敢動一動棺木，我發誓將你兩個碎屍萬段！」邵采眉怒喝一聲，一副拚命的樣子。

兩個漢子被邵采眉的「聲色」嚇得瑟縮了一下。

緊隨在後追到的孫廷嶽有如一頭大鳥般，凌空疾掠落馬車上，厲聲道：「女娃子，別裝『兇』作勢了！妳膽敢動一動，本莊主便毀棺碎屍，看妳奈何得了本莊主！」

一頓，又道：「妳不會眼看着妳父的屍體遭到褻瀆而無動於衷吧！」

邵采眉呆住。

楚英雄也不知如何是好。

「快放下手上的兵器，束手就擒。要不，本莊主毀棺碎屍！」孫廷嶽一副吃定了楚、邵兩人的樣子。

楚、邵兩人確是束手無策。

「楚兄，你快走。」邵采眉忽然對楚英雄道：「他們不敢將我怎樣的，你走脫了，他們有所顧忌之下，反而不敢傷害小妹。」

那知道楚英雄還未說話，孫廷嶽已冷笑道：「那小子若膽敢撇下妳這女娃溜走，本莊主毀棺碎

屍！」話聲未落，手起掌落，擊在棺木的左角上，「啪勒」一聲，那角棺木頓時應掌崩毀了一角，隱隱露出棺中的屍首。

邵采眉大驚失聲，尖呼一聲：「不要！不要呀！」

楚英雄氣憤塡膺，急喝一聲：「住手！區區沒說過要溜啊！」

孫廷嶽看到楚、邵兩人急得發瘋的樣子，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還不放下兵器，束手就縛！不是要本莊主再動手毀棺吧？」舉掌作勢。

邵采眉唯恐孫廷嶽會再毀棺，忙將手上的劍扔在地上。

楚英雄亦扔掉手上的利劍。

孫廷嶽看着，大笑不止，向二個手下揮手道：「將他們綁起來！」

兩個漢子答應一聲，撲過去，從身上取出帶備的牛筋索，將楚、邵兩人的雙手綑綁起來。

孫廷嶽從馬車上掠到楚、邵兩人的身前，出手再點了兩人身上四處大穴，才放心地大笑不停，揮手命手下將兩人推上馬車，並着一名手下帶來一匹座騎，替換那匹倒地後，至今站不起來的老馬，前呼後擁地往來路疾馳。

楚、邵兩人經已毫無反抗之力，躺在車上，一副聽天由命的樣子。

* * *

趙好漢終於趕到項城。

雖然腹如雷鳴，餓得難受，他仍然一個勁往城西那頭催馬走去，在城西那頭一座宅院前下來，翻身下馬，連馬也顧不了拴好，便大步往大門走去。

走到大門前，正欲向站在大門前兩邊的一個漢子動問，那個漢子已一邊上下打量他一眼，邊道：「閣下可是趙好漢大俠？」

趙好漢無暇理會那個看門的漢子怎會認得他，點頭道：「正是趙某，令主人在麼？」

那漢子連連點頭。「在，在！老爺已恭候多時，擔心大俠在路上出了事……趙大俠請跟小的進內，老爺在內廳等着。」

趙好漢忙抱拳道：「有勞閣下了，請。」

那漢子也說一聲：「請。」往大門裏面走進去。

趙好漢跟隨在後。

走了一會，穿過一條通向裏面的廊道，終於來到一座內廳前，帶路那個漢子停下腳步，垂手對趙好漢道：「趙大俠請在此稍等，小的進去通傳一聲。」

趙好漢頷首道：「有勞了，請便。」

那漢子向趙好漢躬躬身，才走入內廳。

片刻，只見一個長髯中年人快步自廳內走出來，後面跟着那個漢子。「趙大俠，終於盼到你來了。快請進來。」笑着向趙好漢拱手爲禮。

趙好漢抱拳還禮不迭，邊抬步走入廳內，邊道：「陳大人，趙某來遲，累大人你久候了。」

長髯中年人客氣地道：「那裏，那裏。趙大俠來到，本官就放心了。」

帶引趙好漢走入內廳裏面，陳大人停步道：「趙大俠請坐。」

趙好漢客氣一句，在左首一張椅子上坐下來。陳大人亦在當中那張椅子上坐下來，待下人送上香茗，才拿起茶杯道：「趙大俠，請用茶。」

趙好漢又餓又渴，也不客氣，一口氣將那杯茶喝光，發覺自己失禮了，尷尬地笑笑，放下茶杯。

陳大人却從趙好漢喝茶的情形，看出一個瞄頭來。「趙大俠還未用午飯？」

趙好漢是個不擅掩飾的人，老實地點點頭。「趙某只顧急着趕來，無暇在路上吃飯。」

陳大人馬上道：「餓肚子的滋味不好受，本官馬上吩咐人到厨下去捧飯菜來。」話落，立刻高聲向外叫道：「陳才，到厨下去準備飯菜來給趙大俠享用！」

外面有人答應一聲，跟着是急促的腳步聲。

未幾，一個小僕手捧托盤，送上飯菜，趙好漢也不客氣，向陳大人客氣一句，便吃起來。

吃罷飯，陳大人着人撤下碗碟，才對趙好漢道：「趙大俠，今晚便要起程。」

趙好漢頷首道：「一切都準備妥當了？」

陳大人道：「全都準備妥當，今晚起程後，陸大俠他們便會返回原地，這一程，只有趙大俠你跟于飛，沈桐兩大俠隨行。待會本官替你們引介。」

趙好漢知道陳大人口裏所說的「陸大俠他們」是誰。陸大俠就是義薄雲天陸劍秋。沒有聽聞過其大名的江湖人相信沒有多少個。

趙好漢問：「陳大人，一路上平安無事？」

陳大人慶幸地道：「風平浪靜，全仗陸大俠他們的威名，鎭住江湖上的魑魅魍魎！」

趙好漢道：「陸大俠威名遠播，有誰敢不自量力，捋其虎鬚？」

「趙大俠，本官這就着人去請于、沈兩位大俠出來跟你相見。」陳大人說完便向廳外高聲說道：「陳才，快去請于、沈兩位大俠來這裏。」

外面的陳才答應一聲，往裏面走去。

未幾，陳才帶着兩個人來到廳外，垂手向陳大人道：「大人，于、沈兩位大俠已請到。」

陳大人起身道：「兩位大俠請進，本官給兩位引介一位趙大俠。」

站在陳才後面的兩個人答應一聲，走入廳內，抱拳向陳大人道：「見過陳大人。」

趙好漢在那兩個人走入客廳的時候，已站起身來，含笑看着那兩個人。

陳大人對趙好漢道：「趙大俠，這兩位就是于飛，沈桐大俠。」

趙好漢向兩人抱拳道：「久仰！」

陳大人跟着對沈、于兩人道：「兩位，這位就是趙好漢大俠。」

沈、于兩人抱拳道：「趙大俠威名遠播，如雷貫耳，久仰了。」

事實上，沈、于兩人並沒有半點誇大，趙好漢的大名，在江湖上確是很响亮。

趙好漢仍然客氣一句：「兩位謬讚，趙好漢愧不敢當。」

陳大人道：「三位請坐下來，好說話啊！」

三人含笑點頭，各自坐下來，起先，說話時還有點客氣，漸漸便融洽起來，暢所欲言。

* 變 *

「大哥，探子有消息來，陳大人會於今晚起程。」

孫廷嶽才押着楚、邵兩人返回三義莊，雷動地便急急對他說。

杜中接口道：「小弟已派人通知了九里山的洪放，在那段路佈下埋伏，小弟兩人這就帶人趕去。」

孫廷嶽道：「等一等，待愚兄關起那雙男女，跟你們一道趕去九里山。」

跟着大聲吩咐手下將車內的楚、邵兩人拉下車，押入石牢關押起來，邵一明的棺木則暫放在馬厩旁邊的草棚內。

雷動地問道：「大哥，怎麼不見姓趙的，可是殺了他，還是被他逃脫了？」

孫廷嶽道：「姓趙的不知甚麼時侯跟那雙男女分了手，愚兄帶人追到那條小村子的時候，村裏的人都說他們一起上路的，待到追上他們，却不見了姓趙的，那雙男女不肯說，待辦完那件事，回來再慢慢拷問他們，不怕他們不說！再以他們為餌，不怕姓趙的不露面，自投羅網。」

一頓，又道：「咱們馬上起程趕去九里山。」

杜、雷兩人點點頭，揮手招呼早已齊集在前院內的手下出發。

三十多騎有如一條飛捲的黃龍般，馳出三義莊，往九里山馳去。

* * *

夜深沉。

天上既沒有星，也沒有月，夜色黑沉沉的，人在其中有一種被吞噬的感覺。若是膽小一點的人，肯定不敢在這種夜晚孤身行走，特別是在曠野中。

不過，這種夜晚，對於喜歡掩飾行藏或是作見不得光的人來說，最適合不過。

一隊車馬自九里山下經過，只聞蹄聲與轆轆的車輪聲，別無其他聲响。

不，還有斷續不停的蟲鳴聲。

黑暗中，隱隱可以看到，那隊馬車一共有三輛，車簾垂閉，根本不知車內是人還是甚麼事物。

馬車的前面是十騎人馬，押後亦是，前後一共二十騎。

馬上騎者皆刀出鞘，槍在手，一副嚴陣以待的架勢。

車隊走得不算快，也不慢，領前的一騎目光如炬，留意着前路的情形。

前路一點動靜也沒有。

此刻，馬隊已穿行於兩邊皆是野樹林的野路之中，路面更形黑暗，幾乎三尺之外便看不到景物。

護送車隊的馬隊不由加倍小心提防。

這種地方，最易遭到襲擊。

車隊摸黑夜行，不用說，是為了掩人耳目。

那段路足有半里長，走出那段「林路」後，車隊的人莫不暗中鬆一口氣。

第一輛馬上有人掀開車簾，探頭出來，張望一眼後，向車前那匹馬上的騎者道：「趙大俠，謝天謝地，平安走過那段路。」

馬上的騎者扭頭道：「陳大人，一日未走到下一站，趙某也不敢放鬆。」

馬上的騎者原來是趙好漢。

自車廂內探頭出來的人，正是陳大人——陳德正。

至於他們為何要摸黑趕路，只有他們才知道。

「但願一路平安走到下一站。」陳大人說完，便放下車簾，縮回車內。

趙好漢轉回頭，繼續留意前面的情形。

又走出數里路，前面一望無際，路的兩邊都是曠野，連一棵樹也沒有。

這種地方，要埋伏可不容易。換言之，沒有甚麼人會揀這種地方作伏擊的地方。

走在最前面的那兩騎，自不免放鬆下來，並沒有先前那麼緊張。

世間上的事，眞是不可預料，以為不會發生的事，偏偏就發生了。

驀地，走在最前面的兩匹馬於

韋高大義助英雄好漢脫出三義莊的牢籠。

突如其來的一聲爆炸聲中，人仰馬倒！

剎時間，後面的數騎於受驚之下，驚嘶慌走，走在車前的趙好漢心頭暗驚之下，疾喝一聲：「別慌亂！停下來應敵！」

那知話聲未落，後面又是一聲爆炸——是在押後的數騎之後的路面上，受驚的馬匹驚跳亂奔，幸好馬上的騎者早有準備，立時勒韁叱喝，總算將坐騎穩住，不致亂了套。

「下馬待變！」趙好漢大喝一聲，當先落馬。

其他人急不迭滑落馬鞍，準備應戰。

夜空中，陡地響起一陣嗤嗤的激響聲，夜空中恍似萬螢飛舞，激射向馬隊。

「拉馬伏地！」趙好漢大喝一聲。各人急忙將坐騎扳倒在地，匿在馬後。

可是，拉車的馬及三輛車子却不可能推倒，二十騎馬雖然避過了那些激射過來的火箭，但三輛馬車却紛紛中箭。拉車的馬慘鳴倒下，奇怪的是，其中有輛車子不但箭射不入，亦沒有着火燃燒。

那是第一輛馬車。

其他兩輛馬車經已燒了起來。

押後的十騎人馬並沒有理會那兩輛燒着的馬車，立刻拉馬起來，撲到第一輛車前，團團將那輛車圍住。

車前的趙好漢亦吩咐兩個侍衛將倒斃的馬的套索解下，套上兩匹坐騎。

第二輪火箭緊接射到。

各人圍成一圈，揮動兵刃撥擋。

射來的火箭被他們悉數撥擋落。

「殺呀！」喊殺聲驟然响起，數十條人影自兩邊的曠野中竄冒起來，向馬車撲殺過去。

「上馬！突圍！」趙好漢叱喝一聲，飛身上馬，往左邊路外馳去。

馬車跟着馳出路外，押後的十騎簇擁着馬車急馳。

趙好漢他們並不往前路奔馳，乃是恐怕前路還有陷阱埋伏，所以，他們往左邊「衝殺」過去。

左邊既有伏擊者衝撲過來，那肯定沒有埋伏陷阱，因此，他們才往那面衝去。

兩下裏相遇上，立時廝殺起來。

黑暗中，雙方混戰作一團。

起先，趙好漢他們還佔了上風，待到自右邊衝撲到來的伏擊者加入戰圈，他們立刻陷於劣勢中。

因為，伏擊者合起來三倍於趙好漢他們，在如此懸殊的情勢下，他們當然落在下風了。

趙好漢連殺三人後，踢飛一人的兵器，接縱身躍離馬鞍，掠上馬車，自一個趕來的侍衛手中奪過馬韁，振聲大喝：「衝呀！」韁繩急抖，手上的環刀於斬倒一個攻擊者的同時，一刀扎在拉車的馬股上，那匹馬痛叫一聲，撒開四蹄，帶動另一匹馬往前狂奔。

馬車碰到兩個人，一個人縱上馬車，被趙好漢一刀斬爲兩截，掉下車去，馬車往黑暗中疾衝前去，不少人呼喝着窮追不捨。

總之，那瞬間一片混亂。

馬車很快便沒入漆黑的夜色中，要不是車輪的急促轉動聲在夜空中如擊雷般响着，追趕馬車的人肯定無從追逐。

于飛跟沈桐率領十數騎竭盡全力阻截伏擊的人追截馬車，但却力不從心，仍被大部份伏擊者擺脫了他們的糾纏及阻截，往馬車馳去的方向追下去！

趙好漢不停揮鞭催馬急馳，可是，那輛車實在太重了，兩匹馬竭力往前狂奔，馳出二三里後，便漸漸慢下來。

原來，那輛馬車外面用鐵皮包裹着，髹上漆油，所以，那些火箭不但箭不能入車廂板內，亦無法燒起來。

那輛馬車如此加工建造，車內所載的，一定不是尋常人物或東西。

馬車飛馳，後面追着的蹄聲如雷，震人心弦。

駕車的只有趙好漢一人，原本那個趕來的侍衛已在馬車突圍出去的時候，按照趙好漢的吩咐，飛身縱跳落地上。

後面的追逐者越追越近。

駕車的趙好漢一個勁抖韁吆喝，催馬急馳。

漸漸，有兩騎已追上馬車，一左一右出現在車轅兩側，其中一人揮刀探臂向車轅斬去！

只要斬斷轅，馬車在失控之下，便會翻側，那就逃不了。

趙好漢手急眼快，陡地往外一扯韁繩，馬車倏地斜拐開去，險險避過那一刀。

與此同時，趙好漢揮刀擋住另一邊那個騎者斬向他下盤的一刀。

「颯」一聲，一條人影自馬鞍上縱掠起來，向馬車上掠落。

趙好漢倏地將手上的韁繩一勒，那匹馬厲嘶一聲，人立而起，硬生生停下來，那個本來掠向車頂上的人影由於馬車驟然停下的關係，掠過車頂，自趙好漢的頭上掠過去。

趙好漢就在那剎那手上的環刀電掣般揮閃了一下。

那條人影嚇得驚叫出聲，凌空往上翻起，但仍然躲不過趙好漢那一刀，痛叫聲中，翻起的身形隨着暴洒的血花，疾墜地上。

左右那兩騎馬在這瞬間，已經越過馬車，急不迭勒停坐騎，撥轉馬頭攔在車前。

車上的趙好漢於勒停馬車後，立刻抖韁催馬奔馳。

可是，被勒停的兩匹馬却哀鳴一聲，前蹄落地後，頹然倒地。

馬車往前一顛，幾乎翻轉。

十數騎如疾風驟雨般，自後飛馳上來，一下子將馬車圍困起來。

接下來，又是十數騎。

趙好漢凜然站在車上，橫刀作勢，勢態懾人。

車廂內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照說，在這種情形下，原本在車內的陳大人怎也該露面瞧一下的，但却沒有露面。

蹄聲雷動中，馬車的四周少說也圍了三重人馬！

趙好漢却夷然不懼，掃視了那些圍困着馬車的人馬一眼，振聲喝道：「誰人要搶奪馬車，除非殺了趙某！」

喝聲有如打雷一樣，那些馬匹都被嚇得退縮了半步，發出一陣驚鳴聲。

陡地，有火光亮起，一點、兩點、三點……數一下，足有十支火把亮起，將馬車附近照得一片光亮。

火光中，趙好漢看到馬車前面並排站着三騎人馬，他正欲喝問對方是甚麼來頭，三騎人馬當中的那個短髯中年人已張口厲喝道：「你就是環刀追魂趙好漢！」

趙好漢詫異地瞧了那中年人一眼，頷首道：「不錯，正是趙某！」

那中年人雙眼陡地一睜，鬚髮俱動，「姓趙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奶奶的原來在這裏！你殺我弟，本莊主今晚要你一命償一命，斬下你的首級，奠我弟在天之靈！」

趙好漢恍然道：「啊！你就是三義莊的大莊主孫廷嶽，孫廷鋒之兄了！」

那人正是孫廷嶽。「既然知道是孫某，還不下車受縛？」

趙好漢道：「若閣下能夠答趙某所問，令趙某滿意……」

「廢話少說，滾下車，還可以放你一條生路，要不，將你亂刀斬殺！」孫廷嶽左面一人喝叫。

孫廷嶽右手一人接口道：「洪兄，你沒有聽到麼？姓趙的跟咱大哥有殺弟之仇，你却答應放他走。」

馬上的騎者原來是雷動地。

至於雷動地口裏所稱的「洪兄」，乃是九里山那伙强盜頭子洪放，在黑道上可不是無名之輩。

洪放翻翻眼，不賣賬地道：「雷三莊主，咱們這一次幹的是公事，不是私事，請別因私礙公，解決了公事後，孫大莊主跟姓趙的如何解決私仇，洪某才不管！」

雷動地瞪眼道：「洪兄，別拿公事來壓咱們！三分顏色上大紅！拿着雞毛當令箭，老鼠跳上神枱上——自高自大。」

洪放怒道：「雷三莊主，你算老幾！洪某這麼說是爲了公事，要是爲了孫大莊主的私仇而壞了公事，你擔當得起嗎？」

雷動地還想開口，孫廷嶽已說道：「洪寨主，姓趙的跟孫某之間的事，不需你多說，孫某自有主意！」

一頓，接問趙好漢道：「姓趙的，若不想楚英雄跟邵聖手的女兒死在孫某的刀下，立刻下車束手受縛！」

趙好漢心頭驚跳一下，疾聲道：「孫莊主，趙某可不是無知孺子！被你三言兩語便唬倒！」

孫廷嶽冷冷笑道：「信不信由你，楚英雄跟姓邵的女娃已落在孫某手上，還有邵聖手的棺木！」

趙好漢半信半疑。「口說無憑，趙某怎知你說的是眞是假！」

孫廷嶽突然從腰間解下一劍，舉起來。「姓趙的，不會認不出這把劍是誰的吧？是孫某擒下姓楚的後，看出他使的劍是千中選一的好劍，順手取爲己用！」

趙好漢定眼一看，臉色微變——他認出那確是楚英雄的佩劍，他曾聽楚英雄說，那柄劍是祖上傳下來的，珍逾生命，睡覺也不離身，如今落在孫廷嶽的手上，看來他跟邵采眉確實落在姓孫的手上。

「怎麼樣？認出來了吧？」孫廷嶽揚一揚手上的劍。「一人做事一人當，你若束手就擒，孫某以性命擔保，放了楚、邵兩人！」

趙好漢定定地看着孫廷嶽，半响才道：「要是趙某不答應呢？」

洪放忽然說道：「孫大莊主，洪某不想聽你跟姓趙的胡扯，只想快快奪下馬車。」

孫廷嶽怒喝道：「洪寨主，孫某正是爲了兵不血刃奪得馬車，才跟姓趙的討價還價！你若不耐煩，大可帶了你的人返回寨中，否則，請別再打岔！」

洪放雖然人數比孫廷嶽他們多，但鬧翻了，未必佔到上風，若辦砸了公事，他可擔待不起，只好忍下那口氣，哼了一聲，不再吭聲。

孫廷嶽抖動一下手上的劍，一字字道：「若你不答應，趙某會用這把劍，先剁下姓楚的及邵女娃一雙腳，再斬去他們的雙手，要他們慢慢死！」

趙好漢吸口氣。「你這是在威脅！」

孫廷嶽陰狠地道：「無毒不丈夫！孫某就是拿邵聖手的棺木來威脅姓楚的跟邵女娃束手就擒的！你不會連他們也不如吧？」

趙好漢重重地吐口氣：「一言九鼎！」

「如有反悔！」

「利劍穿心！」

「好！趙某爲了楚兄弟跟邵姑娘，甘願束手就縛！」趙好漢說着扔掉手上的環刀，跳下車。

「將他綁起來！」孫廷嶽喝叫一聲。

兩個漢子立刻跳下馬，撲到趙好漢身前，先點了他身上三處大穴，才再將他雙手反縛起來。

洪放在趙好漢跳下馬車後，已一聲令下，喝叫手下撲向馬車。

守在馬車後面的杜中不甘後人，亦喝令手下搶上馬車。

一陣「砰砰彭彭」聲中，馬車的前後圍板皆被砸爛擊落，前後皆有人爭着將火把探入車廂裏照看。

兩支火把映照下，車廂裏一片通明。

「二莊主，車裏面甚麼也沒有！」自車後探頭入車廂內的一個漢子驚叫。

自車前探頭入車廂的一個漢子也呼叫起來。「寨主，裏面沒有人，空空如也！」

「有這種事？」孫廷嶽跟洪放、雷動地，還有車後的杜中大驚失色，搶撲到車前，探頭往車內瞧個清楚。

熊熊的火把光照下，車廂內確是空空如也，不但沒有他們要搶奪的人，亦沒有任何物件！

孫、洪、雷三人面面相覷，突然間，孫廷嶽大叫一聲：「不好！咱們中計了！」

「調虎離山之計！」車後的杜中大叫。

洪放仍然不大相信。「車裏分明有人的，怎會失了踪？」

趙好漢哈哈大笑。「早已經偷偷地溜出去了。這個時候才發覺中計，遲了。」

「你奶奶的，敢騙咱們！」洪放向趙好漢撲過去。「咱殺了你！」

雷動地橫身將他攔住。「洪寨主，姓趙的你動不得，他是咱們俎上的肉，知道嗎？」

洪放氣勢洶洶地道：「咱要從他口裏問出，咱們要的那個人往那裏跑了！」

孫廷嶽道：「洪寨主稍安毋躁，孫某自會問姓趙的。」

跟着轉對已被綑綁得結結實實的趙好漢道：「姓趙的，你是個聰明人，不想吃苦頭的話，說出姓陳的狗官往那裏逃去？」

趙好漢面無懼色，巍然挺立着。「趙某只負責引開你們，其他的一概不知！」

孫廷嶽目露兇光，哼了一聲，就用手上那把劍（楚英雄的佩劍）刺入趙好漢大腿上。

趙好漢不愧是條好漢，雖然痛得渾身顫抖，雙眼圓睜，青筋暴現，牙關緊咬，却沒有叫出聲來。

「說不說？」孫廷嶽用力往內扎。

趙好漢猛吸一口氣，慘笑道：「殺了我，也是不知道！」

孫廷嶽握劍的手再用力，劍尖穿透趙好漢的大腿，自大腿後透突出來。

趙好漢痛得渾身劇抖了一下，仍然沒有叫出聲，但已痛得額頭上滿佈豆大的汗珠！

「說不說？」孫廷嶽紅了眼，扯着聲喝叫。

趙好漢輕蔑地「哼」了一聲，當作回答。

「你奶奶的，看你骨頭有多硬！」孫廷嶽怒吼一聲，飛起一腳，踢在趙好漢的胸膛上，將他踢飛出去。「給我狠狠地揍！」

三義莊的人手呼應一聲，如狠似虎般，撲向飛跌撞在車壁上，口噴鮮血，大腿上的劍傷處也鮮血標射的趙好漢！

剎那之間，趙好漢被孫廷嶽的手下「淹」沒了。

直到那些漢子停了手，散開，趙好漢仍舊一聲也沒有吭。

不過，他已被揍得暈死過去。

看着失去知覺，一身損傷的趙好漢，孫廷嶽一張臉鐵青着，破口駡道：「你奶奶的！任你是鐵打銅鑄的，本莊主也要你變作一根蠟槍！」

雷動地却由衷地道：「他媽的，姓趙的果然是一條硬骨頭的好漢！」

「柴貴，岑標，將姓趙的押回莊，關押起來！」孫廷嶽大聲呼喝，跟着對張口欲言的洪放道：「洪寨主，你也看到，姓趙的寧死不說，既然無法從姓趙的口裏問出姓陳狗官一行人的去向，咱們只好搜尋追索！日後也好交代！」

洪放親眼所見，孫廷嶽所言屬實，當下頷首道：「事不宜遲，就依孫莊主所言，馬上搜尋追索那狗官一行人的行踪去向！」

孫廷嶽道：「西北面是通向京城的方向，姓陳的狗官既然要押人返京城，必然從那兩個方向潛竄，咱們分作兩撥，本莊主往北面追下去，洪寨主率衆往西面追尋，如有發現，以火箭旗知會。」

洪放並無異議，馬上招呼手下往西面追下去。

孫廷嶽亦與杜、雷兩人召集手下，往北面追下去。

柴貴、岑標兩人早已將暈死過去的趙好漢抬放在馬背上，一前一

後押着趕回三義莊。

* * *

看到渾身損傷，不醒人事的趙好漢被兩個漢子拖進來，楚英雄大驚失色，撲在趙好漢的身前，心焦地連聲喚道：「趙兄，趙兄，你醒醒啊！」一時間不知該如何做才是。

趙好漢雙眼緊閉，一點反應也沒有。

關在隔壁的邵采眉聽到楚英雄的呼叫聲，驚問道：「楚兄，趙大哥也被捉來了？他怎麼樣呀？」

楚英雄抬頭向隔壁叫道：「邵姑娘，趙兄也被關進來了，一直昏迷不醒，身上滿是損傷，一定受了很多折磨，不知他怎會落在他們的手上的！」

「快救醒趙大哥。」邵采眉在隔壁叫。「替他將較重的傷處包紮起來，你身上有傷葯嗎？」

楚英雄被邵采眉一言提醒，記起身上帶着的金創葯並沒有被搜去，忙從身上拿出傷葯，先敷在趙好漢受傷最重的大腿傷口上，撕下自己一幅衣衫包紮起來，再逐處將傷葯敷在其他損傷的地方，然後將趙好漢扶起來，用手掌抵在他的背心大穴上，向他體內輸入眞氣。

漸漸地，趙好漢有了反應，先是臉上漸現血色，跟着身體微微顫動，最後，發出一聲呻吟，眼皮顫動，陡地張口噴出一口瘀血，張開眼來。

他終於醒過來了。

楚英雄急忙移開放在趙好漢背心大穴上的手掌，將他扶住，放他躺下來，驚喜地道：「趙兄，你醒了！」

趙好漢目光有點模糊地看着楚英雄，嘴唇噏動：「是……你……楚兄……弟，你果然……落在他們……手上。」

就這說話之間，他目光漸亮。

楚英雄高興地道：「趙兄，你醒來就好了，剛才小弟眞擔心……」

趙好漢緩緩抬起手，執住楚英雄的手，掀唇露出一絲笑意：「楚兄弟……我……死不……了的。見到你……無恙……很高興。」

邵采眉在隔壁心急地問：「楚兄，趙大哥醒來了麼？」

楚英雄高聲道：「醒過來了，邵姑娘，放心吧，趙兄說他死不了！」

邵采眉在隔壁高聲道：「趙大哥，聽到我的話麼？你醒來就好了！」

趙好漢扭頭向牆壁啞着聲叫：「邵姑娘……我……不會那麼容易……死的……放心吧。」

楚英雄擔心地問：「趙兄，怎會落在他們手上的？」

趙好漢喘了幾口氣，才輕描淡寫道：「他們在途中……伏擊……我們，幸好……我們早已有所準備，來個調虎離山，金蟬脫殼之計……趙某引開他們……一個不小心……落在他們手上……」

楚英雄忽然疾聲道：「趙兄，一定是爲了小弟跟邵姑娘，你才會落在他們手上，否則，憑趙兄你的本領，不會脫不了身！」

趙好漢閉上眼，歇了一會，才又睜開眼，說道：「楚兄弟，又跟你……跟邵姑娘在一起，也是不幸中之幸事。你跟邵姑娘怎會落在他們手上的？」

楚英雄將經過的情形說了一遍。

趙好漢的精神好了很多。「楚兄弟，那就怪不得了！姓孫的沒有對我說謊。」

「趙兄，他們一定會殺死你，替那個龜孫子報仇！」邵采眉忽然擔心地在隔壁高聲叫。

楚英雄着緊地道：「趙兄，一定要想個辦法逃出去！」

趙好漢點點頭，「楚兄弟，連累你跟邵姑娘，趙某深感……」

楚英雄打斷趙好漢的話：「趙兄，這個時候不說這種話！咱們是朋友，是不是？爲朋友，兩脅插刀，在所不辭！雖死無怨！眼下最要緊是想辦法脫身！」

趙好漢抓住楚英雄的手搖動一下。「楚兄弟，想到甚麼好主意？」

楚英雄搖搖頭，忽然雙眼一睜，希冀地道：「有一個人，或許會救我們！」

趙好漢眼中一亮，「誰？」

「韋高大！」楚英雄疾聲道：「被趙兄你擊碎拳骨，對你沒有一點恨意，反而談說甚洽的大漢。昨晚，他偷偷送來一些酒食給小弟跟邵姑娘充饑，小弟看出，他對小弟跟邵姑娘一點敵意也沒有。」

「韋高大。」趙好漢在口裏唸一遍。「他是一個戇直的人，我很喜歡他，可是，他既是三義莊的人，未必肯爲了我們，背叛孫廷嶽。」一頓，又道：「不知是否有機會見到他。」

楚英雄道：「趙兄，他是唯一可助我們脫身的人，若有機會見到他，一定要試一試跟他說。」

趙好漢點點頭。

看到趙好漢疲乏地閉上雙眼，楚英雄輕聲道：「趙兄，好好歇息一下，甚麼也別想。」

趙好漢點點頭，不再說話。

石牢內頓靜下來。

* * *

韋高大因傷沒有跟隨孫廷嶽三人出外行動，留在莊內養傷。

在房裏睡了半日，有點悶，便到外面去走走，才走出房外，便遇

上柴貴，看到他喜氣洋洋的樣子，直覺以爲這一次的行動成功了，咧開大嘴向柴貴打個招呼。「柴貴，這麼高興，大莊主跟二莊主、三莊主這次出去辦的事情，辦成了？」走到柴貴跟前，比他足足高了一個頭。

柴貴抬頭看了韋高大一眼，可不敢惹他，陪笑道：「事情還未辦成，大莊主他們仍未回來。」

「那你怎麼回來了？」韋高大睜大眼看着柴貴。

柴貴翻翻眼道：「因爲咱們捉到一個人，一個跟你有點關連的人，猜猜看。」

韋高大最怕動腦筋，皺起眉頭道：「咱不猜，咱一動腦筋便頭痛，你說出來吧。」

柴貴在心裏罵一聲：「蠢貨！」口裏說道：「咱們捉到那個殺死二爺，擊碎你拳骨的那個傢伙——趙好漢！」

「眞的？」韋高大一雙眼睜得圓溜溜的。「趙好漢！不騙咱？」

「騙你幹嗎！」柴貴露齒笑道：「大莊主吩咐我跟岑標先將姓趙的押回來，姓趙的已被關在石牢內，你若想報仇雪恨，大可以去石牢狠狠地揍地一頓，出口氣，不過，你不要揍得那樣狠，小心一拳將他送去見二爺，你也知道，大莊主要手刃那傢伙，替二爺報仇的啊！」

韋高大呆呆地站住，口裏喃喃道：「是他，是他，是他砸碎咱的拳頭的，咱一直記着他，咱要去找他，要找他……」舉起右拳看一眼……包滿了布帶，突然大吼一聲：「俺要去將他的一雙拳頭砸碎！」大踏步往外走。

柴貴向韋高大的背影齜牙一笑。「姓趙的有苦頭吃了！」轉回頭，往自己的房間走去。

韋高大踏步來到石牢前，對守在石牢外面的兩個漢子道：「劉勇、王雄，打開牢門，咱要進去揍那個姓趙的一頓，砸碎他的拳頭。」

劉勇、王雄看到韋高大怒氣衝衝的，嚇了一跳。「這……咱放你進去，要是有甚麼……咱可擔待不起。」

韋高大雙眼一睜，往着劉、王兩人吼道：「天塌下來，有咱頂着，快打開門讓咱進去！」

劉、王兩人嚇得退縮了一步，看到韋高大不是鬧着玩的，王雄忙道：「別發怒，我開門讓你進去！」

韋高大握着的拳頭馬上放鬆開來。

劉勇道：「高大，記着姓趙的是大莊主要的人，揍他時手下留點力。」

韋高大哼了一聲：「放心，咱只想砸碎他的雙拳，叫他嚐嚐那種滋味。」

劉、王兩人聽韋高大那麼說，一顆心才放下來。

王雄將鐵門打開，對劉勇道：「你在外面看着，我帶高大下去。」向韋高大招招手，領先走入石牢內。

石牢原來建造在地下，走入石室約五六尺，便是地牢的入口，掀起一道鐵柵門才能夠走下去。

王雄將鐵柵門上的鎖打開，掀起鐵柵，拾級走下地牢，韋高大跟着。

走下地牢，對着石級那面一列三間石室，墻是石砌的，門也是密封的鐵門，門下方開了一個僅可以放入瓦缽的方洞，近室頂處用兒臂粗鐵枝間成一排，好讓外面的光綫——主要是燈光射入囚室內。要不，囚室內便會很黑暗。

地牢內由於寂靜的關係，有甚麼動靜也顯得很响亮，王、韋兩人掀開鐵柵走下去的時候，關在當中及右手邊兩間囚室內的楚、趙、邵三人便已驚覺，心裏一陣緊張。

不知來的是否孫廷嶽，會怎樣對付他們？

楚、趙兩人本來斜倚在墻上的，聽到沉重的腳步聲，立時互相看了一眼，挺直身(經過個多時辰的休歇，趙好漢恢復了大半)坐起來，四道目光直直地看着那道黑沉沉的鐵門——其實是鐵門下面那個小方洞。

邵采眉在左邊那間囚室內聽着像鐵錘着地般的一下下腳步聲，一顆心揪得緊緊的，她並不是擔心自己，她是擔心趙好漢。聽着那腳步聲走下來，向囚室走近，她禁不住閃移到鐵門前，屏息傾聽着。

腳步聲在隔壁的囚室門前停下來，跟着是鑰匙開鎖聲。聽到這裏，邵采眉忍不住開口說道：「趙大哥，楚兄，你們怎麼哪？」她是想知道來的人是誰。

在她說話時候，她聽到拉開鐵門的聲音，回答她的並不是趙、楚兩人的聲音，而是一下悶哼聲。

聽不到趙、楚兩人的回答，邵采眉心裏又急又慌，忍不住提高聲音道：「趙大哥，楚兄，怎麼不說話呀？」

這一次聽到聲音了，是韋高大的喝聲：「女娃子！叫甚麼？可是要咱將妳的舌頭拔出來，才不吭聲！」

腳步聲一下子移到鐵門前，接着是開鎖聲，拉開鐵門的聲音，門一開，邵采眉看到站在門外的並不是韋高大，而是楚英雄。

她驚詫得雙眼大睜，張口欲叫(是問)，却被楚英雄一手掩住她的櫻口，豎起一指在唇間「噓」了一聲，示意她不要作聲，跟着放開掩住她櫻口的手。「快出來！」楚英雄拉

她走出囚室，她馬上看到韋高大正在隔壁的囚室門前替趙好漢解開被點封的穴道。

至此，她完全明白了，是韋高大放他們出來的。

她正想向趙好漢招呼一聲，楚英雄向她打個手勢，要他跟着往上面走去，只好將欲說的話咽住，跟着楚英雄往上面躡足竄上去。

竄上上面，楚英雄一眼瞥到鐵門開着的門口，站着一個人，似乎欲扭頭張望，急忙往下一縮，隱沒在梯口下面。

跟在後面的邵采眉冷不防之下，幾乎撞在楚英雄身上，急忙間，一手抵在楚英雄的背上。

楚英雄於縮下身子後，向韋高大接連打了幾個手勢，韋高大却看不明白，急得楚英雄幾乎想向他大叫，幸好趙好漢明白他的意思，向韋高大附身說明。

韋高大戇戇地咧嘴一笑，張口向上面叫道：「劉勇快下來瞧瞧咱怎樣砸碎趙……好漢的拳頭！」

趙好漢張口發出一聲慘叫。

守在門外的劉勇馬上有反應。「高大，別砸破姓趙的腦袋啊！」跟着是一陣往梯口走過來的腳步聲。

趙好漢又發出一聲慘叫。

楚英雄縮在梯口下，傾耳聽着，腳步聲快近梯口的刹那，他陡地往樓口上面標射上去，閃電般出手將那個驟然驚定住的劉勇擊倒。

劉勇發夢也料不到韋高大會「作反」，釋放擊碎自己拳骨的「仇人」，在毫無防備之下，便糊裏糊塗被擊倒，甚至叫不出聲來。

楚英雄是以重手法一下子將劉勇擊倒的，免得他有機會呼叫，驚動外面的其他人。

擊倒劉勇後，他立刻轉身向梯口下面叫道：「快上來！」

邵采眉馬上縱掠上去，韋高大則挾着趙好漢快步走上去。

楚英雄立刻對韋高大道：「韋朋友，請你開路，區區攙扶趙兄。」

韋高大點點頭，待楚英雄扶住趙好漢，他馬上向門外走去。

往門外張望了兩眼，韋高大向楚英雄三人直招手，示意三人跟他走出去。

韋高大帶着三人走到馬厩前，對楚英雄三人說道：「三位快上馬速速離開，咱帶三位往後面離去。」

楚英雄自馬厩中牽出兩匹馬，韋高大立刻扶趙好漢上馬。

邵采眉亦牽出一匹，正欲上馬，忽然想起一事，扭頭對韋高大道：「韋大哥，請問我爹的棺木在那裏？」

韋高大伸手指一下馬厩旁邊的草棚。「在草棚內放着。」

邵采眉馬上向草棚走去。「我要帶走我爹的棺木。」

趙、楚兩人互相看一眼，沒有出聲攔阻。

他倆都不好阻止。

韋高大心急地道：「邵姑娘，棺木那麼大，妳怎帶走？」

邵采眉道：「小妹不能捨下我爹的棺木逃走，萬一姓孫的拿我爹的棺木來出氣解恨，小妹怎對得起我爹……扛也要將棺木扛走。」

楚英雄道：「邵姑娘，將棺木綁在馬背上。」

韋高大道：「綁不牢的，你快去跟邵姑娘將棺木抬出來，待咱找一輛車來。」說完，他往馬厩後面走去，拉出一輛馬車來。

楚英雄跟邵采眉將棺木自草棚內抬出來，放在車上，立刻幫忙韋高大將車上的繩索套縛在一匹馬上。

套好車以後，楚英雄叫邵采眉上馬，由他駕車。

韋高大立刻帶着三人往後面走去。

驀地，有人喝叫：「嗨！大木椿，你幹甚麼帶那三個男女走呀！」

另一把聲音驚叫道：「大木椿作反了，居然放走關在地牢內的三個男女！」

韋高大與趙、楚、邵三人扭頭望去，只見兩個漢子站在馬厩另一頭，張大口向他們喝叫，並抽出刀來。

韋高大沒有理睬那兩個漢子的呼喝，疾聲對趙好漢三人道：「快走！」却沒有向後面走去，身形半轉，向圍墻走去。

趙好漢三人一時間弄不明白韋高大因何向圍墻走去，待到他奔到圍墻前，一手抓起地上一塊磨盤大的石椿，向圍墻砸去，才恍然明白他是要破墻而去，好讓三人快一點逃出莊外。

圍墻外面，是一片野地。

「轟」一聲，石椿砸在圍墻上，土磚飛射中，現出一個大洞。

韋高大高大壯實的身形跟着像一頭狂牛般，向破墻洞的邊沿衝撞過去，一下子將破墻撞塌一大片。

如是者接連數下衝撞，將那個破墻洞撞塌得不但可容人馬穿過，就連載着棺木的馬車也可以穿過。

就這一會之間，莊內各處皆已被驚動，呼喝聲中，撲奔馬厩。

而最先發現韋高大放走趙好漢三人的兩個漢子並沒有撲上去攔阻，他們自知攔阻不了。返身往馬厩外面奔去，大聲呼叫。

「趙朋友，快走！」韋高大一腳踢開一大塊阻路的磚塊，向趙好漢三人急叫。

趙好漢一馬當先，催馬自破墻

洞中衝出去。

楚英雄駕車隨後，邵采眉押後。

這時，已有一羣手執兵器的漢子呼喝着衝入馬廄所在的偏院。

趙好漢勒馬對韋高大疾聲道：「韋朋友，跟咱們一起走！」

邵采眉接口道：「小妹將馬匹讓給你！」

韋高大搖頭。「趙朋友，你們快走吧，咱替你們擋着他們！」

趙好漢激動的道：「韋朋友，你不走，咱們也不走！」

他知道他們一走，韋高大只有死路一條。

他不是一個只顧自己，不顧朋友的人。

楚英雄也道：「韋朋友，你救了我們，我們若不顧你而去，那還算是人嗎！」

韋高大急得頓脚道：「難得你們視咱……爲朋友，咱……就算死了……也心甘。」一頓，揮手道：「你們快跑，不要理會咱！」

邵采眉已跳下馬，上前去拉韋高大：「韋大哥，快上馬呀！」

韋高大看着邵采眉，忽然嗚嗚地哭起來。「好，姑娘，妳……眞是一個好姑娘啊……咱……沒有兄弟姐妹……沒有人像妳……這樣叫……叫咱一聲大哥的……爲了妳……咱願意爲妳做任何事。」

邵采眉先是被韋高大忽然哭出來而嚇了一跳，繼之大爲感動。「韋大哥，從今後，你就是我的大哥。大哥，爲了我，你快上馬啊！」

韋高大激動得跳起來。大叫：「咱好高興啊！太高興了！咱終於有一個小妹了。」

這一躭誤，那些莊漢已衝到破牆洞前，自裏面撲出來揮刀斬向韋高大。

韋高大吼叫一聲，一手執起那個重約百斤的石樁，向那些撲出來的莊漢砸去。

首當其衝的幾個莊漢被石樁砸中，慘叫着東倒西跌，後面的莊漢因而被逼停下來以免被撞倒。

韋高大扭頭向趙好漢三人叫道：「跑啊，快跑啊！你們若不跑，咱一掌打死自己！」

趙好漢跟楚英雄仍然不走，他們都是有血性有情義的人。「韋朋友，你不走，咱們也不走，你死，咱們陪你死！」

韋高大急得抓耳搔腮。「咱求求你們快走，求求你們！」陡地不理會跟着自破牆洞內撲出來的莊漢，轉身噗地向三人跪倒下去。「你們不走，咱不起來！」

韋高大這一招，令到趙好漢三人一時間不知所措。

邵采眉忽然嬌叱一聲，縱掠起來，一招雙飛腿，將兩個揮刀撲斬向韋高大的傢伙踢翻出去。

趙好漢經已跳下馬，向韋高大走去，欲扶他起來。

楚英雄亦跳下馬車，去扶韋高大。

陡地，破牆洞內的莊漢一陣呼叫：「大莊主他們回來了！好了，他們跑不了！」

韋高大聽聞之下，陡地從地上跳起來，轉身一把抓住邵采眉，口裏喝一聲：「小妹快上馬！」將她甩手向馬上扔送出去，接衝到破牆洞前，用高大的身體將牆洞堵塞起來。

那個破牆洞雖然頗大，但被韋高大一堵，正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一手奪過一根長槍，刺倒一個撲上來的漢子，再一蕩長槍，將其餘的漢子逼退開去。

那些莊漢大聲咒罵韋高大。

韋高大充耳不聞，扭頭向趙好漢三人叫道：「快跑啊，再不跑，不是要……咱……死不瞑目吧！」

驀地，從牆內馬蹄聲雷鳴地動中，傳來一聲大喝：「韋高大，你他媽的！吃裏扒外！膽敢放走姓趙的三個男女！他們給了你甚麼好處啊！」

韋高大及三義莊的人都聽出，發出怒喝聲的是三莊主雷動地。

雷動地的外號是平地一聲雷。

韋高大心急地扭頭瞥望，看到趙好漢三人仍然不動，禁不住生氣地吼道：「走啊！你們可是要看着咱死，才肯離開？」

趙好漢跟楚、邵兩人互相看了一眼，仍然猶豫不決。

他們是不忍心不顧韋高大而去。

韋高大用力頓脚。「若再不走，咱不認你們是朋友！」

趙好漢緊握着拳頭。「韋兄弟，你不但是咱們的好朋友，也是咱們的好弟兄！」

楚英雄道：「好生保重，咱們一定會回來救你！」

邵采眉被「扔」回馬上，含淚叫道：「韋大哥，不要跟他們拚！要活着，爲了咱們！」

韋高大叫道：「跑啊！快跑！」

趙好漢咬咬牙，翻身上馬，往前飛馳。

楚英雄駕車跟着，邵采眉緊隨車後。

韋高大聽着身後急驟的馬蹄及車輛聲，如迅雷般往外移動，寬慰地咧嘴笑起來。

「韋高大，你這個狗娘養的，爲何放走姓趙的三人？還不快滾開，阻着去路！」喝叫的是大莊主孫廷嶽。喝聲未落，人馬已驟馳到圍牆前，兇惡憤怒地看着韋高大。

緊隨在他後面驟然將坐騎勒停

的是三莊主雷動地及十數騎手，一個個怒視着韋高大。

韋高大昂然站着，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眼中光彩閃射，宏聲道：「大莊主，因爲趙好漢是咱的朋友！嘻嘻，他們剛才還認了咱做兄弟！還有那個邵小妹，她認咱做大哥！嗚嗚嗚……咱活了這些年，從來沒有人將咱當朋友看待，更沒有人認咱兄弟，就爲了這，咱拚着一死，也要放他們走！」

對於韋高大一會笑，一會哭，那些莊漢看着，都訕笑諷罵。

孫廷嶽更是暴跳如雷。「王八蛋！龜崽子！你一定瘋了！被姓趙的三人幾句甜言蜜語哄得迷了心竅，便放走他們！也不想想，當年是誰見你可憐，收留你的！要不是本莊主，你能夠活到現在？眞後悔當年收留了你這個渾人！」

韋高大睜大雙眼叫道：「大莊主你收留了咱，讓咱得以活下去。但……從來沒有將咱當人看待！在你眼中，咱只不過是一個渾人！一個可供你支使的人！趙朋友他們不是，他們視咱作朋友，兄弟！這是咱以前從未得到過的，你當年救了咱一命，咱現在將一條命還給你！」

「狗娘養的混蛋！還不快滾開去，自己了斷？」雷動地神態獰惡地喝叫。

韋高大道：「咱死也不會讓開！」

「殺！給本莊主殺了那混蛋！」孫廷嶽怒不可遏。

那些莊漢立時挺槍揮刀，撲向韋高大。

韋高大既不動手應付，亦不閃避開去，就像個生了根的大樹樁般，挺立在那裏。

三四根長槍扎入他身上，居然扎他不倒。

三四把刀跟着斬在他身上，韋高大依然挺立如故，甚至連身體也沒有搖動。

所有的人都看得呆住了，包括孫廷嶽跟雷動地兩人。

他們是被韋高大的視死如歸及金剛不倒般的神態驚呆了。

他們從未見識過一個人如此從容受死的。而且，身中刀槍後，仍能屹立不倒。

雷動地大聲吼叫：「將那狗娘養的推倒！」

三四個挺槍扎入韋高大體內的莊漢發一聲喊，奮力往前一推，欲將韋高大推倒，可是，合三四人之力，竟然推他不倒！

這情形，叫看着的人感到心驚膽寒。

太過怪異了。

有人在心裏默默向韋高大的屍體禱念。

雷動地驀地大喝一聲：「滾開，讓俺來砸倒他！」催馬衝前，一鎚向韋高大的身上砸去。

韋高大挨了一鎚，陡地張開口，噴出一口血來，身子被砸得倒飛出去。

雷動地雖然一鎚砸飛韋高大，但却被韋高大噴出的一口血噴得一臉一身都是。

他也眞是狠，舉手往臉上一抹，呼喝一聲：「他媽的，還不快追出去！」一馬當先，往趙好漢三人奔去的方向追下去。

孫廷嶽亦呼喝一聲，催馬往破牆洞衝去。

那些莊漢呼喊着，騎馬的騎馬，奔跑的奔跑，跟着追下去。

爲了百姓　捨生忘死

邵采眉依照趙好漢的話，找了一處地方，將父親的棺木暫時埋了，待日後才起出棺骸，運返家鄉安葬。

事實上，在眼前的情形下，邵采眉若想安全將父親的棺木運回家鄉，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爲，三義莊及九里山的洪放斷不會放過他們。

這一點，趙好漢最清楚。

那是關係到他協助陳大人護送的那個人的關係。

事關那個人關係重大。

在一塊向陽的山坡地上葬了邵一明的棺木，邵采眉拜罷起來，走到趙、楚兩人坐着的地方，在另一塊石上坐下，開口說道：「趙大哥，楚兄，小妹眞擔心韋大哥。」

趙好漢吁口氣道：「趙某跟楚兄弟何嘗不是。」

楚英雄站起來，仰天吁一口氣。「趙大哥，小弟恐怕韋兄已兇多吉少了。」

趙好漢「嗯」了一聲：「以孫廷嶽的手段、爲人，必然不會放過韋兄弟。」

一頓，嘆口氣。「韋兄弟救了我們，我們却害了他，爲此，我心裏一直很不安。」

邵采眉道：「趙大哥，楚兄，我們返回三義莊，救出韋大哥！」

趙好漢搖了搖頭。「這個時候返回去，只怕會自投羅網！若韋兄弟未死，也不急在一時去救他。若他死了……救得救不得，也無關緊要。楚兄弟，邵姑娘，不怕對你倆說，愚兄還有極之緊要的事要去辦……」

楚英雄接口道：「趙大哥，可是跟你趕去彭城那件事有關係？」

趙好漢點點頭。

邵采眉好奇地問：「趙大哥，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可否讓小妹知道？」

趙好漢點點頭。「愚兄正想對妳跟楚兄弟說。」

長長吸了口氣，半晌，才說道：「彭城那件事，牽連到朝廷的不少大官，據說，還牽連到一個王爺。」

停頓了一下，接着說下去。

「愚兄這次到彭城，是協助一位姓陳的守備，押解一個人犯上京，從彭城到京城，共分為八站，每一站，皆有當地的武林同道協助押解，愚兄負責彭城到青風林那一段路。你們一定會奇怪，咱們武林人從來不跟官家打交道的，這一次之所以插手，全因為當今武林耆宿袁重天老前輩的面子，才慨然允諾協助官府押解那個人犯。據袁老前輩說，出面求他相助的，乃是巡撫向任之。當年向任之任揚州知府的時候，曾救過他一命，因此，他老人家不好推辭。憑袁老前輩在江湖武林的輩份名頭，可說一呼百諾。袁老前輩親自找上愚兄負責押送從彭城到青風林那一站，愚兄想也不想，便一口答應下來。武林中人誰不樂意為袁老前輩效力，能够替他出力辦事，實是一種榮幸。」

說到這裏，歇了口氣，趙好漢又說下去。「據袁老前輩說，那個人犯牽涉到朝廷兩派——一派以宰相李大人為首的清正大臣，跟弄權貪財的那個王爺為首的一羣奸臣之間的爭執。而那個人犯本是一個江湖人物，却利祿薰心，甘為那個王爺所用，暗殺了不少清正廉明的地方官，目的是要削弱以宰相李大人為首那一派的力量，並藉此威嚇別的地方官投效在他們那一幫的勢力之下，然後，聚集所有的力量，務求扳倒首相李大人等一衆朝中之大臣，獨攬朝政，若朝廷被那個王爺為首的奸佞之臣所把持，天下間的百姓只怕受的苦難更多，因此，決不能讓那幫佞臣得逞！袁老前輩就是基於這一點，才慨允相助的！而派人暗殺地方上的正直清廉官員，只不過是那幫佞臣的一連串手段的一種。大概是皇天有眼吧，那個江湖人物在刺殺一個守備的時候，失手被擒，刑訊之下，供出一切。那位守備大人驚悉陰謀後，立刻知會知府大人，然後派人上京將事情密告首相李大人。李大人接報後，着來人帶回一封密函給那位知府及守備，着他們秘密押解那個江湖人物上京，作為鏟除那幫佞臣的一件秘密武器，為恐消息走漏，以那位王爺為首的那幫佞臣知道消息後，暗中派人截殺滅口，因此，向知府特地找上袁老前輩，請他相助，押解那人犯上京。」

聽完趙好漢的話後，楚、邵兩人明白了那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趙大哥，那件事既然關係到天下百姓的禍福，國家的興衰，事關重大，小弟既然知道，說甚麼也要出一份力！俗語有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趙大哥，算上小弟一份！」

邵采眉接口道：「趙大哥，小妹也要出一份力！」

趙好漢看着兩人。「愚兄將事情對你倆說出來，就是想請你倆助愚兄一臂之力，與愚兄一起趕去金井集跟守備陳大人及武林同道雙龍出海于飛、頂天立地沈桐會合，一同押解那個重犯到青風林。」

「那個被擒的江湖人物是誰？」楚英雄問。

「飛天鼠何捷！」

「原來是他！」楚英雄聽聞過何捷的大名。「此人好事多為，想不到還投靠了朝中那幫佞臣，不管天下百姓的福祉，實在該殺！」

趙好漢道：「此人雖然該死，但他却做了一件好事，答應指証主使他的那個奸臣——大學士裴士正。」

邵采眉道：「事不宜遲，咱們馬上趕去金井集。」

趙好漢站起來。「希望陳大人他們已經趕到金井集，一路上沒有再遭遇到截擊。」

楚英雄亦站起來。「趙大哥，咱們趕去金井集，不就知道了。」

趙好漢點點頭。「咱們先找個地方吃點東西，然後趕去金井集。」

三人立刻上馬往金井集那個方向馳去。

* * *

孫廷嶽跟雷動地追尋了半天，追不到趙、楚、邵三人，只好返回三義莊。

才回到三義莊，恰好遇上二莊主杜中派回來的那個手下——石冲，原來杜中特地派石冲趕回來，要孫廷嶽他們立刻帶領人手，趕去擂鼓坪會合。

杜中發現了守備陳大人一行人的踪跡，為了獨佔功勞，所以沒有發出火箭旗花通知九里山的洪放，特別派石冲趕回莊急告孫、雷兩人，待他們率衆趕去跟他會合，才向陳大人一行下手。

孫、雷兩人沒有下馬，立刻帶領原班手下，由石冲帶路，趕去擂鼓坪。

擂鼓坪距三義莊約百里遠，待到孫、雷兩人率領手下趕到那裏的時候，天已黑了。

擂鼓坪是一個鄉鎮，位於一座叫惡虎山脚下，杜中並沒有進入擂鼓坪。在外面不遠處的一座破廟內待着，早已派了八個手下監視着鄉鎮內外的所有出入要道，一有發現，立刻回報。

原來，陳大人跟于飛，沈桐一行人就在擂鼓坪內停留。

跟趕來的孫、雷兩人會合後，杜中馬上將所知的告訴兩人。「那狗官一行在鎮內一家叫合與的客棧內住下來，自進入客棧後，便沒有露過面，已派了四個人監視着客棧的四面，除非他們有遁地之能，否則，他們只要一露面，都逃不過監視。可笑那狗官以為使出調虎離山、金蟬脫殼之計，便可以瞞天過海、人不知鬼不覺，想不到仍被咱們發現其行踪，這時候一定在沾沾自喜，以為平安大吉了。」

雷動地性子急躁，早已按捺不住。「大哥，二哥，那狗官既然以為平安大吉，咱們正好去殺他一個措手不及！他奶奶的，這次一定得手！」

杜中搖頭道：「三弟，你就是性子急，幹甚麼也急不及待的，要知道客棧內不但人多，房間也多，再加上咱們摸不清客棧內的情形，雖然可以殺他一個措手不及，但也極易造成混亂，混亂中，只會對那狗官一行人有利，萬一被他們乘亂溜脫了，豈不是白費一番工夫，白白失了一個難得的好時機？這一次咱們一定要從長計議。」

孫廷嶽頷首道：「三弟，二弟所言極是，既然鱉已在甕中，還急甚麼？何不計劃周詳之後，再下手捉鱉，管叫他們逃不了！」

一頓，握着拳頭舉起來晃了晃。「這一次一定要一擊中的，要不，只怕再沒有如此難得的機會了！」

雷動地聽孫、杜兩人那樣說，不好獨持己見。「大哥二哥既然都那樣說，小弟聽你們的。」

「二弟，有甚麼好主意？」孫廷嶽問。

杜中心裡早有一個主意，當下說道：「大哥，小弟想到一個主意，說出來讓大哥跟三弟參詳一下，看看是否可行。」

孫、雷兩人沒有說話，看着杜中，等他說下去。

杜中道：「三更後，咱們悄然入鎮，將合與客棧團團圍困起來，待那狗官一行才離客棧，立刻向他們動手……」

孫雷兩人聽着，聽到後來，連連頭道：「二弟，好主意，就照你的主意去做。」

雷動地豎起大拇指道：「二哥，小弟就算想爆了腦袋，也想不出這麼好的主意。說到動腦筋，小弟有二哥你一半那麼靈，也心滿意足了。」

杜中連聲道：「三弟你太過獎了。大哥，你們一定未吃晚飯吧？小弟早已吩咐人到別的地方去買了乾糧酒肉回來，將就一點，就在這裏吃一頓吧。」

雷動地摸摸肚子。「二哥，你眞想得週到，小弟服了你！」

孫廷嶽也讚道：「二弟，你辦事一向精明，愚兄也服了你。」

杜中吩咐手下將乾糧酒肉拿出來，分派給剛趕到來的人手吃喝，他與孫、雷兩人在破廟內席地而坐，亦吃起來。

* * *

終於等到三更。

孫、杜、雷三人帶領手下，悄然潛入鎮內，掩到合與客棧前，將客棧團團包圍起來。

只等陳大人一行出現，他們便動手襲擊。

四更天。

五更天。

客棧內有了動靜。

在外面伏着的孫，杜、雷三人及其手下，全部精神一振。

五更天，天色仍未亮，灰黑一片，天邊仍未有曙光出現。

嘹亮的鷄啼聲突然响起。

一鳴百和，鷄鳴聲不絕。

客棧的大門就在一片鷄啼聲中，打開來。

一行人自客棧內走出來，領頭的是于飛，後面跟着的是守備陳大人及近十個侍衛。

一行人站在大門前，等待其他的人將馬匹牽來。

未幾，馬蹄聲中，一行人自客棧的左側後轉出來，每個人的手上都牽着兩匹馬，當中，還有一輛馬車，最後的一匹馬上坐着一個人——沈桐。

陳大人一行人立刻迎上去，各自接過馬韁，踏蹬上馬。十騎在前，十騎在後，護着當中那輛馬車，往通向鎮口那條大街走去。

前面的兩騎才轉上大街，陡地一道旗花衝天射起，緊接着是一陣喊殺聲，一陣箭雨迎面飛來，首當其衝的兩騎立刻中箭倒下。兩輛板車就在箭雨驟發中，疾衝前去，將那個橫街口堵住，推車的四個漢子立時後撤，板車跟着起火燃燒。

後面的情形跟前面如出一轍，亦被兩輛疾衝上來的板車堵住通路，着火燃燒，沈桐若不是縱身自馬鞍上拔掠起來，只怕他也不能倖免被箭雨所傷，他那匹馬便遭了殃——中箭倒地。

箭雨、車堵之後，跟着是兇猛的撲擊，二三十條漢子自兩邊的屋簷上縱撲下來，展開攻擊。

陳大人一行被堵塞在前後不到二十丈長的橫街內，驚變中，人馬擠碰，亂作一團，很難施展，自不免吃虧，被自兩邊屋簷上掠撲下來的漢子一陣衝殺之下，頓時折損了近一半人馬。

沈桐於縱離馬背後便掠落馬車上，與于飛、陳大人併力護住馬車

，斬殺了幾個漢子。

接下來，三人便被孫廷嶽、杜中、雷動地纏上，無法兼顧馬車。

三義莊的其他人立刻向馬車蜂擁撲擊。

沈桐大喝：「往前衝！駕車往前衝出去！」

駕車的那個侍衛立時暴吼一聲，揮鞭猛抽，不顧一切駕車往前衝。

拉車的馬負痛之下，拉着車子往前狂奔，衝倒人馬，衝到被火燒板車堵塞着的橫街口前，那匹馬驟然收勢，發出一聲嘶鳴，人立起來。

就在這刹那，一條人影凌空掠至，以手上的一根齊眉棍奮力將兩輛車子推開。「快衝出去！」那人原來是于飛。

駕車的侍衛吼喝一聲，揮鞭催馬往前急衝。

幾個三義莊的漢子才縱跳上馬車，冷不防馬車前衝，立脚不穩，被拋下車下。

馬車衝出橫街口，衝上大街，往前狂衝。

沈桐經已在馬車衝出街口時，縱跳上馬車上。

陡地一陣驟雨般的箭矢自兩邊屋檐上飛射下來，向拉車的那匹馬攢射。那匹馬少說也中了二十多支箭矢，慘嘶聲中，仆倒下去，車子在衝擊之下，被倒下的馬匹帶得往前一傾，翻倒下去！

駕車的侍衛往前衝跌出去，沈桐立時從車上掠起，落在翻倒的馬車後面，欲將車門打開。

兩邊的屋檐上一陣箭雨射下來。

是火箭！攢射向馬車。

沈桐仍然舞棍衝向馬車。

可是，却被抽空掠撲到的雷動地一鎚向他砸去，逼得他只好斜閃開去。

雷動地大吼一聲，雙鎚急舞，硬是將沈桐纏住。

火箭紛紛射在馬車上，着火燃燒。

沈桐施展渾身解數，欲擊退雷動地，急切間却未能如願。

車內響起一陣撞擊聲，但却無法撞開車壁衝出來。

馬車的車門原來是在外面鎖上的。

火勢很快便將馬車包裹起來，熊熊火光燃燒着。

沈桐大喝一聲，終於一棍擊在雷動地的左膀上，跌退開去，他立刻向馬車撲去。

可是，被熊熊的火勢將他逼得收住勢子，無法衝近馬車。

雷動地吼叫一聲，揮鎚撲向沈桐。

沈桐一矮身，齊眉棍往後一搗，撞在雷動地的小腹上，雷動地大叫一聲，又跌退開去。

沈桐身形急縱起來，掠回橫街內，一棍逼開纏住陳大人跟兩個侍衛的杜中，張口呼叫：「陳大人，要犯被火困在車內，無法救出來，咱們還是走吧！」

陳大人着急地道：「沒了人犯，本官怎樣……交代？倒不如跟他們拚了！」

沈桐一把拉住陳大人。「陳大人，一死於事何補？倒不如留着一條命，日後找他們算賬！」

于飛逼開孫廷嶽，掠到陳大人身前，急聲道：「陳大人，沈兄所言極是，咱們要是死在這裏，不過白賠上一條命，犯不着便宜了他們啊！」

「衝！」沈桐當先向橫街那頭衝去。

于飛一推陳大人，護着他跟在沈桐身後。

孫、杜兩人及其手下欲阻擋于飛三人及幾個侍衛往外衝殺，但在于飛等人拚命衝殺之下，無法阻擋得了，被他們冒死衝了出去。

孫廷嶽跟杜中追出不遠，便折返回去。

目的已達，他們不想白費氣力對付于飛等人。

眼下最緊要是看着那輛馬車內的人活活燒死，那他們便奪得大功一件。

奔掠到馬車前，雷動地興奮地對孫、杜兩人道：「大哥二哥，瞧！車內那個傢伙不被曉死才怪！」

一頓，又道：「大哥二哥放心，小弟一直瞧着，沒有人從車內逃出來！」

孫、杜兩人看着被燒得通紅的馬車，臉上皆露出一抹笑意。「二弟三弟，這一次終於得手了！」孫延嶽按捺不住，放聲笑起來。

杜中興奮得眼中發光。「大哥三弟，咱們終於飛黃騰達了。」

雷動地哈哈直笑。「可笑九里山洪放還像盲頭蒼蠅一樣，到處亂找，那想到咱們已得了手。」

驀地，馬車發出一陣塌響，原來被燒得倒塌下來。

馬車倒塌散開，雖然仍在燒着，但却可以看到散開的車廂內有一具燒焦的物體。

那物體雖然頗大，但却不像人形！

「那是一隻燒焦了的猪！」有人叫起來。

是柴貴在叫。

孫廷嶽跟杜、雷兩人忙止住笑，往散開的馬車瞧去，火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具燒焦了的物體是一隻猪的形狀！

那確是一隻猪！

孫、杜、雷三人睜大眼，呆住。

他們又一次上了當。

「他奶奶的！咱們又上當受騙了！」雷動地怒吼一聲，一鎚砸在地上，將地上的麻石板擊得四分五裂。

杜中道：「又是金蟬脫殼之計！一定是他們走出客棧後，乘咱們合力攻擊的時候，暗中留在客棧的人手偷偷將那傢伙押出去溜走了。」

「好計謀！咱們又白費了一番功夫！」孫廷嶽氣怒得睜眉突眼。「他媽的！就算他們逃到天脚底，也要將他媽的追截下來，殺他個寸草不留！」

一頓，揮手吼喝：「站着幹嗎，還不快追！」

衆人立時上馬的上馬，徒步的徒步，在孫、杜、雷三人的帶領下，往陳大人等人逃去的方向追下去。

*　*　*

趙好漢跟楚英雄、邵采眉夤夜急趕，天亮後，來到一條河溪前，同時勒停馬匹。

「奔跑了一夜，馬匹累了，在這裏歇歇再上路。」趙好漢將坐騎牽到河溪邊，讓馬匹喝水。

趙、邵兩人同時放開馬韁，任由馬匹在附近溜躂。

三人在溪邊的一棵樹下坐下來。

「趙大哥，還要走多遠才趕到金井集？」楚英雄長長吁口氣。

「大約還有五六十里路。」趙好漢道。「午前一定可以趕到的。」

邵采眉伸個懶腰。「但願陳大人他們已在金井集等着……」

驀地，河對岸遠處傳來一陣雷鳴般的馬蹄聲及隱隱的喊殺聲，趙好漢三人同時扭頭往河對面望去，頓時霍然站起身來。

「瞧！」一撥逃，一撥追！咦！在前面逃的不就是陳大人他們？追的是九里山那伙强徒！」趙好漢疾叫出聲，急急向馬匹奔去。

楚、邵兩人亦已望到，河對岸策馬在前飛奔的那十數騎確是陳大人與于飛、沈桐他們，在後面緊追不捨的，足有三十騎。兩人却不認識那伙人就是九里山以洪放爲首的强徒。

兩人亦立刻向馬匹撲去。

飛身跳上坐騎，趙好漢策馬往河溪中衝去。

救人要緊，來不及找尋可供渡河的工具，橋或船了。

楚、邵兩人跟着催馬奔落河中。

那條河溪約二丈許闊，幸好不太深，衝下河後，人馬並沒有被淹沒，三人催馬衝過河後，立刻向遠處追逐的人馬馳去。

疾追出七八里，趙好漢三人才追上前面的人馬。

陳大人跟于飛、沈桐等人正保護着當中的兩騎，與洪放那伙强徒惡鬥。

洪放率其手下，將陳大人一行八人團團圍住，連番衝殺。

陳大人跟于、沈兩人率領五個侍衛，拚死保護着當中的那兩騎。

八個人的身上皆受了傷。

被護在當中的兩騎，一騎是陳大人的心腹親兵，另一騎就是洪放與孫廷嶽他們必欲得之而後甘心的重犯。

飛天鼠何捷！

何捷不但全身被綑個結實，還被牢牢地綑綁在馬背上，那個親兵負責看押並保護他。

千呼萬喚，飛天鼠何捷終於露面現身了。

陳大人他們在擂鼓坪（鎮）內再施金蟬脫殼計，於死傷了大半人手之後，終於擺脫了孫廷嶽那幫人的追殺，繞了一大段路，才直往金井集趕去。本以爲不會再遭遇到追殺截擊，那知道又遭遇上正在搜尋他們的洪放那幫强徒，他們只好拚命奔馳，希望可以擺脫洪放那幫强徒的追逐，但却終於被追上。

衆寡懸殊之下，加上人馬俱疲，陳大人他們雖然一再拚死衝殺，欲突圍而出，但都被洪放那幫强徒堵截回去。

他們只好作困獸之鬥。

洪放他們呼喝着連番衝殺，有兩個侍衛抵擋不住，被擊倒跌落馬下。

陳守備他們終於被撕開一個缺口。

他們立刻將那個缺口堵塞起來，但馬上又被洪放他們「撕開」，于飛眼見守不住，當機立斷，呼叫道：「陳大人，馬上帶人犯往外衝！于某跟沈兄拚死替你們殺出一條血路！」

但很快便被洪放那幫强徒重新包圍起來，沈桐還受了重傷，仍然拚死支撐着。

于飛、陳守備已開始絕望。

就在這危急關頭，趙好漢三人及時殺到。

趙、楚、邵三人有如猛虎衝入羊羣中，當者披靡，左衝右殺，令到洪放那幫强徒陣脚大亂。

趙好漢環刀呼嘯，刀光過處，血濺人倒，一口氣斬殺了五六個强徒！

楚英雄亦一連刺倒四個强徒。

于飛他們驟見來了救星，大喜過望，抖擻精神，往外衝殺！

洪放那伙强徒在裏外夾擊之下，抵擋不住，終於潰散。

洪放亦吃了楚英雄一劍。

就因爲挨了楚英雄一劍，洪放才帶頭撤退。

邵采眉欲追，趙好漢忙喝住她。「窮寇莫追！逼虎跳牆，反爲不好。」

「趙大俠，若不是你們及時趕來，本官跟于大俠、沈大俠一定支持不下去。本官死了不算甚麼，若是因此而令到以七王爺爲首的那幫佞臣坐大，扳倒李大人，令到天下百姓受害，那本官就罪孽深重了！」陳大人激動地握住趙好漢的手。

于飛也激動地道：「趙兄，你眞是及時雨！」

趙好漢却關切地道：「于兄，沈兄怎樣了？傷得可重？」

沈桐確實傷得很重，躺在地上，仍然忍痛說道：「趙兄，沈某死不了！還挺得住！」

趙好漢幾步走到沈桐身前，蹲下去，抓着他的手道：「沈兄，果然是一條漢子！趙某好生敬佩。」

沈桐吸口氣，咧嘴道：「趙兄，你才是一條眞正的好漢子！」

趙好漢正想說話，陳大人向他問道：「趙大俠，這兩位是……」

趙好漢忙站起身，替楚、邵兩人介紹。「這是趙某的好兄弟楚英雄，那位是聖手郎中邵老前輩的掌上珠邵采眉姑娘。」

楚、邵兩人忙向陳大人抱拳道：「見過陳大人。」

陳大人讚道：「果然英雄出少年，好一雙金童玉女。」

楚英雄跟邵采眉同時臉上一熱，互相偷瞥一眼，忙又閃開，心裏一陣急跳。

「楚兄弟，邵姑娘，這兩位是于飛兄跟沈桐兄。」趙好漢又替兩人介紹。

楚英雄抱拳向于、沈兩人道：「于大俠，沈大俠，區區久仰了。」

邵采眉也見過于、沈兩人。

一個侍衛正在替沈桐料理傷口，敷葯包紮。

陳大人跟于飛等人身上都掛了彩，不及沈桐那麼重，因而誰也不去理會。

因爲，他們還挺得住。

只不過，他們一共只剩下四個人，何捷除外。

他們從彭城出發的時候，一共有三十六人，如今只剩下六人，實是損失慘重。

唯一沒有受傷的是何捷。

那是因爲陳大人他們每一次皆捨生忘死保護他。

趙好漢看到那個侍衛快包紮好沈桐的傷口，於是對陳大人道：「陳大人，于兄，這裏不宜逗留，咱們還是找個隱蔽一點的地方再好好地歇一歇吧。」

陳大人頷首稱是。

于飛道：「于某知道三十里外有一個地方頗隱蔽，而且地形險要，可到那裏好好地歇一歇。」

一頓，接說道：「那個地方叫葫蘆峽。」

陳大人道：「馬上起程趕去葫蘆峽！」

待那個侍衛替沈桐包紮好身上的傷口，趙好漢跟于飛馬上扶沈桐上馬，各人亦紛紛上馬，在于飛的帶領下，往葫蘆峽馳去。

* * *

洪放跟二十一騎手下奔出十里外，驀地前頭蹄聲如雷，塵烟捲揚，忙勒馬凝望，看看來騎是些甚麼人。

每個人的手上皆緊握着兵器。

轉眼間，一隊人馬出現在他們眼前。

那隊人馬來勢好快，洪放一眼便認出，當先一騎不就是三義莊的三莊主雷動地！

洪放對雷動地不將他放在眼內，心裏仍然忿憤，哼了一聲，本欲撥馬走避，想到單憑一己之力，未必對付得了陳大人一行人，在合則兩利的引誘下，只好按下心裏那股忿恨，打消走避的念頭，舉手向奔來的義莊人馬招呼。

還未呼喊出聲，雷動地已揮手大呼：「洪寨主……」

洪放回應：「雷三莊主……孫大莊主，杜二莊主！」

原來洪放這時已望到跟在雷動地後面的兩騎，分別是孫廷嶽跟杜中。

兩下裏會合上，孫廷嶽三人看到洪放及其手下模樣狼狽，訝問：「洪寨主，發生了甚麼事？何故弄得如此狼狽？」

原來洪放及大部分手下都掛彩，只顧奔逃，還未來得及療傷。

洪放舔舔嘴唇。「咱們發現了那狗官一行人，將他們重重圍困起來，眼看得手，那知道趙好漢跟一男一女突然殺到來……被他們內外夾攻之下，咱們不敵敗退。」

停頓一下，氣恨恨地道：「他奶奶的，若不是趙好漢跟那一男一女殺到，咱早已將那狗官一行及飛天鼠何捷殺他個清光！」

聽洪放說又被陳大人他們走脫，孫廷嶽跟杜、雷兩人既感可惜，又暗自慶幸。因爲，若洪放得了手，他便可以獨領大功，做官發財便輪不到他們了。

「洪寨主，那狗官一行往那個方向跑了？」孫廷嶽急急問。

對於洪放及其手下的情形，他可沒有興趣知道，也不關心。他只關心陳大人一行的去向。因爲那將關係到他們三人的前程。

至於他們在擂鼓坪對付陳大人一行之事，他也不想告知洪放，將

他蒙在鼓裏更好。

洪放扭身往回一指：「他們往西南那個方向馳去，你們要是早一步趕到來，那就不會被他們逃掉了。」

杜中道：「洪寨主，咱們看不到你發放的旗火啊！」

洪放愕了一下，訕訕地道：「咱一時間，情勢緊迫之下，忘了。」

雷動地道：「別再說了，快追下去！」

孫、杜兩人齊聲應和，呼喝一聲，帶領手下，當先向洪放所指的方向馳去。

洪放料不到他們招呼也不跟他打，便追下去，心裏連聲咒罵，急忙招呼手下跟着追下去。

* * *

葫蘆峽是一個小峽，那條峽道寬約五六尺，長約十三四丈，只容一騎通過，由於峽口兩邊的山崖像被剖開兩半的葫蘆，得名葫蘆峽。

通過那條峽道後，便豁然開朗，是一個寬闊的峽谷，順着峽谷往前走，便能夠走上通向青風林的道路。

陳大人跟趙好漢等人來到葫蘆峽，穿過峽道，就在峽道後面的一塊空地上歇下來。

他們派出一個侍衛在峽口外面守望。

這時候，他們才有空閒料理各人身上的傷勢。

邵采眉身上帶有她父親研製的療傷妙葯，拿出來，幫忙替受傷的人敷葯包紮。

何捷也被解下來，鬆開身上的綑綁，坐在樹下。

就爲了這個人，陳大人他們一共折損了三十多個侍衛，那都是京裏宰相李大人派來協助押解何捷上京的，如今只剩下三個，都帶了傷。

雖然損失慘重，幸好保住了何捷一條狗命，死去的人總算沒有白白犧牲。

何捷不但被點了身上五處大穴，在被擒之後，還被陳大人下令挑斷了腳根，因此，不虞他逃得了。

各人的傷勢都料理好後，趙好漢跟楚英雄也找了點水回來，讓大家解解渴。

經過連番的折騰，陳大人他們又渴又疲又餓，原來這時候已是午後。他們本來帶了乾糧離開客棧上路的，負責携帶乾糧的兩個侍衛却在擂鼓坪那一戰中被殺，混亂拚命之中，誰還去顧着那些，因此，這時候他們都沒有乾糧充饑。

飢腸轆轆，很難受的，趙、楚兩人便去獵些野物回來，烤熟了，讓各人充饑。

有物下肚，總算讓肚子好過一點，各人歇了一會，精神恢復過來，于飛提議起程上路，趕去青風林。

在峽口外面守望的那個侍衛忽然跑回來向陳大人報告：「大人，那伙强徒追上來了。」

衆人一聽，全都霍然站起來，除了重傷的沈桐及要犯何捷。「看清楚了？」陳大人疾聲問。

「大人，屬下看得一清二楚，追來的人不但有九里山的洪放，亦有三義莊的孫廷嶽！」那侍衛肯定地答。

于飛眼睜一睜。「全都來了！」

趙好漢道：「事不宜遲。陳大人，請跟于兄沈兄押了人犯立刻上路趕去青風林，趙某跟楚兄弟、邵姑娘留下來抵守，阻截追兵！」

于飛想說話，趙好漢截道：「于兄，不要爭了，就這樣決定！護送陳大人到青風林之行，責任一樣重大！」

于飛聽趙好漢那麼說，不再說甚麼，馬上招呼各人上馬。

何捷被抬上馬，重新綑綁起來。

陳大人在馬上向趙、楚、邵三人抱拳道：「趙大俠、楚少俠、邵姑娘，保重。」

于飛也同三人抱拳道：「三位請小心，青風林再見。」

沈桐也向三人抱抱拳。「保重。」

趙好漢三人亦向陳大人他們抱拳。「一路小心。」

于飛呼喝一聲，當先策馬向峽谷裏頭馳去。

陳大人等催馬跟上。

才送走陳大人一行，峽口外馬蹄聲動，塵烟飛揚中，奔來三四十騎，領頭的數騎是九里山洪放，三義莊三位莊主孫廷嶽、杜中、雷動地。

數十騎如風捲殘雲般，馳到峽口前，驟然勒停下來，激起一天塵烟，將峽口也掩蔽了。

趙好漢橫刀挺立在峽道裏頭，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概。

楚、邵兩人分別據守在兩邊。

塵烟過後，孫廷嶽、杜中、雷動地跟洪放勒騎排站在峽口前。

趙好漢睜目橫刀，振聲喝道：「姓孫的，不怕死的衝進來！你們要的人就在這裏！」

喝聲在峽道內嗡嗡作响。

孫廷嶽四人的坐騎被趙好漢的喝聲震得驚嘶退縮半步。

孫廷嶽一勒馬韁，穩住坐騎，厲聲喝道：「姓趙的，你以爲憑着這個險隘，便可以阻住咱們！」

雷動地吼道：「姓趙的，即使用屍體塡滿峽道，咱們也要衝進去！」

趙好漢冷笑道：「好哇，趙某

等着！」

孫、杜、雷、洪四人互看一眼，躊躕不決。

也難怪他們猶豫不決，峽道那麼狹，只容一騎衝進去，如何衝得破橫刀據守着的趙好漢！

雷動地心急地低聲道：「大哥二哥，要不要衝進去？」

孫、杜兩人又互相看了一眼，孫廷嶽道：「二弟，意下如何？」

杜中轉頭看一眼不作聲的洪放。「洪寨主，有何高見？」

洪放眼珠轉了一下，才說道：「杜二莊主，洪某沒有甚麼主意，你們怎說怎辦！」

杜中咬咬嘴唇，勒馬往旁走去。「大哥，三弟，洪寨主，快過來，我有話說。」

孫、雷、洪三人抖韁跟着走過去。

杜中待三人走近，才道：「若硬衝進去，徒自犧牲人手，我有一個主意，先以烟火攻之，然後才着人衝進去！」

「嗯，這個主意不錯。」孫廷嶽頷首。

雷動地馬上下令手下動手採集柴枝。

趙好漢久久不見孫廷嶽他們採取行動，不由心中生疑念，對楚、邵兩人道：「姓孫的他們又不知在搞甚麼花樣，爲防萬一……」他悄聲對兩人說了一番話。

楚、邵兩人聽完，立刻去動手。

大約一盞茶工夫，趙好漢終於明白外面的孫廷嶽他們要幹甚麼。外面，孫、杜、雷、洪四人的手下不停將柴枝草葉扔入峽道內。

「火攻！」趙好漢叫一聲，通知正在動手收集柴枝的楚、邵兩人，他却仍然挺站在原地看着。

原來，他跟孫廷嶽他們的想法不謀而合，他們用火攻，他則以火守！

孫廷嶽親自將一個火把扔入峽道內。

拋入峽道內的柴枝草葉着火燒起來。

烟火往峽道內掩去。

原來，風自峽口外向峽道內吹進去。

趙好漢頓時被烟火薰得透不過氣來，幾乎連眼也睁不開，只好退避開去。

楚、邵兩人忙將收集到的柴枝堆放在峽口，忍着烟火熏掩，點火燒着柴枝。

峽道內蹄聲驟响，有人冒着烟火衝進來。

那當然是孫廷嶽他們的人。

趙好漢跟楚英雄站在距峽口約五六丈外的地方兩旁，手拿一根丈長的樹幹，等待着。

自外面衝入峽道內的人馬突然停下來，大概忍受不了峽道內的烟火，折返回去。

聽着那折返的馬蹄聲，趙、楚兩人鬆一口氣。

邵采眉這時候不知去了那裏。

眼見衝入峽道內的那個手下狼狽地折奔出來，雷動地氣得催馬迎上去，一掌將那個倒運的手下擊落馬下。

那個倒霉的傢伙跌落馬下，登時了賬。

其他的手下看着，全都變了臉色。

洪放看着，在心裏暗暗發笑。

「田富，衝進去！」雷動地向一個手下喝叫。

「三弟，慢着！」杜中突然開口喝阻。

那個被喝令衝進去的手下頓時鬆口氣。

若是硬衝進去，肯定凶多吉少。

雷動地道：「二哥，怎麼哪？」面有不豫之色。

杜中道：「三弟，稍安毋躁！」一頓，接轉對洪放道：「洪寨主，貴寨的人可不能袖手旁觀啊！功勞大家分，拚命却由我們的人去拚，說不過去吧？」

洪放料不到杜中這麼說，呆了呆，說道：「這個……這個……」

孫廷嶽發話道：「洪寨主，別這個那個的了，若不肯派人跟我們的人一起衝進去，那請離去。」

死了那麼多人手，洪放當然不會放開眼前這個機會，咬咬牙，心裏罵遍了孫、杜兩人的祖宗十八代，口裏不得不說道：「孫大莊主既然這麼說，洪某派出手下跟貴莊的人一起衝進去就是。」

跟着對手下喝道：「蔡與，跟孫大莊主的人一起衝入峽道內！」

蔡與不敢不從，拍馬上前。

田富眼見不能倖免，心裏冷了半截，亦只好催馬來到峽口前，與蔡與呼喝一聲，一先一後往峽道內衝進去。

在策馬奔入峽道口的刹那，田富故意勒了勒馬頭，讓蔡與一馬當先奔進去，他在後面跟着。

結果是，他雖然取了巧，但却跟蔡與一樣，無法倖免，雖然策馬衝進峽道後，衝過峽道，自那一頭被火勢吞噬了的出口衝出去，但人馬都被燒着，才衝出出口，便因被火燒的關係，人馬皆支持不住，跌落地上。

人馬皆被火勢吞噬了，在地上掙扎滾動，慘厲的哀叫聲令人不忍卒聞，活活被燒死。

趙、楚兩人看着，終於不忍卒睹，心裏很難過。

在峽口外面的孫廷嶽等人聽着，也覺魄動心驚。

除了孫、杜、雷、洪四人外，其他的人皆面露驚懼之色，並且不自覺往後退縮。

一個名叫冼海的頭目趨到洪放身旁，悄聲道：「寨主，那樣衝進去，無異叫弟兄們去送死，弟兄們……恐怕會抗命。」

洪放扭頭向那些手下瞧去，看到他們不但面露懼色，且露出一股抗拒之意，頓時心頭打個「突」(劇跳一下)，忙向冼海點點頭。「去對弟兄們說，我不會爲了一己之利，叫弟兄們去送死的。」

跟着轉對孫廷嶽三人道：「孫大莊主，杜三莊主這個法子行不通吧？那簡直是叫人去送死。洪某可不想手下的弟兄這樣死法！」

雷動地正想發話，却被孫廷嶽阻止。「洪寨主，可是有更好的辦法？」

洪放道：「洪某沒有更好的主意，但却不會照你們的辦法再叫弟兄們去送死！」

杜中的臉色很難看，但却沒有說話，因他已看出，他出的主意行不通。

孫廷嶽看着杜中。「二弟，你有甚麼話說？」

杜中不得不說道：「洪寨主說得對，此法不通。」

「那你快想個行得通的辦法啊。」孫廷嶽着急地道。

在三義莊中，二莊主杜中是公認的足智多謀。有甚麼事，孫、雷兩人都是要杜中出主意，因此，杜中在三義莊中，有軍師之稱。

杜中想了一會，終於說道：「有了！待峽道內的火熄滅後，咱們用幾匹馬衝進去，引開姓趙的那些人的注意，在他們忙於應付那些奔馬的時候，咱們一鼓作氣衝進去，攻他一個措手不及，可以成功衝進去了。」

雷動地首先贊成。「這個辦法一定行！」

孫廷嶽望向洪放：「洪寨主，可有異議？」

洪放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只好點頭贊成。

孫廷嶽立刻道：「好！咱們馬上準備一下。」

結果，他們騰出六匹馬作前鋒之用，再選派了十騎押後，其餘的隨後「跟進」。

峽谷內的趙好漢跟楚英雄久久不見峽道外的孫廷嶽他們再有動靜，禁不住又思疑起來。「趙大哥，姓孫的他們派了兩騎冒死衝進來之後，便沒了動靜，不知他們又在搞甚麼險謀詭計？」

趙好漢向仍然燒着的峽道內看一眼。「管他的，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看他們能够搞出甚麼花樣來！」

楚英雄往峽谷內張望一眼，「不知邵姑娘佈置妥了沒有。」

趙好漢也扭頭向峽谷內望一眼。「應該差不多了。」

「趙大哥，希望這一次能够叫姓孫的那些傢伙全軍盡墨，免得他們像吊靴鬼一樣，再追上來。」

「就算不能將他們一網打盡，也會令到他們受重創！沒有膽量再追下去。」趙好漢滿有信心地說。

忽然問他瞧着楚英雄，眨眨眼，笑道：「楚兄弟，很喜歡邵姑娘？」

楚英雄料不到趙好漢突然有此一問，愕了愕，頓時臉熱心跳起來，難爲情地低下頭。

趙好漢直笑。「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楚兄弟，有甚麼好害羞的。你不說，愚兄也看得出來。」

楚英雄一張臉不但發熱，也紅起來。

趙好漢正容道：「楚兄弟，有眼光！邵姑娘是一個好女子！你可要努力一點啊。她對你可有意思？」

楚英雄終於鼓起勇氣，抬起頭。「小弟……不大清楚，不過，小弟感覺到，她對小弟似乎頗有好感。」

「看你說的，既不大清楚，又頗有好感！聽得愚兄好糊塗！」趙好漢居然替楚英雄緊張。「楚兄弟，既然你感覺到她對你有好感，那就要加把勁啊。男子漢大丈夫，敢愛敢恨，敢作敢爲！給點膽量自己，找個機會，向她表白！」

楚英雄患得患失地道：「趙大哥，萬一她……心裏沒有……小弟，豈不是……」

趙好漢鼓勵道：「楚兄弟，怎麼對自己……那樣沒信心！你忘了陳大人說的那句話？你跟邵姑娘有如金童玉女，天生一對！就憑陳大人這句話，你就該對自己信心十足！」

楚英雄忽然驚覺地望向峽道口，疾聲道：「趙大哥，有動靜！」

趙好漢果然聽到峽道內有動靜，一陣奔雷般的急驟蹄聲响起。

「準備！」趙好漢疾喝一聲，抓緊手上那條樹幹。

抓住另一頭的楚英雄也用力抓緊。

峽道內的火原來已經熄滅了，只餘嬝嬝的烟氣飄飛起來，峽道內的蹄聲有如悶雷一樣迅疾地滾動着，一匹馬當先衝了進來！

緊接着是第二匹、第三匹、第四匹……

一連衝進六匹奔馬，不，應該說是狂奔的馬。

六匹馬上皆沒有人。

楚英雄怔愣了一下，疾聲道：

「他們又搞甚麼花樣?」

話聲未落，第一匹馬已狂奔前來，趙、楚兩人立刻將各自抓住一頭的樹幹往前橫砸出去！

他們將那根樹幹當作絆馬索。

第一匹馬立時被那根樹幹砸中(應該說是掃中)，前蹄一蹶，慘嘶聲中，仆倒下去。

第二匹馬跟着亦被砸中，倒下。

第三匹則撞在倒下去的第二匹馬身上，被撞倒。

第四匹撞在第五匹身上。

六匹馬相繼撞上，跌作一團。

第七匹馬就在這時自峽道內衝進來。

馬上有人！

第八，第九匹……相繼衝進來。

馬上皆有騎者。

第七匹馬才衝進來，騎者立刻撥轡往左邊衝去，第八騎則往右邊衝去，同時將手上的火把擲向站在左右兩邊的趙、楚兩人。

趙、楚兩人於砸倒第二匹空馬時，手上的樹幹已被撞跌，眼見兩騎自左右衝來，急忙揮動兵器，將擲來的火把擊落。

一陣箭雨緊接射向兩人。

趙、楚兩人急忙用兵器封擋，才將射來的箭矢撥擋落地，那兩騎已分別衝到兩人身前，馬上騎者揮刀斬向兩人！

兩人各自矮身避過斬來的刀鋒，倏地長身掠起，刀劍閃掣中，將馬上的騎者斬殺，身形一個翻掠，落在馬鞍上。

兩人立刻一踢馬腹，往峽谷內急馳。

就這刹那之間，峽道內已接連衝進十數騎，當中有一騎是雷動地！

剛才的箭矢，就是那十數騎發射的。

雷動地眼見趙、楚兩人殺人奪馬馳去，怒喝一聲:「追!」用力一踢馬腹，坐騎負痛之下，往前狂奔。

其餘十多騎發一聲喊，策馬跟隨！

峽道內不斷有人策騎衝出來，繼雷動地十數騎後，跟着的是洪放及其手下十數騎！

最後自峽道內衝出來的數騎，是孫廷嶽跟杜中，還有柴貴岑榮。

數十騎先後衝過峽道後，馬上策馬狂追向峽谷內馳去的趙、楚兩人。

雷動地更是一馬當先，不住催騎狂馳，近十騎在後追隨，呼喊助威。

趙、楚兩人轉過一處崖角。

雷動地飛騎追着轉過去，後面十騎緊跟。

雷動地才轉過崖角，前面陡地一陣雷鳴地動般的滾瀉聲，還未來得及看清楚發生了甚麼事，樹木混着大石有如山崩地塌般，自崖上滾瀉下來。

雷動地欲勒馬撥轡往外閃避，已來不及，不但被隨後跟隨的十騎碰撞上，最要命的是，被疾滾飛瀉下來的木石兜頭蓋面砸個正着，慘吼聲中，人馬俱倒。

緊隨的十數騎亦不能倖免，於碰撞中，紛紛被木石砸擊中，頓時響起一片人嚎馬嘶聲，憾人心魄。

崖坡上一條條苗條的人影輕捷地向前面掠去，數十丈外的崖下，趙、楚兩人正勒馬等候，旁邊一棵小樹上，拴着一匹馬。

兩人等的人是邵采眉。

將木石滾下崖，阻擊雷動地追騎的人，正是邵采眉。

邵采眉飛縱急掠落崖下，跳上馬背，立刻與趙、楚兩人縱騎飛馳。

待到洪放小心翼翼地馳過崖角的時候，趙好漢三人剛好縱騎飛馳。

他却勒騎不敢追。

恐防仍有埋伏陷阱。

事實上，眼前的情形已够他觸目驚心，雷動地跟十騎人馬被壓在地上，腦漿鮮血滿地，躺了一大片，那情形教人不忍卒睹。

最叫人心驚的是有些仍未咽氣的人馬發出的慘叫哀鳴聲，教人心底直冒寒氣。

跟隨在他身後的十數騎亦看得魄動心驚，目定口呆。

後面奔雷般的馬蹄聲接踵而至，猝然停止。

跟着追上來的，不用說，是孫廷嶽跟杜中，及三義莊的人手。

他們看到眼前出現的慘狀，也驚得呆住。

「三弟！」孫廷嶽飛身下馬，撲到被一截樹木壓在身上，頭爆血濺的雷動地身前，一手推開那截樹木，睜大雙眼，看着經已一命嗚呼的雷動地。

杜中向身後的手下呼喝一聲。

「快動手救人。」

三義莊的人立刻紛紛跳下馬，動手去搬開壓在仍未死的人身上的木石。

只有三個人僥倖未死，但已奄奄一息，看來救不活的了。

洪放跟手下看着，沒有下馬幫忙。

死的不是他的人，他才不管。

孫廷嶽親手抱起雷動地的屍體，將之放在一棵樹下，咬着牙道:「三弟，瞑目吧！愚兄誓必替你報仇！」

洪放對杜中道:「杜二莊主，仍然追下去嗎?」

杜中磨着牙道:「追！一定要追上他們！咱們前後折損了那麼多人，就此罷手，洪寨主甘心麼?」

洪放道:「當然不甘心！」

馬上又道:「杜二莊主，恐怕前路還有埋伏……」

「沿路小心提防，他們便無所施其技！」杜中道。

洪放不再說話。

前車可鑑，他決不肯走在前面。

「大哥，留下兩人埋了死人，然後將三弟的屍體載返莊中，如何?」杜中問孫廷嶽。

孫廷嶽點點頭。

杜中馬上吩咐柴貴跟一個漢子留下來，料理死傷的人。

跟着，他對洪放道:「洪寨主，請派出兩人，跟我們的人在前面探路！」

洪放想不出反對的理由，只好答應，派了兩個手下跟杜中派出的兩騎在前面探路。

杜中他們二十多騎在後跟隨。

在前開路的四騎戰戰兢兢，小心翼翼，繞過那堆傾瀉下來的木石，往前走。

四人都不敢放馬奔馳，可是，仍然踩落一個陷阱內。

那是一個長不到五尺，寬不到三尺的土坑，深約三尺。

四騎才繞過那些屍體木石，便有兩騎踩下那個陷坑。

其餘兩騎大吃一驚，慌忙撥馬走避！不去理會踩落陷坑內的兩騎。

相距約數丈外的孫廷嶽一衆，嚇得急忙勒馬停下來。

踩下陷坑的兩騎並沒有完全跌下去，馬上的兩人自馬上翻跌出去，只是跌痛了身體，並沒有受傷，但也虛驚一場。

踩下陷坑的兩匹馬却前蹄折斷，慘嗚不已。

經此一跌，孫廷嶽下令開路的四騎下馬步行，並以樹枝探路。

這一次，走得更慢。

走出峽谷的時候，天已快黑下來，尚幸並沒有再遭遇到埋伏陷阱。

衆人雖然捏一把汗，但都鬆了一口氣。

可是他們却不知該往那一個方向追下去。

眼前，是一片野草遍目的野地，而趙好漢三騎經已跑得不見蹤影。

洪放第一個開口道:「天快黑了，是追下去，還是歇下來，明天一早才追下去?」

孫廷嶽道:「馬上追下去，歇一晚再追下去，只怕再也追不上他們。」

杜中點頭附和。

洪放無奈地道:「往那個方向追下去?」

孫廷嶽看着杜中。

杜中道:「派人到附近搜索一下，那裏有馬蹄印，便往那裏追下去。」

孫廷嶽立刻吩咐手下散開來，往前面搜索。

洪放亦吩咐手下參與。

搜索的人很快便發現馬蹄印。

不過，三個方向皆有馬蹄印。

孫、杜、洪三人接報後，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抉擇。

杜中不愧有軍師之稱，馬上便想到辦法。「他們這樣做，不過是疑兵之計，好教我們無所適從。既然三面皆發現有馬蹄印，咱們就分三面追下去。依我猜測，三路之中，只有一路會有馬蹄印延續下去，那其他的兩路便是疑兵！發現馬蹄印沒有延續下去的那兩路人馬便施放烟花火箭通知另外那路人馬會合，然後追下去！」

孫廷嶽瞧着洪放。「洪寨主，意下如何?」

洪放頷首道:「孫大莊主，就依杜二莊主所說的辦法做。」

當下，三人便分成三撥人，分三路追下去。

* * *

右邊那路人馬——孫廷嶽所領的那撥人馬首先發現前面沒有馬蹄印。

他立刻下令停下來。吩咐柴貴向天上發射旗花火箭。

柴貴立刻發放火箭旗花。

旗花火箭才射上天空，另外的一路的天上也射起一溜火箭旗花。

換言之，中右兩路皆沒有發現，不過是趙好漢他們的疑兵之計。

左路並沒有火箭旗花射起，那表示那一路才是趙好漢他們逃下去的方向。

孫廷嶽立刻下令往左路馳去。

他們馳到左路，找到點起一堆野火在等待着的杜中那一撥人時，負責從中路追尋下去的洪放那撥人經已趕到。

三撥人馬聚在一起，立刻冒着夜色追趕下去。

追下三十里左右，前面的馬蹄印忽然間斷沒了。

停下來，孫、杜、洪三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杜中放眼打量，但在沉沉的夜色中，根本看不到甚麼。

「二弟，怎麼辦?」孫廷嶽看着杜中。

杜中沉吟道:「大哥，派人點着火把，在附近搜尋一下。他們又不會飛天遁地，總有痕跡留下的。」

孫廷嶽馬上派出八個人手持火把，在附近搜尋。

杜中所言不差，搜尋之下，左面又發現隱約的痕跡，野草倒折的痕跡。

杜中馬上道：「他們一定是用布將馬蹄包起來，下馬牽着走，咱們往那個方向追下去。」

循着那個方向追下去，孫廷嶽他們追到一條河溪前。

洪放對杜中道：「杜二莊主，這一次又往那裏追下去？」對於一路上走走停停，找找尋尋，他已感到不耐煩。

杜中下馬，從一個手下手中接過一個火把，親自在河岸前找尋蹤跡。

幾個拿着火把的漢子也幫忙搜索。

杜中很快便發現了蹤跡，孫廷嶽馬上下令從發現蹤跡的那處地方涉水過河。

原來，那條河溪不到兩丈闊，水深只及人腰，一行人馬很快便涉水登上對岸。

可是，上了河之後，他們怎麼找，也找不到踪跡，只是在那裏打轉。

杜中馬上猜到其中的原因。「他們一定是在河中涉水奔逃，故此，在岸上無法找到他們的踪跡。」

一言提醒了孫、洪兩人，同聲道：「有道理，一定是！」

但是，洪放馬上又道：「杜二莊主，咱們如何確定姓趙的他們往上流頭還是向下流奔逃？」

洪放這一問，杜中可答不出來，呆住了。

孫廷嶽道：「二弟，河水奔流不息，根本無法在河中找到踪跡，也不可能會留下踪跡，咱們如何判斷？」

杜中也不知如何判斷，所以，他答不出。

孫、洪兩人一直看着杜中。

杜中終於想到一個辦法。「咱們分成兩撥，一撥往上流頭，一撥往下游追尋，看看那一撥的運氣好，走對了方向。」

洪放不贊成。「杜二莊主，咱們兩撥人馬合起來，不到三十騎。合起來，大概還有七分把握對付得了陳守備那伙人。若分開來，無論那一撥找到他們，也沒有足夠的力量對付得了，枉自白費勁，還送羊入虎口，洪某才不幹這種蠢事。」

孫廷嶽對洪放之言深以爲然。「二弟，洪寨主所言確實，咱們兩撥人不能分開來！」

杜中也覺得洪放說的是實情，不由呆住，半晌，才道：「那只好一起追尋，揀一個方向追下去，碰碰運氣。」

孫廷嶽聳聳肩，道：「揀錯了方向，豈不是白走一趟，再轉回去向相反的方向追下去，只怕咱們就算脅生雙翅，也無法追上了！」

洪放連連點頭，忽然道：「孫大莊主，杜二莊主，洪某不想再追下去了。」

孫、杜兩人聽聞，同時陡地睜大雙眼，看着洪放。「洪寨主，你想罷手？」

洪放點點頭。「洪某認命了。大概洪某天生不是作官的料子，還是回去安安份份地做咱的寨主，逍遙快活。之前發生的事，就當發了一場夢！洪某不想到頭來，官做不成，却連命也丟了。」

孫廷嶽氣急地道：「洪寨主，你甘心？死傷了那麼多手下，怎麼對得起你的弟兄？還有，怎樣向薛大人交待？」

洪放道：「死了的，只好認命，洪某跟活下來的弟兄全都經歷了這幾日來遭遇的事情，知道是怎麼回事，活下來的都不想去死，他們不會怪洪某的！」

那個叫田富的頭目馬上高聲說道：「寨主，弟兄們不想去送死，咱們逍遙自在慣了，不想受官家管束！」

洪放馬上揮手道：「既然弟兄們皆不想去死，馬上走！」當先催馬奔落河中，涉水返回對岸，往來路馳去。

他的手下呼喊一聲，跟着往回跑。

杜中急得大叫：「洪寨主，你不能走！」

洪放扭頭道：「洪某喜歡怎樣便怎樣，無須聽你的！」

杜中氣得說不出話來，直喘氣。

孫廷嶽怔怔地看着洪放帶着手下涉水過河，縱騎往來路馳去，瞬間便隱沒於黑沉沉的夜色中。半晌，才頹然道：「二弟，怎麼辦？」

杜中半晌才道：「大哥……剩下咱們，縱使追上那狗官一行，憑咱們如今的人手，只怕也奈何不了他們……」

孫廷嶽截道：「二弟，你不是想打退堂鼓吧？」臉色很難看。

杜中咽口口水，點點頭。

孫廷嶽叫起來。「二弟，那怎對得起死去的三弟？還有被趙好漢殺死的廷鋒？」

杜中苦笑道：「大哥，憑咱們如今的人手力量，報得了仇嗎？」

孫廷嶽吸口氣：「咱們就這樣罷手，將來……事發，只怕官府不會放過咱們！」

杜中道：「江湖之大，何處不可容身。大哥，趁早抽身而退，還能夠保住一命，若一命嗚呼，縱有千般富貴，萬種愛恨，又能怎樣？活着，才是最實在的！」

孫廷嶽神色變幻不定，半晌，

才長吁一口氣，頹然道：「二弟，你說得對，活着才最實在，要不，什麼也是子虛烏有！」

「大哥，你終於也想通了！」杜中鬆口氣。

孫廷嶽點點頭。「回莊去。」

杜中立刻擧手呼喝一聲：「回莊去！」

岑榮等十數騎一齊歡呼一聲，馬上撥轉馬頭，衝落河中，涉水過河，往來路馳去。

走在最後的是孫廷嶽一騎。

自我犧牲　浩氣長存

快到青風林了。

趙、楚、邵三人併騎走着，經過大半夜的奔馳，三人皆疲態顯露。

趙好漢對楚、邵兩人道：「都累了，咱們在前面那個土丘上歇一會再走吧。」

楚、邵兩人點頭稱好，催馬馳上那個土丘上，在一棵樹下跳下馬，將馬拴好，坐下來。

他們所在的土丘是附近最高的，在土丘上放眼四望，附近遠近的動靜皆收眼底。

歇了一會，趙好漢忽然站起來，對楚、邵兩人道：「愚兄去取點水來解渴，楚兄弟，你跟邵姑娘歇着，留意附近的動靜。」

楚英雄想說話，趙好漢擺擺手道：「楚兄弟，你歇着吧，愚兄一個人去取水便成了。」說完，向土丘後面走去。

土丘後不遠處，有一條水溝。

趙好漢走後，只剩下楚英雄跟邵采眉相對坐着，不知怎的，兩人都感到有點難爲情的，顯得有點不自然——一個盡在拔草，另一個則微微垂下頭，誰也鼓不起勇氣說話。

難怪兩人都感到難爲情的，因爲兩人都從趙好漢的神態及說話中，察覺到他是故意走開，讓他倆有獨對的機會。換言之，是故意給他倆製造機會。

兩個人一時間都感到很尷尬，誰也鼓不起勇氣說話。片刻之後，還是楚英雄顯露出他的男子氣概，迅速地瞥了邵采眉一眼，囁嚅道：「邵姑娘……妳……我……妳……」下面的話就是想不出怎樣說，不但舌頭打結，腦筋也轉不過彎來。

邵采眉聽得忍俊不禁，噗嗤一聲笑出聲來。這一笑，令到楚英雄更加着慌，手足無措，一張臉像火燒般，又熱又紅。

邵采眉偷眼看到楚英雄那個發窘的樣子，心裏不忍，鼓起勇氣道：「楚兄……你想說什麼啊……這裏沒有別人……不怕……說出來啊。」說話時，一顆心噗噗直跳。

說眞的，她打從心裏喜歡楚英雄，只不過因爲女兒家的矜持，加上害羞，因此不敢主動表露，這時候却很希望聽到楚英雄對她說出心裏的話——我喜歡妳。

楚英雄幾經掙扎，終於說出話來。「邵姑娘，身上的傷痛嗎？」話出口，他在心裏狠狠地駡自己一句：「眞沒用！」原來，他是想說：「我很喜歡妳。」那知道話出口，却變了「身上的傷痛嗎」這句話。

邵采眉聽着，也是大失所望，她希望聽到的並不是這句話。不過，她心裏仍然感到甜絲絲的。畢竟，那表示楚英雄對她很關心。「不怎麼痛了，你呢？」偷眼看楚英雄一眼，看到他仍在沒意識地一個勁拔草，幾乎又忍不住失笑出聲。

楚英雄用力吸一口氣，努力令自己不要着慌。「妳那種傷藥眞……管用，敷上後，如今簡直不覺痛。」

「眞的？」邵采眉下意識地抬眼瞥向楚英雄。

楚英雄誤以爲邵采眉不相信他說的是實話，急忙道：「是眞的，沒有騙妳！」

邵采眉瞥到楚英雄那惶恐着急的樣子，禁不住失聲笑出來。

楚英雄聽到邵采眉笑出聲來，臉上更熱，更感無措，一時間尷尬得眞想一頭鑽到地下。

邵采眉看在眼內，心裏大是不忍，忙柔聲道：「楚兄，小妹……相信你說的是實話……你那個……樣子，就是趙大哥看到，也會忍不住笑的。」

聽她那麼說，楚英雄頓時釋然，整個人輕鬆起來。「妳說的是……眞……的？」

邵采眉眼見楚英雄如此老實，心裏更喜歡他，點頭柔聲道：「我……什麼時候騙過你？」

楚英雄慌忙道：「沒有，沒有，一次也沒有。」

看到楚英雄那緊張着慌的樣子，邵采眉幾乎又忍不住笑出聲來，忙極力忍着。「楚兄，你……怎麼哪？那樣緊張？」

楚英雄吸口氣，鼓起勇氣，抬起頭道：「因爲……因爲……我……喜歡……妳！」那個妳字出口，他緊張得一顆心幾乎自口腔中跳了出來，正想垂下眼光，怎料邵采眉就在那刹間倏地抬起頭，眸光現彩地瞧着他，一臉驚喜羞臊，口裏說一聲：「眞的？」兩下裏目光相接，立時如鐵遇磁般，緊緊地互相緊吸在一起。

「千眞萬確！」楚英雄脫口道。話出口，他暗自奇怪自己那來的勇氣，脫口便說出來。

邵采眉眸光閃動，嘴唇嚅動。「英雄。」

「采眉！」楚英雄欣喜若狂，跳起身來。

就在這時，傳來趙好漢的一聲咳嗽，嚇得楚英雄慌不迭跌坐回去。

邵采眉也急忙垂下頭。

兩人一顆心皆「噗噗」直跳，有如鹿撞般。

「楚兄弟，邵妹子，愚兄取了水回來了。」人隨聲現，趙好漢手上分別拿了兩個用葉子卷成的盛器，出現在兩人的身前，分別將那兩個盛了水的盛器遞給兩人。「喝點水解解渴吧。」眼中却隱含笑意。「咦，你兩個怎麼哪？羞人答答的。」

一句話，說得兩人面紅耳熱，頭垂得更低。

趙好漢哈哈笑起來。「看來，你兩個不用喝愚兄取來的水，心裏也像喝了甘露般，甜潤潤的了。」

楚、邵兩人被趙好漢笑得更加害羞得抬不起頭來。

趙好漢看到兩人那個樣子，樂得開懷大笑。「楚兄弟，有什麼好害臊的，男女相悅，乃是天經地義之事！邵妹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妳亦不需害羞。看到你兩個這個樣子，眞叫愚兄開心！」

楚，邵兩人不約而同互相抬眼一看，笑起來。

* * *

青風林。

一片山丘地上，滿是青青葱葱的松樹，連綿葱鬱。

那就是青風林。

青風林的左邊脚下，有一個很小的村子，數一下，不到百戶人家，就叫青風村。

趙好漢跟陳大人約定會合的地點是青風林，却不是在青風村內，而是距青風林不遠處的一座廢棄了的道觀——青風觀。

青風觀距青風村約里許遠，連在一片松樹掩映的山丘脚上，不知那年那月，因何緣故，被廢棄了，由於年久失修，本來建築偉宏的道觀現在頹敗不堪，野草叢生，蛇鼠游竄，狐兔當道，風吹松嘯草响，直如鬼哭神嚎，教人誤以爲置身鬼域。

趙好漢帶着楚英雄、邵采眉終於來到青風觀。

站在破敗的觀門前，趙好漢四下打量了一眼，才撮唇發出一聲短嘯。

觀內即時有回應——响起兩下短嘯聲。

趙好漢放心地對楚、邵兩人道：「陳大人他們在裏面。」

話聲未落，一人已自觀內掠出來。不是別人，正是于飛。「趙大俠，見到你們，眞叫人高興。」掠至趙好漢身前，伸手緊緊握住趙好漢的手。

趙好漢笑着道：「于大俠，陳大人他們都好？」

于飛道：「好。快請進去。」話落，轉身當先向裏面走去。

趙、楚、邵三人在後面跟着。

于飛帶着三人來到第二進的道堂上，那是整座道觀唯一較爲沒有那麼頹敗的地方，勉强可以讓人逗留。

趙好漢三人才走進去，陳大人已自左邊迎出來，向三人拱手道：「趙大俠、楚大俠、邵女俠，辛苦三位了，三位安然趕來會合，本官喜出望外。」

趙、楚、邵三人忙抱拳還禮。

「陳大人，咱們幸不辱命，幾經險厄，終於擺脫了三義莊及九里山那伙江湖敗類，相信他們不會再追上來。」說話的是趙好漢。

「太好了。」陳大人寬慰地道：「擺脫了那伙人，咱們便無後顧之憂，可跟接應的人會合。」

趙好漢道：「陳大人，接應咱們的是什麼人？在什麼地方會合？」

陳大人道：「代替你們接應本官，負責下一段路途的是擒龍手項虎城及其四名把兄弟，接應的地方是在青風林東南面的野猪崗下。」

「陳大人，野猪崗距這裏多遠？」楚英雄開口問。

「約[illegible]左右。」陳大人道：「咱們在[illegible]宿一晚，明早趕去野猪崗。」

邵采眉低聲問楚英雄：「英雄，到了野猪崗，那個叫擒龍手項虎城的接應了陳大人他們後，咱們是否便可抽身而退？」

楚英雄點點頭。「嗯，那時咱們責任已完，自然可以抽身離去。」

邵采眉滿心歡喜。「英雄，你會陪我將我爹的屍體運返鄉嗎？」

楚英雄又點點頭。「當然陪妳回去。」

趙好漢瞥到兩人在說悄悄話，打趣地道：「楚兄弟，邵妹子，這麼快便背着愚兄說悄悄話啊！看來我這個月老也該功成身退了。」

楚、邵兩人聽着，臉上一陣發熱，怪不好意思的。「趙大哥……笑人家，我不依。」邵采眉跺脚詐嗔，掩飾她的羞態。

楚英雄只是傻笑。

邵采眉不由又跺脚嗔道：「英雄，笑什麼？連你也笑人家啊！不理你！」別轉身，努力忍住笑。

楚英雄見邵采眉着惱，頓時着慌起來，急急道：「采眉……我……沒有啊……怎會……笑妳呢？相信我吧……我笑……是……」

看到楚英雄着慌得語無倫次的

樣子，她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來。

看到她展顏一笑，楚英雄一顆心才放下來，大大地鬆一口氣。

趙好漢咧嘴直笑。

* * *

爲防萬一起見，陳大人依照趙好漢的主意，將僅有的人手分成兩撥——趙好漢跟楚英雄一撥在前探路，他跟于飛，與及受了重傷的沈桐，還有邵采眉跟兩個親兵侍衛一撥，押着那個重犯相隨楚、趙兩人那一撥往野猪崗進發。

一路上，前後兩撥人皆不敢掉以輕心，免得在這一段路前功盡費。

走在前頭探路的趙、楚兩人更是小心翼翼，留意沿途的情形。幸好一路平安，到達了野猪崗。

野猪崗其實是一個雜樹崗，楚、趙兩人才來到崗下，便看到崗上有三騎馬奔馳下來，爲首一人紫紅臉膛，一貌堂堂，趙好漢一眼便認出那人就是外號擒龍手的項虎城。

楚英雄却是只聞其名，這還是第一遭見識到項虎城的樣貌。

趙好漢扭頭對楚英雄道：「楚兄弟，前頭紅臉膛那一個就是項虎城，跟隨在後面的兩騎，左面那一個是胡大海，另一個是石破天，三人是拜把兄弟。另有兩個還未露面的拜把兄弟一姓蔣，名安；一姓袁，名宗耀，五人皆是江湖上响噹噹的人物。」

楚英雄聽着，兩眼一直打量着馳下崗來的擒龍手項虎城三人，待到趙好漢說完話，擒龍手項虎城三人亦已馳下崗，直往兩人馳去。

「趙大俠，終於等到你們來了。」項虎城向趙好漢揮手招呼。

趙好漢亦擧手回應。「項大俠，咱們終於趕到來，跟你們會合！」拍馬迎上去。

楚英雄忙催馬跟上去。

兩下裏迎上，各自將坐騎勒停，項虎城着急道：「趙大俠，怎麼只有你兩個？陳大人他們呢？」

趙好漢道：「項大俠別擔心，陳大人他們押着重犯在後面跟着。」

項虎城鬆了口氣道：「陳大人他們沒事就好了，項某跟四個把兄弟一直擔心你們在路上發生事情，未能安然趕來。」

一頓，接問：「趙大俠，一路上可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你跟這位少俠身上皆掛了彩。」

趙好漢頷首道：「一路上，咱們遭受到三義莊孫廷嶽及九里山賊人洪放的連番截擊追殺，死傷了三十多人，幸好仍能夠脫險，並保住重犯，趕到來這裏跟你們會合，說出來，眞是慚愧。」

項虎城道：「趙大俠你雖然輕描淡寫，但從趙大俠兩位皆掛了彩，又死傷了三十多人，令項某足以猜到，其中之兇險情形，只怕不是輕易應付得了，尚幸趙大俠你們得以脫險，總算萬幸，項某也替你們感到欣幸。」

一頓，目光一轉，落在楚英雄的身上。「趙大俠，這位少俠是……」

趙好漢忙答道：「項大俠，這位是趙某的好弟兄——楚英雄。」

楚英雄立刻抱拳向項虎城道：「區區久聞項大俠威名，如雷貫耳，今日有幸得睹尊範，見面勝似聞名。」

項虎城抱拳還禮，謙虛兩句，跟着向趙、楚兩人引介蔣、袁兩個把弟。

趙、楚兩人與蔣、袁兩人見過後，趙好漢向項虎城問道：「項大俠，聽陳大人說，你們一共五人在此接應咱們，怎麼只有你們三人現身？還有兩位怎麼不見露面？」

項虎城道：「項某另外兩個把弟就在崗上瞭望，以防有意外的情形發生。」

跟着又道：「陳大人他們怎麼還不見到來？」

趙好漢扭頭回望，口裏說道：「來了。」

陳大人一行確是來了，走在前面的于飛正擧手向他們招呼。

項虎城高興地道：「果然來了，那不是于飛于大俠！」

說話間，陳大人一行人已催騎馳前，項虎城跟蔣、袁兩人上前見過陳大人，趙好漢替陳大人引介項虎城三人。

陳大人眼見項虎城在此等着，放下心來，對趙好漢道：「趙大俠，你們的責任已完，可以回去了。」

項虎城接道：「趙大俠，放心吧，有項某兄弟五人護送，拚了命，也會將陳大人及那重犯護送到下一站，決不會有失！」

趙好漢跟于飛、沈桐他們確實責任已完，五人當下先向陳大人抱拳說一聲：「陳大人，一路平安。」

陳大人還禮道：「這一路上，有勞五位捨生忘死護送，本官在此向五位衷心致謝。後會有期。」

趙好漢五人跟着向項虎城三人道：「項大俠，拜托了，告辭。」

五人齊齊向陳大人及項虎城三人抱拳一禮，便撥轉馬頭，往來路馳去。

陳大人他們看着趙好漢五騎馳出老遠，才催騎往前路馳去。

趙好漢五人馳出數里外，來到一條大路前，五人不自覺將坐騎勒停，于飛跟沈桐向趙好漢三人抱拳道：「趙大俠，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趙、楚、邵三人抱拳還禮。

「兩位往那裏去?」趙好漢詢問。

于飛道:「于某送沈兄返回華容鎮養傷。」

趙好漢道:「趙某三人到三義莊,找孫廷嶽算一筆賬,兩位請。」

雙方抱拳別過後,各自往不同的方向馳去。

楚英雄追上趙好漢,說道:「趙大哥,咱們眞的去三義莊?」

趙好漢點點頭。「嗯!韋高大爲了咱們而死,這個仇,一定要替他報!」

邵采眉自後趕上來,大聲道:「三義莊姓孫的那些人的所爲,實在該死,若不找他們算賬,不但對不起死去的韋大哥,也對不起那些捨身死去的軍兵!」

楚英雄握拳道:「對!這筆賬一定要算!」接着微微扯一下韁繩,稍後一些,與邵采眉併騎輕馳,低聲道:「采眉,找姓孫的算過那筆賬後,我陪妳將令尊的遺骸運返家鄉安葬。」

邵采眉瞟他一眼,點點頭。「趙大哥呢?」

楚英雄並沒有想到這一點,愕了愕,才道:「趙大哥……當然要邀他……一道……不過,他未必答應。」

前面的趙好漢突然扭頭朝兩人一笑。「楚兄弟,放心吧,愚兄可不是那種不知情識趣的人!」說完哈哈大笑,拍馬往前急馳,將楚、邵兩人抛下老遠。

楚、邵兩人相視甜甜一笑,催騎追上去。

* * *

陳大人與兩名親兵侍衛押着重犯,在項虎城跟四個把弟的護送下,離開野猪崗,大約走出五里左右,項虎城五人突然一齊動手,向陳大人及兩名親兵侍衛攻擊。

陳大人跟兩名侍衛作夢也料不到,項虎城五人會向他們下毒手,在全無防備之下,根本來不及應變,一下子便被斬翻擊倒,墮下馬,跌落地上。

姓何的重犯被綁在馬背上,看到驟變發生,不禁大驚失色,不知是福是禍。

被砍倒墮下馬的陳大人三人,除了陳大人傷重未死之外,兩個親兵侍衛當場喪生。

陳大人雖然未死,看來也活不下去了。

項虎城五人圍着陳大人四騎,發出一陣狂笑。

陳大人垂死掙扎,要問個明白。「項……爲什麼……下毒手?」

項虎城倏地止住笑聲,與奮地道:「爲什麼?一句話,爲了榮華富貴!」

袁宗耀接口道:「爲了王爺對咱兄弟的許諾——事成後,咱兄弟五人都會官拜將軍之職,從此榮華富貴享之不盡,這交易,不幹的是傻瓜!」

陳大人吐出一口血來,睜大雙眼,拚力道:「敗類……武林敗類!給武林俠義道……抹黑!」說着又咯出一口血。

蔣安大笑道:「榮華富貴,那個不夢寐以求?只要青雲直上,管他人笑駡!你,陳大人,你這麼拚命解姓何的重犯上京,還不是爲了升官發財!你我不過各事其主罷了,是不是?你說咱們,等於說你自己!」

陳大人聽着,氣得連吐幾口血。顫着手戟指項虎城五人道:「利慾薰心!狗矢……不如……怎對得起……天下百姓……信得過你們的……那位武林前輩……凡有良心的……武林人……都不會……放過你們!」

「老大,跟他胡扯什麼,殺了這狗官,咱們帶姓何的人頭去領功!」胡大海不耐煩地大叫。

胡大海在五個拜把兄弟中,排行第四。

話聲才落,另一人自馬上飛撲下去,一刀斬向陳大人。

陳大人只剩一口氣,不要說反抗,連動也動不了,眼睜睜看着那人一刀斬落他的頸項上。

他的屍首立時分了家。

斬殺陳大人的那個人是老五石破天。

項虎城五人看着地上三條死屍,又爆發出一陣大笑。

他們確是樂不可支,因爲,榮華富貴已然在望。

「項大俠,不要殺我!」被綁牢在馬背上的姓何的驀地嘶聲大叫。「我願意改變主意,投靠王爺他們,反咬李大人他們一口!」

「你這種反覆小人,王爺早已決定不要你這種人活在世上,免得有什麼反覆,爲你所害!」項虎城冷笑一聲,喝道:「三弟,殺了這反覆小人!」

老三蔣安答應一聲,撥馬上前,一棒向被綁在馬背上的姓何的當頭砸下去。

姓何的發出一聲慘叫。

可是,蔣安那一棒却沒有砸中姓何的腦袋!砸了個空。

原來,馱着姓何的那匹馬在那霎間驀地驚嘶一聲,驟然竄跳開去,令到蔣安那一棒砸個空。

更叫人驚奇的事情跟着發生——項虎城五人的坐騎突然間悲鳴一聲,跌倒下去。

項虎城四人於蔣安一棒砸空,馱着姓何的那匹馬驚竄開去的刹那,立時各自催騎阻截,冷不防胯下坐騎各自栽倒下去,令到五人幾乎

自馬鞍上翻跌下去。

五人不愧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猝然驟變之下,仍然能夠各自從馬鞍上躍掠起來,不至狼狽萬分。

可是,馱着姓何的那匹馬已發狂般飛馳出老遠。

項虎城五人來不及將弄出這個突變的親兵斬殺,各自吆喝一聲,飛身追掠下去。

弄出這個突變的,原來是沒有當場死去的親兵,他雖然胸前捱了一劍,仍然還有一口氣,他知道活不了,却不甘心那樣死去,便詐死找機會發難,就在蔣安揮棒砸落姓何的重犯腦袋上的刹那,他拚盡全身力氣,一手抓了一塊石子擲向馱着姓何的那匹馬腿上,另一手發出藏在袖中的一蓬暗器——棗粒釘——分別射向項虎城五騎,五騎被射中後,負痛倒下,他亦力盡喪生。

那親兵在未跟隨陳大人之前,原來亦是一個江湖人物,擅使暗器,感陳大人救命之恩,才跟隨了陳大人,這件事,只有陳大人才知道。

轉眼間,人馬已追逐得不見了踪影。

那裏,留下陳大人等三具屍體。

而三人的坐騎早已驚走四散得不見踪影。

* * *

趙好漢三人與于、沈兩人分手後,馳出不到十里,看到路旁有一家賣酒食的野店,三人便下馬在那家野店內歇息一會,吃點酒食。

無事一身輕,加上三人皆奔馳了一夜,期間只吃過一點東西,三人確實又疲又餓。

雖是路邊野店,賣的酒還不錯,弄出來的食物味道也不錯,三人吃喝得頗愜意。

趙好漢跟楚英雄的酒量都很大,喝了三壺酒後,兩人酒興正濃,又要了兩壺酒,繼續喝下去。

邵采眉早已喝夠吃飽了,看到兩人喝得興緻勃勃的,不想掃兩人的興,便起身走出外面,料理那三匹馬。

看着邵采眉走出店外,趙好漢喝了一大口酒,向楚英雄眨眨眼,咧嘴笑道:「楚兄弟,恭喜你啊!」

楚英雄正替趙好漢斟酒,聞言愕了一下,看到趙好漢那曖昧的樣子,頓時恍然明白他說的是什麼,臉上一熱,微窘道:「趙大哥,小弟……有什麼好恭喜的?」

趙好漢一口喝掉剛替他斟滿的那杯酒,大笑道:「楚兄弟,還裝『羊』啊!你跟邵妹子……只要不是瞎子,也看出來啊!」

楚英雄臉上更熱,幸好他已有了六七分酒意,臉上本發紅,所以,看不出來。「趙大哥,小弟跟……她的事,現在還言之過早啊……不過,小弟仍然要多謝趙大哥你的一力成全。」

趙好漢笑得好高興。「呵呵呵……這麼快便謝媒,看來,你倆那杯喜酒不會等多久的了。」

楚英雄往門外瞥一眼,看不到邵采眉走進來,才大着膽子道:「小弟若有那一日,說什麼也不會少了趙大哥你那頓喜酒。」

「好!不愧是好兄弟!」趙好漢舉杯。「來!愚兄在此先恭祝你倆有情人得成美眷!」

楚英雄開心地拿起酒杯,跟趙好漢碰一下,各自一飲而盡。

接下來,兩人對飲三杯。

仍未見邵采眉走回來,楚英雄禁不住有點掛心,往店外看一眼,忍不住道:「她……怎麼還未回來?」

趙好漢笑道:「何不到外面去看看她啊!」

楚英雄猶豫了一下,站起來,微笑着往外走去。

趙好漢樂得哈哈大笑。

驀地,店外响起一聲驚呼:「那不是陳大人押送的那個重犯!」

楚英雄立刻往店外標掠出去。

趙好漢亦霍地跳起身,往店外竄撲出去。

兩人聽出,那是邵采眉的驚呼聲。

楚英雄第一個竄出店外,一眼看到邵采眉站在屋後墻下,正自張口看着一匹往大路外頭疾馳而去的奔馬。

「采眉,什麼事?」楚英雄一陣風般撲到邵采眉的身前,神色緊張。

邵采眉伸手一指那匹奔出老遠的奔馬,急聲道:「英雄,那匹馬上綁着那個……姓何的重犯,不知怎的會在這裏出現……」

楚英雄正想說話,趙好漢已然疾聲道:「邵妹子,妳沒有看錯?」

邵采眉發急地道:「小妹看得清清楚楚,馬上綁着的那個人,確是姓何的重犯!」

「趙大哥,莫非陳大人他們出了事?」楚英雄大驚失色。

「追!」趙好漢話出口,人已搶撲向繫着馬匹的那棵樹。

楚英雄跟着撲過去。

兩人情急之下,也不去解下馬韁,各自以掌代刀,將韁繩斬斷,飛身上馬,一夾馬腹,向那匹馬奔去的方向疾追下去。

邵采眉站在樹下,焦急地翹首張望,只盼趙、楚兩人盡快追上馱着人的那匹奔馬,帶回來,好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趙、楚兩人沒有讓她失望,很快便轉回來,後面帶着那匹馱着人

的馬匹。

「趙大哥，英雄，馬上馱着的那個人眞是姓何的嗎？」邵采眉呼叫着迎上去。

楚英雄一馬當先，張口答應道：「采眉，馬上那人確是姓何的重犯，暈了過去。」

邵采眉迎上楚、趙兩人，楚英雄立刻從馬鞍上跳下來，對邵采眉道：「采眉，陳大人他們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極可能已遭……要不，陳大人他們斷不會任由那匹馬馱着姓何的到處亂竄狂奔。幸好妳看到那匹馬，要不，只怕前功盡費，天下百姓有難了。」

趙好漢在兩人說話時，已催馬來到樹下，跳下馬，立刻轉身走向馱着姓何的那匹馬。

看一眼被牢牢地綁在馬上的重犯——姓何的，吁口氣，自語道：「這傢伙眞命大，腰上中了一柄飛刀，仍然死不了。」邊說，邊解開綁着姓何的繩索。

姓何的腰上確實插了一把飛刀，入內四五分，傷口的血已凝結。

楚英雄跟邵采眉走到樹下，幫忙將姓何的抬下馬來，放在地上。

采眉，快替姓何的料理傷口，這傢伙死不得。要不，不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宰相李大人他們一干正直大臣因沒了姓何的這個活証，也扳不倒那個以王爺爲首的一幫佞臣！天下百姓就沒有好日子過了。」楚英雄着急地對邵采眉說。

邵采眉馬上蹲下來，在楚、趙兩人的協助下，先拔去插在姓何的腰上的飛刀，再用其父邵聖手研製的傷藥敷在其傷口上，然後用衣布包紮好。

「趙大哥，要不要馬上弄醒他，問個清楚？」楚英雄看着趙好漢。

趙好漢抬眼四下張望一遍，搖頭道：「先離開這裏，找個地方再弄醒他。他雖然走脫了，打他主意的人一定不會罷休，必定四出追尋他，這裏就在大路邊，很容易被找到。」

邵采眉連連點頭。「英雄，快跟趙大哥將姓何的抬上馬背，離開這裏，小妹進去付酒食錢。」說完，急急往店前走去。

楚英雄立刻跟趙好漢將姓何的抬上馬，待邵采眉走回來，馬上牽馬離去。

＊　＊　＊

在一處山脚下的破廟內，趙好漢將姓何的弄醒。

姓何的張開眼，看到出現在眼前的三個人，先是驚得一下子坐起身來，繼之看清楚眼前的是趙、楚、邵三人，並不是項虎城幾人，頓時放鬆下來，呻吟一聲，一下子躺回下去。

「姓何的，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趙好漢急急問。

邵采眉也着急地接的問：「陳大人他們呢？還有項大俠他們如何了？」

趙好漢沒有開口，只是定定地看着姓何的。

姓何的舔舔嘴唇，聲音瘖瘂道：「陳大人……跟僅剩的兩個親兵……侍衛都死了……」

「是誰殺死他們的？」楚英雄截問。

「項大俠他們呢？」邵采眉加問一句。

姓何的咬着牙道：「就是項虎城五人下手殺死陳大人他們的。」

楚、邵兩人驚得失聲叫起來：「是他們？怎麼會？」

趙好漢雖然已猜到有這個可能，聽聞之下，仍然吃驚得雙眼陡睜，差點叫出聲來。

「千眞萬確！」姓何的加重語氣道：「姓項的兄弟五人爲了功名利祿，被朝中那幫佞臣收買了，投靠了王爺那一邊。」

一頓，又道：「我曾求他們放過我，可是，他們要殺人滅口，幸好是一個親兵尚留着一口氣，在緊要關頭……當我被一棒擊殺的剎那，他拚盡那口氣，將我的坐騎擊得驚跳開去，撒蹄狂奔，同時將項虎城五人的坐騎以暗器擊倒，我才能逃過他們的毒手……他們棄騎窮追，結果，雖然沒有被他們追上，腰上却挨了袁宗躍一記飛刀！」

「武林敗類！」楚英雄握拳怒罵。「想不到以他們在江湖上的俠名，居然喪心病狂，爲了一己之利祿，幹出這種凡有良知的武林人所不恥的事情，實在可惡，該殺！」

趙好漢嘆道：「人心難測，貪慾令人喪志失格。項虎城五人拋却英名，就爲了榮華富貴，這種人不過是欺世盜名，如今露出眞面目，總比他們繼續披着俠名，同道爲其矇騙好得多，他們這一次可謂利祿薰心，這件事若傳開去，只怕武林同道皆爲之齒冷，不會放過他們。」

邵采眉憤憤道：「這種狠心狗肺的人，決不能放過他們。」

姓何的道：「眼前是他們不會放過我們。」

一言提醒了趙、楚兩人。「趙大哥，咱們要不要找個地方躲藏起來，才決定下一步該如何走？」楚英雄問。

趙好漢沉吟道：「眼下，就憑咱們三人之力，既要保護他（指姓何的），又要與項虎城他們硬碰，肯定拚不過他們，楚兄弟，你說得對，咱們還是先找個地方躲藏起來，再作打算。」

「到那裏去暫避？」邵采眉看着

趙好漢。

趙好漢一時之間也想不到往那裏躲避才好。

楚英雄忽然道：「趙大哥，三義莊如何？」

「三義莊？」邵采眉叫起來。「姓孫的肯讓咱們留在那裏？英雄，你不是腦袋出了毛病吧？咱們到三義莊，無異自投羅網。」

楚英雄忙道：「采眉，你聽我說，咱們到三義莊，當然不是大模斯樣進去，咱們來個偷襲，一舉將他們制服，然後，來個雀巢鳩佔。項虎城他們作夢也料不到，咱們會躲在三義莊內。」

趙好漢搖頭道：「楚兄弟，這個主意雖然不錯，但是，這裏離三義莊頗遠，只怕咱們未到三義莊，項虎城他們已找上咱們。還有，咱們合共只有三個人，三義莊少說也有二三十人吧，只要走漏了一個，咱們便白費一番功夫，不能在三義莊藏下去。」

楚英雄想想，覺得趙好漢所言甚是，聳聳肩道：「趙大哥，那該如何是好？」

趙好漢想了一下，說道：「既然想不出那裏可以躲藏，乾脆就在這破廟內躲着吧，一動不如一靜。這裏頗爲荒僻，項虎城他們怎也料不到，咱們會躲藏在這裏。在這裏躲避一兩日後，咱們才離開這裏，繞路往京城趕去。」

楚、邵兩人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因而不表反對。

趙好漢道：「楚兄弟，先將馬匹全牽入廟內，愚兄到外面去放哨。」說完，他馬上走出廟外，在附近看了一遍，選擇了一棵大樹，縱身掠上去，居高臨下，監視附近一帶的動靜。

楚英雄將四匹馬牽入廟內。

姓何的則已沉沉睡去。

＊　＊　＊

趙好漢他們在破廟內躲了兩日。

兩日來皆風平浪靜，附近一帶並沒有可疑的人出現。

期間，趙好漢他們除了必需之外，絕足廟外，不過，並沒有中斷在廟外放哨，以便發現敵踪時，能夠及時走避。

閒來無事，趙、楚、邵三人跟姓何的聊起來，才知道姓何的並不姓何，那不過是他的化名，眞正的姓名是阮遠山。

阮遠山，一個陌生的姓名。

不過，趙好漢却想起了一個人。「阮遠山，趙某想起一個人——阮重光，外號千面金剛，此人跟你可有關係？」

阮遠山頷首道：「那是先父。」

「這麼說來，你該學到令尊的眞傳了。」

阮遠山又頷首道：「十之七八。」

「可是眞面目？」楚英雄問。

阮遠山搖搖頭又點點頭。「五分易容，五分眞面目。」

「想來，你也是爲了功名利祿，投靠那個王爺的了。」趙好漢道。

阮遠山咬咬嘴唇，悔恨道：「唉，一念之差，幾乎送掉一命，如今想來，後悔莫及。」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邵采眉道：「你可是眞心悔過？」

阮遠山用力點一下頭。「眼下，我只有一條路可走——反戈一擊！要不，只有死路一條！他們三番四次都想殺我滅口，我要活下去，只有這一個選擇，其他的都是死路！」

「阮……兄，趙某相信你！」趙好漢握握阮遠山的手。

楚英雄也伸手握握阮遠山的手。

阮遠山顯得很激動。「難得你們……相信阮某……阮某爲自己以前之所爲，感到無地自容。」

「阮兄，如今咱們是同坐一條船，咱們需要齊心協力，才能夠闖過險阻。」趙好漢用力握握阮遠山的手。

阮遠山也用力握住趙好漢的手。「趙大俠，阮某很慚愧，阮某一定會盡力保住一條命，指証那幫佞臣的所爲，以作贖罪。」

「好！」趙好漢話出口，出指如風，飛快地解開阮遠山身上被點封了的穴道。

阮遠山呆了一呆，隨即激動得嘴唇抖顫，說不出話來，只是緊緊地分別握住趙、楚兩人的手。

＊　＊　＊

第三日了。

附近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趙好漢他們再也呆不下去了，決定離開破廟，冒險往下一站趕去。

在離開破廟之前，他們一致決定，不繞路走，直往前走！

他們之所以改變主意，是因爲趙好漢忽然想到，他們那樣想，項虎城他們一樣想到，只怕早已在繞路行經的地方設下陷阱，等着他們踩下去。因此，他們必須要來個出敵不意，冒險直趨下一站。

本來，他們也想過投奔官府，請官府派兵護送，但他們却沒有把握投奔那一處官府才最可靠，要是找上的官府是王爺那一幫的，那何異自投羅網？與其毫無把握，那何不靠自己——冒險往前闖。

決定之後，他們於天黑後，便離廟上馬，辨別了方向後，催馬奮夜往前路奔馳。

姓何的——阮遠山經過三日的

將息，加上邵采眉的悉心料理，腰上的傷口好了六七分，加上穴道已被解開，對於放馬奔馳，足以應付得了。

摸黑夜行，對於掩藏行踪，自是最佳的掩護。

四騎夤夜奔馳，天將亮的時候，來到一條大河前。

四人在附近找了一遍，既找不到渡船，亦找不到過河的木橋。四人一時間不知該怎樣才好，望着滔滔的河水發呆。

「趙大哥，咱們泅過去。」楚英雄提議。

邵采眉第一個有反應。「英雄，我不會泅水的啊！」

阮遠山也道：「阮某也不會泅水。」

趙好漢道：「咱們砍些樹木，造個木筏，那就可以渡過河去。」

邵采眉第一個拍掌叫好。

四人立刻下馬，由邵采眉照料着馬匹，趙好漢三人則去斬砍樹木，紮造木筏。

不到半個時辰，他們已造好一個木筏，放到河裏，乘筏渡河到對岸。

那時候，天已亮了。

由於木筏造得只夠兩人兩騎渡河，因此，四人只好分兩批渡河。

楚英雄與邵采眉跟兩匹坐騎先渡河，待楚英雄自對岸將木筏撐回來，趙好漢跟阮遠山才乘筏渡河到對岸。

登岸後，四人立刻棄筏登馬，往前奔馳。

本來，四人皆擔心項虎城他們可能會在對岸等着伏擊他們，因此，他們都很小心，出乎他們意料之外，對岸平安無事，他們自然鬆一口氣，立刻策騎飛奔。

往前馳出二十多里外，遙見前路有一家野店酒旗招展，四人不由互相看一眼，趙好漢開口道：「趕了一晚路，也該歇歇了，就到前面那家酒寮去吃點東西。」

楚英雄三人頓時精神一振，咽口口水，催馬往前急馳。

原來，他們躲在破廟內的那三日，都是吃乾糧或是獵物充飢，都渴望能夠吃到一頓又熱又香的食物，前面那家野店，正好讓他們大快朵頤。

四人馳到野店前，勒騎下馬，並沒有立刻走進去，先往店內瞧瞧，看看裏面有些什麼人。

店內只有兩個客人，看樣子是附近的鄉人。除此之外，只有一個伙計跟一個坐櫃的老頭。

兩個人皆沒有可疑之處，那個年約四十許的伙計已滿臉堆笑迎出來，朝四人殷勤招呼：「四位客官請進，小店有自釀的好酒及各種下酒物，包保四位客官吃得愜意。」

四人互看了一眼，趙好漢點點頭，將馬韁繩交給那個伙計，走入店內，在當中一副客座頭上坐下來。

那個伙計將四人的馬匹牽到店左邊空地上的一棵樹下拴好，然後才返回店內，招呼四人。

四人要了酒食，吃喝起來。

在吃喝的時候，四人都很小心，以防酒食內下了毒，並注意店外經過的路人。

他們都不敢盡情喝酒，三個人只喝了兩壺酒(邵采眉沒有喝)，猛吃食物。

吃飽後，四人立刻結賬離去。

可是，當他們走出店去取馬匹，走到拴馬的樹下時，一陣弓弦聲驟然間響起，四人大驚失色，急不迭撲倒下去。

四人避過那一陣箭雨。

可是，那四匹馬却被亂箭射中，悲鳴慘嘶跌倒下去，在地上痛苦掙扎。

四人於箭矢掠空聲稍歇的刹那，立刻標掠向野店側那個開着的窗口。

在隨即響起的第二陣弓弦聲中，趙好漢四人險險自窗外穿掠入店內，堪堪避過那陣箭雨。

四人掠入店內，馬上發覺店內已空無一人。

祇聽一陣一陣篤篤聲急響，四人還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只聽店外響起「喀勒勒」一陣暴響聲，隨即是呼啦啦的倒塌聲。「轟」一聲，野店被壓塌了大半。四人若不是躲避得快，準會被坍塌的泥墻及樑柱瓦砸中。

看清楚，原來是那棵拴馬的樹被十多支繫繩索的飛叉射入樹內，樹硬生生被扯倒，整棵樹自齊腰處斷折倒砸下去。

四人閃避到野店的一角——沒有被壓塌的地方，還未回過神來，又聽到一陣嗤嗤的掠空急響聲，跟着是一陣射擊在泥墻上的「卜卜」聲，隨着一陣吆喝，沒有倒塌的地方也四分五裂，坍塌下來。

趙好漢疾喝一聲：「往上掠！」舞動手上的鋼刀，刀先人後，往上衝騰。

楚、邵、阮三人亦跟着騰身往上衝。

在塵飛土揚中，趙好漢四人自塌下的屋頂中衝騰起來，往空中騰射。

那知道頭上一陣嗤嗤激響，一張大網凌空展現開來，呼的一聲，往下罩落去。

趙好漢四人就在繩網的籠罩當中。

那刹那，一陣掠空急激響起。這一次射向四人的並不是箭矢，而是只有三尺長短的標槍。

網罩槍射之下，趙好漢四人只怕躲避不了。

伏擊他們的人可說佈置週密，手段層出不窮。

所有的手段都只有一個的——置趙好漢他們於死地。

趙好漢四人大驚失色。「往下墮！」趙好漢目眥欲裂，大吼一聲。

四人下墮之勢比上衝之勢更快。

標槍射空，繩網刷一聲疾罩落去，只是罩在塌下去的屋面，却罩不住趙好漢四人。

原來，趙好漢四人已墮跌回塌下的茅草屋下面。

可是，他們仍然陷於險境中。因爲，一陣火箭疾射向坍塌的野店。

茅草搭蓋的屋面頓時着火燃燒。

在屋面下的趙好漢四人拚死往外衝。

趙、楚、邵三人護着阮遠山。

「衝呀！」一聲暴喝陡然響起，跟着是十多頭尾巴着火的狂牛自三面暴衝向趙好漢四人，而不是人！對方眞是花樣百出，連火牛陣也用上。

那些狂牛因爲尾巴着火燃燒的關係，負痛之下，狂衝疾奔，聲勢嚇人，趙好漢四人眼見來勢洶洶，不禁魄動心驚，又不能後退，只好硬着頭皮衝前去，在快要迎上的刹那，趙好漢疾喝一聲：「往上縱！」

四人一下子往上縱掠起來。

十多頭狂牛在他們身下衝穿過去。

四人捏一把汗。

可是，驚魂未定，另一陣激矢又向縱掠起來的四人攢射過去，聽那急激綿重的掠空聲，發射的應該是連弩。

果然是一發二十支的連弩箭！

弩箭比驟雨還要急密，趙好漢四人根本躲避不了，只好揮動兵器封擋。

四人總算應付了那一陣密集的弩箭激射，可是，四人皆不能倖免，身上皆中了箭。

幸好，中箭的地方並不是要害，雖然痛，仍然支持得住。

只不過，襲擊他們的人簡直是連珠炮發，一擊連着一擊，四人落回地上，還未來得及透過一口氣瞧一下中箭的地方，五條人影已掠撲向他們，出手攻擊。

趙好漢四人只好咬緊牙根，應付那五個人的撲擊。

「項虎城！是你們！」趙好漢一刀擋開撲擊向他的那個人的一戟，一眼看清楚那人的面目，不禁眥目怒喝。

那人確是項虎城，哈哈一笑，手上的短戟却沒有稍停，呼一聲，又斜掃向趙好漢。「趙好漢，你們今日一個也休想生離此地！」

趙好漢鋼刀翻飛，神妙地擋住項虎城的短戟，「呸！」一聲，厲聲道：「姓項的，爾等所爲，狗矢不如！」

項虎城獰笑一聲：「只要榮華富貴到手，管他狗矢牛矢，識時務者爲俊傑麼！」

「無耻！」趙好漢舞刀如風，恨不得一下子將項虎城斬成十七八塊。「趙某只要有一口氣在，也教你不能如願！」

就這瞬間，兩人已交手近十招，趙好漢亦乘隙看清楚眼前的形勢。

眼前，除了項虎城五人跟他們拚殺外，附近三四十個穿一色灰衣的漢子，瞧他們的架勢，不大像武林人，倒像是軍兵多一點。

驀地，邵采眉跟阮遠山先後發出一聲痛叫。

趙好漢與楚英雄聞聲暗吃一驚，各自奮起神威，叱喝一聲，將捉着他倆拚殺的項虎城跟蔣安逼得跳開去。趙、楚兩人立刻抽身撲向跟邵、阮兩人厮殺的袁宗羅三人。

楚英雄瞥到邵采眉左腰側衣破血流，不由怒火衝天，閃身撲前去，一連四五劍，逼得跟邵采眉厮殺的胡大海陣脚驟亂，狼狽招架。

楚英雄恨死了胡大海傷了邵采眉，劍光一波緊過一波，陡地奇招突出，一劍將胡大海的大刀逼在外門，左掌疾出，一記穿心掌，擊在胡大海的胸口上。

胡大海慘吼一聲，身子向後飛跌出去，吐噴鮮血，摔落丈外的地上。

楚英雄立刻扶住邵采眉。「采眉，傷得重嗎？」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邵采眉搖搖頭。「英雄，快去幫忙趙大哥！我的傷還挺得住。」

楚英雄忙往趙好漢那邊瞧去，只見項虎城跟蔣安已跟袁宗羅、石破天聯手圍攻趙好漢跟受傷不輕的阮遠山，由於要護着阮遠山，趙好漢幾乎是以一敵四，在這情形下縱使武功再高强，也不易應付，因而落於下風，險象頻生。

大吼一聲，楚英雄仗劍衝撲上去。

邵采眉亦跟着衝撲過去。

楚、邵兩人加入之後，形勢頓改，趙好漢於壓力大減之下，殺着連施，突然間一招風雨八方，接施一招劍指東南，一劍刺在蔣安的右股上，痛得蔣安大叫一聲，躍退開去，痛得他幾乎站不住。

趙好漢四人精神一振，出招更見凌厲，楚英雄覷個破綻，又傷了袁宗耀。

項虎城眼見形勢不妙，急忙呼叫一聲：「退！」虛晃一招，躍退開去。

石破天跟袁宗耀急忙抽身暴退。

趙好漢四人乘機喘一口氣。

可是，一口氣還未喘過，只聽項虎城暴喝一聲：「殺！」

一呼百應，圍站在四面的那些漢子立刻發出一陣驚天動地的呼喊，揮動兵器，自四面八方向趙好漢四人衝殺過去。

四人之中，以阮遠山傷得最重，不但舊傷未愈，身上還中了兩支箭，再加上左腿上挨了石破天一刀，腿骨碎裂，幾乎站不住。

楚英雄一手扶住阮遠山，聽聞趙好漢疾呼一聲：「衝！往西面衝殺出去！」立刻呼應一聲，跟着趙好漢往西面衝殺。

西面不遠處的幾棵樹下，拴着十多匹馬，趙好漢往那面衝，是想奪取馬匹突圍。

那些灰衣漢子顯然訓練有素，西面那些灰衣漢子立刻停下來，擺出一個「拒馬陣」式，阻擋趙好漢四人的衝突。

趙好漢四人已別無選擇，硬衝上去，但却遇到那十多個灰衣漢子頑强的抵抗。

趙好漢奮起神威，鋼刀縱橫揮斬，與楚英雄聯手猛攻，終於突破對方的「拒馬陣」。

可是，他們又陷入自另外幾面衝殺到來的那些灰衣漢子的撲擊巨浪中。

四人一下子被那些灰衣漢子的衝殺所掩沒。

趙好漢四人喊殺連聲，浴血苦戰，終於給他們殺出一條血路。

四人皆感到筋疲力竭。

可是，他們萬萬不能倒下。若倒下，不但是他們，就是之前死去的陳大人等數十人，全都空拋一腔熱血了！無論如何，他們一定要堅持下去，務必要突圍走脫。

不爲自己，只爲天下百姓！

他們身上滴着血，拚命衝向拴着馬的那幾棵樹。

還未衝到樹下，那十幾匹馬經已驚嘶四散奔跑一空，代之的是四個人。

項虎城、蔣安、袁宗耀、石破天！

四人將趙好漢、楚英雄、邵采眉、阮遠山阻截住。

「趙好漢，別作夢了！你等插翅也飛不了，此地就是爾等埋屍之處。」項虎城獰視着趙好漢四人。

楚英雄眥目道：「姓項的，咱們縱使不能生離此地，也要教爾等狗賊血濺楚某脚下。」

邵采眉接口嬌叱：「狗賊！你們才作夢，咱們有一口氣在，也要護送阮兄上京，揭發朝中奸臣的陰謀，向武林公告爾等狗賊之惡行！」

趙好漢喝一聲：「衝！」當先仗刀衝殺上去。

楚英雄跟着衝上去，邵采眉則護住阮遠山，一起往前衝去。

四個人刹時間跟項虎城四人廝殺起來。

不過，這一次趙好漢四人於拚命了四五招後，便遭受到那些自後追撲上來的灰衣漢子的兇猛撲擊，幾乎被項虎城四人及那些灰衣人吞沒。

趙好漢四人雖然處於劣勢之中，却拚盡全力反擊，毫不氣餒，冒死衝殺。

邵采眉跟阮遠山先後倒下。

趙好漢跟楚英雄慌忙各自扶起一人，繼續浴血衝殺，結果，被他們衝殺出重圍。

可是，他們很快又被項虎城那幫人追上，截住。

只不過，項虎城把兄弟五人已倒下三個——袁宗耀、胡大海跟石破天。項虎城跟蔣安亦身上掛了幾處彩，那些灰衣人亦死傷過半。

雖然將趙好漢四人追截上，項虎城跟蔣安皆被趙好漢四人的拚命狠勁弄得心驚膽破，不敢再輕舉妄動。

雙方對峙着。

乘這機會，邵采眉從身上取出內服之療傷養氣藥丸，給阮遠山及趙好漢、楚英雄服下，她自己也服了三顆。

項虎城跟蔣安看着，眼珠亂轉，猶豫不決，不知該不該再跟趙好漢他們拚命。

趙好漢已開腔道：「項虎城，怎麼不動手呀！」冷笑幾聲，跟着又道：「眼下的情形你已看到。你們兄弟五人，經已倒下三個，剩下你兩個，哼哼，估量殺得了咱們嗎？只怕你殺得了咱們，你兩個也活不了，哈哈，什麼功名富貴，還不是一場夢！若不想跟你那三個兄弟一起到地府去當官發財，還是放咱們走，保住你倆的狗命吧！」

項虎城臉色變幻不定，片晌，才說道：「趙好漢，只要留下姓何的(他還不知道阮遠山才是眞正的姓名)，你跟姓楚的，還有姓邵的女娃可以走！」

趙好漢斷然拒絕：「項虎城，你還在作夢？咱們要是背信棄義，何需等到現在？要走，咱們四個一起走，要不，咱們寧願跟你拚個你死我活。」

項虎城眼中兇光亂轉，雖然恨不得一劍殺光趙好漢四人，但自忖力有不逮，因此，他拿不定主意，不敢妄動。

趙好漢闖蕩江湖這些年，憑他

的經驗及銳利的目光，焉會看不出來，立時向楚英雄喝一聲：「楚兄弟，咱們走！」扶着阮遠山往斜刺裏走去。

楚英雄朗應一聲，抖擻精神，扶着邵采眉跟在後面。

項虎城跟蔣安看着，幾次欲動又止，看着趙好漢四人繞過他們，一直往前走。

那些灰衣漢子見項虎城跟蔣安不動，只好眼睜睜看着，沒有一個人敢動。

趙好漢四人已走出十多丈遠。

項虎城依舊只看不動。

蔣安按捺不住，着急道：「老大，這樣放他們走，小弟不甘心！」

項虎城目光閃動，沉聲道：「不甘心又怎樣？難道眞的要拚個你死我活，跟二弟、四弟、五弟他們一起到地府去報到不成？」

蔣安頓時閉上嘴巴。

項虎城說的是實情。一個人若是死了，什麼榮華富貴功名利祿，還不是一場空。

不甘心歸不甘心，活着才是最重要！

趙好漢四人已走出二十多丈，四人都沒有回望，一直往前走。

這時候若是有馬匹可乘，那就太好了。

驀地，一陣奔雷般的馬蹄聲驟然自遠處迅速傳來——在趙好漢四人的背後。

也是在項虎城等人的身後。

所有的人(包括趙好漢四人及項虎城那些人)都禁不住扭頭回望。

灰衣人首先發出歡呼聲。

因爲，他們已望到，那隊馳來的奔馬，馬上的騎士跟他們一樣，亦是穿清一色的灰衣。

他們的援兵趕到了。

項虎城立時大喝一聲：「姓趙的，你們跑不了！」當先縱撲追前去。

蔣安緊隨在後。

那些灰衣人亦吶喊一聲，追撲前去。

趙好漢四人一眼望到那隊風馳電掣般馳來的人馬清一色灰衣勁裝，便知不妙，耳聽那些灰衣人發出歡呼聲，吃驚不已，猜測馳來的人馬必是項虎城等人的援兵，趙好漢立刻當機立斷，向楚英雄大聲道：「楚兄弟，快帶邵妹子跟阮兄跑，愚兄留下阻攔項虎城他們！」

楚英雄急叫道：「不！楚大哥你跟采眉、阮兄快跑，小弟留下阻擋他們。」

趙好漢眥目喝道：「楚兄弟，這個時候還爭什麼？快跑！他們快追上來了，不是想咱們一個也跑不掉吧！」

楚英雄還想說話，趙好漢怒道：「若不聽愚兄的話，不是趙某的好兄弟。」

楚英雄看出趙好漢是認眞的，心頭一熱，含淚道：「趙大哥，你一定要活着啊！」

趙好漢連連揮手：「快跑，跑啊！」

楚英雄不敢再猶豫，馬上護着邵、阮兩人，拚命往前奔跑。

趙好漢橫刀挺立，怒目圓睜，有如一尊金剛般，氣勢懾人。

項虎城跟蔣安追撲到趙好漢跟前，一眼看到趙好漢那威凜懾人的架勢，不由刹住身形，遲疑着不敢向趙好漢撲擊。

趙好漢暴喝一聲：「不要命的只管衝上來，來十個殺五雙。」

緊接着追撲前去的那些灰衣人也被趙好漢的氣勢所懾！

項虎城耳聽蹄聲迅速移來，在援兵之前，他可丟不起那個臉，硬着頭皮厲喝一聲：「殺……」揮劍撲向趙好漢。

蔣安跟那些灰衣人呼喊一聲，衝撲向趙好漢。

趙好漢目眥欲裂，奮起神威，吼喝一聲，有如一頭雄獅怒虎般，揮刀殺去！

刹那間，刀光劍影，血濺慘嚎，項虎城等人雖然人多，但在趙好漢的捨命阻截衝殺之下，項虎城他們根本不能越雷池一步。

蔣安終不能免，跟四個灰衣人死在趙好漢的刀下。

項虎城膽落魂飛，若不是那隊援兵剛好飛馳到來，他眞會脚底抹油——溜之乎也。

那隊人馬約二十騎，一式大刀長槍，强弓硬箭，飛馳而來後，立刻分成兩撥，一撥團團將趙好漢圍困起來，以長槍大刀縱騎向趙好漢來回衝殺，另一撥飛騎向楚英雄三人追下去。

趙好漢雖然神勇，畢竟勢孤力弱，加上遍身是傷，連番拚殺之下，已經筋疲力竭，那裏還能夠應付得了那撥馬隊訓練有素的連番衝殺，於斬倒三騎後，終於被一支長槍刺中背側，接着身上連挨數刀，却仍然沒有倒下，猛地發出一聲嘶吼，手中刀脫手飛出，斬殺一騎漢子，才栽倒下去！

他終於拚掉一條命。

剩下的六騎於驚心動魄下，兇殘地刀槍齊施，斬刺落經已拚掉一條命的趙好漢身上。

項虎城看着，整個人呆住。

六騎爆發出一陣野獸般的呼喊聲縱馬疾追前去。

* * *

楚英雄跟邵采眉、阮遠山終於被追下去的那撥馬隊追上，將他們圍截起來。

楚英雄仗劍護住邵、阮兩人，

一副拚命的樣子。

一匹馬上的騎者兇暴地喝道：「死到臨頭，還負隅頑抗！」

其他的騎者應聲吆喝，一聲，聲勢嚇人。

楚英雄跟邵、阮兩人却不爲所動。「想殺咱們，沒那麼容易！」楚英雄沉聲喝叫。「不要命的，只管衝着楚某來！」

邵采眉撐着嬌叱道：「就算死，也要你們這些惡賊墊屍！」

阮遠山怒罵道：「走狗！阮某今日不宰殺你們，誓不甘休！」

發話的那個騎者顯是那撥馬隊的領頭人，雙眼一翻，兇光暴射，暴喝一聲：「殺！」縱騎向楚、邵、阮三人衝殺過去。

其餘九騎吶喊一聲，亦拍馬衝殺過去。

楚英雄三人只怕亦會像趙好漢那樣，終於拚掉一命。

楚英雄於十騎自四面衝殺過來的刹那，陡地騰拔起來，手中劍洒出一圈晶光，閃擊向那十騎人馬的頭臉。

那十騎人馬騎術了得，立時各自一撥馬頭，交互閃錯開去，避過楚英雄那一招旭光普照。

楚英雄一擊不中，力盡墜下。

剛才那一擊，他是拚盡全力，那一擊之後，他已無力再發出第二擊。

十騎閃錯開去後，立時撥轉，向楚英雄三人作第二輪衝殺。

楚英雄三人一副視死如歸之態，昂首挺胸屹立着。

看來，三人已是有心無力。

十騎已縱馬向楚英雄三人衝殺過去。

邵采眉忍不住緊緊握住楚英雄一隻手。

驀地，自北面傳來迅雷般的蹄聲，雷動的蹄聲中，是一陣激矢掠空聲，自北面向楚英雄三人衝殺的三騎首當其衝，刹時中箭，人翻馬倒，其他三面的騎者大驚失色，慌忙撥馬躲避。

楚英雄那肯放過這個殺敵的機會，身形往前疾縱，手中劍一招秋風掃落葉，掃斬斷兩匹健馬的馬腿，馬上的騎者立時翻跌下馬，楚英雄一劍一個，將那兩個傢伙刺殺。

其他五騎爭相奔逃。

一隊軍馬有如龍捲風般迅疾馳至，喊殺連聲中，向那些奔逃的「灰騎」追殺！

自後追殺前來的項虎城跟數騎及那些灰衣漢子眼見大隊軍兵殺到，大驚失色，馬上掉頭返身竄逃。

那隊軍馬少說也有上百騎，軍旗招展中，斗大一個張字，領軍的將軍不用說是姓張的了。

那隊軍馬大半追殺項虎城跟那十數騎及那些灰衣漢子，剩下二十多騎簇擁着一個將軍來到楚英雄三人跟前，下馬向三人道：「三位怎樣稱呼？本將軍來遲，未知重犯安在？」

楚英雄三人忙報上姓名，阮遠山更自認就是重犯，並表示甘願上京，指証以王爺爲首的那幫佞臣的陰謀。

那位張將軍亦說出就是駐守在關中的鎮威大將軍張威揚！丞相李大人是其恩師，日前接到李大人快馬送去的密函，信函中着他親帶軍馬，於途中接應陳大人一行，押解重犯阮遠山上京，並要他留意王爺一隊近衛的行踪動靜。他們就是在途中發現了那隊近衛的行踪，一路追下來的，想不到來遲一步，趙好漢拚掉了一命。

而那隊灰衣馬隊，原來就是王爺秘密派出的那隊近衛。

至於那些灰衣漢子，原來亦是那幫佞臣其中一個黨羽——當地一個姓毛的守備派出的軍兵喬裝改扮成那個樣子的！

大隊軍馬追殺的結果，那些灰衣漢子擒的擒，殺的殺，那隊王爺派出的近衛走脫了十一騎，其餘的不是死傷，便是落在張將軍麾下軍馬的手上，項虎城却走脫了。

楚英雄跟邵采眉終於可以卸下那個重擔了——將阮遠山交給張將軍押解上京。

兩人尋到趙好漢的屍體，哀傷不已，辭別了張將軍，騎着張將軍送給他倆的馬匹，帶着趙好漢的屍體，往回走。

他倆要將趙好漢的屍體跟邵聖手的遺骸運返邵采眉的家鄉一併安葬。

他倆的心情都很難過、沉重。

他倆失去了一個好朋友，好大哥！

悲喜，得失……這就是人生。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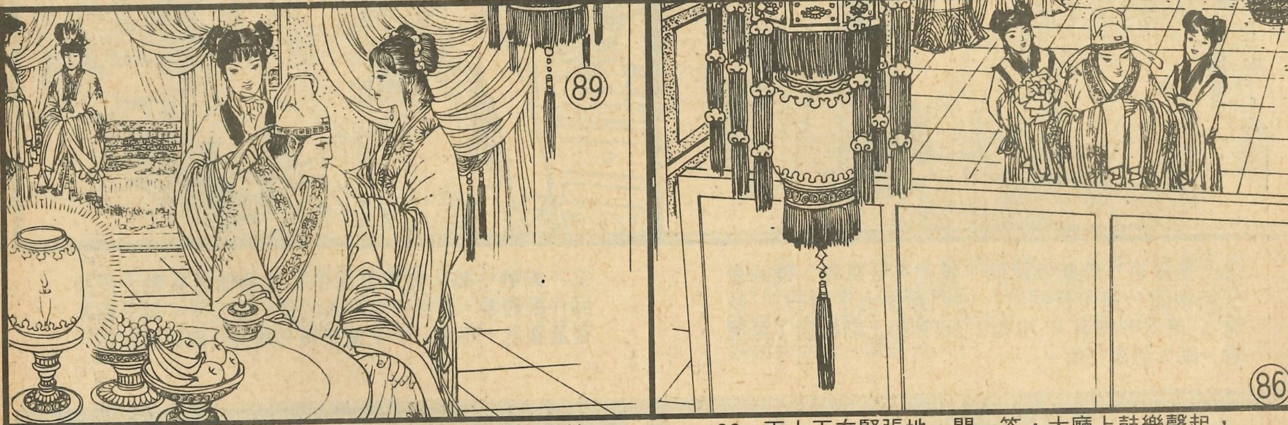
再生緣之三

麗君入贅（下）

任明・編繪

85　交談之中，孟士元發現酈明堂的口音並不像他自己說的是河南人，愈發生疑，說：「賢侄即是河南人，怎麼說話是雲南腔？」孟麗君暗暗吃驚，忙搪塞道：「侄兒自幼生長在雲南，九歲隨父遷往河南，故還帶着雲南口音。」

88　一對新人，紅毡並立，參天拜地。孟麗君表面上興高采烈，心裡却翻騰得厲害：孟麗君啊，孟麗君！如今，你要害了這相國千金的終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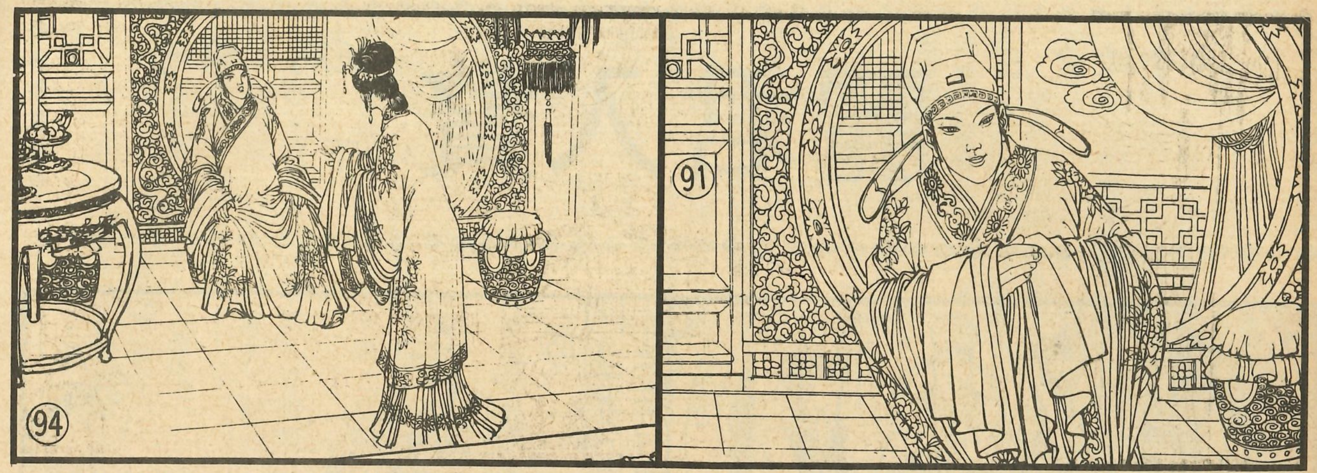
86　兩人正在緊張地一問一答，大廳上鼓樂聲起，吉時已到，喜僮來請新姑爺拜堂。孟麗君暫時鬆了一口氣，便故作得意洋洋的樣子說：「失陪了，大人！」孟士元見他動作瀟洒，又恐是自己多疑，只得作罷。

89　進入洞房後，孟麗君在喜娘的催促下挑下新娘頭巾，却不看她一眼就回身在一旁坐下。衆丫環忙說：「新姑爺快看看新娘吧！」孟麗君却陷入了愁煩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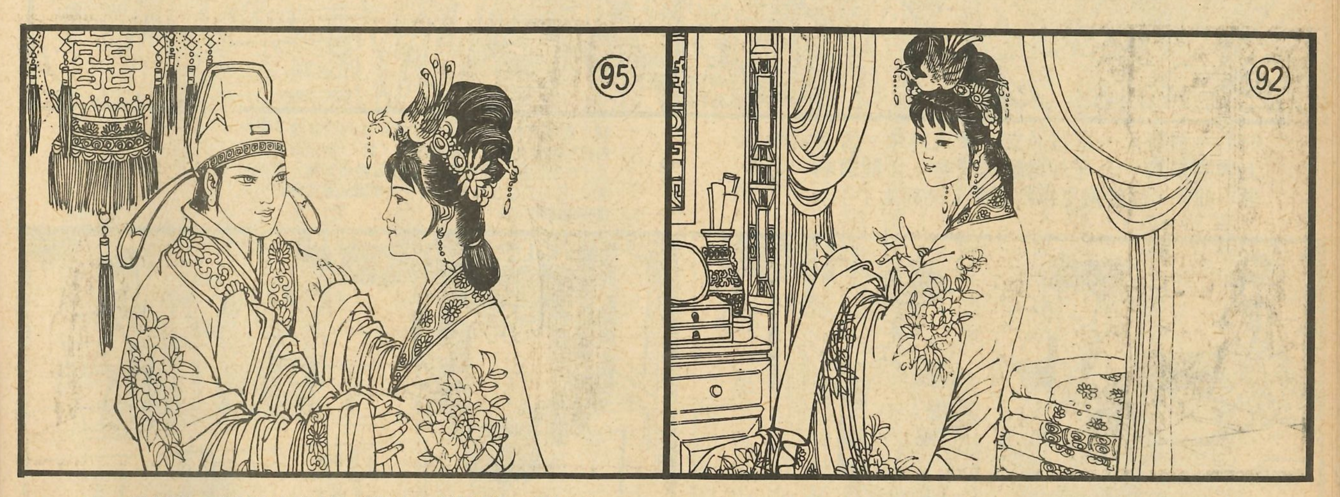
87　孟麗君來到大廳，衆賓客不絕連連讚嘆新姑爺長得標緻；此刻，新娘已由喜娘攙扶出來，聽見一片讚美聲，不覺暗自歡喜。

90　新娘直羞得抬不起頭來，新郎却獨自想着心事。直到二更天，吃過團圓飯，衆人散去，孟麗君才仔細觀看新娘，越看越覺得面熟。



91　孟麗君一時想不起新娘究竟是誰，便說：「時光不早了，請先安睡吧。」

94　映雪一聽新郎口音，更加肯定新郎就是小姐孟麗君。爲了再探虛實，她突然發問：「我且問你，究屬那裡人？姓甚名誰？從實招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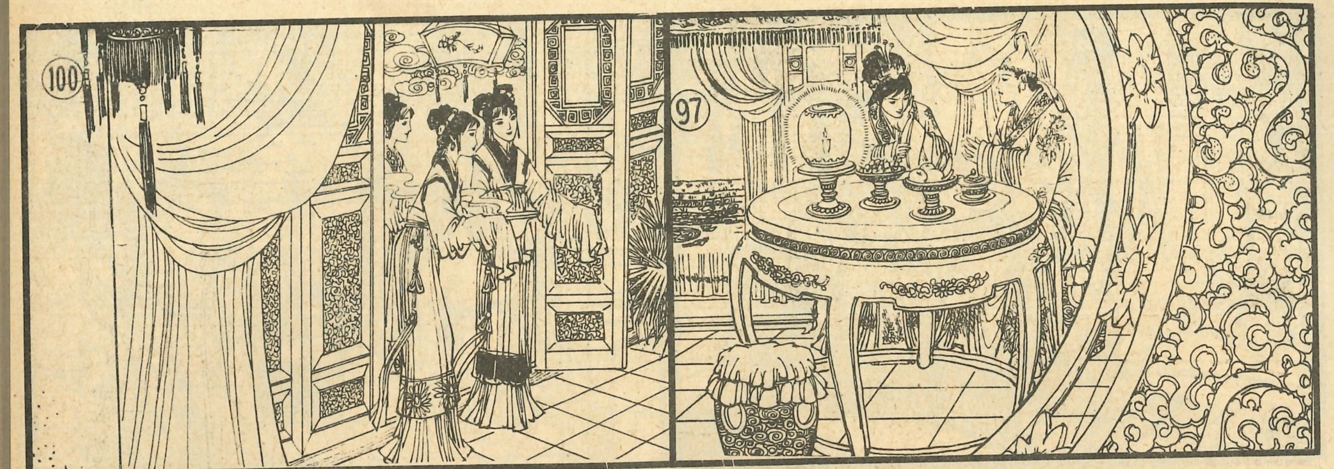
92　新娘一聽，覺得新郎的口音極像孟麗君，便抬頭仔細觀看，雖然眼前站着的是一個公子，却分明就是孟麗君！映雪心中又驚又喜，却又不敢貿然相認。

95　孟麗君一聽新娘說話，覺得十分耳熟，便回身仔細觀望，幾乎是同時，她們都認出了對方。「映雪！」麗君呼喚道。「小姐！」映雪也上前拉住了孟麗君，兩人悲喜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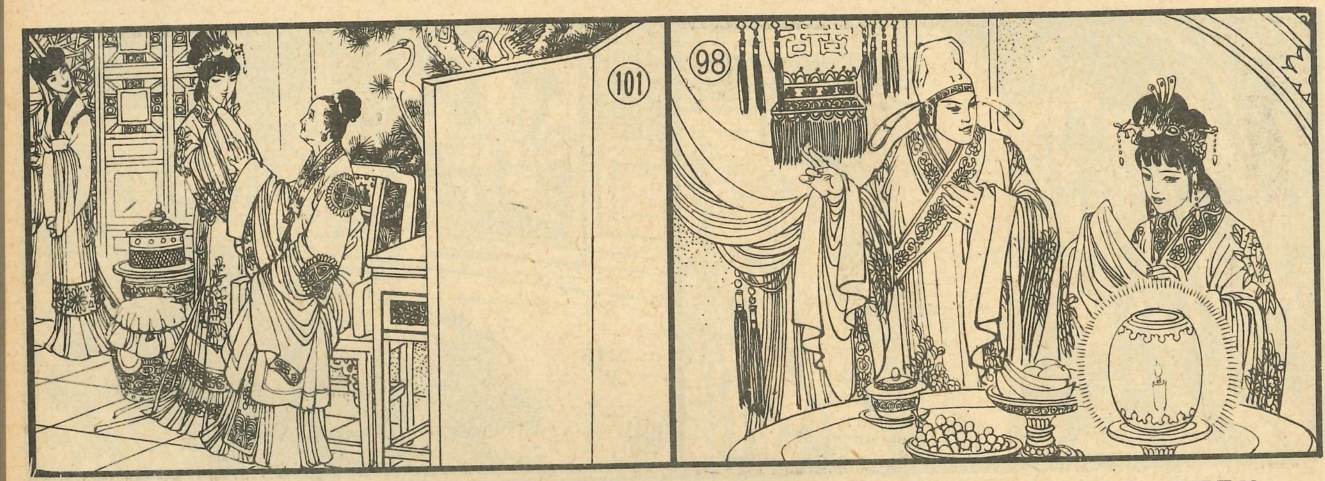
93　新郎見新娘不語，只得再次解釋，說：「有一事與娘子相商，爲圖金榜題名，我要讀書到三更，不能與娘子共枕了。」

96　主僕兩人竟在洞房相見，眞是感慨萬分。映雪含着淚把如何代小姐出嫁，怎樣殺劉奎壁；到投湖遇救，又作了梁夫人義女的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說得孟麗君熱淚直流，敬佩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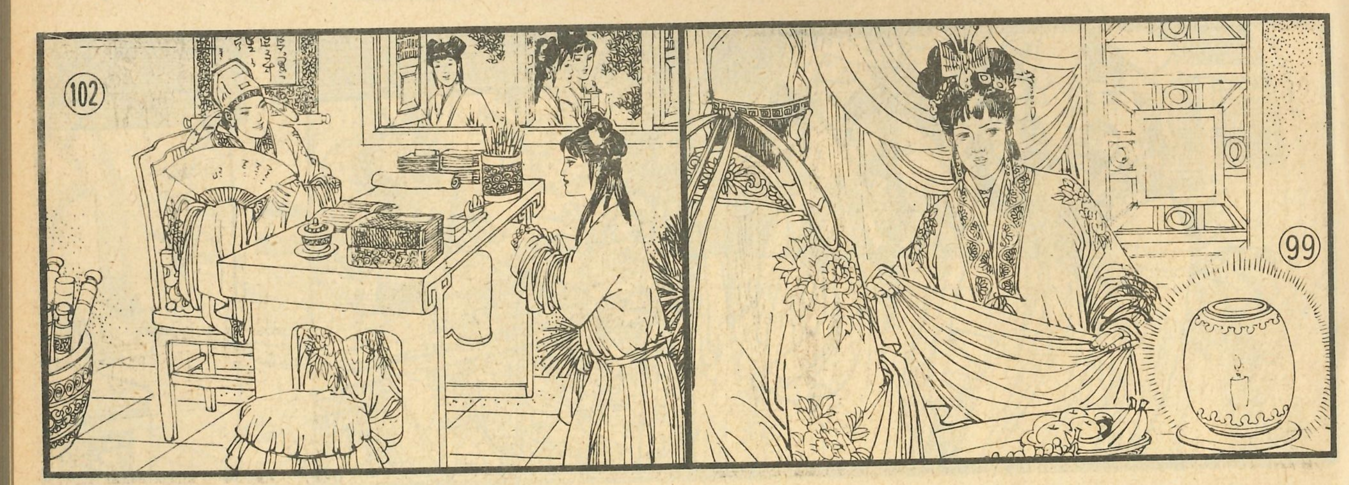
97　孟麗君也將自己怎樣遇見酈家老人，又拜老人爲義父，還治愈了義哥的癆病；以及如何假冒義哥名姓，來京趕考的經過一五一十告訴了映雪。

100 兩人談談說說，不覺天快亮了，便同在一張床上休息片刻。待到黎明，趕緊起身把衣服整一整，丫環們已推門進來了。



98　兩人越說越氣，對劉奎璧恨之入骨。孟麗君說：「奸賊禍國，忠良被害，我一定要名成功就，報仇雪恨！你我對外還得夫妻相稱，方可遮人耳目，還望蘇姑娘助我一臂之力。」

101 梳洗完畢，小夫妻雙雙來到前廳，拜過父母。孟麗君先告退去了書房，梁夫人忙問女兒「小官人待你可好？」映雪連連點頭說：「很好。」老夫人這才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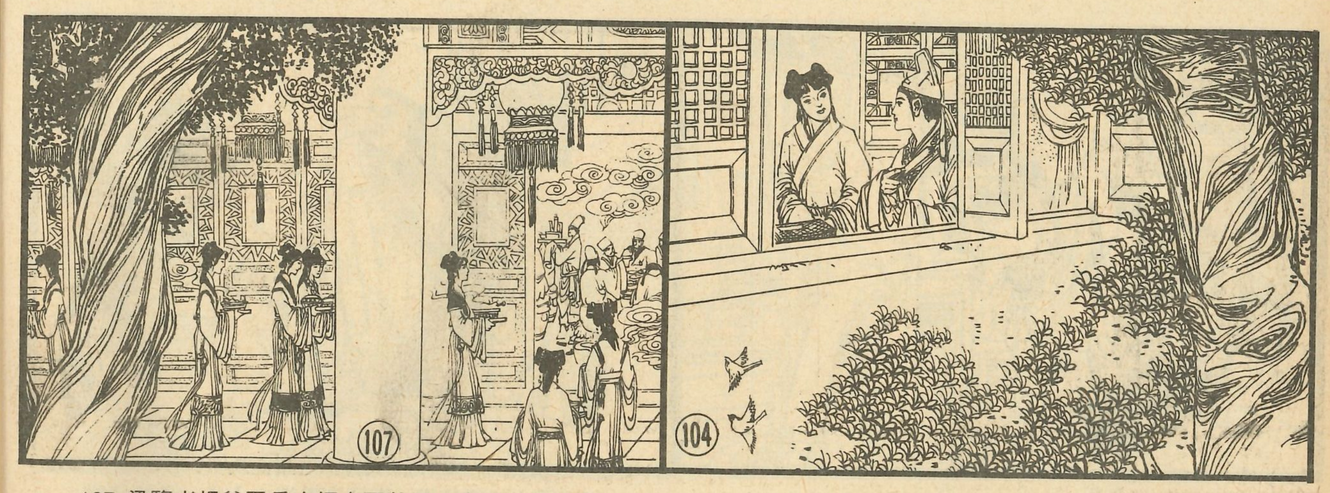
99　蘇映雪秉性剛烈，忙說：「只望爲國除奸，你我冤仇得報，慢說是做一時假夫妻，縱然是肝腦塗地，也在所不惜。」

102 再說孟麗君來到書房，先喚僮兒去王家客店將榮蘭接來。榮蘭仍然僮兒裝扮，她見小姐舉止安祥，奇怪她當了新郎却並未把事情弄穿，不覺心裡暗暗佩服。



103 榮蘭按照通常的禮，節拜見相公，並向相公祝賀新婚之喜。麗君也照常賞給銀子十両。

106 二十七日清晨發榜，孟麗君中頭名，考中會元。她原頂的是酈明堂的解元，現在又中會元。四月一日，皇帝親自殿試，她文章最好，而且容貌第一，竟中了狀元。眞是一帆風順，三元及第。



104 而後，麗君把梁家四個僮兒都支開，才將經過一一告訴榮蘭。榮蘭聽了又驚又喜，方才鬆了一口氣。從此，她陪着孟麗君和蘇映雪，把相府裡所有的人都蒙在鼓裡，一直相安無事。

107 梁鑒老相爺因爲女婿中了狀元，喜出望外，讚不絕口。他大擺筵席，爲女婿功就名成祝賀，滿府上喜氣洋洋，熱鬧非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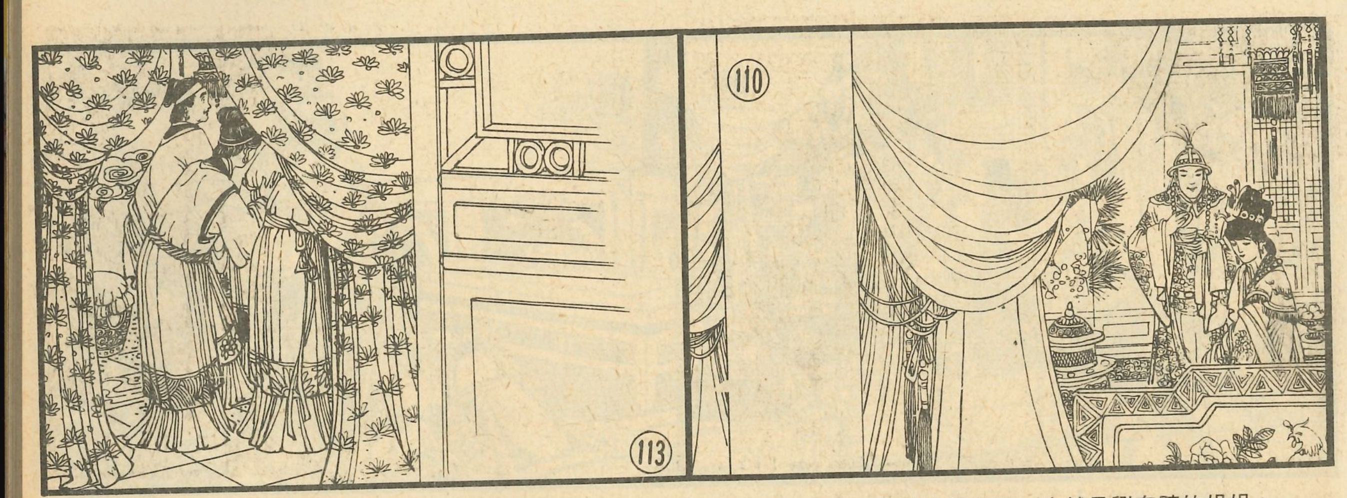
105 轉眼到了三月初九，頭場考試開始了。孟麗君精神百倍，才思敏捷。初九頭場，十二日二場，月半第三場，她應付裕如。

108 喜訊報到了河南酈家庄，酈若山老人笑得合不攏嘴。兒子酈明堂也爲義弟的成功感到高興。



109 却說孟麗君，中了狀元，官拜翰林院修撰，却在金殿品級台上站在最下層，又沒有實權。孟麗君一心想除掉奸賊，因此一直悶悶不樂。

112 太監急忙招來四個接生婆，宮中頓時忙亂起來。誰知娘娘是難產，一時間急壞了四個接生婆，不知該保大人還是保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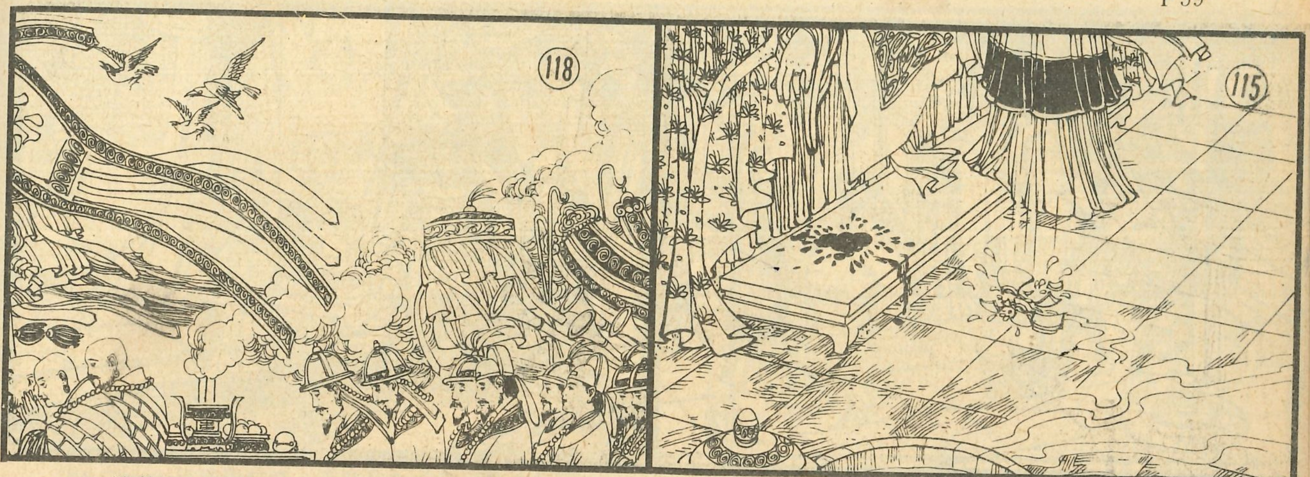
110 再說正宮娘娘劉燕珠，也就是劉奎璧的姐姐，年輕漂亮，皇上十分寵愛。她懷孕已十個月，近日即將臨產。

113 皇上傳令，大人孩子都要。接生婆們提心吊膽地將孩子接了下來。可是，孩子却因在母腹中憋悶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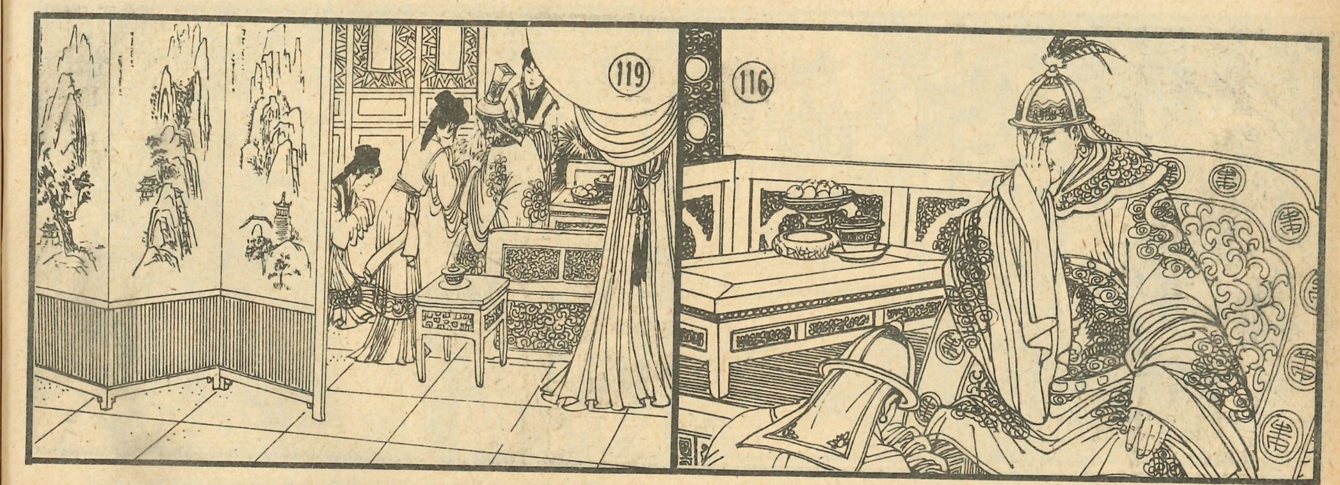
111 劉燕珠相貌雖美，却心地不善。她一味擴張自家的權勢，竭力袒護盡幹壞事的弟弟和父親劉捷。這日，她正做着若是能生兒子，即可做皇太后的美夢，忽覺腹痛難忍。

114 娘娘臉色慘白，嘴唇發灰，黃豆大的汗珠直淌。接生婆趕緊放下孩子來救大人。娘娘喝了一點人參湯，略微緩了一口氣，才問生下的是男是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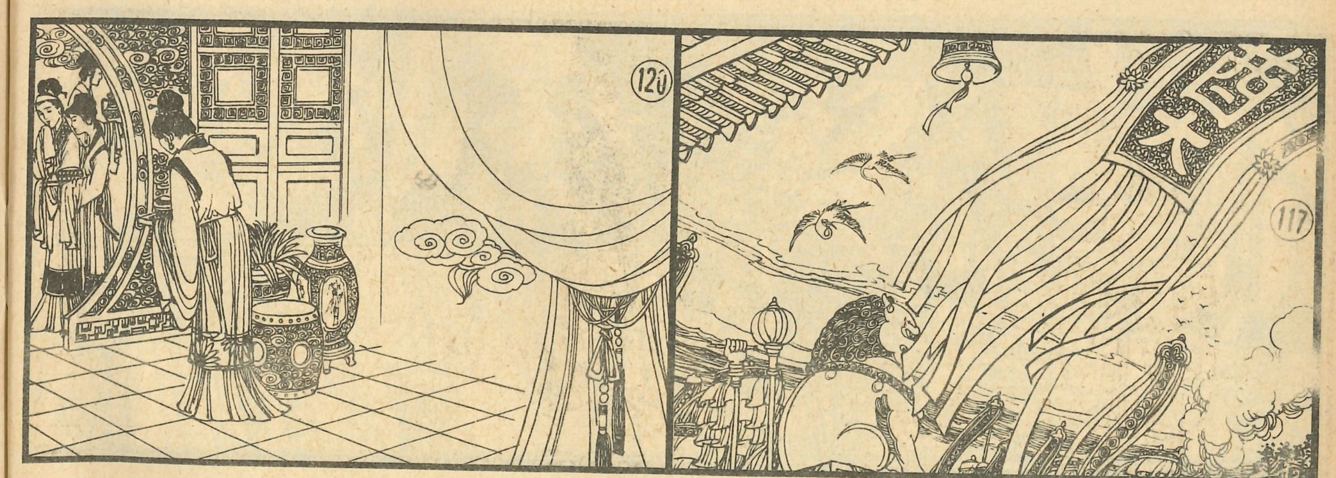
115 宮女們支支吾吾不敢實說，娘娘却逼問得緊，最後只得告訴她，生了個皇太子，却早就沒氣了。不料娘娘一聽，竟口吐鮮血，當時就死了。

118 送葬的文武百官中，却有一人暗自高興。這就是孟麗君。她想：劉燕珠一死，劉家惡勢力的根子也就斷了，我報仇除奸的日子一定不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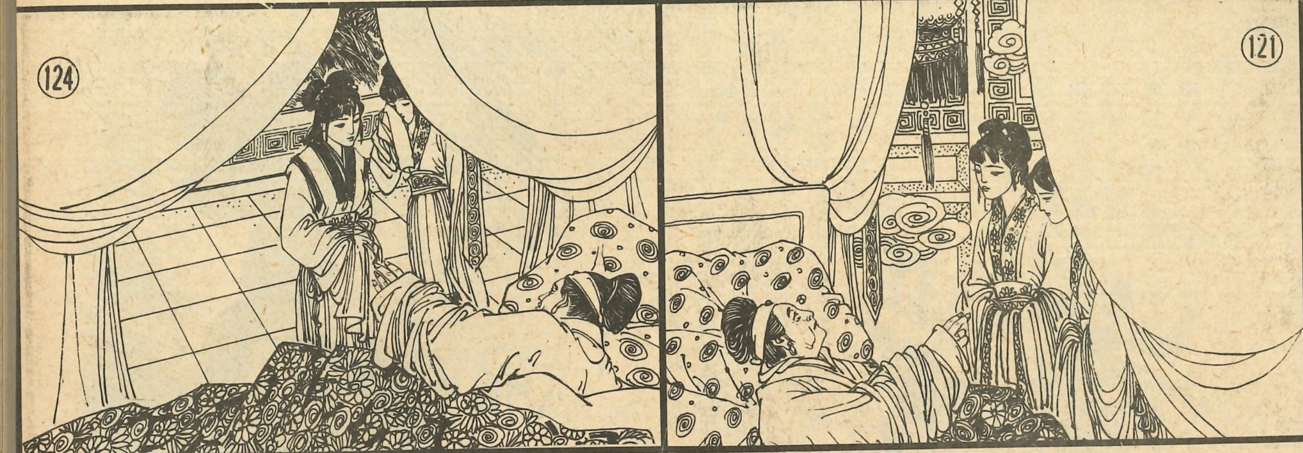
116 這時皇帝正坐在長樂宮等候喜訊，忽見宮女慌慌張張跑來，稟報娘娘難產歸天，太子也未活。皇帝一聽，猶如晴天霹靂，不覺放聲痛哭。

119 當娘娘的死訊傳到萬壽宮時，皇太后正在吃粽子。聞此噩耗，大爲震驚，手中玉箸落地，粽子一下子噎在喉管，險些憋過氣去，幸得宮女們連忙在她胸前按摩，才緩過這口氣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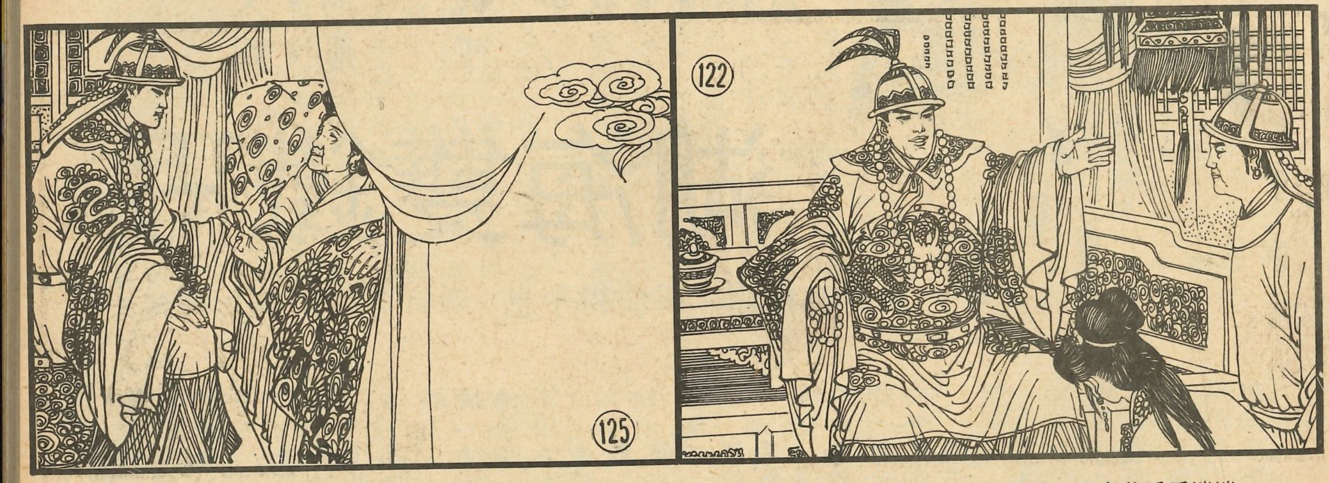
117 正宮娘娘一死，滿朝掛孝擧哀，御祭御葬。

120 誰知太后回到寢宮，就覺得渾身發冷，蓋上被子，却又發熱。一連三天高燒不退，飲食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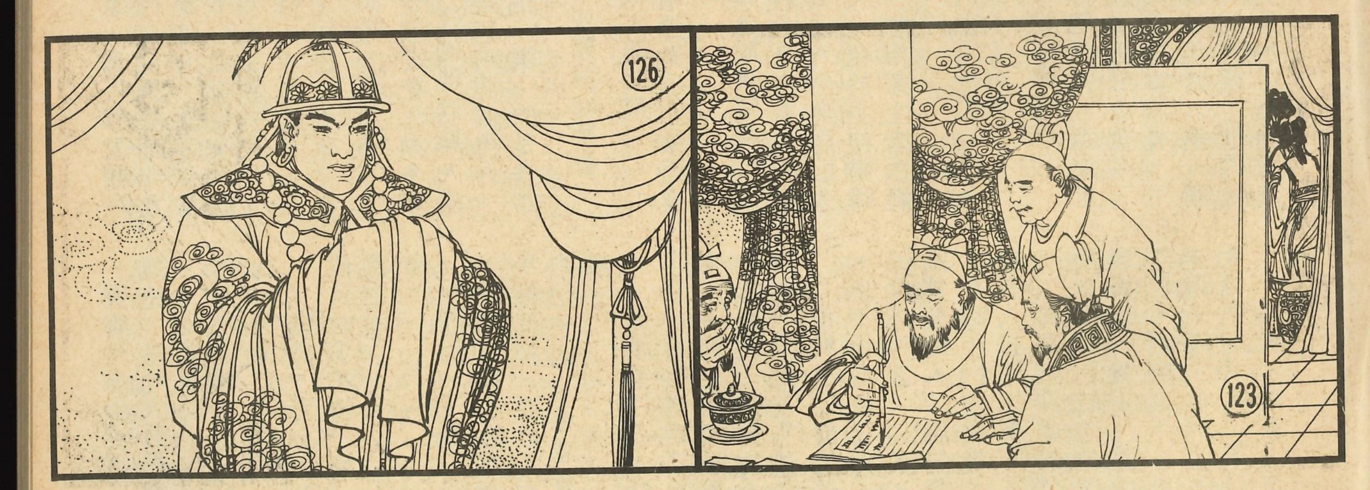
121 宮女想啟奏皇上，太后却執意不肯，並且傳令，誰驚動萬歲就打死誰。

124 太后吃了幾劑補藥，越發吃不下，拉不出，胸悶，氣喘，體溫越來越高。這日夜裡，太后呼吸困難，覺得自己快不行了，忙差人喚兒子前來。



122 眼看太后病情一天天加重，已有些昏昏迷迷，宮女們急忙啟奏皇上。成宗一聽又怒又急，慌忙宣召太醫進宮。

125 太后把成宗叫到床前，說：「我快不行了，你要保住江山，盡早續弦，傳宗接代，我在九泉之下也心安了。」說完閉目等死。



123 四位老太醫逐個爲太后切脈問診，便知是滯氣積食，又受了驚。本該以消食、疏氣、安神爲主醫治，他們却只顧太后年高體弱，竟開了大批的補藥。

126 成宗一聽，蹙眉想了片刻說：「母后不必着急，早朝時間已到，我馬上臨殿，命滿朝文武保荐良醫，只要能治好母后病，有官加級，無官封官，母后以爲怎樣？」欲知太后生死如何，請看第四集《昏君試探》。



武林傳奇故事／鐵馬・文　可飛・圖

湖海雙鐵丐

陰謀被揭露　風波得平息

信陽武林世家，烏王韋君馥所建立之大鵬莊，今日可是熱鬧非凡，單是八位嘉賓兼媒人，就可令韋君馥臉上貼金。那八位媒人分別是：

無星劍趙嘯。

針神伍奎。

江湖雙燕徐玉欽、徐玉順。

這四位如不是眞正在江湖多年的人，決不會聽說過他們驚人業蹟。另外四位，提起來個個得伸一伸舌頭，翹翹拇指，第一位是多年不出的武當名宿：

金絞手賴中。

第二位：銀戟三箭龍飛。

第三位：峨嵋佛光頂的鐵面靈官鄒冲。

第四位：東海金龍褚望潮。

當然，韋君馥本身也有他的聲望在，這才能請來這八位隱居已久的武林名宿作媒人，至於主持婚禮的，竟然是當今少林俗家主者白範白老英雄。

到底韋家少爺娶的是那一門小姐啊！

北海鐵飛龍的姪女鐵貞貞。

這可不得不打個問號，韋家世代清白，並且在江湖上頗有重名，家道厚實，就算他是刼富濟貧，可也不會露出半點蛛絲馬跡，讓人猜疑的啊！至於北海鐵飛龍，他們兄弟三條龍，面子上是水路上的朋友，眞實是海中大盜，殺人越貨在所難免，韋老大爺那會如此不小心。

或者是兩小相悅，俗語說所謂兒大兒世界，女大不中留，即使如此，也不必如此啊……

當然，更令人奇怪的是，這八位武林名宿會出場，連少林主者也露了面……這其中就必然別有文章。

既然，江湖上的事，跟紅頂白，韋家目前正在鋒頭上，那路朋友不接紅帖，而敢不來？連那些接不到帖子的，也老着面皮挨進了門來。

大婚前三日，已有不少朋友趕了來，有些更帶了自己的子侄弟子來，一則來開開眼界，二則來結交些新朋友，還有的希望能帶些三拳四脚，以便將來受用。

不料韋君馥是個有心人，否則，也不稱爲老江湖、長勝俠，他請的幾名知客、迎賓，全是人面廣，眼界闊的人，說句實在話，他們根本是暗中的監視者，因此，也決不會有人打架生事的。

韋家莊深處於郊野隱僻之處，所以，來討紅包的乞兒少之又少，老實說，眞正丐幫中人，不會鬧市不討，討到鄉下，就算丐幫中弟子走遍天下，他們也不在乎與自己不太相熟的武林世家打交道。

其實，韋家上下，防就防的是

丐幫中人。

鐵飛龍本人沒有來，他命自己的二弟鐵天龍，三弟鐵虬龍，會同手下八隻猛虎陪的嫁，婚事辦得挺熱鬧，而且，據說已三年了，還有江湖人提說這件事的熱鬧、排場，筵席之豐富，人頭之湧湧，還有一件血腥事，助長了此事之色彩。爲甚麼？現在，且看一對新人，韋君馥之子，有名的玉珊瑚，宛如玉樹臨風，那自不必說，可是，鐵貞貞是風浪中長大的小姐，嗨！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貞貞之美啊，難怪一班海盜稱之爲活天后，俏觀音，憑這一對夫婦之出面謝賓敬酒，有些把持不住的少年子弟，直昏得言語失措，有不少竟然借醉納福，摸手摸脚，更可惡的是借醉行兇……摸小脚……扯衫裙。

喜事嘛，就該鬧！鬧得過了份，也無可奈何。新婚之時，嬉新娘，鬧新房，講究三天不分大小的，因此，這也算是一件騰喧江湖的事……不！奇怪的是，唯獨有件事沒人敢提說，爲甚麼？

就在婚後第四天，賓主交拜，互道珍重之後，韋家大鵬莊開始收拾殘餘時，信陽城外的各條路上却出了事。

是兩個幪面客，一言不發跟隨那些客人之身後，先是在東路上，他們全是不必請示師門而可隨意行止之人，這一幫人中，有大聖門、金槍門、鐵縷門這三門中的好漢，一共有八人，走到晌午時份，勢必覓地打尖，最眼尖的是金槍門中的楊光興，首先看見路邊隱處有一間小店，肚餓，也不能再想吃甚麼鮑參翅肚的大筵席，反正有好的拿來就算了。

小伙子酒一下肚，所謂逸興横飛，你講我說鐵貞貞之美，然後，你說我摸她的玉手，有的說我幾乎扯下她的紅裙，有的說，鐵貞貞的小脚眞美，眞俏……說得口沫横飛，淫褻不堪，正好，兩匹快馬飛來，一到，衆人已看出兩名幪面客，手中各挺兵刃，奇怪，這可沒見識過啊！說是劍，那會中間形成個弧形，更不明白的是這彎形上，分叉有三支短箭般的東西連着，甚麼傢伙？

不過，來的分明是一男一女，一進門，即不發一言，出手奇快，並且手上的奇門兵刃又善鎖，拿對手兵刃，空手入白刃，簡直在開玩笑，不幾個照面，可憐，八個人躺了四雙，不是左手斷，就是右手殘，只見一陣呻吟聲中，兩騎已如飛而去，不見了，就剩下八個倒霉鬼。

其實，人爲這一雙奇形兵刃所傷的，竟然有五十八名之多，個個是武林門中小一輩的人物，即屬小一輩，他們至少也已學了七八年之功夫，試問，被斬一臂，還能再做些甚麼？當然，有獨臂刀，獨臂劍，那除了要有天份，還得有毅力，除了毅力更得有好名師啊！看吧！這批人可因爲一時之情狂，嬉新娘稍過了份，而今，落得如斯模樣，說老實話，殺了他們還比較乾脆。

這一來，大鵬莊又熱鬧了。

這一次不是來吃喜酒，湊熱鬧，他們可是來說道談理的，憑甚麼將自己的弟子如此作殘？

韋君馥可鬧了個莫名其妙！這一個月來——時間已有了一個月了，兩小夫婦天天上堂省親，晨昏請安。韋君馥是個老江湖，他那會看不出，這一對小夫妻，雖然有些不對勁，想勸說幾句，實在，老人那可在小夫妻的中間討氣受。常言道：「不痴不聾，不做家姑和家翁。」

既然如此，你不說，我不問，落得個和氣生財，反正，鐵家的陪嫁不少，而且，講好每年還有一筆分潤，能忍就忍吧！那想到，引來這麼多朋友責難。

傷人是實，怎麼也抹不掉痕跡，而一對鵬環劍，不錯，是韋家獨門兵刃，可是，兩小夫妻從未出過門啊！再不是，難道是自己門下？唉！對韋君馥而言，說得好聽是尊重，說得不好聽，是自私，老實說，收徒迄今從未有弟子得過他傳授鵬環劍的。

莫非是自己女兒……老人面色大變！這可大有可能，大鵬莊中，祇有這個女菩薩，心胸狹窄，並且，任性到了瘋狂的地步，一個不留神，她眞是會出手的，可是還有一個男的呢？韋君馥想不到一場風光江湖的喜事，會變得如此亂七八糟。

這，也就是讓江湖人放在口上評擊的另一個藉口。

韋君馥再三否認——因爲他們吃準了是新婚夫婦，並未出過大門，那他大可以將韋珮英，與鐵貞貞呼喚出來質問，不想，小夫婦一出來，見了滿屋子傷者，先是臉色微變，然後，各轉常態。

尤其是鐵貞貞，她是風浪中長大的姑娘，甚麼血腥，激烈場面沒見過？本來，還忌老爺、家婆幾分，現在，她可是冷冷一笑道：「北海鐵氏門中幾時有人看見用鵬環劍的？別說我不與你們一般見識，即使如此，北海鐵氏結交天下英雄還來不及，怎會一時不忿，而自己招上這麼多對頭。」

衆人可說不出半句話來了。

韋君馥眞給媳婦提醒了，誰也有些耳聞，北海鐵氏之所以如此不惜用重金請出八位媒人與韋家聯婚，就是想仰仗韋氏之聲望，還有，韋君馥上輩與丐幫有些交情，說實

話，鐵家是決不肯自啟殺機，而壞了大事……

誰不知道近年崛起江湖之雙鐵丐之厲害，誰不知道丐幫一度爲壞人潛入，而鬧了個四分五裂，幾乎有折幫之危，但是，不多年，在鐵丐之相助策劃下，竟代幫主齊不淨整頓得更興旺，規嚴律重，一犯幫規，不論有多高的職位，說罰即罰，說貶即貶，無功德可叙，輕則三刀六洞，重則釘封示衆，可是，雙鐵丐的聲望越盛，北海鐵氏的心情越沉重，誰不知雙鐵丐之一，鐵行脚，苦行尊者錢靑是鐵氏之大對頭。

這批來尋道覓理者，個個給這個新娘鐵貞貞說了個啞口無言，不想門外突的傳來一陣馬蹄聲，衆人——那些傷者一個個在怪叫，「來了！來了！是他倆，是……」

話未完，衆人眼前一亮，祇見一個年方十八九歲的少女，生得與韋珮英一個模樣，分明是韋氏門中人，又聽少女嬌聲招呼父母兄嫂後，想走入內廳去了，不料，眼前一花，祇見一個老道，不知怎麼移的步，明明在後，而一閃眼間，已阻住了少女：「賢侄女，路上走得好辛苦！」

韋老看清楚了，老道正是九宮觀中之健者神機子，神機子，所擅九宮步，天下堪稱第一，當然，自己女兒是無法可以脫出此君之糾纏，因此，他一個擒龍步，人已搶在神機子之面前，道：「道兄，你有意教訓小女了？」

「不敢當，不過小姑娘看不慣嫂子受辱，自動出馬，代兄嫂出氣，也有可能。」

鐵貞貞可也依然冷口的說道：「九宮先生，尊你一聲你老，你是前輩，可惜呀！可惜……」

其實，韋君馥自己也明白，阻住了神機子也難以說出個交代，而此時媳婦插口，本來，該駡她一聲沒規矩，現在，自己既然無法解決得了這場糾紛，由自己小一輩瞎纏，可能將事纏出身外，所以，他是捋鬚靜聽鐵貞貞的下文。

老道可眞有些火大了，當年，身入玄門，修練了不少年，生性比較能收斂，因此，他住了住神，「不知貧道有何可惜之處？」

「老鷹不管管小鷄。」

啊！衆人不禁讓鐵貞貞駡得啞口無言，事實俱在，捱打的，變殘廢的，全是那些不自檢點，而動手動脚的人啊！貞貞這句話可有些說那些人罪有應得！

九宮先生的愛徒井耀，他傷得極重，分明爲鵬環劍法中最狠辣的三斷龍筋的殺手所中，井耀除了下半身可走動自如，雙手根本全廢了，他能就此罷休？一聲怒吼，喝道：「好個老鷹不管管小鷄，那麼貧道得罪了！」

神機子的九宮移形掌，玄門一絕，掌風一起，但見掌影飄忽，一掌化九，九九八十一，兩隻手，竟然有一百六十二隻掌影向鐵貞貞罩來，好，這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誰也以爲北海鐵氏之潛浪手，似海潮起伏，變幻莫測，眞要打，三四個照面是決無問題，然後，讓神機子稍爲一煞火氣，韋老出手一架，事情就可大化小，那想到鐵貞貞是動也不動，鐵氏深處北海，沒有人眞正見過他們的出手發招，以爲貞貞以靜制動，不料「噗噗噗」，九宮手竟然連中三招，而且，中的全是鐵貞貞心胸重穴。

海上女子也眞硬朗，中了如此傷心摧肝的手掌，她依然能併住一口氣，堅持不倒，冷冷的看了九宮先生一眼，本來韋珮英對鐵貞貞是冷冷淡淡的，而今看她身受重傷而不倒，不由動情，一晃身已扶住貞貞，還想詢問其他，祇見貞貞對他微微一笑，而一口血噴出，全身軟若無骨，倒在韋珮英的懷中……

這一下可亂了套，九宮先生神算子到底是玄門清修客，他那會對自己老友之新媳婦下毒手，他實在想不到自己的出手，鐵貞貞竟然挺身相受！現在，他想用本身九宮天罡氣助其復原，可是，他却看見眼中閃着怒火的雙眼，而且，右手在隱隱抖動，別人看不出，甚或可以忽略過去，九宮先生是何等心細之人，再一看清楚，此人竟然是珮英之妹韋玉瑛。

本來，老道大可大鬧一場，但是，他目下還有不少傷者須要料理，他能像一般小伙子那樣沒頭沒腦，惹了事而不理？看來箭在弦上，形成騎虎之勢，如此有名玄門的智者，可也弄得尷尬萬分，僵立當場，說不出一句話來。

好個鐵貞貞，她却奮力在說：「你已傷了我這個罪魁禍首，你還不甘心，眞的要與韋、鐵兩家結成不解之仇？」說得眞有道理，即使是夫婦兩人傷心——現在可以證明，並不是他夫妻做的事——傷者所憑是韋氏獨門兵器，好，由我來頂罪，我們傷人不該，他們言語不檢，舉動輕浮，眞正武林名門中人能做這件事而不受罰？

九宮先生怔住了，而韋老夫婦可恨極了，怨極了，雖說新媳婦是挺身受掌，也有受罰之意，但是，新媳婦已尊聲前輩在先，並據理力爭，神機子，你即使打，也需看主人三分薄面，何況她是我進門不久的媳婦，看情形，傷得極嚴重，如果眞有個三長兩短，那麼，自己怎麼樣向親家交代？發火，不成啊！不發火，唉……而今，韋老眞想子

女能出聲發難，索性鬧個天翻地覆，但是，九宮先生却打個稽首，說道：「是貧道的不是，韋鳥王，你想如何處罰，祇管示下！」

現在是兩敗俱傷，祇不過是人多人少而已，有道是撩人者，賤。這些不長進的小輩誤挨刀，而鐵貞貞，明明不關她的事，硬叫她捲入漩渦中，韋鳥王一想，如果眞的說出甚麼來，後果更大，此事能如此了結，也就算了，祇不過苦了媳婦……

因此，冷冷一笑道：「我老了，再不敢鬧江湖，掀起風浪，但願此事就此作罷，算了。」

這件事就這樣爲江湖人提說了有三年之久。爲甚麼祇有三年？下文自有交代。至於現在，韋家莊可是一片悽然，說實在的，鐵貞貞目前正是傷重待斃的奄奄一息。

韋老習的武功與九宮先生根本是兩件事，也因此，他決不能救得媳婦多少，至於韋珮英，本來，他與鐵貞貞在新婚月餘中，根本未圓過房，爲甚麼？兩個又不是不相配，唉，天下事就是不少怪異事，韋珮英他早已有了心上人，而鐵貞貞更是有她意中人，怪就怪在兩夫婦一進新房，四顧無人，各自說出了心中事，在他們想，這一來可以互相不必再戴甚麼假面具，而另一方面，大家各做好夢，反正，兩人自己約定，這個所謂婚約，是給外人看的，甚麼父母之命，甚麼媒妁之言，全可抛到雲霄之外，但是，結婚的第二天，鐵貞貞就得到了一件禮物，寫得明明白白，要貞貞親啓，鐵貞貞一見筆跡，她心頭鹿撞，再一看禮物，她不禁芳心大痛，但見一隻心形玉盒，盒中有血，滲透着半枚玉環……其實是他們的定情物王母環，本來一雙，現在，自己却擁有一隻半，而半隻滲滿了血，她閉眼也想得到了，他的血……她想到了「環缺血濺苦心埋」這七個字，她伏枕大哭了一天，但是，第二天，她依然上堂拜謁家姑家翁，回房了，她就如個儍人般，有時，竟能呆呆的坐一天。

也因此，韋珮英見鐵貞貞受傷，他心中雪亮，她是殉情，她內疚，實在，鐵貞貞有情有義，並且又長得健美穩重，偶然的幾句話中，她是不滿韋、鐵聯婚。

更數說鐵氏作惡多端，將來報應必慘，今日，却先遭了殃。這月餘來，韋珮英是越發的看清楚了她的好處，對下人溫文和藹，對上恭敬有禮，尤其是與自己妹子玉瑛，更是相處得極好。鐵家的陪嫁本多，其中有一對碧玉龍形石刀，玉瑛祇說一句美啊，她就配了三件飾物，親自送去，玉瑛是無論如何不收，貞貞幾乎流淚的道：「妹子是否嫌我海盜之物，不屑一顧……」

玉瑛大爲感動，她擁抱住了她道：「你這是在駡我啦，其實，我不敢那麼貪心啊！」

因此貞貞受傷，有關療傷之事，煎葯餵葯幾乎全由她一手包辦，不准外人插手，嫌他們粗心大意，其實，鐵貞貞之傷又豈是藥物可以治得了。

「妹子，我問妳，眞是妳殺傷了他們？」貞貞揀一個沒人在旁之時，向玉瑛詢問了。

「不！沒有！」

「啊！不是妳……」

「哦？妳以爲是我？我會有這麼好的能耐……」

「請問莊中有幾把鵬環劍？」

「四把。份量最重的是母親的，父親的比她輕六兩，其次是我哥哥的，重三斤四兩，我最輕，不到三斤。」

「快去看……妳的和妳哥哥的……」

玉瑛一呆，反正自己的兵刃取來就取來，可是，不知怎麼的，她心中別有懷疑。因爲，自己已有好久不用其劍，韋氏門中練劍是用木的，以求劍走輕靈，正式對招時，才用眞劍。近來，爲了辦婚事，誰也沒想到過招練劍，再加有人上門投訴，貞貞受傷，試問，誰會想到自己的兵刃？現在，她更不明白鐵貞貞取兵刃之用意。

韋氏兵刃庫，別有暗格，且各人有各人之門匙，那裡想得到，當玉瑛一進門時，祇見四個劍盒在，打開一看，每一柄劍上都染滿鮮血，血跡……這是從來未有之事。

韋氏極少用劍傷人，而一沾血立即抹擦乾淨，決不會讓劍身沾血。

玉瑛幾乎叫出聲來，再一想，鐵貞貞那會想到這個問題，難道，她已知道出手者是誰？還有，誰能偷入韋氏之兵刃庫？鎖緊門的啊！須知韋老所配之鎖，爲天下第一巧匠神機玉龍邱伯皐。他的鎖除了他，世上決無第二個可以開得了，也因爲如此，韋老如此放心。莫非是父母親自出手？大有可能，那麼，嫂子不是受寃枉了？不，或者另有別情，江湖事，時常有層出不窮之變化，可能是父親故意要媳婦受傷，然後，然後又怎麼了？她不禁恨自己笨，所以，她匆匆鎖上了門，然後奔向嫂嫂房。嘿，父母在問疾，她祇得耐了性子等。待父母走了，房中丫頭也打發走了，她將此事情講了出來，並且說出自己的感想，但是，鐵貞貞冷冷的一笑道：

「不是我門中人所做的！」

「那麼是誰？」

「另有其人。」

「誰？另有其人，這些人是

誰?」

「我也不知道!」

「爲甚麼?」

「爲了挑起江湖又一個風波,然後,唉……」鐵貞貞又是一聲長嘆,玉瑛看得清楚,貞貞雙眼已流下二串淚水。

韋玉瑛不能再隱瞞事實,她不得不將此事講給老父聽。

這一下可眞正亂了大鵬莊,四柄鵬環劍排列在桌上,韋老之妻,其實是大鵬莊太上莊主,她才是大鵬門中的第一尊者,今日,她也忍不住氣了。

誰?竟敢潛入大鵬莊,竟敢乘自己一個空檔時間盜劍?

說到盜劍,更是難了,試問,當今之世,竟然還有誰能打開神機玉龍邱伯阜的鎖?家賊,難道有家賊?有那幾個家賊掌握兵刄庫之秘密?但是大鵬莊中可以說是決無外人,自己不做,老伴一直在自己身邊,韋珮英新婚燕爾——兩老當然不知兩小眞正內幕,餘下祇有一個女兒,但是此事由女兒揭發,莫非她來一個「賊喊捉賊」?再一想,老江湖不愧老江湖,想到如果是女兒,她那會由媳婦提說?

「挑起另一場江湖風波……」

韋老夫人神鷹姥姥周慧心不禁一凜,第一句,她就說是雙鐵丐的傑作。

韋老不禁拍腿大叫:「對!」不錯,雙鐵丐想破壞韋、鐵兩家在江湖之交情,因此,他不得不怕這一場嫁禍於人的技倆,眞會令鐵、韋兩家勢單,丐幫目前已有中興跡象,如果自己方面再來個內鬨,他們不是更容易逐個擊破?不能,韋老思念及此,立即命已有多年不讓出門的大弟子紀彪,立即奔北海,將此事說明,並請鐵飛龍利用他們的財富,多請一些高人,不!至少,將這一件莫明寃枉,解釋清楚。

紀彪當然是奉命行事,紀彪是有名的神鷹,他脚程快,而且更練就獨特的眼光,善於觀遠,且能過目不忘。

此地從信陽出發,直奔北海,依他的脚程,十天之內必能趕到,想不到,第二天才到野山嶺,找了酒店,叫了酒菜,他酒杯才拿起,還未沾唇,鼻端突然聞到一陣不美之味。

神鷹紀彪是個機警靈敏、反應奇捷的人,他那會令臭味入鼻才知?並且,眼前一張笑瞇瞇的臉孔,雖然骯髒,但是,笑時,勢必露齒,看得清清楚楚,齒白如玉,分明是個乞兒,乞兒那會像一般人天天洗澡,香湯沐浴,因此,難免有陣不美之味傳來,他無論如何想不出,這個乞兒是那裏來的,幾時來。

紀彪到底跟隨了韋氏夫婦多年,說實在的,他如果橫一橫心,自己眞可以自立門戶。憑他之多年苦學,再加上韋氏夫婦之聲威所賜,他大可以搞出一些名堂來。

因此,他臉上毫無不悅之色,反而是扶椅相邀道:「小兄弟,遠來辛苦,請共飲一杯如何?」

嘿!那個小化子可有些呆頭呆腦,並且,他根本不明江湖人相邀之道,他可能是受寵若驚,也更可能別有他事。他對紀彪道:

「大……大爺……」

可憐,連說話也結舌不清呢!

「我……我是受人之托……不!呃,對,是受人之托,叫我來……向大爺你……投書。」

投書?這是說有人給你信,再一看小化子,生得一無是處,也說明了,他決不會是個會家子,紀彪可就有些氣結了,在肚餓時,最好是美酒佳餚大吃一頓,如今菜來了,酒到了,來了如此掃興之事,試問,他就算有多好的涵養,也有些忍不住氣了。

「誰叫你帶信給我?」聲到手到,當然,憑紀彪幾十年功力,五禽神鳥功之鷹爪,還能放鬆了這個小化子?而且,手疾眼快勁狠,且認穴準,可憐,那個小化子就如給大鷹抓住的小雞一樣,除了叫痛,還有甚麼可說?

「講!」

「我……我……」可憐,小化子痛得連說句話也講不出來。

紀彪是冷冷一笑,手勁稍鬆,道:「講!」

「是個……是個大姊……」說得依然不太順口。

「信呢?」

「你……你放手……我,我才能……拿得出來啊!」

這倒不錯,他一用勁,已控制了小化子全身的筋脈,試問,叫他如何拿甚麼信出來?

他這裡一鬆手,而半空却傳來一聲冷笑道:「這是神鷹?簡直是痲雀也不如!」

「也不可太看輕,他的心腸可挺陰毒呢!」

神鷹紀彪別的功夫學得不夠,這尋聲搜踪、鷹飛千里的功夫,確是不弱,別說你們兩人對答,祇要他留心,百丈內可說決難脫出他的一擊。現在,兩人一吹一唱,一說一笑,好!他是聞聲早已蓄勢待發,鷹飛千里之勢一起,唉!紀彪百密一疏,忘了面前的小化子啦!

他身形才起,其實,不起則已,一發千里,迅不可擋,那想到,那小化子竟然在他蓄勢而起之時,照道理是一發千里,勢不可擋,呀!那知道耳邊聞得一聲:「大爺!收信!」而且聲到人到,到的

可正是個要害之處,他蓄勢未起將起之時,讓小化子一蓋,蓋住了,行家術語謂之「封煞」!

神鷹紀彪何時嘗過這個滋味!而且,再一看,小化子挺恭敬的,雙手捧上一束套,正戳在他鼻尖!可以說,正戳在他出勁發力之要穴上,也就是說,他決不能再施展鷹飛千里之招,祇能乖乖的坐下,接信……

紀彪窩了一肚子的火,不過,不看信又不行啊!不料,眼前一花,小化子呢!那會不見,到這個時候,他不得不先看這封信。

信中祇畫三具棺材,並註明地點,離此地三里,有間蓮花庵,叫紀彪快些趕去,否則,還可能有其他的朋友,死了還不知……

神鷹紀彪幾乎嚇得叫出來,爲甚麼?因爲三具棺材之前寫得十分清楚,一具是鐵天龍,一具是鐵虬龍,還有一具正是自己的好友,鐵氏門中八虎之首,斑爛虎龔中林,試問,到此地步,紀彪即使天大的耐性,也不能靜得下氣。

可憐,他是連酒飯也未用,餓着直奔三里外的蓮花庵,他怕還有別的不幸事發生……

但是,那小化子……現在,他始終忘不了這個小化子,自己明明控制住其大穴,一些也看不出他有甚麼出奇之處,他那會是個武林中的名手?

突然,他想到了那副牙齒,對一個小化子,那會有一副潔白的牙齒?他又是誰?自己莊中不時有江湖老少人物來往,丐帮中興,而今他們是好生興旺,至於有名的人物,他們也有不少,甚至將他們的面貌特徵全記得一清二楚,不過,却從沒聽過有這樣的一個小乞兒啊!

三里路,在武林高手眼中,不是一回事,刹那間便到了,而且,很快的有人引他到蓮花庵,領路的是本村本莊人,時到如今,他也不能多疑其他,一到蓮花庵,首先看見的是惡虎盛琛。

盛琛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神鷹會來。因此,一見面,他是打了一個怔愕,口中嘀咕着:「難道八虎一神鷹、眞的沒個該太平的……」

如此精明厲害的紀彪,在惶急之下竟然會忽略了這句話。

再說,也不能容他有所思索,紀彪一到,一股難聞的氣味已觸入鼻端,他發覺好熟,而惡虎盛琛已大叫小心……小心甚麼?神鷹紀彪莫名其妙的,祇覺左臉「叭」的一聲響,臉上一陣劇痛,不對,口中有鹹味,分明打得極重而牙根發痛。不對路,打得再重些,可能連大牙也給人打落了。

誰出手打的?面前現出一個笑瞇瞇的小化子來,因爲笑,而露出一口潔白齊整的牙齒。

「原來是你嬉弄你家太爺……」紀彪怒吼着。

「幾時聽說過太爺給灰孫子敎訓的?紀彪,如果你沒有別的用處,小祖宗早就叫你歸天了!」

小化子在說話的時候,紀彪早已默運起全身功勁,他有心與小化子拚個高下存亡,出手招是他偸學多年,而又不敢私自顯露的鳥王門下之殺手神招「鳥王屠龍」。

此招不發則已,一發,雙掌十指,全具陰陽吸力,別說面對面,那怕十尺方圓之內,也難以脫出其陰攝玄吸之神炁。

「小鬼,看你往那裡走!」邊說,十指攝吸玄勁立向小化子週身抓到。

這是神禽門中十三絕技之一,尤其是這攝吸玄勁,出自佛經鳥王屠龍譜,大鵬金翅鳥抓龍吮血六式,說句實在話,當代可破鳥王攝吸玄勁的,連少林、武當、峨嵋各大門派中之前輩,也難得有幾人,何況現在,對付的是個不起眼的小化子。

再說,紀彪已上過一次當,現在他全神貫注,決不允對方耍滑頭,或者出花樣。正可說三尺方圓之內,那怕是棵草,也難脫其掌握。

嗨!眞是見他娘的大頭鬼,那小化子眼看已失招架之力,並且,全身已有向自己十指移動之勢,不知怎麼一來,小化子依然笑瞇瞇的,不見了。不!直向半空中飛去,人,簡直似是裝了彈簧機括一般,紀彪是江湖有名的神鷹,目光銳利,小化子一舉一動,全在他的眼中,他那會不知,小化子身後有人,而且,所謂憑空飛起者,小化子身後有條繩,幫他掙脫了自己的十指重圍。

當然,十指功其勁極强,那會如此隨便給人一下掙脫開去,想必這個人才是眞正的對手,更可說自己的對頭來了。

抬頭一望,果然,横樑上坐着三四個人,小化子也在,坐得挺舒服,而有一個像化子般的男子,在整理一條絲繩,一端下垂五道鳥爪,有長有短,宛如一隻人手……分明,小化子是爲這隻手形鳥爪所帶走,紀彪是個城府極深的人,現在,見他們擺明的,是與自己過不去,需得好說好話,解開這個結。因此,他强忍怒火,說變就變,立即裝出一張笑臉來。

「這幾位想必是丐幫中長老、前輩,想紀某素少出山,江湖上更無寃家,祇怕列位前輩找錯了人。」聽,這口氣有多軟!他先說自己少出門,又少對頭,意思是:大有可能點錯了相而頂了包,這可

不太好。

不想三個男的不開口，倒是那個女的在笑罵，戟指紀彪道：「你可是姓紀？」

這問得有些稀奇，難道姓紀的就該捱打了嗎？

「你可是單名彪字，人稱神鷹，是老鳥王門下首徒？看來挺忠厚，其實工於心計，啊！對了，你不是還有個小妹子的，不過花名不大好聽，叫甚麼狐狸觀音，將個少莊主迷了個七顛八倒……」

說到這裡，紀彪可變了色，心想不對，此下文，不可宣揚，自己一個人，人家四個，並且，看來是有爲而來，自己素來小心，也不想逞甚麼英雄，道甚麼好漢，臨陣脫逃，何足爲奇，對，說走就該走，最巧的是有惡虎盛琛在身邊，蠻好，將他當作個替死鬼算了。因此，他戟指怒喝：「小女子，不可胡言亂語，叫妳家大人出來！」一邊說，一邊却是身不動，脚不移，祇是雙手一帶一推，盛琛莫名其妙的爲其一股神勁移在他面前，而紀彪一式「展翅飛颺」，人已如一隻大鵬般奪門而出。

紀彪不愧工於心計，老實說，有惡虎之擋煞，饒是他必死無疑，但總有幾十個照面可應付，自己一脫重圍，身法又快，當今之世，想追上他，可以說一句：「寥寥無幾」。自己大可放心，擇地而走。

走着，走着……不對，鼻端又聞到一股異味，紀彪是聰明的人，立即發覺不對，對頭依然無法擺脫，奇怪，以自己的目光，看那大小四人，自己沒有一個認識的，也可以說，他們與自己根本沒有甚麼仇恨可言，爲甚麼對自己如此的鍥而不捨，神鷹這次可犯了愁。

「殺人兇手，移禍巨惡，想走？」依然是那個少女的聲音，而十個字宛如十個鐵鎚，幾乎打得紀彪金星直冒。

面前突然有兩樣東西丟下，黑衣，面套。

「本來讓你們自命正派者，打一個五顏六色，七零八落，你在一邊坐收漁人之利，我來一個黃雀在後，實在是妙不可言。可惜，丐幫中人可沒有這種僞君子，濫小人，再說，不知則已，知則不能不出手。紀彪，人言兩面三刀，而你，比三刀更多幾刀，再說，老鳥王何負於你，將個小鳥王弄得神不守舍？何不令他倆配一雙？唉！你啊！又攛掇了北海龍王與鳥王。挺好的鐵姑娘，現在臥病在床，中了九宮炁，下半世，看來有她的苦吃，你呢？坐在一邊看好戲，鐵行脚可不能讓你如此逍遙自在，快回去！」

「回到那裡去？」紀彪可眞是嚇得糊塗了。

「先回蓮花庵，將鐵氏雙龍之靈柩送回去。不是送回北海，而是送到大鵬莊去，然後交出鎖匙，說明情由，招出你的密謀奸計，好，我們就饒了你！」

紀彪一聽，簡直想自殺：「大爺，你說得好聽，你們饒了我，如果眞的招出一切圖謀，師父母還能饒得了我嗎？」

「想自殺，在我鐵行脚前，休想來這一套，想不想見見令妹？」

對，說了老半天，那會沒想起這尊觀音，她帶領一班人去殺人的啊！現今還沒有回莊子，她到了那裡去？雖說小妹子素性風流，可是，由自己從中拉綫，將個師弟兼小莊主韋珮英介紹與她，她實在說得上心滿意足了，她不至於再去另尋面首……不過，唉，江湖上的少年兒郎，自命不凡者不少，目下，她鈎引的人，用鵬環劍殺人的，還是那批有本領，而又自甘追逐的裙下者，那麼，他們到那裡去了？

來了，暗處走出一人，還是這樣打扮，穿着鐵貞貞的衣飾，黑布幪面，到底是嫡親兄妹，一見就認得，她是紀采玲，到現在，爲甚麼不除下面罩？

「哥哥……」

這一聲叫，叫得紀彪心驚膽顫，這不是妹子的聲音，采玲這把聲，連神仙聽了也得駐雲不飛，如此曼妙，似歌似樂的聲音，現在，宛如半夜的狼嗥！

「妳是采玲？」

「哥哥……你……可知我爲你，吃了多少苦……」

「怎麼一回事？妳吃了甚麼苦？」

「我腹中有金蠶蛾十三隻，子午兩對時，我……」她說不下了，金蠶蛾是苗疆歹毒之祖，一隻也碰不得，何況十三隻，那還得了！風聞金蠶蛾一入腹中，全身皮膚立起變化，變得奇醜無比，而子午兩對時，如無解葯，那麼，這個苦痛與難受，簡直如同地獄邊沿打個轉。

紀彪如此老於江湖，工於心計，也嚇了個糊塗了，妹子幾時得罪了苗疆聖者？

「你可想看看你妹子的尊容？」

「想……」紀彪說這個字時，他打了好幾個極惡毒的主意，他想憑一聲不是我妹子，撩亂對方的心神，然後，在這一刹那間，展開師門絕技大力神爪，與妹子同歸於盡，看，這老江湖，有多陰沉狠毒。

「好！」人家可眞大方，紀彪心中雖則惻然，不過權衡輕重，實在，還是這樣辦的好，至少，有不少劣行，可以不必公諸於世，而武林風波就此永遠成個謎。甚或，引到丐幫身上，苗山身上……

「我這是殺身成仁！」紀彪暗中默念，眞他媽荒謬無恥。

那少女極快的揭起了面罩，陽光下，祇見一張五彩斑爛的臉，不看眼睛，你永遠不會相信，狐狸觀音變成了毒蛇聖母。

紀彪心中一痛，拚全力叫一聲：「不是我妹子！」而大力神爪已向妹子抓到。

不錯，妹子看來果然明白自己意思，好！祇一用力，自己馬上反拍自己頂穴！

不對，如此深沉有力的神爪，那會一擊而如擊鋼板？「咯」，更加不對，五指全斷……鷹爪功，如無五指，用甚麼來出手！急忙中，再看一看妹子，祇見她臉上的表情極爲古怪，似哭非哭，似笑非笑，而自己背後却一麻，又是甚麼東西？啊！一聲慘號，立即變顏色，聽到紀彪的嗓音變得越發難聽，宛如荒山鬼哭！

「這是金頭蜈蚣！」少女笑瞇瞇的說着。

紀彪想自裁，對不起，現在他是連舉手也無力了，到今日，他算是領略了苗疆之毒耳聽是虛，身受是實的味道。苗疆之毒物，果然是可怕恐怖。

「想不受金蠶蛾、蜈蚣之苦，聽我話辦事！」鐵行脚在發話，而另一面傳來了馬蹄聲，車輪聲……紀彪看清第一輛的駕車人，正是惡虎盛琛。人稱惡虎，總該可惡，那想到一見了他和幾個人，却比貓還溫馴。

「這兒有十二粒丸藥，紅色的，在子午時分讓紀采玲服用，碧綠色的，給紀彪。走，諒他們也無力可搶，你們總不想讓殺你東家的兇手，脫出公道？哈哈哈，走吧！」

果然，紀氏兄妹現在可眞求生難，求死也不易。至於惡虎盛琛也聽得明白，所謂雙龍之死，竟然是拜紀采玲之賜。

原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鐵天龍與鐵虬龍帶同八虎，離開大鵬莊，總以爲憑此一場兒女婚姻之情，北海冥王島可以從此高枕無憂，鐵氏兄弟素好飲食，一路來，逢有當地著名餚菜，決不放過，所以在水路上，走得極慢。

那想到在柳家店，爲吃一盤珍珠鮮荷雞，回到江邊，莫明其妙的不見了插上飛龍旗的船隻，八虎中的斑爛虎龔中林躺在地下，祇有喘氣的份兒。

鐵天龍是多年的老海盜，有他的功夫在，一眼已看出，跟隨自己多年的伴伙，已中對頭的殺手招，離死不遠，但是，自己可從未做過什麼對不起中原武林道之事。至於丐幫，未叫明之前，不會動手吧……那麼，又是誰？

還猜不到是誰，江邊的叢林已傳來幾聲朗笑：

「一劍掌中現寒光。」

「常往海中會龍王。」

「龍王低頭胯下過。」

「否則龍王見閻王。」

這不是詩，這是叫陣。鐵天龍、鐵虬龍橫行北海數十年，可以說，祇有他找別人之晦氣，決沒有人敢來惹他們的痲煩，那怕是自己伙伴。因爲八虎赴華東拜祭祖塋，歸來時得罪了南中七虎，因此，他們不惜代價，幼女十名、明珠萬粒，換來了五毒散，然後，血濺七虎莊。

雖然，就因爲結了這個仇而提心吊膽，但是，還不見得眞的怕人怕到了如此地步，叫陣的是誰，倒要看看清楚，不想一見來人，竟然是四個玄門羽士，個個年才二十三四歲，最大的一個，也不過二十五歲。

鐵天龍可有些奇怪了，不過，他佔海爲王已慣了，再說四個羽士年紀不大，他由不得妄自尊大了：「四位，此人可是你等所傷？」

「錯了，該問可是我等中之一個所傷！」

鐵天龍可聽出來了啊！他們不屑四個打一的啊！唉！今天，如果龔中林上岸，他不至於死，而今，祇有問清個來龍去脈，然後，得地得時，打個明白，何況，五毒散還在，哼！稍有機會，再來個血洗道士觀。

鐵天龍冷冷一笑道：「四位好本領。」

「錯了，該說好膽量。」

「媽的，我說一句，你總是說錯了，好，再問一句：我手下爲爾等之一所殺，是否他得罪了你們？」

「又錯了，不是他得罪了我們，他根本無此膽量，是我得罪了他。」

「閣下法號？」

「錯了，在下入門未久，根本未領道號。」

「說到現在，沒有一次不錯，你倒是個百錯先生。」

「對，這一句話算你說對了，我是有名的百錯先生，冲着你這一句話，稍會兒讓你死個痛快一點。」

「放屁！」就是泥人也有個土性，幾時見過這樣狂妄的人，他動手一探腰間，龍鞭出了手，現在，不必多說多問，打了算！抓住了這個兔崽子，還怕他不說出個師門來！

鐵天龍的鞭，得自鞭王時乙先生，這乾坤鞭法實在有它的乾坤在。武林中一般人，豈是他的對手，四羽士也可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再說，想對心上人討好獻媚，自以

為天門神劍天下無敵，四人個個練就劍炁、劍芒，還怕什麼海上做勾當的大盜，好，上了當，三招一過，鐵天龍的乾坤鞭法，立即將個百錯先生罩了個風雨不透。

說句良心話，鐵天龍實在沒有殺他的意思，他祇不過要困死此人，叫他說出來源，然後，再按情發落，可是，鐵天龍啊，你可知有人一定要你死，你不死，江湖風波掀不起，你是非但得打醒十二分精神，簡直要打醒十二萬分精神。

至於鐵虬龍更是粗心，性好貪杯，他此時猶有餘醺，醉眼觀戰，一點也想不到要出手啊！提防啊！好，就第一個遭了殃，在場人可以說沒有人看出來，鐵虬龍他是為什麼跌倒的，祇聽得。「啊！」的一聲慘叫，鐵虬龍如此縱橫湖海的著名大盜，就此一跌不起，嚥了氣，在場人個個嚇了一個大跳。

鐵天龍關心兄弟，錯了，這個時候，祇要擊倒四羽士，還怕不能代弟報仇？他這一為弟擔心，乾坤鞭法稍變慢，百錯先生的劍炁增强，更因劍炁之增强，劍芒出現了，但見點點星芒，將鐵天龍硬生生的反尅反制住了。

武家比試，決不可稍落下風，一落下風，你就祇有捱打的份兒。尚幸乾坤鞭是長、軟的兵刃，盤旋得快，再加上鐵天龍的功力實在比百錯先生深强，幾個反覆，劍芒無法侵入其中，常言道得好：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百錯先生就犯了這個毛病，變成了强弩之末。

乾坤鞭反尅長劍，沒法了，其他三個羽士祇得插手其間以四對一，於此可見，鐵天龍決不是浪得虛名的海盜，他實在有其過人的功力，以一對一，他還是穩操勝券，現在以四對一，再加上其弟莫明其妙的死了，他算是拚了命。

鞭聲如潮，鞭影如山，以一對四，在他是顯得從容萬分，毫不畏縮，其實，他心中可很奇怪，其他的七虎呢？他們到了那裏去？為了老三而看顧屍體，可也不必以七個人守着二條屍身啊！如果，有二、三隻猛虎出手，乾坤鞭鐵天龍自然大有可能擊傷四羽士，擒住四人，然後審問四人來歷。可惜，一隻老虎也不見，他們在搞什麼鬼？

咦！不對，一時心中發麻，頸間又一陣刺痛，什麼道理？越來越不對勁，他心中明白，中了毒，怎麼中的？不必考慮，分明四人之外，還有別的埋伏。一刹間，所謂石火電光，他良心突然清醒，報應……報應……自己用毒傷人，如今，中別人暗算，祇不過死在不知名姓的人手中，將來報仇，可更難了。

七虎中，祇有白額虎陳子謀，他依稀看出些端倪，因為，他頸被架刀，背光站立，而金針的出現，光華一閃間，他看得清清楚楚，由左邊而來，第二枚打中了鐵天龍的右邊……

「快走，回你的北海，對鐵飛龍說：殺他兄弟的是鐵行脚的好友，報仇，如此而已……若果你們再遇雙鐵丐，我怕你們，八虎得全歸陰曹……」

說話的是百錯先生，說之後，一刹那不見了。這筆賬，他們始終記在丐幫之上，照盛琛的意思，反正不遠，回去求鳥王作個公道，那裡想到，風聲已經傳來，大鵬莊已有人出手，並且東南西北四路上，全有年輕人受傷送命，看來，事情越來越不簡單，走吧，回北海由鐵飛龍作主。

不想才半天，他們可給這個小化子阻住了路。送上一份柬帖，寫得明明白白，要他們在蓮花庵，先看把戲，後等紀彪來會。

把戲看不看，不在乎，紀彪出現，倒是件要事，因為，他那會來？

當他們一到蓮花庵，嗯，人來得不少，有四個羽士，還有一個千嬌百媚的少女，另外有七、八個男女，宛如衆星拱月般，又說又笑，一見盛琛、陳子謀等扶柩而來，他們全打了個突，因為他們有的獻媚，有的在提議，如何嫁禍之法，不想他們撞了進來，少女一見七虎，微微一笑道：「怎麼，你們鬍子也有一大把，還捨不得我啊！」唉！這一句話比武林風波更快的掀起了一場酸風醋波。

「采姊姊，我看順便解決了他們算了吧！」

「蘭弟，解決了他們，試問誰去通風報信啊！」

「留下一個如何？」有人插了嘴，不想在東角落却有人接了口，「假扮為盜的，殺人討好的，我是一個也不會留，我們兩個除了七隻老虎，再留兩個……」

是誰？如果他留在東角落很久的話，該死，他們所商量的密謀，可給他聽了一個清清楚楚，這還得了？你想留二個三個，我們可是就非殺你不可！

「滾出來，小子……你他媽的來找死……」幾乎是異口同聲。

但是，那少女却是依然笑瞇瞇的說道：「你們不可如此得罪天下英雄……請出來……」

「唉！狐狸精啊！妳真有辱觀音大士的佛譽，別那麼嗲聲嗲氣，烟視媚行的，自以為可以迷倒天下所有英雄，其實，你，祇有一身賤骨而已……」

這一番話，更引起那些觀音兵的怒火，滾出來的聲音，此起彼落

，嘔！有人眼尖已看見東廊地下，有個草包，包中有蠕動之物，在這批受利用者當中，有一個哪吒門中者，人稱千臂神猿柏生，所謂千臂，就是他能在一刹那打出十種不同的暗器，一個草包中人，尚未起身，好，送他三柄柳葉飛刀吧，衆人不見他如何動手，三點寒光已向草包中投去。

本來，草包中如有人，他可算是沒眼沒鼻，為甚麼？因為，他藏在草包中啊！那會看得見那三把飛刀。嗨嗨，這可令在場人，個個大吃一驚，怎見得？

明明在三點寒光如飛一般射向草包時，包中人還在蠕動，還未出現，這三柄柳葉飛刀，不知怎麼的，打個轉彎，好得很，全釘中了栢生三重穴，所謂三重穴：是左右肩井穴，右手曲尺穴。肩井穴一傷，試問，以後又怎能打暗器？

這不是毀了栢生的三重穴，簡直是毀了此君的一生……

這一切可亂了套，首先是那百錯為首的四羽士，到底有他們的眞功夫，步伐快，出劍更快，四柄長劍已點住了草包，饒你是天仙，也難脫出四人的誅仙劍陣。

「朋友出來！」

「出來，出來給你們分屍？這不太好。」草包中人在笑……

「不出來，我們就不能分屍？」

「大可一試……」此子也可以算是膽大，而四羽士能容得你如此放肆？對不起，四劍齊下，衆人不禁啊了一聲，這是因突然驚惶而發出之聲。

奇蹟突現，明明是四柄劍尖全生生的折斷了。

四羽士即使出道不多年，閱歷不夠深，但這種鐵布衫功夫，能令他們師父之寶劍斷刃，這那會不驚，順勢而收劍，這又是極自然的回手護身招，對不起，眼前祇一花，四羽士性命相連的四柄長劍，在一陣嗆朗聲中，為那花子奪取在手中！

在場人個個嚇了一跳，祇有那位狐狸觀音毫不在乎，依然媚笑盈盈的說：「這位大概就是鐵脚丐？」

「錯了，錯了，在下那有鐵師兄的好身手……」

「哦！你是鐵葉丐申嘉碩！」

「想不到妳的記性不壞……」

「我是觀世音菩薩啊！」

「可惜，我看妳，看來看去，不是菩薩，而是隻狐狸精！」

紀采玲是個越發惱而臉上笑意越濃的人，她恨極了你，必須要殺你而後快，而表面上可是對你越笑，越親近，本來，她已經預備用她所煉九毒金針射死申嘉碩，不想，竄出了兩個人，江西天地刀的崔越，崔燕。

這天地刀的確震驚過江湖，尤其老一輩的開派祖師華裕山，憑一人能施展飛天騰地，更能顯示天地變色，江海翻騰之妙。

華裕山就憑這一套天地刀法，可以說打遍七省無敵手，晚年，老人有些歉疚，因為，與他交手的，實在沒有幾個可脫出他的天地刀網。他收取了一對孩子後，將天地刀分由兩人學習，果然它的長處合為一對，威力陡增幾倍，傳到現在，本來這一對兄弟極少同時出手，唉，古語所調：血氣方剛，戒之在色，這隻狐狸精可將這一對兄弟調弄得團團轉，並且，情敵衆多，所以一直沒時間發揮，表現他們的特長。

他們有此機會，焉肯放過，雖然明知武林雙鐵丐不是好相與的，但是，自恃天地刀法之厲害，那肯放過這好機會。

雙刀一現，並且，猛下重招，恨不得將師門所傳之一切功夫全抖了出來。因此，刹那間，但見天上地下，全為刀鋒所佈，而那個鐵葉丐申嘉碩可被圍在刀陣中了。

尚幸申嘉碩的內功奇佳，又善於移形轉位，丐幫中之小五之訣又爛熟於胸，現在，他祇守不攻，所以，看來申嘉碩是左支右絀，情況大為不佳，唉！所謂江湖中人，當然有不少正人君子，但是，小人比君子多啊！一見鐵葉丐被困絕境，個個想分功，刹那間，鐵拐的鐵拐，護手鈎的護手鈎，劍也有，棍也有，好像非殺了申嘉碩不可。

如果千臂神猿栢生不傷，在此時間，眞可能令申嘉碩顧此失彼而吃了一次大虧。

申嘉碩這時才算明白，自己學會了大玄神功，並不說明就此能天下無敵，武林門戶，各派有各派的特長，不眞正去了解清楚，那麼，他眞是有一天會跌在陰溝裡。

現在，不能不快刀斬亂麻了，自己先被圍的是天地刀，而其他人祇不過在外圍騷擾而已，再說，天地刀之精華，憑他的謹守，已看了個清楚明白，已是反攻之時，不再客氣，大玄訣中之鐵臂神功先展開……

崔越一刀，直砍在申嘉碩之右臂上，硬碰硬，而鐵葉丐的手臂却無事，崔越不是個笨蛋，知道不對，回勢收刀，但是這一來，兩人之呼應出了漏洞。

申嘉碩根本不理崔越收刀封勢，他是硬打硬，何況，手中還有四柄沒尖鋒的長劍，嘿的一聲，長劍與崔燕之地趟刀對了親家，崔燕是做夢也想不到，申嘉碩會突然的一劍，撞正自己的單刀，手臂發麻不算，胸口更是一熱，哇的一聲，可憐，一代刀王，直落得個傷重吐

血。

何況，此時是混亂之時啊，你的護手鈎，我的拐子，他的劍，我的杖，在鐵葉丐打破一個缺口後，移形換位，好了，亂成一大片不去說他，人越多，越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可慘了，自己打死自己的，竟然佔有一半，至於崔氏兄弟更苦，爲甚麼？一個想救兄弟，一個想擺脫糾纏，兩人難免疏於防範，因此，一個死在護手鈎的錯手下，而崔越在崔燕恨極之時一飛刀，巧得很，崔越剛到，一刀連頭帶腦劈了個大開花。

戰場中可以說得上沒有半個活人時，七虎他們親眼目睹，看見四羽士跟兩個面容俊俏的劍客，挾護着紀采玲走了。

狐狸不愧爲狐狸，她看出來，一個鐵葉丐決不會令他們有好處！現在，倒不如趁機一走了事的好，免得被阻而後退無路。

唉！你不走，祇不過死，一走，對不起，比死更難捱的惡運將在等着你了。

盛琛比較有胆魄，否則，也不會有惡虎之稱，老實說，在江湖上奔走的人，差不多是將頭掛在腰間走的人；隨時想到不是殺人一刀，就是被人割了一刀，今日，事已如此，他可有些……

「殺你們頭兒的，並不是我們雙鐵丐。還有，最近江湖間流的血，也不是大鵬莊的人所爲，你們是江湖朋友，你們可以瞞了良心說假話，也可以因此掀起一場新風波，不過，朋友，無論怎麼樣，你們也別想脫出我們丐帮的手，現在，還有戲可看，等着吧．先將死人買棺盛殮，將他們曝屍在此，也不像個話，是不是？」

盛琛一想，除此也無辦法，先將三人收殮，棺木買好些，石灰多放些，其他，唉！總得有個新安排，所以，走的走，守的守，最後，他們被個小化子引到了蓮花庵。

至於狐狸觀音紀采玲，本來善於鑒貌辨色，一發現鐵葉丐之能耐，她那裡敢吐出九毒妖針，爲其餘幾個好手挾了就走。現在，他們是越走越快，誰也不敢說話。其實也無話可說，江湖雙鐵丐之能耐，他們算是眞正的領敎過了，何況，祇有一個，已打得那些自命不凡者落花流水，雙丐會合，那還有他們的好處！

「怎麼?走啦!」

半空傳來一聲比紀采玲更脆更媚的女子聲，這可令在場七人個個打了個突，總以爲女人中紀采玲可算得美媚不可方物，尤其是這一把聲音，媚而膩，聽了眞令人銷魂蝕骨，可現在，又來一個，六個男人有三雙有這樣的念頭，最好現身出來，給他們看看，比紀采玲又如何？

這些人，勾魂無常已在他們頭頂上飛舞，而他們還在動他們的色慾之念……您說，這是多麼可憐的啊！

沒聲了，奇怪，這又是怎麼一回事？這一對自命風流倜儻的少年人可忍不住了：「有胆的出來見識見識！」

「見識什麼？青哥關照我，關中有一對淫賊，最是不懷好意，敎我切不可露面，除非殺了他倆，可是青哥對我說過，這六個人該由他收拾。我又不能違背了青哥之意，我想，打總可以打幾下，好，姓于的小子，見我先得捱打！」打字才出口。「叭」的一個大咀巴，好，那一對關中淫賊，其中那個雲中玉燕于成，不知怎的，給人兜頭兜臉一個大咀巴。這一下可打得重，直打得于成連心也幾乎跳了出來，世上那有這種拳法？

再看一看清楚，于成幾乎暈了過去，一個女子，美啊！美得簡直筆墨不能形容。

人是美極啦，可也打得實在重，不過，人家可是笑嘻嘻，從任何角度來看，毫無一絲戾氣，不像觀音，她越看越美，越看越令你夢魂顚倒，當你對得她越近，你如是個細心人，你會發現觀音非但有狐狸相，並且有莫名其妙的乖戾氣！令你望而生畏。

「我說過，想見我，得付代價，我一出現，我已給你們看過啦，一個已捱了打，算數，還有五個……」說五個，眞如鬼魂般，悄沒聲、靜悠悠，脚下或者裝了滑輪吧！否則那會這樣輕、靜、快、捷的，給五個人一人一個大咀巴！

捱打事小，於此，却可顯六個人之功力深淺，很好，有的打得金星亂冒，有的被打得暈頭轉向，有的不經打，一下打倒在地爬不起來。

狐狸觀音紀采玲可例外，她沒捱打，不過，紀采玲既有狐狸之稱，她比鬼還精靈，已看出那少女不是好相與，而此地更不是個好地方，她不能受打捱擊，時不與我，好，說走就走，她自己明白，主謀是自己兄妹倆，祇要自己不在場，就沒個證人在，這就可撒賴，如果兄妹倆，祇要有一個落在對方手上，這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因此，她微微一笑，笑，好像是美貌女子與生俱來的本領一般，突然，笑臉未斂，而一股金色光華向在場的人射到，正是狐狸觀音獨門苦練而成的九毒妖針。

這金針不論中在何處，人，就得向閻王爺報到，再說，這是她練就的苦功，現在距離又近，事起倉

猝，可說是百發百中。

死了，嘿，連怎麼樣死的還不清楚呢！但是，她還是不怕一萬祇怕萬一，金針出，人，竟然一個「倒隨雲」，人也彈出丈來遠。可是，她的俏眼睛依然看得清楚，這些金針沒有一支打中人，爲什麼？那個比她還美的少女，手中不知什麼時候多了一個圓形球，白光一閃，錚錚連响，金針竟然不由自主的向那白色圓球投入。

這一來，不由得紀采玲亡魂皆冒，鵬環劍已經給哥哥放回原處，自己的本領，除了九毒金針，就是狐媚人，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反正離此已有廿丈來遠，好，憑自己的輕身功夫，脫身總是有望吧？

她打的算盤本來不錯，無奈四週似羅網密佈，也不知怎麼一來，背後有股極強厲的勁，非但令她無法展開自己得意輕功「倒隨雲」，反而向那少女走去，她還想噴射出九毒金針，女子手中的東西，那圓球尚未收起，自己這一股金針，實有殺人滅口之意，這一來變成了面對面，該如何解釋？她還在想她的如意算盤，不料，背椎勁一痛，人一吃痛，自然而然的口一張，快，是快得異乎尋常，一串金星，比勁弩還要快的向紀采玲的口中投入，而後面又是一股熱潮一擁，極自然的將這一串不知名金星由喉嚨滑進了腹中。

那少女在說話了：「你們四羽士，本是名門正派之後，爲了個妖女，竟然背叛師門經誓，身着道冠，隨她殘殺同類。何不想想，她人祇一個，你們師兄弟有四個人，到時候，她祇說一聲，我只一人，你們藝高者得，那麼，你們就眞的自相殘殺不可了！」

四羽士是九華山長老的得意門徒；陳、田、顧、黃，他們眞的爲美色所害，幾乎死在金針之下，依人情而論，初戀僅是發個春夢而已，金針到，他們的夢已經被戳破了。現在，才一想自己四人代妖狐幪面殺了不少同道，這筆賬該怎麼算？四人連冷汗也流了出來。

「現在，你們可知道我爲什麼要挾斷你們的劍鋒了吧！」

後面有人傳來清脆的話聲，四人到底不是呆笨人，分明人家有意放他們一條生路。

關中兩淫盜啊！你倆還不走，等待何時？唉！這兩個淫盜是別具惡心腸，而且，自己的獨門暗器六陽迷魂霧，九陽戳魂刺尚未出手，你們四羽士是灰心了，正好咱們兄弟救了紀采玲走。你說，以後，還能不屬於我倆麼？

無恥者就是這樣的無恥，反正，在他倆心目中，女子大可二合一，好，就因爲這個道理，飛天玉燕于成一聲怪嘯，而其友安春打出一股黃色粉霧，而粉霧中突顯出九枚烏光澄亮釘狀長刺，正是這兩人的惡毒暗器六陽迷魂霧及九陽戳魂刺，雙管齊下，也不理成功與否，兩人架住了紀采玲，預備逃之夭夭，可是，耳邊却聽得有人大叫：「不可沾染此人……想死不成？」

于成、安春那裡聽得入耳，展開輕功，可惜，才走得未遠，咦……兩人聞得一陣怪味，腥臊難聞，再細心一辨，這濃膩味根本發自千嬌百媚，香艷膩濃的紀采玲身上……再看一看清楚，啊……他兩人不禁各自嚇了一大跳，她是紀采玲，還是掉包？還是自己心急慌忙救錯了人……但是，這一身打扮可不錯啊！

半空却傳來一聲長嘆，道：「可見孽由自作，無法可逃啊！」

聲到人到，祇見一個年才廿七八歲的化子，別看他是化子，可生得英挺俊朗，即使是蓬頭垢面，也掩不住他那一股英雄氣概。

「你兩個同時沾了金蠶毒，死期不遠矣！」

「啊！」于成、安春成名多年，也曾在苗疆走動過，他們可明白這金蠶毒之厲害，不過幾時令自己兩人中毒？

「此人已服食十三枚金蠶蛾入肚。」

恍然大悟，女子這一連串金星，原來是苗疆百毒之祖金蠶蛾，也怪不得紀采玲會變……一副千嬌百媚的面容，變得皺皮打摺，聽說，服食金蠶蛾之人，本身也變成了毒蟲……自己，看來是不出此丐所料，中毒難救了。

人，誰不戀生惡死的，能救，誰不望能救……可是，那女子却依然笑瞇瞇的說道：「幾時聽說過金蠶有解藥？活多幾年可以，祇怕藥完了，你們會變成金蠶幽靈，人，變得比惡鬼更可怕……」

于成、安春一聽，不由頽然一聲長嘆，他倆相信，這女子可沒騙人。

自殺，可憐週身在這短期內，變得經脈全傷，別說自殺，連走幾步路也難，久聞苗疆十三門戶之厲害，更聽說金蠶爲百毒之祖，自己既然中了此毒，祇求早些歸天，也免得活在世上現報應。

「殺了……我們吧……」

「誠如……君所言……我們罪有應得……」如此橫行關中的淫盜，今日，也突然會哭出了聲來……

在一邊的紀采玲更加躭心，因爲，她是被逼服食十三枚金蠶蛾，後果又該如何？

不對，肚中簡直在作反，不！痛……宛如有毒蟲在咬噬着五臟六腑。

「金蠶蛾開始作發。」

「這，這……」可憐，紀采玲又痛又糊塗，又怕死……更怕死在蟲蛾之口。

現在正是午時，好，再捱一個時辰，然後就太平了，一直到了子時，再來一次……

「聖母……聖母……如此折磨，到幾時完？」

「不一定，幾時我們要妳說實話，辦到了，那麼，我就會送妳歸天，一天，十天，甚或三月半年……」

「聖母慈悲！」

「妳對誰慈悲了？唉，連個鐵貞貞也在妳陰謀下，落得個半身癱瘓在床，讓個少莊主韋珮英爲妳闖大禍，妳可有慈悲之念？」是個男人在發話。

「你，你是誰？」

「錢青。」

「啊！錢大俠，我是代你報仇，我是代你搞亂了武林，我是要他們亂……自己打自己，然後，讓你乘虛而入啊！我是你功臣啊！」

「丐幫做事，光明磊落，大鵬莊與我們毫無瓜葛，至於鐵飛龍尋求幫助，人之常情，若因此而從中暗算破壞，丐幫豈不是與江湖下三濫一般無二！」

「好說！好說！這毒物……」她痛得在地上直打翻滾。

「我明白，你說我不應該用苗疆毒物來對付妳，請問，妳那九毒金針又如何呢？誰又知道，這是東海大靈祖師，奪自盤家的天蜂赤蝎經，然後改頭換面而煉成的毒物。」

啊！甚麼？東海毒怪，大靈祖師竟然搶奪天蜂赤蝎經！難怪這麼多年來，江湖上有不少成名前輩，死得糊裡糊塗，也引起了不少打鬥，一門滅一門，一戶平一戶，還有件奇事，這些被滅門派之經譜典籍，會全失了踪。

而大靈祖師可越來越威震江湖，江湖人都不明所以，近年來已不見大靈祖師出現在江湖上。

「因爲，有你們兩個寶貝啊！」

哦！又來了一個小乞兒，人一到，一股觸鼻難聞的氣味，也隨風帶到。

「你們可知道他是誰嗎？」錢青誠懇地問。

誰會認識這個小叫化子！

「他就是大靈的大對頭，盤門唯一後人盤駒子。」

明白了，所以盤駒子的身上有股難聞的氣味，這正是盤門獨家禦百毒的天竹粉，天竹粉實在有它的妙用，他一到，于成、安春，連紀采玲也輕鬆了不少。

「想死的，可以，不想死的，乖乖的跟我們去，好處，決不至於子午時，痛得像隻母狗叫，嗯，想起妳的壞處啊！眞該讓妳活活地受它半年八個月，不過，大姊姊，給她解藥，讓她快些上了大鵬莊。」

于、安兩人運最後一口眞氣，相互用兵刃刺了個對穿。盤駒子嘀咕着：「別害人，害人不好……」邊說邊取出一隻碧綠的小葫蘆，撒了些粉末出來，一會兒，他倆的屍身化爲一堆白水，而這堆白水又讓盤駒子用一隻扁形器收藏起來。

可憐，祇剩下個狐狸觀音，爲十三金蠶蛾所制，她知道，一回大鵬莊，她決討不了個好，想死死不了，現在，憑她最原始的本錢，也不能引得男人多看一眼，自己對待異己，素來殘狠，報應來時，別人賜於她的也不弱。

七虎三樞現正向大鵬莊走來，可是，兄妹倆是打定主意咬定牙關不肯吐露一個字，即使有證人，他倆也不認，其奈我何？大不了一個死字，死了，許多秘密全埋在心中。

果然，鳥王韋君馥不理其他，先斥責苗疆毒物之可怖，現在惡虎盛琛再三說明，此事來龍去脈，韋君馥無論如何是不聽。

韋珮英也聞訊走了出來，一見心中人變成如此形狀，他可是個情長之人，他還想代紀采玲覓求解藥。

「你看如何？」半空有人在譏笑着。

「意料中事耳，年紀大的人，難免是糊塗，老蘑菇。」

韋君馥一面示意，一面已卸下長袍。別看他老，精神奕奕，毫無老態：「是好朋友，出來會會。」

「不來是不能料，來了總得到，不讓你顯顯威風，然後再請他們說出詳情，你是永遠不會口服心服……」

說時遲，接那快，韋珮英已經將老父之鵬環劍及自己的，一併取出，血跡早已抹擦乾淨，本來他想先出手，此時半空中傳來的說話可眞氣人：「小駒子，你以小對小，由我與你大叔，先對付這個老的。聽說女的更厲害，大哥，我們揀個便宜了！」

在場人個個不能算是江湖的泛泛之輩，尤其是韋老，他也不會看見過這麼好輕功之人。

鳥王以輕功稱雄江湖，他也會有內怯之心，可想而知，來人之功力可見一斑。

但是，武功雖好，這身打扮……啊，對了，他是丐幫中人，武林雙鐵丐，莫非是他？

「韋鳥王，不必猜疑，在下姓申名嘉碩，不過，一般人全叫俺臭叫化子，我看也沒什大不了，等如韋鳥王吧！有人突然喜歡叫你一聲臭雞吧！這不是一個樣？」

這樣說還有打不起來嗎？韋君馥的鵬環劍可說是幾十年未遇敵手，並且，也從沒有一個人敢以空手對神劍。老鳥王氣是氣，但是，他可眞能忍得住氣，八十一手大鵬屠龍劍，依然是尺寸不亂分毫，有幾招是他認爲得意的傑作：如「鵬飛千里」、「鯤鵬交位」、「神鵬展翅」、「單爪擒龍」、「瞬息萬里」……那一招不是一招變八，甚至於鯤鵬交位這一招，竟然連變十七個方位。

韋君馥的鵬環劍是極少有人見過的，現在，算是便宜了在場各人，個個看了個目瞪口呆！看得韋珮英也有些心不在焉！哈，可眞怪，他的左肩穴被人點了點，耳邊却聽得小叫化子說道：「小少爺，你別祇顧看啊，如果我是個不要臉的賴皮叫化子，那你不是給我點中了你肩井穴？」

韋珮英可眞是嚇了個魂飛魄散，說實話，武家交手，實在由不得你疏神、失策。現在，少爺的肩頭還是有些痛，可他心更痛，自己在六歲紮根基練武，十一歲開始習練鵬環劍，不料，竟然敗在一個不起眼的小叫化的手上，爲什麼？心抑加心怯，能打得好這一仗麼？

不料就在此時，一股勁風宛如神梭穿雲般，向那小化子的身後襲到，可是，半空傳來一聲冷笑，並且，你快，他比你更快的駢雙指直指鵬環劍口鋒。一個玉面朱唇、雙眉高挑的中年婦人面帶慘異之色，一看來人，她更是驚異中帶七分怒色，看來，大鵬莊該完了，享譽武林百餘年的鵬環劍，竟然給個卅左右的化子，點住了要脈。

眞所謂薑桂之性，老而彌辣，本想一劍解決了小叫化，出手極快、極重。而今，這叫化子冷冷的看了周慧心一眼道：「韋家祖訓有此一條？」

周慧心險些給這八個字羞了個滿面紅，不錯，韋家劍不興這不教而誅，不聲而襲，何況，對手還是個小化子，可是，事到如今，豈容你多說其他，挺劍上前，周慧心早說過，她是太上莊主，她的劍也最靈。當然，功力必最好，而今，老太婆可拚命了！

雙鐵丐顯示了他倆江湖絕學，伏龍先生教得嚴，練得緊，何況，錢青是奉師命去探望狄依依，順便再向仲文德致謝，姬氏雙花不出來，祇有狄依依來看顧錢青。事實，狄依依已卅多歲了，不過，她依然的不見老，奇怪的是，她如今還是雲英未嫁。

仲文德聽見過錢青的俠義行爲，錢青爲了怕太行羣雄爲外寇所挑撥，他竟然三日三夜不眠不休，趕到金頂峯上，正當七十二寨再開始哄亂時，他出現了。他拿出敵人一切陰謀證物，說服了七十二寨主，而他却嘔了血，連奔三日三夜……鐵行脚的名就是從此爲江湖人傳遍了。

但是，別人不知，連他自己也不知，他的內傷已伏，尚幸來到苗山，見到了仲文德，尚幸姬氏姊妹有七星勾子，在半個月內，將他的內傷治好，並且，仲文德再親授他輕易不露的秘魔一劍。

就因爲他精於秘魔一劍，才能雙手挾住周慧心的鵬環劍，說到拚命，對不起，你們三人根本無法可以抵得住三個叫化子。

周慧心一聲厲嘯，她是想逼女兒出現，擺一個四門玄陰鵬雲陣，活活困死三個叫化子。可憐，在惡威之下，韋玉瑛是萬分勉強的出了門，她不想害好人，現在，大鵬莊可以說只有兩個人是相信雙鐵丐的話是眞的。一個是韋玉瑛，還有一個是她名義上的嫂子鐵貞貞。

劍陣已成，哈，現在，反而沒有以前那麼快如迅雷、捷如閃電，並且，招法之變化不多，不過，雙鐵丐可看出來，四柄劍是劍劍如行雲，却拖泥帶水。

就在這樣情況之下，劍鋒再加環翅，實實在在佈成一個不容衝破的極狠厲陰辣的劍陣。

三個叫化三角形，背對背而立，其實，三個人全看到少女那副乞憐、示意的眼神，有幾招，她根本是故意露破綻，或漏空檔……祇要有一個人脫出，以內外配合，四門玄陰陣立可攻破，但是，那個看來才廿七、八歲的化子，對她微笑，笑得眞美，不，該說是瀟洒大方。

「青哥哥，你不許笑……」是個女的聲音。唉！不知怎麼一來，場中可亂了一大羣……

「紀彪、紀采玲，想死賴皮啊！不成啊！別說我不忍發三陰箭，就是這兩封書信，也可說明他倆的罪行啊……」

衆人祇見圍牆上，坐着個美得異乎尋常的少女，一身白衣，赤足而纏上了一雙籐鞋，除了腰部多紮了幾個佩囊外，混身上下可沒半點瑕疵。何況，笑容滿面，即使叫青哥哥，你不許笑時，聲音依然清脆悅耳。

是的，她手中有幾封信，在場人祇有紀氏兄妹明白，這幾封信一落在韋老手中，那就完了，那怕死命不認不說，不說也難逃大罪了！

不料，就在一刹那，周慧心一躍而上，但是錢青能讓妳傷了這少女嗎？這就是秘魔七煞附形法，妳快，他更快，已阻住了周慧心，少女可又說啦：「青哥哥，小心小駒子，我還怕這個糟老太婆？」

錢青突然如聞焦雷，對啊，這

位姑娘有誰撞着，夠誰吃一大窩……再說，小駒子是善於練蠱袪毒的傳人，武功與自己比，簡直相差太遠，申師兄是不弱，要二對三，實在夠他們辛苦，既然如此，他回顧了少女一眼，少女笑得更美，臉上宛如綻開了一朵花。

唉！周慧心啊！妳也是老江湖啊，人家說不怕，而化子說走就走，這少女可會是個好相與？她是恨這少女不將自己放在眼中，並且，在這樣的時分，還是眉來眼去，成何體統？

「殺！」她當時祇有一個心意，因此鵬環劍中鋒直進，鋒帶星芒，却向少女心胸直插。

在場人，連有惡虎之稱的盛琛也看不過眼，他不想看，耳邊却傳來一聲極尖厲的慘號聲，而周慧心高大的身形，莫名其妙的摔了下來，一看她，劍脫了手，在地上翻來滾去。

有人看得很清楚，周慧心一劍直刺，而少女祇不過一手回護，一手彈一彈，如此而已。當然，誰也看出來，少女的手戴有銀絲手套，至於周慧心是否爲其暗器所中，就不得而知，而韋玉瑛却想去攙扶母親，半空中又傳來少女的喝叫聲：

「不可碰她，小心中毒。」

啊！中毒，這可眞匪夷所思嘛，周慧心幾時中的毒，中的是什麼毒？

「華妹妹，不可胡亂用毒。」

「青哥哥，是她要我的命啊，再說，我也祇不過給她一些木香籐而已……不會死的，痛那麼一個時辰，就好了。」

「給她解藥……」

「好，青哥哥，別再看那少女……」

錢青如此威震江湖的丐幫子弟，可就給這個少女弄得啼笑皆非……

「還有，韋老頭兒，你老看完了信，喜歡再打，就打。」邊說，這個少女已用手勁將這幾頁紙，一張接一張丟了下來，韋君馥可眞嚇扁了個心，爲甚麼？怕中毒。其實，此時他的尊夫人早已不叫了。唉！用毒能用到如此來去無踪可尋的，可以說是生了耳朵沒聽見過。

韋玉瑛是不再看錢青了，分明，這位姑娘是愛極了錢青，再說，少女之美，自己實在不及其十分之一，她現在在扶起母親，少女可沒有阻止她了。而父親也在看信了……祇覺老父鬚髮戟張，雙眼環睜。

「好徒弟，好耐性……」突然，他又一回頭對韋珮英看了一眼：「媳婦，不，我沒有媳婦，即使已拜了堂，但是，我沒有這個老臉稱她一聲賢媳……如果不是她，甘心受了九宮先生一掌，看來大鵬莊得毀了，早已毀了……」

周慧心可不明白，事實上她恨極了這些化子，更恨那個少女，如今聽老頭子如此的怒吼，自從結婚幾十年以來，他永遠是心平氣和的，而今日……莫非是信，對，她得看信……可是，老頭子却一聲冷笑道：「妳教得好兒子啊……」

信是大靈祖師手書，從中更看清了紀氏兄妹眞正身份，他倆那裡姓紀，根本就是大靈祖師的子女，一個叫弓天河，一個叫弓天女。

大靈祖師本來想混水摸魚，不想爲丐幫中長老發覺，大靈祖師弓弼城府可眞深啊，竟然隱身東海，將子女教養成材，男的混入江湖上最具聲威的大鵬莊，明知不能學得大鵬劍法，可是，可讓子女去誘惑少莊主啊！

得到初步劍法，他又命子女去結識江湖少年豪客，另一面，他們明知韋珮英再也離不開紀采玲——弓天女。然後來個好絕招，故意逼韋珮英娶鐵貞貞。在弓弼，弓天女之安排下，逼韋珮英取出兵庫鎖匙，暗中取出鵬環劍，到江湖殺人，移禍大鵬莊，如果不是雙鐵丐從中破壞，那麼，人還要死得更多，甚至於北海鐵氏三龍六彪一離寨，北海立即得換了主，大靈祖師是黃雀捕蟬，等待此機會啊……

弓天河到了北海，何況，鐵貞貞是眞的爲九宮先生擊傷，還能不怒發如狂，傾巢而出評道理，再說出韋珮英自己有了心上人，視貞貞爲仇家，那時候，鐵、韋二家先鬧了個河翻水轉啊……

周慧心看到大靈祖師親筆信及一切的安排後，她現在越走越近，老太婆不禁戰聲對韋珮英說道：「你……你與我們，究竟有甚麼過不去，難道大鵬莊一定要毀了不可麼？」

韋珮英他那會不知，自己也爲奸人所算，爲甚麼？還不是自己一念好色！

哈哈哈，一陣狂笑中，韋珮英的鵬環劍已舉起，正想向頸間削去。

韋氏兩老却毫不在乎，兩老認爲畜生該死！但是，韋玉瑛却不忍哥哥死啊！還有，他即使不喜愛嫂嫂，如此一死了之，鐵貞貞又該怎麼辦呢？

「哥哥不可！」她正想阻勸，祇聽得一陣勁風，其疾似箭的，撞向韋珮英之鵬環劍。奇怪，如此沉重的劍，竟然給這一粒細小的砂石撞落，回頭一看，正是鐵行脚錢青。她連忙低下頭……她怕那個華妹妹看見，哦！大概此地之事已完，她不必在此浪費時間。

「咦！那會這麼香？」

「是爹來了！」

一直不開口的弓氏兄妹，突然歡聲大叫！而在場人，除了三個化子外，個個搖搖欲倒，可以說，凡是聞到香的，沒半個脫得了身。

一陣勁風，出現了三個紫衣人，再看一看清楚，三人是一樣面容，一樣服飾。

「呃！是壽師弟。」

「嗯！你們中了毒啦，沒關係，現在，他們中毒的人比咱們多，怕他們甚麼？哈哈哈！」

不錯，現在，中毒的人是正面的人物多些，外面又傳來了車輛聲。「本來，是他們載你倆到此，現在，該由我們載他們去啦……」

「有那麼方便？」那個小化子却笑嘻嘻的說着：「這是盤氏門中的天蜜香啊！唉！老傢伙，你到今天還不明白，天蜜香決不可加雜鐵綫蛇骨，不過，不加，他又無法可以一點就着，告訴你師父，偷來的拳頭，打不死本人的。」

「這個又如何？」半空又傳來一聲陰陽怪氣的話，並且，在語聲中，又聞「蓬」的一聲，一股七色彩烟四外飛射。這一股彩烟可厲害，在場人除了三化子外，個個在笑，而且可以聽得出，這不是他們甘心情願的笑，是被某種藥物逼出的笑聲……

「我看你們能忍得幾多種……」那個陰陽怪氣還在叫，又是一道紫色氣體，由半空擲下，一着地，立即如火箭般飛空，向上直竄，不對，這一陣嘯聲刺人耳膜，何況還帶着一陣蘭花香……

「咭咭咭……」衆人不由精神一振，爲甚麼？因爲，是那個少女又再出現了！她來去無踪，如果不是別有玄機，她會去而復返！

非但如此，那小叫化却由身邊取出一段似鐵非鐵，似木非木的東西，也不見他如何一來，這東西的尖端上，立有一點星火出現，不得了，這個臭，臭得簡直不可以言語形容，但是，這股臭味，却令一股又一股彩烟呀，紫氣呀！全向那星光中聚集……

「這是鐵鱗神香！」陰陽怪氣人在怪叫，而一條綠色耀眼之高大身形，向小化子撲到，但是，老怪，你上當了，你自己是看得分明，還有二個化子未被你的毒香、毒霧所迷倒，這一對可是好對付的了？兩條光影投到，老魔正想用毒物對付兩人，不想，背後又是一陣嬌笑聲中，背心莫名其妙一冷，用毒者決不能覺背心發冷。老魔知道中計，雙杖又擊到，可憐，一聲厲嘯中，不愧爲新起一代之魔祖，大靈祖師竟然會在如此幾面受擊之下，他手一揚，七顆紅星般的東西揚起，人，再不顧一切，如此重傷之下，他依然能衝出密佈之羅網，向空中如飛鳥一般的去了。

雙鐵丐，小化子，那個華妹妹是不能讓七顆紅星落地爆散，而殆害萬里人畜，因此，祇能讓大靈祖師負傷而去，至於大靈祖師發出七粒瘟珠，總算給四人接了過去，錢青可看了少女一眼，少女自知理錯，伸伸舌頭去救護那些受害者了。

「老前輩，你爲人正直，難免中人奸計，尚幸，此事已明白，江湖風波，也不至於引到大鵬莊上。至於令郎，唉，年輕人那個不犯錯，以後，知錯能改，善莫大焉！」錢青說話時萬分誠懇，韋老夫婦幾乎哭了出來。

「至於鐵氏之仇，我，還是不會罷休，你們回去，請他們好好的等着吧！此地，已無你我的事了，再見了！」

雙鐵丐之光明磊落，俠骨眞情，從此，更騰傳江湖，丐幫已眞正步入中興之時了！以後，以後再說吧！

（完）

上文提要：

高橋逃命奔走黃山尋找小少爺，偌大的黃山終於遇到了小少爺展玉翅，一向高傲自恃的展玉翅初見高橋不予理睬，待高橋將展家卅餘人遭害，交出其父遺物玉珮及一封遺書後，展玉翅突然間好似長大了許多，拜謝高橋，主僕兩人決定上武當山尋找師父青石道長，學藝以期雪報家仇……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丐幫少爺

武當派面臨強敵 展玉翅急中練技

倏地，一道電光聚在殿壁上，流光飛濺，其一射中展玉翅懸在左腰上長劍之吞口上，展玉翅似被一道强大無比之電流猛擊，身子被抛起，猛撞在石欄杆上，滾落地上，暈死過去。

山上氣候多變，雷風來得快，也去得快，霎時間，天霽風歇，雷息電領，烏雲飛散，天際又露出陽光來。刹那之間變化如斯之大，敎人有身在夢中之感。

看官莫以爲筆者信口開河，那「雷火煉殿」，實乃武當十大奇觀之首，武當派傳說，上天諸神唯恐不敬之善信染汚金殿，常以雷火煉之。又說金殿之內，若有不善之人，以雷火警告之。

因此，青雲要展玉翅出殿接受考驗，凌虛才會認爲合情合理。而金殿之設計十分巧妙，數百年來，在風雨雷電之下，不但依然無損，而且越煉越是晶亮，使信徒更加趨之若鶩，認爲武當山上確有神明。

其實武當山因重巒叠嶂，受熱不均，形成氣候多變，山風吹過山峯，方向驟變，混亂之風，使雲層之間之摩擦頻繁，而帶了大量之電荷，且金殿建於最高峯，是座天然之導電體，許多帶電之積雲都向金頂運動，當到達一定程度，雲層與金殿上的尖角之間，形成了巨大的電位差，使得空氣電離，被拉上電弧，這就是閃電！

同時，强大之電弧使周圍的空氣，急劇膨脹而爆炸，於是電弧發生變形，而形成火球，並發出雷鳴，這便是武當山金頂「雷火煉殿」之科學原因。古人不知究竟，是以認爲是天神發怒。如今金殿上已安裝了避雷網，這自然奇景之「雷火煉殿」便不易遇到了。

不過看官若有機會遊覽武當金殿，仔細觀察，仍可在殿壁上發現許多被雷電燒灼而留下之小黑點。筆者訪武當時，與山上道人們及管理委員會有關人員聊天，得悉這種現象仍偶然發生，但「規模」、「氣勢」已大不如前。據知科學家經過仔細之研究考察，認爲既然「雷火煉殿」，無損其一切，何不再讓此奇景重現人間？因此考慮撤除避雷網，這對筆者來說，實是一件好消息，看官是否有興趣，到金頂坐在金殿內，體會一下天威？

* * *

展玉翅醒來之時，只覺自己躺在一張床上，房內昏暗，點着一盞油燈，他喃喃地道：「弟子已通過考驗，証明對武當一片忠心，弟子通過考驗……」

只聽青石道：「翅兒，你暈死過去，還不快起來謝謝青木師伯！」

展玉翅聽見人聲，精神清醒了許多，腰一挺，本想坐起來，不料身子竟然彈起尺餘高，而體內眞氣洶湧澎湃，流竄不定，他失聲呼道：「師父，徒兒內力不受控制！」

青石臉色劇變，瞪着青木，澀聲道：「師兄您……」

展玉翅這才發現青木盤膝坐在地上調息，只聽他輕嘆一聲，道：「不錯，愚兄剛才趁機把內力灌輸給他！」

青石失聲道：「師兄，您一身繫武當之安危，怎可這樣做？翅兒，快叩三個頭！」須知學武之人，功力深厚，可將自身之內功，嫁移給別人，但如此一來，他數十年苦修之成果要毀於一旦了，是故青石才會如此激動！

展玉翅一時之間尚未弄清楚來龍去脈，却聽師父之言，跪在青木身前，咚咚咚地叩了三個响頭。青木道：「翅兒，你趕快運功，將眞氣納入丹田，才能全部收爲己用，師弟，你協助他一下！」

青石道：「師兄，您這樣做，小弟實難茍同！」

青木又嘆了一口氣。「愚兄反正準備將餘生花在修心養性，及發揚道義之上，這些內功留着何用？何況愚兄已留了十年八年內功，仍比一般人强多了，你不必擔心！」

青石見展玉翅一副獃相，斥道：「還不快盤膝運功，把在體內各處流竄之眞氣，導引入丹田？」展玉翅不敢違抗，乖乖運起功來，青石雙掌抵在他背後「靈台穴」上，緩緩輸入一股內力，助他抑止流竄之眞氣，道引了入丹田。

過了頓飯工夫，兩人頭頂上都冒出白烟來，展玉翅運轉了九個大周天後，難過之情才止，但覺精神體力充沛之極。青石收了掌，才把情況告訴展玉翅，展玉翅十分感動，忍不住又向青木叩了幾個頭。「師伯如此厚待弟子，弟子也不知如何報答！」

青木含笑道：「這是我自願的，何須感激？日後你心中只要記住武當，愚伯便心滿意足了！記着，這幾天，你必須經過運功納氣，愚伯給你之四十年功力才會發揮作用！」

展玉翅失聲道：「弟子如今便有四十年功力？」

青石道：「那得看你能吸收多少了，很多人只能收到一半好處。師兄，還有甚麼指示！」

「希望師弟勿以我爲念，如今張三奇來犯，你還是早點下山去吧！」

青石含淚向青木行了一禮，道：「請師兄保重……小弟只能盡力而爲，但求無愧於武當，無愧於師尊及師兄！翅兒，咱們走吧！」他拉着展玉翅出房。

展玉翅一步一回頭，戀戀不捨地離開。走出丹房，方知此處是太和宮，下山時在大白天，武當景色，盡收眼簾，不過，展玉翅此時與上山之心情截然不同，天下美景看在眼內，亦覺得不外如是。

心裡只有一點奇怪，爲何一天未進滴水，居然不餓不渴？所謂上山容易下山難，但對展玉翅來說，下山比上山輕鬆多了，青石同樣心情沉重，默默不發一言。

兩人到達紫霄宮時，天剛入黑，青石着人送齋菜進房，只見高橋正躺在地上休息，見到他倆才坐了起來，問道：「咦，怎地少了一個人？」

青石看也不看他一眼，沉聲道：「不必多問，翅兒快盤膝於地，待爲師助你運功，請高施主在門外護法！」高橋應了一聲，大步出門，順手將房門拉上。

過了兩頓飯工夫，房門才被拉開，青石神情委頓地走出來，高聲呼道：「海平，過來！」

俄頃，一個小道士匆匆跑來問道：「師父喚徒兒有何吩咐？」

「海風和海天回來了否？」

「還未回來，不過也應該很快到了吧！因爲下午他還飛鴿傳書給師伯哩！」

青石急道：「快把他倆的信，拿來給我看看！」海平尚在猶疑，青石不欲詳作解釋，只好長話短說，把青木願意留在山上的事，扼要地說了一下。

海平吃了一驚，失聲問道：「師父，師伯眞的不下山了？」

青石長長嘆了一口氣。「你師伯爲了武當，犧牲了自己之一切，雖然爲師不贊成他的做法，但對他這種顧全大局，犧牲小我的精神，實在佩服至五體投地！」他頓了一頓，又道：「平兒，此事咱們慢慢再討論，快把信拿來，也許有緊急的事。」

海平不敢多說，匆匆回去，把信拿過來，那封信是裝在一根小竹管內，青石小心翼翼將信抽了出來，只見上面寫着：師父，張三奇已至老營，明天便會上山，請速準備。弟子海風、海天叩。

青石吸了一口氣，道：「趕快通知各弟子小心戒備……平兒，先請你青竹師叔來一下，再派人帶這封信上山給你青雲師伯或凌虛師叔祖過目，請他們速作決定！」

海平急急離去，青石到鄰房運功調息，剛運轉了三個小周天，青竹便進來了。「師兄，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海平又說不清楚！」

青石先把青木留在山上的事說了一遍，再將張三奇未死，上華山殺了梅花七劍及華山派掌門萬點梅說了。「目前他已至老營，明天便

將至！這魔頭比以前更加凶狠，咱們須小心應付！」

青竹吃了一驚，道：「師兄，如今大師兄不在，請您敲鐘召集宮內弟子，立即宣佈此事，並佈置防守，以免魔頭施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法，漏夜上山突擊！」

青石吸了一口氣，長身緩緩點頭，「師弟，咱們先商量一下！」

＊　＊　＊

「咚咚咚……」紫霄宮敲起緊急召集之警鐘，那是每遍敲九下，連敲三遍，第三遍「鐘聲」餘音未了，廣場上已站了許多武當派弟子，再過頓飯工夫，已黑壓壓地站了一大片。衆道人不知究竟，心頭忐忑。更有人懷疑要跟金頂的同門決鬥，心情更是複雜，是以廣場上人雖多，但却鴉雀無聲。

青石走至石階上，高聲道：「貧道是宣佈一件好消息，武當派內部之紛爭，已告一段落……」話未說畢，廣場上已响起一片嗡嗡之議論聲。

青竹急道：「諸弟子專心聽下去！」

「由於你們青木師伯以大局為重，犧牲小我，自願留在金頂，專心研究教義……因此本派將由青雲執掌……」下面反應更大，青石沉聲說下去。「第十一位武當派掌門登基大典，待凌虛長老擇吉之後，便開始等備！」

廣場上的弟子絕大部份都擁護青木當掌門，是故有人問道：「師伯，青雲是否有逼迫青木師伯？還是暗施陰謀詭計？」

青石喝道：「簡直胡說八道！武當派會出現這種人物麼？由今日起，誰敢再說這種話，便是對掌教無禮！貧道再說一遍，這完全是青木自願的！了解他為人的都應知道，青木天性是如此！」

衆道人仍很難接受這個事實，青石十分理解，於是長嘆一聲，道：「貧道當時亦十分難過，但後來却為青木師兄所感動了！貧道希望諸弟子理解他，從今以後更加熱愛武當，莫令青木失望，莫讓邪魔外道有機可乘，否則將教青木難以安寧！」

如此一說，廣場內又逐漸恢復寧靜。青石這才繼續說下去。「貧道還要告訴大家一個不好的消息……大魔頭『四不全』張三奇還未死！」

話音剛落，廣場內又像一鍋燒滾的開水般，沸騰起來，青竹忙道：「大家靜一靜！」

青石吸了一口氣。「張三奇重出江湖，當然是為了報仇，華山已被滅，下一個目標，便是本派！據海風和海天傳之飛鴿傳書所示，魔頭已至老營附近，最遲明日下午便將到達！」

這一句話就像是塊石頭拋落在池水中，引起一陣陣漣漪，「根據今晨，青雲掌門的意思，從太子坡起，至紫霄宮上，共分七至九道關卡，以攔截惡魔！第一道關由俗家弟子把守，第二道關由海平海靜，率三十六名弟子負責，千萬不可單打獨鬥，也不要一湧而上，應以『天星』劍陣應付之！第三關由……」

忽有人道：「師伯，這一關應該由弟子率領了！」

青石低頭一看，認得是海空，乃頷首道：「不必焦急，這本來就準備派你及海虛率領三十六名精銳弟子把守……」

青竹插腔道：「已經有任務者，立即下山，並派人火速通知金勝孫總管，着他領俗家弟子首先佈置攔截！」立時便有兩名道人，應了一聲，轉身飛跑下山！

青石續道：「第四關便由貧道率領，第五關由青竹師弟率領……」

青竹急道：「不，師兄，你我兩人對調一下！」

青石道：「命令既出，那裡收得回來？除非掌門人方可改變！至於第六關則待掌門下山後再作決定！其他沒有任務，决非無事可幹！須另組成幾個小隊，每隊十二人，在各處巡邏，通風報訊及馳援。剩下來的，通通守護紫霄宮！貧道要說的話，已全部說畢，請青竹師弟補充！」

青竹把人手分配了一下，組了十二隊巡邏隊，又交代了一些細節，然後吩咐伙頭提早造飯，飯後便立即行動。

會後，青石又和青木到靜室之內密談，至二更時分方返回自己丹房，只見展玉翅精神奕奕，見到乃師，一副躍躍欲試的模樣。「師父，那魔頭若能闖至第四關，便由徒兒打頭陣，由師父押陣……」

青石不等他把話說畢，便斥道：「你趁早死了這條心吧！哼，憑你那一點微末之技，也敢誇下海口！你還是老老實實給我呆在此處，不得離開半步！高施主，你非武當弟子，更不能露面！」一頓又道：「貧道便將翅兒交給你看管，出了事唯你是問！」

高橋唯唯諾諾，青石又道：「造好了飯，先吃飯，便開始休息！」

「師父，你趁此先指導徒兒幾招吧！」

青石沉吟道：「也罷，你先到院子中來！」展玉翅乃隨他出房。外面便是一個長而狹的院子，雖說狹窄，但只一個人練劍，綽綽有餘。展玉翅先把武當七星劍法練了

一遍，再請教乃師。

青石接過長劍，道：「你且看為師演習一遍！」他先抱劍而立，倏地一劍刺出，只見劍尖顫動，泛起點點寒星，緊接着長劍回收，劍隨身走，身隨意動，意在劍光，火候也不知比展玉翅深厚多少倍！

以前展玉翅體會不到的一些妙處，許多地方，現在都豁然而通，暗暗稱奇：「莫非一個人功力深厚了，人也聰明起來？」那倒不錯，功力深厚了，目光比前銳利，許多細微的變化都能看在眼中，但最重要的是他此刻學武之狂熱程度，大大超過以前！

那青石使至急處，就似星河轉動，只見劍影不見人身，便慢時，又如從汹湧之大海中，轉到山澗溪河中，潺潺而流，溫和有情。當眞是動如脫兔，靜如處子！突見青石挺立收劍，直如狂風暴雨中，倏地雨過天晴，碧空如洗。

青石將劍遞給徒弟，「七星劍法易學難精，它是練太極劍之基礎，這套劍法練不成，今生也休想學太極劍法了！功力深者，一抖劍便能泛起七朶劍花，但如今，為師只能抖出五朶劍花，比起上任掌門，實在距離甚大！是以你以後必須勤加練習！莫看輕這套劍法！」

「是，徒兒再演習一遍，請師父指教！」展玉翅重新再練了一遍，果然大有進步。

青石心中忖道：「此子當眞是學武之奇材，難怪連師兄亦如此器重他！只要他吃苦勤練，他日成就必在我之上！」

想至此，突然下了決心，待展玉翅將八八六十四招七星劍法演畢，又接過長劍，道：「為師今夜授你三招太極劍法……這三招乃其精華，有人稱之為『救命三招』，亦有人稱之為『追魂三式』！以你如今之造詣，本未至練此三招之境地，因今時值非常，只好破例了！」

展玉翅喜不自勝，連聲謝謝。

青石嚴肅地道：「又由於你毫無太極劍之基礎，使此三招固然困難，亦難盡體會之精義，是故……」

展玉翅接口道：「是故弟子將加十倍努力，請師父放心施教！」

「哼，不可油腔滑調！」青石先教其第一招：「太祖下山」，這一招看似平平無奇，但展玉翅看了十餘遍之後，便發現絕不簡單，至於為何不簡單，又看不出所以然來。

第二招是「鐵牛耕地」，忽上忽下，倏左倏右，變化極大；第三招稱：「弟子拜祖」，這一招只有一式，雙掌握劍，上身向前俯，劍刃直指對面，勢如奔雷，銳不可當！

展玉翅記住那三招，已傳來四更之梆子聲，青石勞心勞力，已有點疲累，反而展玉翅精神百倍，越練越有勁，此時亦方知第一招「太祖下山」，實是一招「陷阱」，第二招是封鎖其退路，第三招，劍出如風，直刺對方心窩，絕不留情。

青石恐他太累，乃道：「翅兒，你先休息一下吧，明天再練，為師也要歇息了，說不定明天尚有一場惡鬥。」

展玉翅道：「師父先請休息，弟子再練一遍才休息。」他那裡肯休息？一直練至天濛濛亮，方基本上掌握好基本架式。

回到丹房，高橋已睡着，桌上放着兩碗飯，一碟素菜，展玉翅一天未曾吃半粒米，早已餓了，也不管飯菜已涼，端起來便吃，吃飯之後，他又盤膝於地，不斷運功調息，經過一夜勤練，體內沸騰之眞氣，已較前馴服，再不用別人協助，便順利將之引導到丹田。

展玉翅將眞氣運走了七個大周天，只覺丹田內眞氣充沛，人更是精神奕奕，他「醒」來之後，高橋正在梳洗，乃匆匆抹了一把臉，又提劍到院子裡練習。

剛練了兩遍，只見青石寒着臉走過來，沉聲道：「翅兒，如今不許你再練此三招。」

展玉翅訝然問道：「師父，這是為什麼？」

「因為此三招乃本門不輕易傳授之絕招，你白天在此練習，讓別人看見，也偷偷練習，可要壞了規矩，白天只許你練七星劍法。」說畢便自離去。

展玉翅唯唯喏喏，改練七星劍法，心裡却暗自嘀咕：「武當臭規矩怎地這般多。」

他把七星劍法練了三四遍，恰好青竹經過看見，忍不住點頭問道：「師侄，入門已多久？」

展玉翅乃將實情告訴他，青竹又問：「你幾歲開始習內功？」

「家師亦是本派俗家弟子，侄兒在五歲時，他便開始教我習練本門之內功。」

青竹十分奇怪，心想你再聰明，化十餘年之功夫，亦不可能練成這般深厚之內功，正想再問，却見海空滿頭大汗跑過來，道：「師父，青雲師伯他們已至，青石師伯請你立即去太祖庵。」

太祖庵就在青石、青竹住所後面，步行只需一盞茶工夫，據說以前太祖張三丰常去那裡修練，其弟子為了紀念他，在該處建了一座小小的道觀，供奉着他之塑像，故取名太祖庵。

青竹趕至時，只見房裡已坐了好幾個人，青雲居中，左面是凌虛，右首是青石，左下是青玉，他只好坐在青石旁邊。

青雲道：「張三奇那廝之情況，本座大致上已清楚，亦基本上同

意青石之安排，但第四關改由青玉指揮，第六關則由青石主持，紫霄宮重地，由本座及師叔負責。記住一件事，魔頭武功若是太强，你們三個須抽身退回來，合咱們五人之力，對付一個張三奇，以保住本派之榮譽。唉，當年合四大掌門之力，方能奏效，今日咱們五個人也未必能取勝，但咱們武功雖不如人，却須有與武當共存亡之精神，有了這個精神，自然能夠取勝。」

凌虛道：「掌門不必過謙，二十多年前，凌空師伯之武功還不如咱們在座的任何一個，更遑論青城及峨嵋了！」

青石道：「師叔，這又未必，這魔頭若非有長足之進步，亦不敢出山挑戰昔日之仇家，咱們還是小心爲上。」

話剛說畢，外面傳來一個叫聲：「啓稟諸位師伯師叔，山下有信鴿來。」

青雲沉住氣道：「把信遞進來！」海虛拿着信進來，青雲接過竹管，便着他到外面等候。

信是由金勝孫寫的，說已發現張三奇，即將到達太子坡，海風及海天留在太子坡，將傾全力保衞武當聲譽云云。

青雲看後道：「海虛，通知金總管，說咱們已經知道，將有所安排，若形勢太惡劣，須保留實力，退守第五關！」

青玉道：「第一關是俗家弟子全力防守之地，魔頭要上山，可不容易，諒他須受阻一段時間。」

青雲道：「青石，你偷偷到太子坡，暗中觀察那魔頭之底細，然後回報，無論如何，不可現身，形勢不妙，代爲兄下令，着金勝孫等後撤，以便最後集中精銳，跟魔頭決一死戰！」青石應了一聲，向凌虛行了一禮，便匆匆出庵。

青石恐展玉翅年少氣盛，沉不住氣，先回丹房叮囑他，却見展玉翅仍在院子裡練劍，當下再三叮囑，然後帶着海靜下太子坡。

兩人快步而行，至太子坡已是靠午時分，他倆不走正門，由後山下山，尚未進宮，已隱隱聽見打鬥聲，海靜呼道：「師父，魔頭似乎已到，他們好像在前山惡鬥。」

「快！」青石拋下徒弟，提氣飄身，展開輕功，越牆而進，一路上未見有什麼人，青石穿堂入室，直達山門，匿在門後向下偷窺，一眼望過去，便這位出家人也火冒三千丈，因爲石級上躺着不少具屍體，下面山道上屍體更多，幾個武當俗家弟子，正在圍攻一位看來五十多歲，蓄着三綹短髯，身材挺拔，身穿藍衣的漢子，其中一個他認得是太子坡總管金勝孫。

跟金勝孫一齊圍攻的一共有五個俗家弟子中之佼佼者，可是雖然以衆凌寡，形勢依然不妙，其中幾個已經受傷，只在苦苦支撑，旁邊還站着三十多個人，神態狠狽緊張，還有一些倚在石壁上，靠着樹幹的，看情況都受了傷。

反觀那藍衣人，動作俐落，靜如處子，動如脫兔，拳打足踢，瀟洒之至，一看便知誰强誰弱。

青石很想藉此觀察一下張三奇之武功路數，但又知道，再拖下去，死傷更重，他考慮了一會，然後發出長嘯，那是事先約定好的撤退訊號。

金勝孫忍住心中怒火，急忙下令撤退。張三奇哈哈一笑，道：「請發嘯的牛鼻子出來，讓老子見識見識！」

青石猛吸一口氣，硬生生忍住，背後傳來脚步聲，青石知道海靜已到，連忙回頭向他做個噤聲的手勢。那張三奇呼了三遍不見人現身，冷笑一聲：「武當派的牛鼻子都是縮頭烏龜，還不如俗家弟子。」言畢提氣，由山道上飛去。

青石這才現身，道：「金總管，快先料理傷者，海靜，你先到第三關那裡通知他們小心，魔頭已上山去了，記着，須抄小路。」

金勝孫喘了一口氣，吩咐高喬木照辦，青石又道：「金總管，掌門着咱們保存實力，與魔頭在紫霄宮前決鬥，咱們先上山，邊走邊談。」

金勝孫道：「好，我也正要向師兄報告！」

兩人抄小路上山，青石本來心急如焚，因見金勝孫惡鬥之後，體力不濟，有些氣喘，只好稍放緩脚步，金勝孫邊走邊將張三奇上山尋衅之情況告之青石。

原來張三奇今日巳時左右便到太子坡，他似乎有恃無恐，並不掩藏，大搖大擺而行，很快便被武當俗家弟子截住。張三奇一開始便要找總管較量，那些年輕的武當弟子，那裡嚥得下氣？便動起手來，拳劍齊施。

不料張三奇不是好吃的菓子，三招兩式，便打倒好幾個對手，同時飛身向宮內奔去。守在宮外的弟子一湧而上，仍難抵禦，張三奇大笑而問：武當是不是沒有能人？

金勝孫聞報提劍奔下去，率領衆弟子將張三奇逼離石階，張三奇果然是個人物，不愠不火，不急不燥，並不爭一時之氣，而以殺傷爲目的，是故武當弟子倒了一批又一批，也令金勝孫紅了雙眼，忘了掌門之命令，一心要與對方同歸而盡。

「唉，幸虧師兄來得早，否則眞是不堪設想！」金勝孫又長長一嘆：「武當俗家弟子得此一劫，十數年調教心血，幾乎毀於一旦，眞是可恨可惱！」

青石問道：「那魔頭武功如何？」

「唉，若不是超凡入聖，咱們又怎會一敗塗地！」

「這個爲兄自然能猜得到，我想知道其實際深淺！」金勝孫年紀雖比青石大，但他是帶藝投師，入門較晚，是以青石反而是師兄。「那魔頭雖稱『四不全』，你便逐一……分析一下！」

張三奇眞名無人知道，自稱奇才、奇人、奇遇，世上難有人比肩，是故取名三奇，他自認內功、劍、拳、腿四絕仍有不足之處，是以自謙「四不全」。

金勝孫道：「好教師兄知道，這魔頭今番上山，竟自稱『四大皆全』，就小弟觀之，並無過份之處！」

青石小心翼翼地問道：「比之凌虛師叔又如何？」

金勝孫毫不思索地道：「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超過有多少？」

「不止兩籌！師兄認爲師叔能否以一敵你我兩人再加上青雲掌門麼？」

青石想了一下，道：「恐怕很勉强！」

「咱們三人聯手亦非那魔頭之對手！」

青石再問：「若再加上青竹、青玉又如何？」

金勝孫經過考慮再三，答道：「若再加上青木師兄，也許還能敵住那魔頭！」

青石大吃一驚，蓋只有他方知道青木因把內力嫁移給展玉翅，對這種高手而言，已形同廢人，若金勝孫所料準確者，則今日武當派實是凶多吉少！

金勝孫見青石不言不語，反而安慰他：「師兄不必担心，咱們武當派有弟子數千，我就不相信他能將咱們全部殲滅掉！」

「那也不知要再死多少弟子！」

「也許他經過八道關卡之苦戰，體力不足，咱們少幾名高手，也能收拾得了他！師兄不必過憂！」

青石長嘆道：「即使最終能夠取勝，恐怕武當經此一役，亦將一蹶不振！再不是武林之泰山北斗了！」

金勝孫暗道：「武當武功能有人繼承下去便不錯了……」想到此，心頭一動，忍不住道：「師兄，小弟有一個建議，希望第三代弟子之表表者不要露臉，萬一敝派有什麼不測，他們還可以暗中授徒，使武當武技不至中斷！」

「師弟所慮有理，待爲兄跟掌門師兄商量一下！」

說話間，忽聞有斷殺聲，兩人轉頭望去對面山峯，青石凄然道：「連天星陣亦沒法困住老魔頭，眞是……這斯眞是做足準備功夫才上山來啊！」

金勝孫道：「第二關守不住啦，咱們亦來不及救駕，直趨第三關吧！」

* * *

展玉翅練了一個上午的七星劍法，出了一身汗，但精神充沛，身子舒暢，他返回丹房，見高橋在房內打拳，亦是汗流浹背。「小少爺，你要不要再運功引氣歸丹田？」

「今番看來不必了，我練了半天功，體內毫無不適之感！」

高橋喜道：「那倒要恭喜小少爺了，這說明青木道長輸給你之內功，你已全部吸收！」展玉翅亦是喜不自勝，高橋道：「不知你如今功力有多深？」

展玉翅道：「小侄自己也不清楚！」

高橋道：「你先提氣，將內力注於掌上，然後發力凌空擊出試試看！」

展玉翅依言提氣，只覺眞氣倏地而生，霍然充滿胸腹掌臂之間，用力一揮，無聲無息，却把臂上之經脈都漲痛，他還待試，高橋已喝道：「別亂試，有空再請教令師！將掌擊在地上看看！」

展玉翅一掌拍在地上，只見地上受擊之那一塊青磚，全部碎裂了，而四周之青磚，都現出裂縫，兩人互望一眼，又驚又喜。

高橋咋舌道：「好傢伙，看來你已有幾十年內功修爲了，只是還不大懂得應用！」

展玉翅猛吸一口氣，道：「我展家血海深仇，看來可以報了，這還得多謝青木師伯相助！唉，他眞是一位難得的有道之士，小侄也不知如何報答他！」

高橋道：「青木道長不同別人，少爺不必掛心，日後，你多爲武當派做點事，便是報答他了！」

展玉翅道：「可惜師父沒空，否則小侄可早點多學些絕技！」一頓又担心地道：「不知他下山情況如何！」

「你放心，惡魔雖然厲害，但武當名震武林，也不是好欺侮的。此事之後，恐怕我亦不便久留，而小少爺却最少要在此住上三兩年，屆時咱們訂個日期，高某再來接你！」

展玉翅急道：「你不留在此處，要去哪裏，何況說不定小侄，只須留在此一年半載便要下山！」

高橋道：「你千萬莫小覷武當派之武功，他們有不少絕技，多呆幾天對你絕對有好處！」

「待小侄報了仇再上山補學，

也來得及！」

高橋嘆了一口氣：「你這種脾氣，教我如何放心，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你簡直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爲何會說出這般話來，須知展家只剩下你一根苗，這一戰對於你來說，只許勝不許敗！假如你還是如此自高自大，我便立即下山，也不管這件事了。」

展玉翅身子一抖，緩緩垂下頭去，半晌才再問道：「小侄的確不知彼，但可否請教高叔叔？」

高橋又嘆了一口氣，道：「我也是完全不知道，只憑猜測，是以方決定下山，暗中打探清楚，他日待你下山後，才有所佐，你明白了否？」

展玉翅聽了這席話，恍如醍醐灌頂，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多謝高叔提點，小侄以後不敢亂來！」

高橋毫不客氣地道：「你不是亂來，只是不知天高地厚，年輕人這是難免的，只是你肩上所負之責任太重，我對你之期望，不免太高。你放心，只要你踏踏實實做人，我欠令尊太多，今後將全力助你報仇。」

「多謝高叔叔！」展玉翅心中完全把高橋當作長輩，雙膝一曲，正待跪下，却讓高橋硬生生地扯住：「高叔叔，小侄以前對你諸多不敬，您讓我……」

「以前你是少不更事，我還跟你計較嗎？」高橋一本正經地道：「男人膝下有千金，你這對腿可以跪師長，不可跪我！好啦，好好運功調息一下吧。」

高橋言畢也不管他，便盤膝席地運起功來，他有慘事繫心，心灰意冷多年，武功亦荒廢良多，自展家慘變之後，方振起精神，誓要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是故勤練苦練，大異往昔。

展玉翅精神鬆弛，睏意便上心頭，他和衣倒在地上便睡了。也不知過了多久，方被一陣拍門聲驚醒，開門一看，却是送齋飯的小道童。

展玉翅忍不住問道：「小師兄，可知家師下山之情況否？」

小道童道：「青石師傅之情況，晚輩不大清楚，但剛才收到信鴿，知道魔頭已闖過兩關。」

「如今他卡在第三關處？」

「不是，咱們竟然失去其踪跡，也不知他葫蘆裡面賣什麼藥。」小道童說罷便退了出去。

兩人把飯吃乾淨，展玉翅飯後，輕搓其肚，道：「可惜人太多，有什麼好東西吃，也未必輪到咱們。」高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展玉翅吐了吐舌頭，不敢再說。

到下午，突見青石和金勝孫上山，展玉翅正在練劍，連忙住手，喜問道：「師父，那魔頭伏誅啦？」

青石臉上沒半點笑容，冷冷地道：「你給我多練功，少開腔！」他拉着金勝孫的手，由旁邊拐進去。

「爲師若有機會，自然會去找你。」

展玉翅看師父之神情便料到幾分，「看來還未能收拾張三奇，但不知他如今闖了幾關，這張三奇之武功，比之羅賓鴻又如何？唔，看來姓張的必在其上，我若能與他周旋，諒能殺得了羅賓鴻。」

想至此，恨不得立即殺下去，跟張三奇較量一下，幸而他還不是那麼衝動的人，始終不敢輕舉妄動。他練武之處正好是太祖庵出入必經之處，俄頃，即見不少道人匆匆經過，走出石階俯覽，廣場上，許多道人在列隊聽訓，未幾，魚貫而出，也不知是否去支援下面守關的同門。

過了一陣，又見青石匆匆走出來，青石看到他，瞪了他一眼，揮手令他回丹房，展玉翅見乃師臉色凝重，不敢吭一聲。

回到房內，只見高橋正在運功，他自己則一刻也呆不下去，急得像熱鍋上之螞蟻，在小小的房內不斷踱着步，反觀高橋，仍如石像一般，一動不動。

這刹那，展玉翅方猛然發覺，高橋不是個凡人，對他不由生出了好奇心：他到底是什麼人？武功有多高？

下午，青石推門而進，展玉翅喜極而呼：「師父！」高橋這才睜開雙眼，長身行禮。

青石揮揮手。「不必客氣，你們都坐下，貧道再不來，恐怕翅兒再也蹩不住了，看高施主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之態，翅兒，你可要多多學習。」展玉翅羞澀地笑笑。

青石亦盤膝坐下，道：「張三奇那魔頭，武功之高，出乎想像，貧道也只看了幾眼，尚未正式與其交過手。」

展玉翅忍不住問道：「那師父又如何知道其武功深淺？」

高橋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令師是高人，只消看一眼，雖未摸到其武功路數，但功力如何，當能知個大概。」

青石續道：「貧道雖然未跟張三奇交過手，但金勝孫聯同數名俗家弟子圍攻，仍然……唉，若金總管判斷準確者，則武當派實無一人是其對手。」

高橋安慰他道：「但貴派人多，所謂雙拳難敵四手，張三奇再厲害，也不能得手。」

「問題是如此惡鬥，敝派死傷太大，而且……」青石吸了一口氣，又嘆息道：「據金勝孫估計，須集合敝派所有第一、二代弟子與其

周旋，方能抵禦，貧道對你倆說這些話，目的只有一個，希望你倆不可強出頭，而且一看勢色不對，便悄悄下山……」

他話還未說畢，展玉翅已道：「師父，弟子決……」

青石亦不待他將話說畢，便截口道：「這是爲師之命令，不可違抗！」

「但要弟子做這種事，實是比叫弟子自殺還難過，我既是武當弟子，便理當生爲武當人，死是武當鬼。」

青石臉色稍霽：「你之心情，爲師當能體諒，但假如武當派毀於一旦，這滅門之仇，由誰來報？武當派之武功，由誰來承繼下去？由誰來統領餘生之武當弟子，暗中與魔頭周旋？」他頓了一頓，方續道：「是以爲師要你活下去，既爲武當，也爲你展家。」

展玉翅身子一抖，久久不能言語，高橋輕咳一聲，問道：「道長，如今張三奇已過了幾關？」

青石道：「他闖過兩關之後，殺了我不少弟子，包括海平也已……咳……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魔頭闖了兩關之後，突然不見踪影。」

「啊！海平師兄他……師父，也許魔頭知道武當之厲害，半途而退。」

「胡說！幼稚！他是爲了節省體力，繞路上山，說不定已潛到紫霄宮附近，再出其不意，突然現身施殺手。」

這一說，展玉翅和高橋臉色均是一變，若是如此，那的確太可怕了，而且亦說明這魔頭智勇雙全，不好對付。

青石道：「若貧道如今着你倆下山，又恐在半路上遇上魔頭，則後果更加不堪設想，是以還得堅忍至最後階段……」

話未說罷，房門忽被敲响，青石沉聲問道：「誰？」

外面傳來海靜之聲音：「師父，金總管有事求見。」

青石長身低聲道：「你倆留在房內，翅兒，不可再出去練劍……我着海靜陪你們。」高橋知道他是要海靜看守他倆，青石走後，海靜果然便進來了，只見他臉上滿是悲憤之色。

展玉翅低聲問道：「海靜師兄，海平師兄呢？」

海靜咬牙道：「我一定要替師兄報仇！」

展玉翅沉聲道：「小弟跟師兄一般心情！」一頓又問：「師兄，七星劍陣跟七星劍法有何不同？」

「七星劍陣是一種陣法，參考天上北斗七星之排列方位，演變而成，七個人互相緊密配合，抵禦强敵，由於首尾相顧，分工合作，是以能產生强大之威力。」

展玉翅頷首道：「七星劍法，據說祖師爺亦是由北斗七星之方位、變化而悟出來之一套劍法，假如七星劍法配以七星劍陣，是否能產生更大之威力？」

「應該會……但爲兄從未聽人提過，只是有個感覺，初學七星劍陣時，使用七星劍法，比較容易配合。」

「天星劍陣與七星劍陣，又有何不同？」

「眞正之天星劍陣是將七座七星劍陣融合起來，變化無窮，使陷於陣中的敵人，完全摸不着邊際，只有挨打之份兒。」

展玉翅脫口道：「張三奇那魔頭能闖過七星劍陣，他功力不是……難以想像？」

海靜嘆了一口氣，道：「可惜敝派現有之弟子之中，無一人精曉天星劍陣陣法，凌虛師叔祖及青木師伯均只能演練五座七星劍陣，因此如今之天星劍陣，只用三十五個人，換而言之，不但未能完全發揮天星劍陣之威力，而且有不少破綻，困不住絕頂高手。」

「原來如此！」展玉翅恍然大悟。「未知師兄練過七星劍陣及天星劍陣否？」

海靜雙頰微紅，赧然道：「爲兄雖然習過，但學得不好，更加不精。」

展玉翅喜道：「如此好極了，不管如何，師兄總算習過，而小弟一無所知，尚盼師兄教導！」

海靜轉頭看了高橋一眼，見他雙眼緊閉，心中忖道：「師父要我看住他，但看師弟似脫韁野馬，要他一直呆在房中，十分困難，他既然求學心切，何不趁此指點他一下？」當下長身道：「師弟且稍候，待爲兄去準備一下。」

海靜出房約頓飯工夫又回來，雙手捧着一個澡盆，裡面放了許多細沙，還有些少樹枝。他首先把七根小樹枝，往盆裡一插，佈成一個七星陣，然後慢慢講解。

展玉翅自從滅門之後，心情大變，一改以往吊兒郎當之習性，聚精會神地看着、聽着，只恐怕聽漏一句話，看漏一個步驟。

那七星劍陣變化繁複，但更重要的是相互間的配合，海靜講了半天，然後把樹枝交給展玉翅，道：「師弟，你來試試！」他自己將一塊石頭放下，看展玉翅如何應付，忽然房門被砰砰地拍响。

房內三人都吃了一驚，以爲發現敵踪，不料却是伙頭送飯來，原來天色已經向晚，因時值非常，是以提早開飯。

展玉翅此時那裡有心吃飯，隨

便扒了幾口，便拋下碗箸道：「師兄，咱們繼續吧！」

高橋道：「少爺，你不吃飯，難道也不讓別人吃？何況這是一門精深博大之學問，一時片刻，能學到手麼？何須急在一時！」展玉翅這才把那碗飯吃光。

海靜對展玉翅頗有好感，吃了飯便道：「好，師弟咱們繼續！」兩人便在澡盆裡展開「惡戰」，一攻一守，殺個不亦樂乎。

一連三遍，展玉翅都守不住，被海靜瓦解，他又羞又慚，急道：「師兄，再來，小弟不信守不住！」

海靜失笑道：「一對一還容易守，假如是七個人，七顆心就更不好辦了。因此一般要練上一年半載，才能基本掌握，要練天星陣，那就須更久了！」一頓又道：「咱們換一換，由你來攻試試！」

兩人互易，展玉翅之攻勢，一開始便被封死了，四周封得密密麻麻的，全無生機，他又連敗兩陣。

海靜問道：「師弟，你從中看出點玄妙來麼？陣法是死的，人是活的，變化是無窮的，所謂易學難精，正可為此作註解！」

展玉翅深吸一口氣，又開始展開第三次進攻，這一次相持的時間較長了，但終究還是敗了。「師兄，你再試試進攻，小弟防守！」

就在此時，外面忽然響起鐘聲，鐘聲又亂又急，房內三個人同時長身而起，展玉翅道：「魔頭來了，咱們去看看！」

海靜忙道：「兩位不可逆師父之旨意，還是留在房內，待小道出去看看！」他出去不久又回來了，臉色十分沉重。

展玉翅急問：「師兄，情況如何？」

「為兄剛走到石階，便見到廣場上黑壓壓的全是人，連魔頭的臉也未見到，便被海空師兄轟回來了！」

「師父他們都動手了麼？」

海靜道：「還沒有，他們都站在石階上觀戰，那魔頭好大的膽子，簡直不把咱們武當派放在眼內！」

展玉翅道：「師兄，咱們悄悄出去看看如何？」

「不行，武當規矩十分嚴厲！」

海靜道：「師弟不是還要習七星劍陣麼？咱們繼續，不要浪費光陰！」展玉翅費了很大的勁才坐得下去，可是他一顆心却在廣場裡，那裡還守得住？

海靜道：「師弟，你這不是在浪費光陰麼？趕快專心學一學，說不定很快便能用得上！」這句話似有莫大之魔力似的，展玉翅果然摒除雜念，專心「防守」起來。如此互易攻守，可以從中吸收對方之優點，從而掌握到一些竅門，是以展玉翅進步極快。

這一仗，海靜頗費心血才取勝，他忍不住讚道：「師弟，你人很聰明，進步甚快啊！再來一局！」

此時外面突然傳來一道尖銳之慘叫聲，海靜臉色一變，道：「這好像是海寧師弟的叫聲！」海寧也是青石所調教的，與海靜感情極好，是以他雖然力持鎮定，但終究未能專心，竟然被展玉翅封死。

展玉翅大喜長身道：「師兄，你輸了，小弟已不用再學了，咱們一起出去看看如何？」

海靜瞿然清醒，急道：「不可，剛才只是為兄不小心走錯一步而已，不算。」

展玉翅盯着海靜，道：「師兄，咱們再來一局，假如你又輸了，便讓小弟出去看看如何？此時外面正大亂，小弟出去看幾眼，有誰注意到？」

海靜心想你剛學會，只要我專心，怎會輸給你？當下一口應允。兩人重新擺開陣勢，一攻一守，展開「厮殺」，這一次，因為關係重大，兩人都下得很慢。這當然有異眞正之搏鬥——眞正之生死搏鬥，豈容你思考？不過對掌握陣式變化，却極是有效，連旁邊之高橋，亦看得津津有味。

（未完‧三）

上文提要： 蕭丹見箱底石頭壓張字條，告知劫去財寶爲救黃河危害並要與之共襄義舉，蕭丹獨自北上，要去會一會這署名封雷的公子，老女鏢師與齊女找不到蕭丹兩人立即也上路。蕭丹途中遇到從未嘗過的狂風沙，舉步難行，饑寒交加，遇到位中年女人騎驢而過，又返回頭來將蕭丹帶離狂風風沙脫離危險……



情俠希夷故事

綠野俠踪

巴人・文
可飛・圖

蕭丹擺脫十三娘　報復七虎尋開心

灯火像繁星，閃爍明滅，原來天色已黑了下來，一路行來，她心中、眼裡，只有封十三娘，連封十三娘一言一動，都不放過，簡直連夜幕已垂，她竟然無覺。

是有意阻止她？還是因爲道上已有了行人？封十三娘像是驢兒溜了韁，只聽一聲嘶鳴，忽然跑了下去。

蕭丹慌忙一夾馬腹，因爲夜幕低垂，濃雲低壓，連星星也沒有，道上有人，便只聞人聲，不見人影，生怕走失了。

蕭丹對這封十三娘更好奇了，從來氣傲心高，從不把武林中人放在眼裡的，不錯，她甚至沒見封十三娘出過手，但正因如此，更覺封十三娘的武功，不，簡直是神功，簡直高不可測！

好在有蹄聲指引，路是大路，封十三娘又不是想拋下她，自然很快就追上了，蕭丹也不再言語，看來這藍封還是大鎮市，不但萬家燈火，天色雖已入了夜，道上仍多行人。

這封十三娘端的甚麼人？武功如此高不可測，她竟從未聽說過，她爹蕭嘯天少和武林中人往來，未聽他提及過，那也不奇，鹿杖翁可是對天下武林，瞭如指掌，若知有封十三娘其人，不會不提及的，還有，齊女走北闖南，南七北五，一十二省，那兒沒走過，若然知道，沒有不說的，但亦未曾說及。

還有，眞不明白，爲何在封十三娘身邊，她竟想起了她娘。

是怨恨她娘從小就丟下她，還是仍不原諒？或者應該說諒解她娘，總之，自從離開無名谷後，就把她娘拋在腦後了，但在封十三娘身邊，她却不自覺想起娘來，是否不自覺地，油然而生親切之感？

還有，封姓是少有的姓氏，封雷，封十三娘，竟然同姓，又同是……同是武功高不可測。

再不用懷疑了，正因武功高不可測，也才看不出那少年有一身了得的功夫。

怎還會懷疑，英雄老店的子牙先生，對少年，也像對她和齊女一樣接待，而她和齊女，不僅已聞名江湖，且聞名而喪膽，可知少年亦非常人，只不過……慚愧，只不過她和齊女亦不知道。

一聲嘶鳴，啊呀！她的馬差點兒人立而起，本來也不至令她驚惶的，但陡然眼前一亮。

但她的馬頭已被人揪住了，蕭丹也飄身下了馬鞍，原來她想得出神，竟耳不聞，視不見，已來到了一家燈火輝煌的店門口，竟也不覺。

是封十三娘已下驢兒，那已前脚離了地的高頭大馬，竟然動彈不

得，雖然她即飄身下馬，但已感覺出馬的戰慄，明白是被制服在封十三娘的神力之下。

偏是封十三娘仍像沒事人兒一樣，說道：「不到半日之間，你不覺得像從地獄入了天堂麼？黃河一旦氾濫成災，何祇赤地千里，人畜、廬舍、墟市無存，連泥土樹木，甚至荊棘也無存了，簡直成了人間地獄。」

蕭丹也不由心中一凜，想到今日所經之地，和這藍封一比，簡直是鬼域和天堂了，更覺這藍封富庶若江南，遠看已燈火萬家，華燈初上，好不熱鬧繁華。

竟不見夥計迎出來，兩人只得把驢馬拴在店前的馬樁上，進得店去，店堂中已是座無虛席，總算有個夥計迎上來了，道：「兩位若是投宿，請去別家吧！」

封十三娘皺了皺眉兒，道：「可是沒房啦？你們是藍封最大的客棧，若也沒房了，別處更沒有了。」

那夥計向他倆人打量了一眼，道：「房間倒是有的，只不過僅剩下一間小房，兩位……」

蕭丹扮小子，看來更年輕了，像個十六七歲小哥，看年紀，兩人倒像是母子，但衣着却迥然有異，封十三娘布裳粗衣，蕭丹却錦衣繡服。

蕭丹何等聰明，道：「一間也好，娘奔走了一天，一定累啦。夥計，店外的一驢一馬，好生照料，用黃豆泡酒，草料也要上好的，咱們明兒還得趕路。」

那夥計道：「原來兩位是母子，那就好辦了，請吧。」

召來一個夥計照料驢馬，隨帶兩人進入後院，可不是只有一間小房，一張小床。

封十三娘淡淡一笑，若然男女有別，蕭丹豈會一口便答應了，又那麼自然而毫不遲疑。

便蕭丹自己也不明白，何來這親切之感，得封十三娘相助，制服了關中七虎，既然她不把關中七虎放在眼中，自不會有救命之恩的感覺，但怎能不感激封十三娘的好心關懷，可是這緣故，便也感到親切了，道：「媽媽，你歇着，我坐在床邊打個盹兒就行了。」

封十三娘把她輕輕摟了過去，道：「你想改口，那可不行，一朝喚娘，那就是一生一世了。」

「媽媽……」

「娘，」封十三娘固執地說，笑得好不蹊蹺，蕭丹眞不明白，她怎會突然紅了臉兒。

而且說來連蕭丹自己也不信，不覺封十三娘的臂上用了勁兒，就是脫不出她的懷抱。

是封十三娘的懷裡溫暖，是不願掙脫，還是不能掙脫？

她從小沒娘，不是在娘懷中長大的，想必，在娘的懷中，就是如是溫暖。

封十三娘又說了，俯下頭來，說道：「不是只有女兒才叫娘的……」

「你……說甚麼！」

蕭丹心下有些兒發慌，又像是吃了一驚，霍地跳了起來。

「好功夫，道隱無名……我是說……除非功夫隱於無形，才幾乎把我也瞞過了。」

蕭丹可眞大吃一驚了，莫非……這封十三娘已認出她是女兒身不說，而且知道她來自無名山莊！

若然有人知有無名山莊的存在，也就不是無名山莊了，有如鹿杖翁，有如旗女，一旦被引進，那就是已歸於無名山莊，便是無名山莊的人了，因而得傳無名山莊的武功，於是，道隱無名，故稱，無名山莊，永永遠遠，不爲外人所知，而這封十三娘，竟然知道！

「啊啊……」封十三娘噗嗤一聲，笑笑，說：「瞧妳驚成這個樣兒，我是說除了女兒，那就只有媳婦兒才叫娘的……」

蕭丹一聲啊呀！竟然閃避不開，人在對面，眼看封十三娘伸出手來，但她就是閃避不開，被封十三娘在她臉蛋兒上擰了一把，笑道：「你雖然不是女孩兒，誰教你長得比女孩兒還要好看，不知怎麼，我竟把你當作女孩兒了，我是說，除非你作了我的媳婦兒，才能叫我娘，我倒有一個兒子，可惜你不是女孩兒。」

封十三娘分明改變了話題，不，不像是故意岔開，只不過在原來的話題上，有意，又像是無意，加上了一句道隱無名。

蕭丹的眼兒瞪大了，封十三娘半假半眞，說是認眞，却又笑得那麼蹊蹺。

可惜你不是女孩兒？究竟是眞還是假？是已然知道，還是假裝不知？

封十三娘已站了起來，說：「我出去溥轉，店堂中坐無虛席，我去買些食物來。」

一雙眼睛在她身上打轉，蕭丹不自覺也低頭瞧了瞧，她何等聰明，便知其意了，今日所見，即使繁華熱鬧的藍封，莫不是衣着樸素，那有像她這般錦衣繡服的，甚至進店時，已令店堂中人，人人側目。此地民風慓悍，悍戇好鬥，行走在江湖上的，自然也多橫眉豎眼的漢子，必然看她不順眼，那時難免就會生事故，哼！

她心下哼了一聲，眉兒自然又挑了起來。封十三娘却已出房去

了。

這還是第一遭兒，蕭丹竟會聽話，按捺下性了。說眞的，今兒也眞累了，狂風沙中奔了半日，吃盡了苦頭，這又猛馳了半日，身子可不是鐵打的，這還在其次，她爲何而來，是來尋訪盜鏢銀的封雷，顯然和這封十三娘有淵源，竟然得來全不費功夫，不過才三數日，竟已被她尋到綫索了，既要往這封十三娘身上找出那盜鏢銀的賊來，如何不按捺下性子。

而且，說來連她自己也不信，就像先前把她摟在懷裡一樣，即使僅是一句話，一句溫柔的言語，竟也不能違拗。

不大工夫，封十三娘托了個盤兒進來，有饅頭，也有菜，可沒酒。菜不過是兩碟小菜，蕭丹不禁皺了眉頭。

封十三娘臉兒沉了，道：「酒能亂性，更會誤事，尤其是行走在江湖之上，我就從沒沾過唇兒，不許喝，你已見過民間如何貧苦了，大魚大肉，如何還能下嚥？」

蕭丹那敢言語，她並未說出口來，了不得，她不過只皺了一下眉兒，這封十三娘已知她的心意了。那還敢言語。

「吃吧。」十三娘遞給她一個饅頭。

雖然粗些，也黑黑的，但比起在狂風沙中小店的饅頭來，已不知好了多少倍。何況眞是餓了，正是飢不擇食，她知道，感覺得出，封十三娘雖已吃了起來，那眼角兒却在瞄着她的，那還敢皺一下眉兒。

封十三娘不再言語，多一句話也不說，蕭丹一面嚼着饅頭，一面想，好不作難，只得一張床，待會怎麼睡覺，難道眞坐到天明不成？

那封十三娘却很快吃完了，站起身來，說道：「吃完了，早早睡覺，明兒我帶你去……去你要去的地方，有妳要看的東西。」

也許她也眞累了，倒頭便睡，空出半邊床來，又道：「你睡床裡，還有，你休想溜出去，若是你不想吃苦頭。」

封十三娘竟要她同床，把枕頭也替她擺好了，而且和她並頭而睡。

蕭丹怔得說不出話來，並非因爲嘴裡含了滿嘴的饅頭，難道封十三娘眞已知道她是是女兒身？否則，論年歲，雖然作得她娘了，但男女有別，怎可同床，而且簡直共枕！

她瞪大了眼兒，那封十三娘的眼兒却已閉上了，而且瞬即鼻息咻咻，像是頭一沾枕，就已睡着了！就已入了夢鄉。

因爲臉兒已不繃緊了，嘴邊還浮上了笑意。

蕭丹也鬆弛下來，說眞的，灯光之下，這封十三娘嘴邊浮現笑意，而且就在身邊，她也可以面對着面，看得更仔細些了。

還是眞好看，不僅是清秀而已，臉上竟連一條皺紋也沒有，可見年輕時，必是一個美人兒。

眞連她自己也不明白，每當封十三娘嘴邊一浮現笑意，心下便有撲入她懷裡的衝動，她從小沒娘，沒在娘的懷裡撒過嬌兒，不料年紀已老大不少了，倒還有這樣的感覺。

像眞是睡着了，蕭丹放下只不過吃了一半的饅頭，實在難以下嚥。她生性好動活潑，若然封十三娘不是說她休想溜出去，也許她還不會出去，不自覺，那眉兒又揚了，心想，偏要溜出去走走。

若是往日，她一閃身，便到門邊了，竟然小心翼翼起來，再又瞧了一眼，不是像，封十三娘確確實實，是睡着了，恬靜而又柔美，連眼珠子也沒轉動一下。鹿杖翁那死鬼老兒奸似鬼，就是常假裝睡着了，作弄戲耍她，上過的當多了，也就學精了，雖然閉上眼睛，若是裝睡，那眼珠子也會轉動的，那麼，封十三娘是眞睡着了，因爲毫不見轉動。

蕭丹心下一喜，心下一喜那眉兒自然就揚了起來，不僅揚，而且挑了起來。

嘿！休想出去！她偏要出去溜溜。

一滑步，着地無聲，已到了門邊了，不自覺，仍然轉頭來，溜了一眼。

扭轉頭，自然也半旋身，那知灯火一暗，啊呀！屁股上被人拍了一掌，嚇得她跳了起來，腳未落地，已扭轉身來。

那客棧的單人房，能有多大，啊呀！這番是背上，又被人撞了一下！

已是驚弓之鳥，如何不大駭，再又一躍而起，這番自然也跳得更高了。心下驚惶，竟又落在床前桌邊，敢情又回到原處！

但也看得明白，封十三娘不但仍睡在床上，閉上眼睛，甚至那恬靜的笑意，仍在嘴邊。

若然有所不同，那只是笑意更濃了些。

蕭丹登時毛骨悚然，見鬼了！小房之中，一眼已可看清了，那有第三人！

她瞪大了眼睛，天才入夜，店堂中人聲嘈雜，院中也有人走動，即使封十三娘睡着了，她可還是活生生的，當然不會是鬼，壓根兒她也不信有鬼。

但這是怎麼回事？

是了，她背上不是被人撞了一

下，而是她自己撞在牆上，眞丟人，驚駭之下，那客房實在太小了，一床一桌之外，還有一張椅，空下來的地方寬不過數尺，敢情是自己嚇了自己一跳。

摸着屁股！却仍然隱隱生痛，屁股上却又分明被人拍了一掌！

且慢，那瞬間，燈光一暗！

她瞪着床上的封十三娘，莫非……莫非就在那瞬間……

搖頭，又搖頭，不可能，任這封十三娘武功已到了神化莫測的境界，也不能快到燈光一暗的瞬間，打了她，又快到能躺回床上的。何況，封十三娘分明睡着了，恬靜、微笑仍如故！

蕭丹可不是那麼輕易服輸的，一咬牙兒，這番加快了，點地，微一挫腰，眞個快逾閃電，那知腳才離地，啊呀！燈火又是一暗，和門口相距不到一丈，身子竟不是前撲，反而後揚，被一股無形的勁道，硬生生拉了回來，膝彎後霍地撞在床邊，一屁股坐到床上，雖不是轟然，但也有聲，自然也震動了。

像是被驚醒了，不，睜開眼兒來的封十三娘非但不驚，不僅是唇邊了，連眼裡也滿是笑意，打了個哈欠，說道：「你還沒有睡麼？當眞歲月不饒人，我可倦啦，上床吧，養足精神，明兒好趕路。」

「媽媽……」

「娘！」封十三娘道：「來，睡在娘身邊。」

眞是邪門，無端端被人打了屁股，竟不知是甚麼人，摸前，却又成了退後，更不解的是，封十三娘話說得那麼溫婉，只不過那麼凝視了她一眼，竟不知是不願，還是不敢反抗。

封十三娘噗嗤一聲，笑道：「是不是打痛你啦，誰教你不聽話，我已警告過你啦，休想溜出門去。」

「你，原來眞是……啊？」

封十三娘倏地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拋入床裡，道：「來，娘替你揉一揉。」

眞替她揉了起來，輕輕柔柔的，竟把她看作沒長大的孩兒。

現在，封十三娘的手兒只一揉，說也難信，她竟像渾身癱軟了，好舒服，那像是揉，簡直是舒筋活脈，只覺丹田一股熱烘烘，暖洋洋，圓圓團團的眞氣昇起，不，不是癱軟，而是渾身酥軟了。

而且，昏昏欲睡，竟立即入了睡鄉。

一覺醒來，好靜，眞醒了，但不願睜開眼來，因爲從沒有過這樣溫暖，簡直是溫馨的感覺，是捨不得睜開眼來。

更清醒了，不用睜開眼，她也感覺得出了，原來，她在人家懷抱中。

她沒有掙脫那懷抱，爲何她要掙脫那溫暖的懷抱？甚至不驚不疑。她知道在甚麼人的懷抱裡。

忽然間，摟抱她的胳膊微微一震，若不是她完全清醒了，幾乎感覺不出來，而且，立即放開了懷抱，顯然輕輕地縮回了胳膊。

她睜開眼來了，好黑，一片黑暗，但窗上已見了黎明的曙光，只不過微弱得還透不進房裡來，是以只一凝眸，便可看得出影像了。

封十三娘！當然是封十三娘，必是知道她醒了，忙悄悄地放開懷抱，顯然是不願她知道，她是在她懷中睡了一夜。

蕭丹只覺臉上像火燒一樣，封十三娘若不是知道她是個女孩兒，豈會摟着她睡了一夜，何況，一夜在人家懷抱，豈有不知她是女孩兒。

只見封十三娘坐起身來，映在窗上，相隔雖遠了些，倒更清晰可見了。下了床，而且穿回了她的衣服，說道：「既然醒了，還不起身。」

「媽媽……」

「娘。」封十三娘說：「你想改口，是不行了。」

有些地方，兒女雖然把娘親叫媽媽，但媽媽也成了泛稱，而娘却就是娘親。

蕭丹縱身而起，啊呀！身上只穿着褻衣，睡覺，自然要脫去外衣，但衣服被人……當然是封十三娘脫去的，她竟然無覺，臊得她臉更紅透了。

就在她跳起來的瞬間，咦呀一聲門響，封十三娘打開了房門，扭回頭來，說道：「我去把驢馬牽出來，趁天色尚早，早早上路。穿好衣衫，快快出來。」

虛掩了房門，逕自去了。

自從離了無名山莊，從沒像這時一般窘過，雖然封十三娘也是個女人，而且和她在一起，油然而生親切之感。仍然又羞又窘，是眞的，從小到今，也許從小到今，她活潑頑皮吧，簡直就不像個女孩兒，離了無名山莊，着上了男兒裝，甚至忘了自己是姑娘，尤其是戲耍了齊女與倩倩後，簡直當自己是男兒了，現在被人揭穿了，還摟住睡了一夜，如何不窘。

還好，立即找到了衣服，就在床邊，還替她摺得整整齊齊。

蕭丹忙忙穿上，不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甚麼也不爲，近乎放浪不羈的蕭丹，雖然在這封十三娘的懷抱那麼溫暖，感覺又是那麼親切，她可不能忍受那窘迫，雖僅是不自在，她已不能忍受了。

爲何不許她叫媽媽？非要叫娘不可？封十三娘說過，她有一個兒

子，為何面對着她，那繃緊了的臉兒上，就出現了笑意，且慢，初時沒有，當發覺她是女孩兒，而且猜出她的出身來歷後，那笑意，就在唇邊出現了。

她非但不蠢，而且聰明之極，封十三娘為何要告訴她，有一個兒子？

除了兒女，就只有媳婦兒才叫娘了。這瞬間，不由她不心下發起慌來，不許她改口，莫非……早就覺得那笑意有古怪，笑得蹊蹺。現在，心下醒悟，怎不發起慌來。

三十六着，走為上着，這封十三娘的武功簡直高不可測，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慌慌忙忙，衣服尚未穿好，便溜出房來，打後房越墻而出，眞個是：急急如漏網之魚，一口氣，跑出數里地。

且慢，封十三娘必以為她北走黃河了，她偏往西行，來到一條小河邊，才停下步來，只見兩岸曉煙楊柳綠，雖然天亮不久，道上不但已有了行人，田野裡農夫春耕忙，可不巧了，擺渡的船剛離了岸邊。

渡頭有幾家店舖，已開門做買賣，正因擺渡的船剛離了岸，是以冷冷清清。

蕭丹回頭望了望，不見封十三娘追來，心定了些，不禁啐了一口。

雖不是笑傲，但却是嘻戲江湖的蕭丹，幾乎忘了自己是女兒身的蕭丹，竟會啐了一口，竟不自覺，流露女兒態來。

昨日若不是遇到封十三娘，眞難相信能否脫得出那天昏地暗的狂風沙，而她，對這一再相助，親切愛護她的封十三娘，竟會意亂、心慌、害怕，而且……啐！

一想到封十三娘，又不禁啐了一口，因為她不蠢，明白，為何心慌害怕，因為……

因為封十三娘有一個兒子，因為，不許她改口，不許她叫媽媽，封十三娘原是繃得緊緊的臉兒上，眼兒裡，為何說到，不，無端要告訴她，說她有一個兒子時，那臉上，那唇邊，那眼兒裡，就浮現出笑意來，而且，那含笑的眼睛，就凝視着她，那笑，就笑得蹊蹺啦。

她不蠢，何況，她是情俠丹丘生呀，若然連封十三娘為甚麼笑得那麼蹊蹺，都不明白那笑意，她也不配作丹丘生了。

啐，封十三娘要她作媳婦兒，休想。當眞是：終朝打雁，今兒倒被雁啄了眼了，為他人作嫁，令天下有情人成眷屬的情俠，不料……啐！

總算不見封十三娘追來，心定了些。

回首望，平陽千里，一望無際，眞不明白，天不怕，地不怕的蕭丹，竟怕起封十三娘。但話又說回來，這封十三娘的武功，眞個是高不可測。昨日林中那關中七虎，眨眨眼間，被人點了穴道，除了封十三娘，還會有誰，即使現下而今，一想起來，就不由她不心寒，昨晚，她竟溜不出房門，而封十三娘明明躺在床上，別說手動了，連眼也沒睜開來。想想如何不心寒，眞是聞所未聞，見未會見。

店舖中的小米粥熱氣騰騰，蕭丹走進店來，那擺渡的船還得好一陣才能回到這面岸邊來，當眞，她得想想，先前慌不擇路，現在，她得想想了。

此地春遲，晨早春寒料峭，不怪一大早，就有小米粥賣了，若是以往，必在臨門坐地，今兒却去暗角裡找到個座頭。妙極，又來了兩個生意買賣人，在她前面一張桌坐下，她只要背過身子，不怕被人見到。

害怕？不，封十三娘必以為她往北，北走黃河了，若要追來，她的驢兒快，早該追到了。

竟還是白麵做的饅頭，不用吩咐，店家已送了來。啊呀！蕭丹心頭一緊，聽清了，可不是奔馬聲、蹄聲雜沓如驟雨，顯然不只一騎。

蕭丹嘆了一口，她是怎麼啦，竟成了驚弓之鳥。

說時遲，塵頭大起，人喧馬嘶，已到了岸邊渡頭，少說有六七騎，齊齊一勒馬韁，倒有三匹後面的追上的馬，像是收勢不住，人立而起，好身手，馬上功夫端的了得，馬上人竟紋風不動，只不過帶韁繩，那三匹馬長嘶一聲，前蹄落地，已轉了方向，兜了個圈兒，轉過頭來。

馬上的幾個漢子全向河中眺望，只聽一個道：「奇怪，那小子再快，可也快不過咱們的馬，怎會不見人？」

「會不會……已在那船上了？」

「不可能。」又一個漢子道：「前頭那人說，才過去不久。你們瞧，這渡船快到那面岸邊了，少說已開出了不少時候。」

蕭丹認出來了，眉兒也揚了，敢情竟是昨日在狂風沙中所遇的幾個漢子。不錯，關中七虎。

便連封十三娘也不想正面為敵，馬上功夫了得，可知不是浪得虛名。

心中一動：小子，莫非是說她！

昨日這關中七虎分明是要暗算她，她豈不知財不可露，而她，偏故意露出那包金銀，當她悟出這幾個漢子口中的肥羊兒是指她時，倒樂了，她那把這幾個漢子放在眼中，有心戲弄，却不料幾乎上了當。

若不是封十三娘暗中相助，差點着了道兒。

是了，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這七個漢子既是行家，都有一身功夫，必也看出她非等閒之輩，繡服錦衣，竟敢獨個在狂風沙中走路，竟然安然無恙，老江湖，必是不敢輕敵，這才變了主意暗算她，那知不但被人點了穴道不說，偷雞不着，反而蝕了把米，反而連馬也被人盜去了，這個觔斗可栽得大了，既然贏得關中七虎的稱號，可知桀驁不馴，關中稱王稱霸，那肯干休，是以追趕下來。

登時恍然大悟，昨晚封十三娘不許她出房，莫非……是了，一定是知道，或已發現這關中七虎追趕下來，却不明白，有一身神鬼莫測功夫的封十三娘，竟不除奸懲惡？

哼！不敢明刀明槍，暗算人，算什麼好漢，武功能高明到那裡去？

明知山有虎，她蕭丹也會偏向虎山行的，何況是視她作肥羊，曾想暗算她的賊，尤其是封十三娘怕她與這關中七虎相遇，嘿！她偏要給這關中七虎點顏色瞧瞧不可，其實心下是想教封十三娘瞧瞧，情俠丹丘生不是浪得虛名。

說時遲，那關中七虎顯是見渡船尚在對岸，回來尚有好一陣子，都飄身下馬，只聽一個道：「急也沒用，不如喝碗小米粥，熱熱身子最好，那小子跑不了的。」

是了，店中本就光線暗，她又坐在暗處，後來的兩個人客又擋在身前，是以關中七虎沒發現她，只見關中七虎把馬拴在岸邊樹上，走進店來，分撥坐了近門的兩張桌子，店家走奔忙，送上小米粥，立即吃喝起來，竟沒一人向店裡多瞧一眼。

蕭丹忽然心中一動，七人，七騎，一個不少？封十三娘分明把一匹馬牽來給她了，怎麼仍有七騎？只見河邊的七匹馬，一色的鞍鐙，錦雕鞍，一色的鮮明，道上罕曾見。南船北馬，北地的人多以馬代步，要找一匹駿馬，倒也不難，但這般錦雕鞍，可不是這樣的鄉鎮之中，一夜之間能夠配製的。

莫非！啊呀！莫非這關中七虎昨晚落在同一店中？被他們發現取回去了！

蕭丹本來已經在桌上的竹筒中，取了一把筷子在手，本想……嘿……只要她一舉手仙女散花，七個漢子手中的碗，立即粉碎，滾燙的粥，就會把七個漢子淋個滿臉滿身，便因心中一動，隨着那揚起的眉兒垂落下來，手也垂落了。

只見上首的一個漢子，手中兀自端着小米粥，不喝，却轉過頭來，對其中一個較年輕的，看來也最不粗獷的一個漢子說道：「七弟，你一言不發，可是已看出那小子……」

那漢子豈僅一言不發，而且低着頭，聞言，才抬起頭來，直搖頭，坐在上首的漢子便不往下說了。

現在，那漢子抬起頭來了，又坐在高處，是以蕭丹看得清楚，只見他皺了眉兒，說道：「咱們全看出來了，那小子若沒來頭，怎敢在猛風沙中獨個兒趕路，身邊又帶着那麼多金銀，而且多半是黃金，平常人，又那來那麼多金銀……」

蕭丹心中一動，是了，敢情是看出她有點來頭，這必就是不敢明刀明槍，暗算她之故，那知這漢子竟又連連搖頭，繼續說道：「我並不把那小子放在眼中，而是，那驢兒！」

說到驢兒，那漢子緩緩地，掃了其餘的六個漢子一眼，說道：「你們不覺得那驢兒神駿得出奇麼？」

「當眞。」旁邊一個漢子道：「可被你提醒了，那麼大的狂風沙，咱們也不敢在道上行走，那男女却安然無恙。」

「這就是我阻止你們，小心行事之故，因為太多奇異之處。」

忽聽一個漢子呵呵笑道：「老七，你這是怎麼啦，竟怕了一頭驢兒。」

「不，」年紀輕輕的漢子又皺了眉頭，道：「我是從這驢兒，想起了一個人來，驢兒神駿異常，騎驢的，又是一個女子，再想到……你們且想想，昨日那個觔斗栽得有多大，傳揚出去，咱們關中七虎，可還有臉見得人？連人家的影兒也沒瞄見。我不再說了，大哥、二哥，還有三哥，縱橫江湖多少年，未逢過敵手，竟也連人家的影兒也沒瞄見，便已被人閉了穴道，咱們全都只覺身上微微一麻，便已動彈不得，着了人家的道兒，事後我們也曾尋找，竟找不出暗器來。」

那漢子又逐個兒掃了一眼，六個漢子也互望了一眼，面現愧色，上首坐的漢子，必就是這七虎的老大了，說道：「尤其令人驚駭的是，咱們幾乎同時着了人家的道兒。」

這漢子又道：「昨日在那小店中，那女子背對着咱們，亦不知她就是騎驢來的，是以忽略了，今日晨早一見，親眼見到……不，雖然都在門前，就在眼前，竟不知她是怎麼上驢的，錯眼間，她已在驢背上了，你們都沒留心，我却留了意，而且聯想到昨日……你們想想，那小子和這女子是一道兒，任那小子再有來頭，强煞也是個小小子……」

轟然一聲，都站了起來，把桌

子拍得震天價响，响聲嘩啦，兩隻碗砸得粉碎，小米粥潑了一地。

那老大扔了碗，一掌拍落，木屑紛飛道：「是了，是她，那女子……」

那年輕的漢子這才緩緩站了起來，道：「不錯，是那女子，咱們都着了她的道兒，我可想起一人來……」

顯然想起來的不祇他，那六個漢子的眼睛都瞪大了，張着嘴，再也含不攏來。

那漢子又掃了六人一眼，這才說道：「能有這樣神化莫測功夫的，可找得出第二人來？」

「封……十三娘？」

「封十三娘！」幾個漢子同聲驚呼。

那漢子却沉得住氣，道：「當今天下，除了封十三娘，還能有誰，可惜就沒人見過封十三娘的眞面目。」

「誰說沒有？」那老大道：「河洛雙劍俠就見過，還有，無數受過她恩惠的人，也都見過，就只有……」

「就只有那些逞强行兇，盜而無道的人，不，也許見過，只不過沒一個留下活命來，沒命傳揚開來。」

蕭丹不自覺，把已取在手中的筷子，又放回竹筒，誰說封十三娘不鋤奸懲惡，那麼，這關中七虎留得下命來，可知亦非大奸大惡，不是死有餘辜的。

「當眞，」只見一個漢子抹了抹汗，說道：「封十三娘像個最最普通的民間女子。」

「不，」另一個說道：「不是傳說，咱們都聽燕羽親口說過，這河洛雙劍俠的燕羽與秦彤，可是武林中見過封十三娘，而又活着的人了，你忘啦，那燕羽說過：封十三娘最最普通的是衣着，像個農家的女子，但若對了面，便會發現有一股逼人的英秀之氣。」

那較年輕的漢子又說了，先又掃了六人一眼，才又說道：「可記得燕羽大俠如何說來？其實也不難辨認，封十三娘來往總是騎着一匹驢兒，那驢兒極是神駿，實是罕見。」

「不錯不錯，」那上首的漢子一拍桌子說道：「燕大俠警告過我們，若在道上遇到這樣一匹驢，可要小心了，還是七弟心細。」

却見他旁邊的一個漢子，揚了濃眉，說道：「是又如何，咱們關中七虎行得端，立得正，殺的是汚吏貪官，劫的是不義之財，總不濫殺無辜，刀下從沒傷過百姓平民，尤其是這番遠道東來，更是與河洛雙劍共襄義學。」

那年輕的漢子道：「說得好，今日我一見那驢兒，又錯眼間，那女子已在驢背上了，就不禁聯想到昨日，咱們閉住的穴道，不過一個時辰，便自解了，否則……否則……」

再沒人言語了，面面相覷起來，蕭丹聽得明白，看得也明白，不由心中一動：共襄義學？不由記起那封雷所留的字條，上面不是有共襄義學之言麼？

隨見那上首的漢子用手一指，道：「渡船已靠岸了，既然失去的馬已得回，快馬加鞭，今日便可到開封府了，且見了河洛雙劍再說。」

「但那小子？」

「七弟說得對，」那上首的漢子已站了起來，扔了一錠銀子在桌上，說道：「那小子再有來頭，强煞也還是一個小小子，咱們遇到的，必是封十三娘了，既和她一道兒，那麼，總算咱們沒走眼，人家已手下留情，難道還要去自找晦氣，走吧。」

七個漢子進來時，趾高氣揚，出店時却喪氣垂頭。那渡船可不是靠岸了，船中人客正湧上岸來，人喧馬嘶，蕭丹飛身一掠，快如一縷輕煙，雖從七個漢子身邊掠過，但晨早風勁，竟都沒覺察。

趁亂溜上船去，早已等候在岸邊的人，甚至不待船上的人落船，便搶擠上去了，爭先恐後。蕭丹身形小巧，擺渡的人又多走販，貨物堆積。待得那七個漢子牽馬上得船來，已和她隔着幾重人牆。

那渡船還眞不小，渡人亦可渡得馬，待得到達對岸，自是關中七虎人馬先上岸，蕭丹倒成了最後上岸的人，那關中七虎早已去得無影無踪。

這麼說，這關中七虎雖是桀驁不馴，倒還是好漢子，提起河洛雙劍，竟都面露敬意，她雖已在江湖上闖蕩了兩年多，可從沒與江湖中人往來，是以竟沒聽說過河洛雙劍的名兒。

武林中人，見過封十三娘眞面目而又活着的人，就祇有河洛雙劍了，嘿！她倒要會會這中原人物，尤其是共襄義學，是何義學？封雷也姓封，甚至連關中七虎，是否都有淵源？都有關連？

開封府就在前面，也許，從這河洛雙劍身上，就可追查出失去的鏢銀下落，查訪出那封雷來。

蕭丹不禁又啐了一口，臉兒又覺得熱熱的。封雷，這少有的姓氏，怎麼與封十三娘同姓，那有這麼巧的，一想到封十三娘要她叫娘，不許她叫媽媽，那雙眼兒又笑得那麼蹊蹺，怎不令她臉上發熱？

眞是天下之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料中原地，竟有這樣的

人物，尤其令她驚訝的是，無名山莊！不爲武林中人所知的，而這封十三娘不但知道她是姑娘，而且知道她的出身來歷，如何不令她驚駭！

沒來由的，又啐了一口，想到封十三娘，就不由她不心下着慌，只不過是封十三娘那眼中的笑意，笑得蹊蹺，又不許她改口，定要她叫娘而已。

要她作媳婦兒，休想。但不知怎麼，眼前又浮現出北河店所遇的少年來，無處不相遇不說，竟也作了英雄老店的貴賓，怎還會是巧合？

那少年，可就是封雷？說眞的，初時以爲他不過是名落孫山的窮酸學子，甚至有些兒靦覥，見人不是低頭，就是避開人家的目光，是以沒注意，當然也沒看眞切，直到後來，後來竟也作了英雄老店的貴賓，這才留了心，但可惜天色已暗了下來，隱約可見還是眞清秀，也不過如此而已。

嘿！必就是封雷了，再不會有第二人。封十三娘雖已徐娘半老，不也仍極清秀麼？有其母，必也有其子。

當眞，那北河店留帖給子牙先生的又是誰？當然知道不僅是她和齊女，亦知道那封雷的來歷，不但知道無名山莊，亦知道紫烟蘿，難道這與她，與封雷，都有淵源？

想着想着，聯想越多，蕭丹可越更糊塗了，對！河洛雙劍，封十三娘既與河洛雙劍有交往，也許，能解開這些謎團。

心念一動，脚下自然加了勁，忽見前面塵頭大起，好賊子，敢情是關中七虎，她本無心追趕，既然遇上了，不禁又揚了眉兒。

好賊子！竟把她當作肥羊，對她翦徑暗算，既然封十三娘也手下留情，大懲可免，小戒却難免，不，也教封十三娘瞧瞧，沒她相助，關中七虎雖然人多，也不可能暗算得了她的。

她本已身似風飄，再一伏腰，眞個是快逾閃電，那七匹奔馬奔馳在黃土地上，揚塵如何不瀰空，蕭丹摒住呼吸，只聽啪啪連聲，登時馬嘶鳴，人驚呼，蕭丹只一縱身、轉側、騰躍、飛掠，不是掌劈，就是脚尖重重地點在馬屁股上，只三兩下子借力，早已落在馬前了。

眞個是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那奔馳中的馬驟然被掌劈脚踢，如何不受驚，聲聲嘶鳴，而且馬前有馬，那人立而起的受驚，自然往旁竄去，偏是蕭丹最前的一匹，打人不打馬，飛掠之下，一掌向當先的那漢子臉上括去，重重地打他一個嘴巴子，那漢子一勒馬，如何不亂成一團糟。

那關中七虎的馬上功夫好，非但沒一個落馬的，交錯騰竄，各自兜圈兒，竟然把驚馬控制住了。

當先那漢子顯是七虎之首，哇哇怪叫，噴出一口鮮血來，一時之間，那塵土騰起更高了，十數丈內，眞個是沙塵滾滾。滾滾沙塵中，更見寒光閃閃，關中七虎果然名不虛傳，雖然連人影也沒看清，却知遇到勁敵暴襲！竟能遇險臨危，絲毫不亂，各自亮出兵刃，刀劍齊擧，封住面門，而且一字兒排開。

那當先的漢子喝聲含糊不清，分明蕭丹那一掌打得重了，必打落了幾顆牙齒，只聽他喝道：「甚麼人，敢暗算爺們，有種的，滾出來受死！」

雖然只見人影，不見人，但暗算的人是從後面掩來，自是已在前面。

那知塵土已漸漸落定，七人馬前竟不見人。啊呀！關中七虎本已一字兒排開的，竟又紛紛兜轉馬頭！竟不料馬後有聲，那知馬頭才兜轉，那話聲竟又在前面了，一時之間，話聲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嚇得關中七虎團團轉，馬上自不比在地上靈活，那馬被驀可裡左轉右兜，只聽嘶鳴之聲此起彼落，那還能聽得出人聲來。驀聽脆生生，一聲呵呵，這番可聽眞了，敢請仍在前面。

呔！好小子！竟是今兒早上追趕的小小子，原來不在道上，只見一根粗逾兒臂的樹枝垂落下來，晃盪晃盪，竟在樹枝上打鞦韆，一上一落，只見錦衣飄飄，身子兒絲毫不見搖晃。

可不是蕭丹，呸了一口，說道：「呸！關中七虎，敢情不過是七隻小猴兒。」

那自是說人家把他們作猴兒耍了，那七個漢子如何不氣得哇哇怪叫，紛紛一帶馬頭，往上一圍，只不過沒一個敢近前的。說時遲，早聽嗤嗤連聲，少說有五七件暗器打出。

那知蕭丹只不過縮了縮腿兒，那樹枝立即彈得高了，暗器打空了不說，正因紛紛往上圍，倒差點兒打中對面的漢子，登時又是一陣亂。

這倒提醒了蕭丹，摘葉飛花，傷人於百步，她雖不能，但丈許之內，還辦得到，在無名谷中，她娘羅刹夫人助長了她的內功眞力，必可打出兩丈了，只不過尚未施展過，立即摘了樹葉在手，兩手一揚，嫩嗓子一聲嬌叱，喝道：「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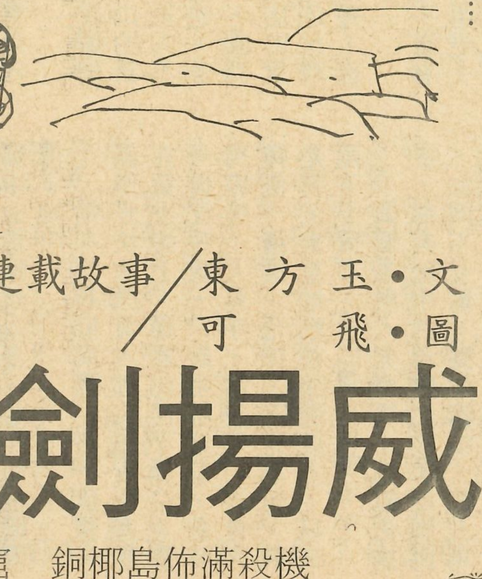
啪啪兩聲，兩面圍上來的兩個漢子，啊呀！嚇得魄散魂飛，小小子分明仍在樹枝上打鞦韆兒，相距兩丈，臉上却像被人打了兩個嘴巴子，火辣辣的。

（未完・三）

上文提要：江青嵐和三女得到食菰仙暗中協助，進入銅椰陣中，趨西避南而走，果然很順利的通過，希望找到師兄黑摩勒，却遇上王屋散人和徒兒也被困在陣中，因刀劍金屬等物都被磁峯吸去，聶小紅用黑蛟絲和王屋散人的毒冰輪搏鬥，勢均力敵，王屋散人用黑煞掌偷襲，得江青嵐擋着，此時又來了假冒孤行客的祝士愕參加對抗王屋散人……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八劍揚威



銅椰島佈滿殺機　老渾人怒搗火窟

紅臉老者點頭道：「東海三仙，江湖上溢美之稱，老朽兄弟愧不敢當，尊駕敢情是武林六絕中的毒冰輪王屋散人？那麼這位就是神行無影祝大俠了？」

原來這紅臉老者，正是東海三仙之首食菰仙陽震九，他左邊是銅笛仙查元甲，右邊是赤脚仙李乘風！祝士愕身擅烈火玄靈兩家之長，平時除了玄靈叟，誰也不在他眼中，此時岸然而立，大不刺刺的道：「不錯！你怎知老夫就是神行無影祝士愕？」

他雖然黑紗蒙臉，但這份狂傲神態，着實使人難以忍耐。

食菰仙還沒開口，赤脚仙李乘風早已瞧得勃然變色，怪笑道：「姓祝的，三月之前，你假冒千里孤行客，潛入屠龍島，毁樹傷人，貧道兄弟正待找你算賬，不想這次還敢再來，江湖上講究分明，祝朋友何用藏頭露尾，不敢以眞面目見人？」

神行無影祝士愕是可忍，孰不可忍，驀地從喉間發出嘿嘿冷笑，伸手取下面紗，凹目之中，精光電射，冷聲說道：「老夫無非興之所至，不欲以眞面目示人，你當老夫怕何人？區區屠龍島，老夫要來就來，要走就走，誰還阻攔得了老夫？」

赤脚仙性如烈火，刷地撤出銅椰劍，厲喝道：「那你就試試可有這般容易？」

祝士愕睨着東海三仙，不屑的道：「東海三仙，徒有虛名，你們還是一起上的好！」

食菰仙臉色一沉，呵呵笑道：「不是自命不凡之士，也不敢到東海屠龍島來了，祝朋友自然身懷絕藝，才沒把屠龍島放在眼裡，不過老朽身為地主，不得不把屠龍島規定，先和兩位說上一遍。」

祝士愕哼道：「你且說出來聽聽。」

食菰仙道：「未經允准，擅自入林者死，入林之後，妄自出手，毁傷林木者死！」

這話聽得神行無影祝士愕、王屋散人祁天行同時仰天狂笑，但就在兩人笑聲之中，突然傳出一個人的聲音：「喂！司馬老兒，咱老樓和老殘廢一起來了，你不出來迎接？」

這說話之人，算距離，少說也在十里之外，但聲音洪亮得宛如就在頭頂。

但此人話聲剛落，另一個蒼老聲音忙道：「老怪物別嚷，咱們先上去瞧瞧！」

這人聲音不高，却也清晰入耳，在場五人微微一楞。

銅笛仙查元甲臉色倏變，急急的道：「大師兄，這聲音正是小弟們在長恨谷口碰上的兩個怪老頭！」

「哈哈！兩位五十年不見，居然惠臨東海，老夫至表歡迎，不過老夫在坐關期間，未能遠迓，震九，你代為師迎接大方眞人和樓老前輩，到碧藻仙館奉茶，再陪同前來靈磁峯相見。」

這又是一個蒼老聲音，聲音似乎從地底傳出來。

「啊！司馬老兒，我小兄弟來了沒有？」

「咳！老怪物，你就是這個火爆脾氣，人還沒見面，就急着要問！」

「老殘廢，你總該知道，這兩個小娃兒，一路上已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似的，老樓先問一句，又有什麼問不得的？」

神行無影和王屋散人同時大驚，大方眞人？難道就是析城雙兇的師父遲老殘？他還沒死？樓老前輩？這姓樓的又不知是誰？

只要聽這三人的聲音，遠隔十里，宛如對面講話，這份功力，憑自己可還差得遠。

食菰仙陽震九此時躬身領命，同時向銅笛赤脚兩仙低聲說了兩句，一面抱拳道：「祝大俠，祁老哥，老朽另有要事，恕不奉陪！」說着，急匆匆往椰林中掠去。

* * *

神行無影祝士愕向王屋散人對望了一眼，他們一樣心思，認為銅椰老人既在閉關期間，島上又有外客遠來，食菰仙匆匆離去，剩下銅笛、赤脚兩仙，憑自己兩人，已足夠對付，此時不取龍角膠，又待何時？

神行無影祝士愕，突然嘿嘿陰笑了兩聲，仰天笑道：「想不到區區屠龍島，還有這許多劣規，什麼擅自入林者死，妄毁林木者死，老夫不知你們有些什麼門道，說得如此容易？」

王屋散人接口道：「咱們既為龍角膠而來，管他什麼規定不規定，先取到了手再說。」

說着瞧了徒兒辣手郎君一眼，見他正在趺坐運功，似無大碍，當下掉頭就行小山走去。

神行無影祝士愕陰嘿一聲：「不錯！」也立即跟着就走。

兩人身形才動，另兩條人影，業已一閃而前，攔住去路。

這一下，當然早在兩人意料之中，他們知道不打發身前兩人，對方決不肯罷手，而且要動手，此時也正是時候，因為武功較高的食菰仙業已離此而去，一時當然無法抽身。

「怎樣，憑你們兩塊廢料，也想阻止老夫？」

神行無影話聲出口，一掌已迎着銅笛仙推出。

「天雷掌」轟然一聲，打起一個晴天霹靂，銅笛仙不敢硬擋，手中銅椰笛一掄，避重就輕，閃身旁躍。

王屋散人大聲讚道：「天雷掌果然不凡！」

他言中之意，不啻表示出他和神行無影已站在一條陣線之上。

赤脚仙李乘風喝道：「姓祁的，你也接道爺一劍試試！」

右臂陡振，古銅長劍疾若閃電，幻出一層劍幕，已向王屋散人遞出。

王屋散人口中說話，眼神始終注意着身前的赤脚道人，此時一見對方長劍出手，驀地哈哈一笑。

「老夫正有此意。」

一幢輪影，同時飛起，往劍影上直砸過去！他起手第一招，就顯出威力極强，而且毒冰輪是專鎖長劍的兵器，是以敢於硬碰硬砸。但見劍風輕嘶，輪影疾轉之中，發出「啪」的一聲輕響，輪劍相擊，赤足仙立被震出了一步。

王屋散人得理不讓人，驀地跨前一步，毒冰輪勁風震耳，迎面推去。他這一下迅猛奇狠，煞是凌厲，一柄玉輪上下飛舞，輪影潮湧，把赤脚仙一團劍光悉數掩沒。

赤脚仙名列東海三仙，劍上造詣，確也不同凡響，王屋散人一輪急攻，每一招上都被他銅椰劍擋上一下，發出一連串的「啪」「啪」輕響，以致王屋散人的「毒龍輪法」招式不能儘量展開。

但毒冰輪終究是刀劍的尅星，專鎖敵人兵刃，時間稍長，赤脚仙感到對方一柄玉輪對自己威脅逐漸加重。因為輪上倒鈎招招鎖向劍身，迫得自己不得不繞圈而走，心頭也着實震驚，武林六絕，果然名下無虛。

那邊銅笛仙查元甲，也是第一次遇上勁敵，一支銅笛連展屠龍島絕學，還要比神行無影祝士愕遜上一籌，因此奇招盡出，翻翻滾滾，舞得山崩地裂，異嘯劃空。

祝士愕雖然略佔上風，但對方招法譎異，有時也令人難於應付，是以論功力，雖然勝過對方，實際上却只能算成平手，不過略佔優勢而已。

要知祝士愕身擅烈火、玄靈兩門之長，平日自視甚高，連兵刃都不屑使用。

他第一次到屠龍島來，遇上的只是島上門人，被他揮手之間，連傷多人，以為屠龍島不過徒有虛名，但因「龍角膠」藏在地火石窟之中，無法取出，只有自己烈火門的「烈火旗」，能以火制火，和「辟雷鐲」入火不焚，此外更無別法，才離島而去。

此次重來，兩件寶物，雖然一件也沒有得到，但他却另有打算，因爲根據第一次的經驗，屠龍島名氣雖響，但島上武功似乎也只是平平，那麼所謂銅椰老人，諒來也無甚出奇，主要還是屠龍島深處大海之中，江湖上很少有人尋來，遂故神其說罷了。

憑自己的能耐，只要把銅椰老人制住，他既能找到「龍角膠」藏之火窟，自然也有辦法從火窟中取出。

原來屠龍島本來只是第三代門人掌管，東海三仙同在靈磁峯隨侍銅椰老人，很少過問島上之事。自從祝士愕毀樹傷人，銅笛赤脚兩仙找上長恨谷，碰到的又是南怪北殘兩個數十年不出的人物，才折劍受挫而歸，而且還說一月之後，兩人要上屠龍島來，同時江青嵐又問起「龍角膠」。好像中原武林，對屠龍島大爲注意，這可使東海三仙的老大食菰仙聞訊後，大感驚懍，他因師尊在閉關期間，不能驚動，才決定由自己三人輪流擔任總值，這原是祝士愕走後的緊急措施，他那會知道？

閒言表過，却說神行無影祝士愕，第二次重來屠龍島，心中原打着如意算盤，但此刻却只和銅椰老人門下的二弟子就打成了平手，不僅大出意料，抑且也漸覺焦急，嘿嘿陰哼了兩聲，凹目之中，殺氣陡露，倏然跨步，身形旁移半丈，猛可吐氣開聲，一掌直揮而出。

他這一聲當眞恍如霹靂，震耳欲聾，緊接着一掌虛拍，「轟」然巨響，「玄靈掌」罡風橫捲，狂飆陡發，把半丈外的銅笛仙震得跟蹌後退了七八步，血氣翻騰，臉色大變。

神行無影祝士愕却一聲厲笑，身如天馬「嘶」的往小山上飛掠而去。在這同時，只聽王屋散人也大喝一聲：「撤手！」

毒冰輪一下鎖住銅椰劍，往上挑起！赤脚仙長劍被鎖，又豈肯服輸，也運勁劍尖，往下壓去，一個上挑，一個下壓，劍輪交在一起，忽然定住，誰也莫想移動分毫。

王屋散人一見有機可乘，心頭一喜，左手「黑煞掌」，疾出如風，猛向赤脚仙右脅擊去。

這一着毒辣無比，赤脚仙要想閃避，已是無及，但他終究武功不弱，百忙中卸去劍上眞力，趁着王屋散人毒冰輪用力上挑之勢，足尖一點，身形倏地飛起，身子一到半空，立即吸氣抽劍，銅椰劍滑出輪上倒鈎，人也斜飛出三丈之外。

他這一動作，異常迅速，一氣呵成，王屋散人不防對方竟會借自己上挑之力滑劍退身而出，但自己志在「龍角膠」，也不再追擊。

回頭一瞧，這晃眼之間，祝士愕已走得不見蹤影，當下他趕緊脚下一緊，如飛的往小山上縱躍而去。

* * *

江青嵐一行爲了急於找尋黑衣崑崙下落，尤其聶小紅，一眼瞧到大師兄祝士愕會突如其來的在這裡現身，慌忙連縱帶躍，往山頂奔去。

這座小山並不太高，四人幾個起落，便已躍登山頂，原來十分平坦，往南是一個下坡，地勢逐漸往下，山石全作赭色，繞山四週，是一片密密的椰林，把小山團團圍住，只有正北方山勢連綿，其中一座黑黝黝的高峯，排雲直上，那正是自己來路，被吸去兵刃的磁石峯了。

蘭兒瞧了一陣，忽然回頭問道：「嵐哥哥，祁老頭自己也趕來了，我們還要不要再找龍角膠？」

江青嵐不假思索的道：「黑師兄已在峭山會上，答應過王屋散人替他膠合毒冰輪上兩枚倒鈎，不管他來與不來，自然要實踐諾言。」

蘭兒拭着臉上汗珠，披咀道：「削斷活該！誰叫他把毒冰輪交給寶貝徒弟把人欺侮？假如當日你的長劍被他絞斷了，他也賠你？」

江青嵐笑道：「寃家宜解不宜結，何況黑師兄說過崑崙門下削損他的毒冰輪，崑崙門下負責賠償，難道崑崙門下還會打誑不成？所以黑師兄才獨上屠龍島來，要是我們取不到龍角膠，豈不是丟了崑崙的面子？」

蘭兒小咀一嘟，憤憤的道：「眞氣人，祁老頭幾次三番和你作對，這種人，還給他講什麼道義？哼！等取到龍角膠，讓他把兩枚倒鈎膠合之後，瞧我不削斷他三個才怪！」

白玫用手煽着粉臉，插口道：「哦！你們是說那個拿玉輪的老頭，對！蘭兒姐姐，我們索性把他輪上的鈎子，統統削了，看他怎的？」

聶小紅打量地勢，忽然用手一指，叫道：「嵐哥哥快瞧，那邊冒着白氣的是不是火窟，龍角膠就在那邊呢！」

大家依言瞧去，果然山脚下熱氣騰騰，敢情就是火窟。

白玫點頭道：「難怪山上會這末炙熱，原來我們已經找到火窟啦！嵐哥哥，快走！」

小姑娘生性好奇，話聲一落，人已搶先跑出。

不！三個小姑娘，全是一樣心情，顧不得炙熱，一窩蜂的順着下坡跑去；但一陣陣的熱浪却愈來愈甚，大家走近山脚，再看冒着白氣之處，那是什麼火窟，原來不過是一條山溪，溪水極清，但兩邊流過

之處，發出嗤嗤之聲，水勢若沸，熱氣逼人。

敢情這溪水極爲冷冽，因山石甚熱，才有這般現象，除了江青嵐，誰都被炙熱得汗出如瀋！

蘭兒一面拭汗，一面笑道：「這溪水可能是從火窟附近流出，我們找到泉源，也就找到火窟啦！」

白玫覺得十分有趣，連連稱好。四人沿溪而行，又走了一箭之路，前面現出一堵石壁，遠遠望去，壁上鐫着：「地火靈泉，坎離同源」。

八個大字，原來石壁下面有一個五尺見方的洞穴，穴內冒着熊熊火燄，色作暗紅，那股溪水，就是從洞穴邊上流出。

四人還沒走近，已覺炙熱難耐。蘭兒瞧着火窟，不由氣道：「嵐哥哥，銅椰老人當眞小氣，他還說把龍角膠藏在陣中，任人自取，原來他却叫門下弟子把火燒得這末旺法，誰能在火中取栗？」

白玫接口道：「蘭兒姐姐，不要緊，我們守在這裡，不讓他們再加木柴，火不就熄了嗎？」

江青嵐瞧她們說得天眞，不由笑道：「兩位妹子，這石窟中可不是人爲之火。」

蘭兒奇道：「難不成是天生的？」

江青嵐點頭道：「妳說得不錯，這叫地火，是從萬丈之下的地心中噴出來的。」

聶小紅道：「嵐哥哥，兩位姐姐，管它天火也好，地火也好，小妹身邊正好帶有師傅的『玄癸珠』，那是專門尅制諸烈火的東西，師傅當年爲了應付烈火門，化去十年心血，一共只煉成廿五枚，威力極大，因爲小妹嚷着要跟大師兄到中原來見識，師傅才賜了我一枚，以防和烈火門的人狹路相遇，那知這回却派上了用場。」

「小師妹，妳身上有『玄癸珠』，那再好不過，快交給我！」

一個陰森的聲音倏然飛來，人隨聲落！那正是身穿黑袍，臉上已除去黑紗的神行無影祝士愕。

聶小紅神色大變，一連退了兩步，顫聲叫道：「大師兄！」

祝士愕擺出一副尊長神色，冷冷的道：「妳把『玄癸珠』拿來！」

聶小紅爲難的道：「大師兄，這是師傅賜我的咯！」

祝士愕臉色一沉道：「妳可知道我是奉師尊之命前來？」

聶小紅道：「師尊自然知道『龍角膠』藏在火窟，他老人家怎會沒給大師兄『玄癸珠』呢？」

祝士愕凹目眨動，神光暴射，怒道：「難道師兄奉命來此，還是騙妳不成？」

聶小紅嘟咀道：「這是師傅賜給我的，他老人家可沒有叫大師兄收回去呀！」

祝士愕嘿嘿陰哼了兩聲，獰笑道：「妳居然敢背叛師門，膽子可眞不小！」

聶小紅尖聲叫道：「誰說我背叛師門？」

祝士愕狠毒的瞧了江青嵐一眼，道：「妳幫着外人，阻撓師命，豈非心生背叛，嘿嘿！我先斃了他！再取『龍角膠』不遲。」

說至此處，突然右手疾揚，拍出一掌。

聶小紅心中一急，剛喊了一聲：「大師兄……」

那還來得及阻止，「玄靈掌」一股極其强勁的罡風破空而出，直向江青嵐身前捲去。這一下，出手奇快，說打就打，雖是突如其來，但江青嵐自從神行無影祝士愕現身之後，早已全神戒備，他不等祝士愕掌力近身，「先天罡氣」早已迎着拂出。

因他深知這位假冒千里孤行客的祝士愕，武功極强，上次在九宮山附近，合自己和離火眞人兩人之力，才接住他「玄靈掌」一擊之勢，是以這一掌功運右臂，使出十成力道。

兩股勁風蕩空的內家眞氣在空中一接，發出一聲震天價巨響，山上砂石滾滾下落。祝士愕後退了兩步，定睛瞧去，只見江青嵐硬接一掌，也不過只退了三步，便行站住。

「玄靈掌」號稱天下無人能擋，這小子……神行無影祝士愕凹目炯炯，陡然舉起右手，陰聲喝道：「接得好！你再試老夫一掌！」

話未說完，「玄靈掌」又復猛劈而出！剛才第一招，他因沒把江青嵐放在眼裡，故此只用上八成力度，誰知對方輕輕年紀，居然硬擋自己一掌，心中不覺暗懍。

這第二掌却使出十成功力，狂飆罡風，隨掌而出，捲得砂飛石走，聲勢十分驚人。

「蓬！」江青嵐右掌再迎，居然硬接了一掌，可是這回身形却連退四五步之多。

神行無影祝士愕想不到對方功力會有恁地深厚。他右掌一揮，身子如影隨形，急撲而出，厲聲大喝，聲音劃破空山，四谷迴響。

「呼」的一聲，「玄靈掌」有如天崩地坍，波濤洶湧般推出，四週罡風旋捲。這一掌當眞是神行無影畢生功力所聚，威力之大，無與倫比。

江青嵐仗着「先天眞氣」，連接兩招，已覺心跳氣浮，眼看對方一掌比一掌凌厲，這第三招威勢猛烈，彷若石破天驚，十分駭人，不由

心中微生怯意。

他「兩儀眞解」的「先天眞氣」，本來尚未練得到家，是以對敵時的心神，也未能完全達到忘我之境。此時怯意一生，心中不由猶豫起來，對方這一掌，來勢之猛，力逾萬鈞，自己還是仍舊使用「先天太極式」嗎？

還是引力反虛，使用「離合神功」接引之力？他心念像閃電般一掠而過，「玄靈掌」巨大壓力也已湧到。

江青嵐奮起神威，雙手並胸推出。這下雙方各用全力，和先前兩掌聲勢又是不同，暴震方起，五丈方圓，當眞天地變色，山搖地動。捲起的罡風狂飆，逼得蘭兒、白玫、聶小紅三人花容失色，一齊後退。

江青嵐擋是擋住了，但他脚步踉蹌，往後直退。

祝士愕被「先天眞氣」擋得一擋，心頭雖然凜駭，但殺機愈熾，右掌未收，驀地一鼓眞氣，左掌又閃電般擊出。

要知江青嵐雙掌同發，才勉强擋住對方一擊，此時身形未穩，雙掌堪堪收回，那還來得及還手，不像祝士愕早有準備，右掌發出之時，左掌已蓄勢以待，趁機而出。

是以這一掌，力道雖然大爲減弱，並沒先前三掌的威勢，但勁風捲到，撞得江青嵐欲罷不能，一直退到火窟邊緣。

這一陣拚鬥，說來話長，其實有如電光石火，雙方出手全都迅速無比，等蘭兒、白玫，一見情勢不對，趕緊搶身掠來，却因相隔較遠，已是不及，江青嵐雙脚一軟，身形後仰，「烘」的掉下火窟！

人影墮落，暗紅火燄，分而復合！白玫身形較快，堪堪縱到，連「嵐哥哥……」還沒叫出，便已昏倒地上！

蘭兒却「嚶」的一聲，情急拚命，人若瘋狂，右手纖掌一帶，以掌代劍，使出她得自崑崙的「震兌一劍」連人帶掌，掌先人後，往祝士愕當胸撞去。

一人拚命，萬夫莫敵，蘭兒這一式掌影翻動，勁氣拂拂，祝士愕武功雖高，和江青嵐連對四掌，也覺得眞氣耗損過鉅，蘭兒這一急撞，却也不敢輕視，獰笑一聲，正待舉掌劈出。

驀見小師妹臉色蒼白，一下掠近火窟，右手揚處，一點黑影，疾若流星，脫手飛出，往火窟中投去，一陣「嗤」「嗤」之聲響過，熊熊火燄，倏然低了下去。

「玄癸珠」！她出手的正是「玄癸珠」，師傅精心苦煉的滅火神器！這機會豈能放過？他心念疾轉，那還來得及傷人，身形如風，立即向旁裡閃開。

蘭兒一招撲空，那肯住手，一個急旋，口中喝道：「老賊拿命來！」

右手亂劃，又是一招「震兌一劍」！往祝士愕刺去。

就在火燄一暗之際，嘶！一條紅影，奇快無比的向火窟中穿入！這當然是聶小紅，她救人心切，「玄癸珠」出手，人也跟着躍了下去。

祝士愕艮機難得，打橫一掌揮了出去，身形向外疾閃而出，他終究功力深厚，何況蘭兒使的原是劍招，並非掌法，是以就在他一掌一閃之間，安然躍開，一下掠到石窟邊上，正待往下縱落。

「烘！」石窟地火，雖然被「玄癸珠」壓制，火燄驟縮，但在一暗之後，却似火上加油，烘然大旺，無數火舌，往洞穴四週捲出。

同時穴底也傳出一聲女子尖叫！神行無影祝士愕立身之處，正在火窟邊緣，火舌驟發，他躲閃不及，一襲黑袍，登時燃燒起來，心頭不由大驚，那還顧得身份，帶着一身火燄迅速往後倒竄，就地亂滾。

蘭兒是仇比天高，恨比海深，俯身檢起拳大的石塊，猛力往他身上亂砸。

＊　＊　＊

「小兄弟，你在那兒？老樓帶你去見銅椰老兒，別儘在陣中轉啦！」

一個洪亮無比的聲音，宛若天外飛來，話聲入耳，一條高大人影，倏然墮地。哦！他脅下還挾着兩人，這時放落地面，那是一男一女，男的丰神清俊，女的婀娜多姿！

那女的一眼瞧到躺在地上的白玫，口中驚咦一聲，縱身掠近，一把抱起白玫嬌軀。那個身材高大，長髮披肩的怪老頭呢，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望着祝士愕，哈哈大笑！

「又是你！哈哈鐵門自落石門自開！」

他蒲扇似的手掌，猛的往祝士愕劈面拍去。

神行無影祝士愕一身火燄堪堪撲滅，又接連被蘭兒石塊沒頭沒腦擊得生痛，此時再聽到樓一怪的聲音，心頭一慌，那敢戀戰，一聲厲嘯，人如箭射向西逃去，他外號神行無影，身法自然迅速絕倫，眨眼之間已掠入一片椰林之中，長髮怪人瞧得又是一陣震耳狂笑！

蘭兒一見祝士愕要走，不由既急又怒，嬌喝一聲：「老賊你往那裡走？」

雙脚一頓，正待追去，那知身形未動，驀覺疾風颯然，自己一條右臂，已被人家捉住。小姑娘此時

理智全泯，連瞧都沒有瞧清，右手一劃，玉掌如劍，「震兌一劍」，已往來人胸前劈去。

「砰！」蘭兒這一掌出手不輕，但擊到人家胸口，却好像擊到石鼓之上，震得一條左臂又痛又痳，心頭大驚，急忙瞧去，原來捉住自己的正是方才一掌嚇退祝士愕的長髮怪人，不由掙扎着道：「你快放手，他是我仇人！」

長髮怪人呵呵笑道：「小娃兒，你追不上他，也不是他對手，哦！我問妳，妳可看到老夫的小兄弟，他那裡去了？」

蘭兒搖了搖頭，恨恨的道：「不知道，不知道，你快放手！」

原來和樓一怪同來的，正是崔文蔚夫婦，他們把白玫抱起，紅綃伸出玉掌，替她在胸口揉了一陣，白玫眼睛眨了一眨，突然眼淚滾滾而下，嚶的哭出聲來。

紅綃瞧得大驚，急忙問道：「白玫妹子，妳快醒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白玫聽到是紅綃的聲音，驀地大哭道：「他……他……嵐哥哥死了，他掉進火窟裡去了！」

崔文蔚夫婦頭上轟的一聲，急急問道：「妳說什麼，江兄弟跌入火窟裡去了？啊！老前輩，樓老前輩，你快救救江兄，他跌入火窟裡去了！」

樓一怪驀地放開蘭兒，口中說道：「什麼？小兄弟，小兄弟掉落火窟？」

他高大身軀微微顫動，一雙銅鈴似的大眼乍然圓睜，向冒着熊熊火燄的石窟望去！

蘭兒雖然不認識一掌開天樓一怪，但這長髮怪人方才只拍了一掌，就把武功高不可測的祝士愕嚇跑，自然是一位大有來頭的老前輩。心念一動，突然往樓一怪身前跪去，口中叫道：「老前輩，你快救救嵐哥哥，我求求你……」

「哈哈！」樓一怪突然仰天打起一聲哈哈，這一聲大笑，似乎含着無比的憤怒，直震得在場中人如聞焦雷，耳中狂鳴，「銅椰老兒，你自命清高，設下什麼銅椰陣，把『龍角膠』藏之火窟，原來是想陷害人的！今日老樓替小兄弟報仇，不把你區區小島，翻上個天，我就不叫樓一怪！」

他怒極而吼，聲若銅鐘，驀地雙掌一翻，向火窟大石壁上拍去。

掌風出手，只聽轟的一聲，石屑四濺，二十來丈高的一座石壁，硬生生被他劈了一個窟窿，砂石狂瀉而下。

原來這座石壁，經地火不住燃燒，早就變了溶岩化石，石質並不太堅硬，尤其石壁脚下，被掌風劈成窟窿，上面岩石也就往下坍落。

只聽轟隆巨響，接連而起，山搖地動，整座石壁悉數倒坍下來！

紅綃一看情形不對，趕緊抱着白玫往後急退，崔文蔚、蘭兒，也同時後躍，才沒被滾下的石塊擊中，但壁下火窟，已悉數被亂石掩沒！

蘭兒急得跺脚道：「老前輩，快住手，嵐哥哥怎麼出來呢？」

樓一怪發了怪性，那還聽話，雙掌連揮，人從石屑烟塵中飛起，直向山脚衝去。雙掌亂揮，逢樹就打，銅椰樹碰上劈天掌，有若潮水般一排排往後倒去，他本性憨直，就是偌大年紀，還絲毫不改，此時怒氣冲天，鬚髮如蝟的揚手亂劈，勢若山崩。

「嘿嘿！老怪物，崑崙小輩身懷辟火之寶，並無損傷，此時已得老夫指引，正在靈泉救人，你震坍石壁，毀損銅椰，如何向老夫交代？」

這正是銅椰老人的聲音，從地底傳來。

樓一怪聽得一呆，自己不問青紅皂白，震壁毀樹，那知小兄弟並沒有死，他心中一喜，脫口問道：「司馬老兒，你說小兄弟沒死，此話當眞？」

銅椰老人冷哼道：「老夫問你的話，你還沒答覆！」

樓一怪道：「只要我小兄弟沒死，咱們這場誤會，就此揭過。」

銅椰老人哈哈大笑道：「樓一怪，你倒說得輕鬆。」

樓一怪是個怕軟不怕硬的性子，臉色一沉，怒道：「可馬老兒，依你又待怎的？」

銅椰老人冷冷的道：「江湖上容你橫衝直撞了幾十年，如今居然發橫發到我屠龍島來，嘿嘿！老夫倒要瞧瞧五十年不見，你樓一怪有點什麼絕着，敢如此目中無人！」

「哈哈！」樓一怪叉腰大笑。「所毀幾棵銅椰樹，又算得了什麼，惹得老樓性起，區區屠龍島，都叫你翻上個天！司馬難，只要你劃下道來，老樓無不遵命！」

銅椰老人的口音，又道：「好！再過半個時辰，老夫在靈磁峯前候敎！」

樓一怪也洪聲應「好」，一面回頭道：「娃兒你們跟我走！」

蘭兒、白玫和崔文蔚夫婦，對兩人這番話，自然聽得十分清楚，尤其那個從地底傳來的聲音，似乎是說江青嵐身懷避火之寶，並沒受傷。

白玫只覺精神陡震，等他們說完，就第一個問道：「老前輩，他說嵐哥哥沒死？他是誰？」

樓一怪偏頭瞧着白玫，問道：「妳是小兄弟的妹子？」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小高、孟小月、方振遠，幾番瞞過龍彪的檢查，終於來到古栢密蔽的墓園，古墓雖殘缺不全，但瓦舍內有人居住，見一像狠嘴駝背老人走來查問，此時，突然又來了一中年婦人，見三人要借住一宵，只好免爲其難的答應了，但附有條件，只准住一天，瓦舍門窗要緊閉，不管聽到甚麼都不要離開此屋，三人只好答應……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臥龍生・文／可飛・圖

劍嘯江湖

孟小月臨死示愛　方振遠作証爲媒

時間在寂靜中過去了、消失了，小高坐息醒來，已是到了二更左右，睜開雙目，卻發覺孟小月坐在身旁，正望着自己微笑。

小高尷尬地笑笑，道：「姊姊也坐息一會吧，小弟替妳護法。」

孟小月道：「我不太累，也沒有時間坐息了，剛才，我已經聽到了林中傳出異聲，正在擔心，怕驚擾了你，幸好你及時醒來了。」

小高奇道：「異聲？」

久處暗室，三人的目力已然適應，祇見方振遠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好像是演練什麼。」

孟小月道：「你瞧到了什麼？」

方振遠道：「狠人，除了那駝背人之外，還有三個。」

小高一呆，道：「什麼？三個狠人？」

「是！」方振遠道：「他們都很相像，有一張奇大的嘴巴，但身軀四肢却和人一樣，但看上去比那駝背人年輕了許多，也不駝背。」

小高道：「奇怪呀！怎麼會有這樣多形貌一樣的畸形人呢？」

方振遠道：「更難的是把這些人集中於一個地方，這恐怕不是天然的形貌了，而是出於人爲……」

小高呆了一呆，道：「人爲？方總鏢頭可否說得清楚一些？」

「高兄弟，你要改改口。」方振遠苦笑一下，道：「我現在已經不是總鏢頭了，大家患難與共，方某確是出於一片眞意。」

「我知道。」小高笑笑道：「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方兄的意思是……」

方振遠接道：「有一個人，故意的培養了這許多畸形人。」

小高道：「目的呢？」

方振遠道：「還不太清楚，如果我們留心觀察，應該可以看出些蛛絲馬跡來。」

小高道：「那黑衣婦人不是說過了，不許我們離開這座瓦舍。」

孟小月道：「但她忘記說不能偷看。」

方振遠道：「我一直奇怪，她對我們的容忍過多，也許，這中間有什麼陰謀？」

「會不會今晚對我們下手？」孟小月道：「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他們夜間活動的威力，超過白晝。」

方振遠點點頭，道：「對！咱們要準備應變。」

孟小月突然拿出一把菜刀，交給了小高，道：「你把這個收著，必要時可用作兵刃。」

這是瓦舍廚房中的一把菜刀，被孟小月就地取材地拿來應用。

原來，除了方振遠的子母金刀帶在身上之外，孟小月和小高都未帶兵刃。

孟小月的兵刃是蛇，但小高不喜歡，孟小月祇好把牠藏起來。

小高接過菜刀，笑道：「用切菜刀作兵刃，江湖上倒是極少聽聞。」

方振遠神情肅然地道：「我看，咱們已經被包圍了，一旦動手，祇怕是一場激烈的生死之戰。」

小高道：「我不懂，彼此無怨無仇的，他們爲什麼一定要殺我們？」

「因爲，我們發現了他們的秘密……」方振遠道：「他們怕傳揚出去。」

孟小月道：「這可能是一個秘密的妖異組合，我們很不幸地闖了進來。」

忽然間，窗外綠光一閃，三個人急急站起，由窗口空隙望去，祇見一盞綠燈在室外兩丈左右處的空中浮動、飄蕩。

幽幽古林，夜暗如墨，突然飄浮起這麼一盞綠燈，看上去更見詭異。

駝背人緩步而出，雙肩之上各站著一隻奇大的烏鴉。

小高忖道：「看來，這些烏鴉也是他們訓練的了。這主人究竟是何方人物，能創造出畸形的狠人，又能訓練出烏鴉攻敵。」

就是這一轉念的工夫，瓦舍之外又出現了三個黑衣人。

果如方振遠所述，和那駝背人一樣的黑衣人，祇不過他們沒有駝背。

四個黑衣人，保持了相當的距離，面對瓦舍。

果然，瓦舍已被包圍。

方振遠緩緩取出子母金刀，握在手中。

孟小月暗暗咬牙，她早已想放出小金蛇試試這些黑衣人的能耐，但又怕小高心中不悅，强自忍下，沒有行動。

黑衣人似乎也沒有立刻攻入瓦舍的打算，祇是靜悄悄地站在那裏。

除了多一盞飄浮的綠燈之外，古柏林幽靜得落針可聞。

小高看了一陣，平靜的心情突然間激動起來，低聲道：「他們在幹什麼？」

方振遠道：「等人！兄弟，不要心急，耐心點等下去，這等靜默的相對，也是一種比試。」

小高暗中運氣調息，使激動的心情逐漸平復下去。

忽然間，又出現一盞綠燈，由遠處飄浮而至，緊隨在綠燈下出現的，是那位白髮黑衣婦人。

她整個人像被那盞飄在空中的綠燈吊著，雙足離地尺許，緩緩行來。

小高心中突然一動，忖道：這是什麼武功？怎能長時間在空中飄動？

面對著這種妖異現象，孟小月漸生恐懼，臉色蒼白，祇是强忍著沒有叫出來。

方振遠心中也有些發毛，他雖然常走江湖，可也沒見過這種怪事，面對詭異怪象，亦漸生恐怖之感。

三個人都有些害怕起來，祇是程度不同，但都忍著沒有說出來。

孟小月已明顯地支持不住，身軀微微抖動起來。

方振遠發覺情勢不對，孟小月如果被嚇暈了過去，不但少了一個强大的幫手，還得分心照顧她，那可是一樁很大的痲煩事。

當下重重咳了一聲，喝道：「用不著裝神弄鬼，故弄玄虛，有什麼事，但請明白的說出來，否則別怪咱們出手傷人了。」

這幾句話，說得聲音很大，孟小月漸入昏迷的神志，突然一清。

小高突然揚手一揮，手中的菜刀當作暗器一般，飛了出去，寒芒閃動，挾一縷勁風，劈向那白髮黑衣婦人。

祇見白髮婦人長袖一拂，竟然把菜刀封住，投向一側。

小高的情緒也被這妖異的怪象刺激得有點失去控制，大喝一聲道：「妳究竟是人是鬼，我倒要見識一下……」

人也隨著喝叫之聲飛身而出，直撲向那懸空而立的黑衣婦人，人還未到，已拍出一掌。

小高見識過關外龍家的拐中刀，偷學了混元一氣功，也見識過中州大俠雷方雨的十二追魂劍招、形意門一劍千鋒的厲害。

但這些祇是增加了他的見聞，心中有武功，但手上無武技。

重要的是蛇娘子和蠍子、蜈蚣傳了他武功之後，他才能完全瞭解了運用的法則。

天下武功同源，雖有高下之分，但祇是變化上的區別，小高通達的運用法則，熟記心中的技藝，亦具有了施展的潛能。

當然，小高亦是一個難得的練武天才。

擊出一掌，雖是郭蠍子的勾魂掌法，但氣勢開闊，又隱含關外龍家破山拳的威勢。

那黑衣婦人懸空的身子突然向一側飄去，竟和罩在頭上的綠色鬼火，拉開了一段很長的距離。

原來，她竟不敢對擋這一掌的威力。

方振遠看出了破綻，哈哈一笑：「好掌法！高兄弟，再攻她幾掌，就逼出她的原形了。」

小高祇見對方身形飄動，是隨著掌勢，心中氣勢一挫，忖道：她

能隨我掌勢飄去，難道眞的是鬼？

但聞得方振遠呼叫之後，膽氣一壯，雙掌連環攻出，一口氣連攻七掌。

飄浮的黑衣婦人避開三掌之後，再也無法保持懸空而立的身軀，竟然落著實地，長袖飛舞，封擋小高的連環掌勢。

小高感覺她長袖上蓄有了强大的內勁，心中頓然開朗，冷笑一聲，道：「果然是人！」

孟小月突然飛躍而出，道：「兄弟，請閃開一下，這女人扮鬼嚇我，我得好好整整她。」

小高果然依言退開。

孟小月目注那黑衣婦人，道：「妳是人，不是鬼，妳扮鬼嚇人，我要妳變成眞鬼！」

話一說完，人已飛撲了過去，指影點點，攻勢凌厲無匹。

她一出手，就施出了輕易不用的金蛇指法。

那黑衣婦人閃開了兩招攻勢之後，就被逼得拳脚並用，出手封擋。

孟小月心中恐懼盡除，冷笑一聲，道：「好啊！好好的一個人，爲什麼不當人，竟然扮鬼……」

指風如嘯，攻勢更見凌厲。

那黑衣婦人的武功不錯，在孟小月凌厲的猛攻之下，仍能自保，長袖飛舞，竟在奇詭的金蛇指法下，保持不敗之局。

孟小月的金蛇指法，未能一舉擊敗那黑衣婦人，但却看得方振遠心中震駭不已。

他絕未想到，這以役毒蛇出名的三大毒人，竟有著如此精湛的武功，蛇娘子如此，蠍子、蜈蚣想必也各有絕技。

黑衣婦人支持到十餘個回合，漸呈不支，孟小月的金蛇指法中也夾雜著不少拳、脚攻勢。

小高全神凝注孟小月的攻勢，把孟小月施展的手法，和心中所記的金蛇指互作參悟。

這一留心觀察，果然瞧出了不少的破綻，心中大感奇怪。

原來，孟小月的金蛇指法中不少奇奧的招術，竟然棄而不用，明明一指之間，就可以克敵致勝，她却不肯施展，而換成了拳脚的攻勢。

似乎是孟小月有意的把搏殺的時間延長，並未存立刻求勝之心。

這就使得小高大爲不解。

孟小月到底是爲了什麼呢？

這時但聞方振遠輕輕咳了一聲，道：「高兄弟，想不到啊！孟姑娘的武功，竟然如此精絕。」

小高道：「這黑衣婦人的武功如何？」

方振遠道：「十分高明，在江湖之上，可當得二流身手。」

小高淡笑道：「和方總鏢頭比較，怎麼樣呢？」

方振遠沉吟了一陣，道：「和區區動手，五十回合內，無法分出勝負。」

小高心中忖道：如果方振遠不是自謙之詞，孟大姊的金蛇指法，確在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方振遠之上了。

忖思之間，場中形勢已變，祇見那黑衣婦人突然飛身而起，右袖一揮，捲起那浮在空中的一團綠火，擊向孟小月。

孟小月吃了一驚，匆忙向一側閃去，那團綠色火焰不知是何物做成，竟然凝聚不散，掠著孟小月身側飛過，去如流星，消失於夜色之中，而且去有定向，消失在聳立的林木之中，竟然沒有撞倒。

就這一瞬工夫，那黑衣婦人和三個畸形人也同時消失不見，幽幽古林之中，恢復一片夜暗。

神秘、怪異、快速的失去。

方振遠心中一動，道：「快！退回瓦舍。」

可惜仍是晚了一步，但聞嗤嗤之聲，似是無數細小的暗器，射了過來。

不知道孟小月是不是有意相救，身子一轉，正好擋在小高的身前，身軀一歪，倒在小高的身上，低聲道：「倒下去！」

小高未及思索，人已仰面而臥，身軀著地，才聽得孟小月一聲嬌呼。

同時，傳來了方振遠的一聲冷哼，緊接著身軀著地之聲，但人已在三尺開外。

想是欲奔入瓦舍，可惜那暗器來勢太快，想要閃避已是不及。

黑暗之中，孟小月的一隻手突然伸了過來，抓在小高的右肩之上，身軀突然上移，低聲道：「你好嗎？沒有受傷吧！」

小高點點頭。

這時，兩人臉兒相接，彼此呼吸可聞，雖然夜暗，但近在寸許之間，仍可隱隱看得見彼此的面目，孟小月臉上竟然泛起了一抹微笑，低聲道：「兄弟，我中了兩枚暗器，不知道是什麼暗器，但却極爲細小，似是銀針之類，傷口並不疼，但却已開始痲木，你也要裝著受傷，找機會救我，救不了，你就自己逃走……」

話似是還未說完，噴出一口氣來，人就一閉雙目，暈了過去。

小高吃了一驚，急伸右手，按在孟小月的前胸之上，祇覺心臟仍然跳動，並未死去，忖道：這是什麼暗器？發作竟如此厲害！

應該趕緊設法離開此地才是。

正待起身，抱起孟小月逃出這片柏林，突然想起囑咐之言，忖道

：他們地形熟悉，也許仍然隱身於左右，我一站起，必會遭到暗襲。再說，方振遠似乎也爲暗器所傷，如若棄置不顧，豈非有失道義？

救一人尚且難知成敗，救兩人是萬萬不能了。看來，祇有暫裝受傷，坐以觀變，再等機會了。

時間在等待中似乎過得很慢。

足足過了一盞熱茶的工夫，才聽得一個女子的聲音道：「是不是都暈過去了？」

「大概是不會錯了，咱們這迷魂針，藥力强勁，中人後立刻會暈過去。」

小高聽聲辨音，已聽出答話者正是那駝背老人，果然他就隱身在丈餘外的古柏之後，不禁暗自慶幸沒有衝動行事。

伸手摸去，孟小月心跳依舊，才略覺心安。

夜暗中突然間又亮起了一盞燈火，緩緩行了過來，那是一盞眞正的燈籠。

小高心中明白，此刻絕不能露出一點破綻，否則必遭殺身之禍。當下一咬牙，緊閉雙目，但暗中却運集功力，勢在不得已時，再放手一拚。

祇覺身體被人提起，向前行去。

在小高的想法中，定然是暫把三人送入瓦舍的，哪知愈來愈不對，微啟一目望去，燈光下，發覺正行入那高大的古墓之中，提著自己的正是那駝背人。

小高大爲震動，但一想到孟小月、方振遠昏迷未醒，祇好强自忍下。

那是通入墓中的一條小徑，循階而下，深入地內。

燈光一掠，那黑衣婦人手提燈籠越前而行，小高急閉眼睛。

行了一陣，似是進入了一個地下洞穴之中，耳際中，又響起了那黑衣婦人的聲音，道：「你們先把他們三人加上鐵銬，再洗去他們臉上的易容藥物。」

「夫人，要不要讓他們清醒過來？」

聲若黃鶯，竟是一個嬌脆的女子聲音。

黑衣婦人道：「鐵銬扣好，再給他們解藥服用，這幾個人的武功都很高强，不可大意。」

小高不敢睜眼瞧看，但已明白，暫時無性命之憂，心中暗作盤算，祇要方振遠、孟小月都能清醒過來，區區鐵銬未必能鎖得住人。

但聞鐵環叮噹，雙手先被扣上，緊接頸上一緊，竟有一隻鐵環扣在了脖子上，不禁一怔，再也忍耐不住，微啟一目望去。

祇見三個黑衣少女，每人招呼一個，動作俐落純熟，一會兒工夫就把三人都扣好鐵扣。

雙手和脖子上的鐵環，都有鐵索相連。

事已至此，小高已了然，失去了反抗的機會，祇好認命地不禁暗自叫苦。

但覺一條濕巾正在臉上擦洗，一陣來回過後，忽然響起了一少女的聲音，道：「這是一位姑娘，而且長得好美啊！」

「這個小伙子好年輕，大概祇有十八九歲吧！」

小高幾乎又要睜開眼睛，但仍然忍了下去。

又過了片刻，牙關被一隻滑膩的手弄開，感覺一粒藥物投入。

小高既未昏迷，自然不用吃藥，暗中把藥藏入舌下。

但覺牙關又被弄開，一杯清水灌了進去。

仍然安靜無聲。

忽聽得孟小月的聲音道：「這是什麼地方？」

這時小高才睜開眼睛。

果然是一間石頭砌成的石室，雙手和頸間，都被扣上了一枚鐵環。

室中有燈，景物清晰可見。

這似是專門用來囚人的刑房，他們三個分別坐在一張石墩之上，兩邊還放著很多刑具，三個穿著黑衣的少女，面對三人而立，每人的手中，都還端著一隻玉杯，想是適才盛水之用。

這三個姑娘年紀很輕，不過十七八歲的樣子，而且長得都很秀麗，雖非絕美，但亦可人。

這時，方振遠也醒了過來，看着小高和孟小月，道：「看來，咱們已成了籠中之鳥，動彈不得，祇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面對孟小月的黑衣少女笑一笑，道：「祇要肯聽話，妳一定不會死。」

孟小月微微一怔，道：「什麼意思？」

那少女道：「妳長得很好看，帮主不會殺死你的。」

「帮主？」方振遠問：「什麼帮主？」

面對孟小月的居中少女，在三人之中似是身份較高，一直由她在答話。她笑道：「我們還未在江湖上出現過，你們不會知道的。」

方振遠道：「所以方大爺才要問個明白。」

黑衣少女道：「你說話怎麼這麼無禮？我就偏不告訴你。」

孟小月道：「對！男人說話都是粗聲粗氣的沒有禮貌，不要理他……」語聲一頓，接道：「這位姐姐，妳怎麼稱呼啊？」

黑衣少女道：「我叫春蘭。」

孟小月接道：「春蘭？好名字

啊！」

春蘭道：「這是帮主替我們起的名字。」

「噢！這裏是什麼帮？」

春蘭略一沉吟，道：「我想妳一定會得到帮主的寵愛，告訴妳也不要緊，這裏是鬼王帮。」

孟小月道：「鬼王帮？我怎麼從未聽過？」

春蘭道：「帮主的玄功尚未練成，所以未出現於江湖，你們自然是不知道了。」

三人心中都已有個大致的瞭解。

這座古墓，是鬼王帮主修練玄功的所在，話中隱隱示明，那位帮主是個好色之徒，以孟小月之美，必會爲帮主看中，春蘭有問必答，似是早已存下了建立交情的心意。

孟小月心頭發涼，但口裏却緩緩問道：「三位是什麼身份？」

「我們是帮主的妾婢，也是夫人的丫頭。」

小高暗道：這位鬼王帮主當眞是好色得很，竟然有三個妾婢，那位鬼王帮主的夫人，就任他這樣胡作非爲，也不干預嗎？

方振遠突然接口說道：「春蘭姑娘，帮主既在修練玄功，如何能接近女色？」

他忽然替孟小月擔憂起來了，處此情境，如果那位鬼王帮主眞要動起强來，孟小月縱有拚命之心，恐亦無反抗之力了。

他經驗豐富，心知孟小月必然極爲擔心此事，但又不便出口。

不知如何才能帮上她的忙？

祇聽春蘭冷笑一聲，道：「帮主功力深厚，雖近女色，却不妨礙他的練功，而且，還可助他早成。」

方振遠心頭一震，暗道：「糟了！那鬼王帮主必是習練旁門左道的採補之術，才可能在練功中不禁女色。」

他目光微轉，發覺孟小月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十分慘白，想是她亦明白了春蘭的言中之意。

小高似是還不太明白，正自凝神沉思。

一時之間，無人說話。

孟小月强顏歡笑，道：「春蘭姑娘，以後，我如眞能討得帮主歡心，一定會大力的提拔妳。」

春蘭道：「我保證帮主一定會把妳選爲王妃，我先謝謝王妃了。」

孟小月嘆息一聲，道：「先別叫我王妃，也許帮主根本看不上我。」

「不會的！」春蘭大有信心地道：「我見過兩位王妃，都沒有姑娘妳美麗。」

孟小月呆了一呆，道：「我眞的很美嗎？」

春蘭道：「美！比那兩位王妃美麗十倍。」

孟小月苦澀一笑，回頭望望小高，道：「兄弟，聽到春蘭說的話沒有？」

小高點點頭。

孟小月道：「她說我很美，是不是眞的？」

小高道：「是眞的，大姊容色如花……」

孟小月接道：「你也這麼認爲，但怎麼從來都沒有讚美過我呢？」

小高臉一熱，道：「小弟……小弟覺得……那些話……」

孟小月接道：「春蘭，去給我們弄點茶來，我們口渴得厲害。」

春蘭想了一下，回顧兩個同伴一眼，道：「妳們聽著，這位姑娘雖在危難中，但一見到帮主，必會被選作王妃，咱們不能虐待她……」

孟小月接道：「春蘭，妳待我如此，日後我定有回報。」

春蘭微微一笑，道：「可惜我不能放開妳身上的刑具。」

孟小月道：「這個我知道。」

春蘭低聲道：「你們是不是很餓了？」

小高道：「對！最好有些東西吃。」

春蘭看了小高一眼，見他年少英俊，心中甚是喜愛，道：「我去替你們準備一點吃的東西。唉！祇怕，這也是你們最後一餐飯了。」

方振遠一怔，道：「最後一餐？」

春蘭道：「不錯，我們帮主最不喜歡的就是男人，越好看的男人，死得越快。」

方振遠接道：「在下又老又醜，大概不會死吧？」

春蘭道：「你見過那些狠人沒有？」

方振遠點點頭，道：「他們眞的是人嗎？」

春蘭道：「你如長得和他們一樣，大概可以不死了。」

方振遠苦笑道：「那還不如死了的好。」

孟小月道：「春蘭，帮主什麼時候會來？」

春蘭沉吟了一陣，道：「大約還有兩個時辰。」

孟小月道：「那就痲煩弄點食物來吧！他們一定要死，就讓他們吃一頓吧！黃泉路上，他們也不會忘記妳的好處。」

春蘭點點頭，帶著兩個黑衣少女退出石室。

孟小月神情肅然地說道：「看樣子，咱們是死定了。」

方振遠苦笑道：「死在這種鬼

地方，還不如放手一戰，當眞是死難瞑目！」

小高道：「大姐，妳還有活命的機會，事已至此，用不著一定赴死。」

孟小月臉色一變，道：「兄弟，你要我活著受那鬼王帮主的糟蹋嗎？」

小高微微一怔，道：「大姐，我不是這個意思……」

孟小月接道：「那就別說了，方兄，你動動腦筋，看看咱們有沒有活路？」

方振遠道：「沒有！我已經暗中試過了，扣在雙腕和脖子的鐵環都很牢，尤其是頸子上的這枚鐵環，緊箍著脖子，就算練過縮骨神功，也無法把腦袋縮小，掙不開這些刑具，咱們祇有等死的份。」

孟小月冷哼一聲，道：「就算咱們死了，我也不會讓鬼王帮主活下去！」

小高扭頭看去，祇見連在環上的鐵索，由幾個石洞口伸了過來，完全沒有一點掙脫的機會。

必死無救，孟小月忍不住眞情流露，望著小高道：「兄弟，可憐你年紀輕輕，竟然死在這種地方，叫姊姊我好痛心！」

小高苦笑道：「大姊也是一樣的，生死由命，小弟技藝未成，不能在武林中出人頭地，死雖有憾，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了。但大姊不欠我小高和方總鏢頭什麼，實在用不著與我們同歸於盡。」

孟小月忽然微微一笑，道：「小高，大姊不能和你生同羅幃，但能死葬一穴，也是聊有可慰。」

小高呆了一呆，道：「大姊，妳……」

孟小月道：「難道現在你還不明白我的心意嗎？」

小高明白了，黯然一嘆，默不作聲。

他感激孟小月，但他祇是把她當作一個親人看，視若姊姊一般的敬重她，絕未想到男歡女愛的事。

他心中祇有武功，一直希望能成爲武林中登峯造極的高手。

但此情此景，他不能拒絕，也不便解釋。

但聞方振遠嘆一口氣，道：「此時何時，孟姑娘還有心情談情說愛嗎？」

孟小月道：「不談情愛，談什麼？」

方振遠道：「就方某所知，孟姑娘的招蛇之能天下第一，不知在此情此景之下，還能不能召到蛇羣？」

孟小月道：「能召到又如何？牠能救了咱們？」

方振遠道：「那至少可以召一批毒蛇來和他們抗拒一陣，多拖延一些時間。」

孟小月道：「就算拖上一時半刻，又有何用？」

方振遠道：「祇要不死，都有機會。如果那鬼王帮主夫婦被毒蛇所傷，咱們就可以和他們討價還價了。」

孟小月沉吟不語。

這是一個死中求生的辦法。

小高道：「大姐，如果沒有把握，還是不要召蛇抗拒了……」

孟小月突然抬頭看著小高，道：「兄弟，如果你能生離此地，你要如何謝我？」

小高笑道：「怎麼可能呢？」

孟小月道：「萬一可能呢？」

小高道：「這個，大姊怎麼吩咐，小弟就怎麼辦了。」

孟小月道：「你要認我是你的妻子，離開此地之後，替我建一座墓園，立一個石碑……」

小高接道：「眞能如此，小弟當然照辦。」

孟小月道：「別答應得太快，我的話還沒有說完。」

小高道：「大姊請說。」

孟小月道：「那石碑要寫上高門孟氏小月愛妻之墓，下面署名高劍秋敬上。」

小高道：「這個……我……」

孟小月道：「你不答應？」

方振遠冷冷說道：「小高，這是天地間至愛至情，人生難遇難求的，還不快些答應。」

小高點點頭，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大姊既要小弟答應，小弟答應就是。」

孟小月嘆息一聲，道：「小高，我不會限制你不再娶妻，但她要尊我爲正，每年清明時節，你們夫婦一定要到我的墓前，奠祭一番。」

小高反正認爲不可能，於是連連點頭。

孟小月道：「自然，大姊不會負你，我要還你個清白身軀，絕不讓鬼王帮主侮辱我。」

方振遠已明白了孟小月的打算，嘆口氣，道：「其實，孟姑娘決心要去了，何不順帶救救在下？」

孟小月道：「無功豈可受祿？」

方振遠道：「小高答應婚事，應該有個媒，在下就是，而且也是這件事情的證人。」

孟小月神情平靜，微微一笑，道：「方兄很怕死？」

方振遠道：「能不死最好不死，孟姑娘既然要捨身救人，何不多救一個？」

孟小月沉吟一陣，道：「可以……」

方振遠喜道：「多謝姑娘救命之恩！」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紅宮張燈結綵，準備爲兩對新人舉行婚禮，小飛和小雲本是一對的，而另一對則不知是誰，到蓋頭巾一揭，小雲對太子朱瞻圭，小飛却對公主朱綿綿，令兩小大吃一驚，小雲被白小痴偷襲制服，張夢月被美爽爽制服，據說二人是紅宮劍手，幸朱綿綿取消婚約，宋小飛只好作城下之盟，甘爲廢帝效勞，被封爲先鋒，萬喜兒等也加盟助陣……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豆腐大俠

太祖金牌可免死　三人結縭有商量

豆腐大俠蓄勢已久，正準備給來人一個迎頭痛擊，孰料，許是來人發覺床上無人，心知事機已敗，根本未會入內，便一陣風似的揚長而去。

「什麼人？別跑，站住！」

喝聲中，宋小飛穿窗而出，拔腿就追。

可惜，那人身手敏捷，動作飛快，已奪門而去，追至門外一看，僅僅看到一個背影。

這背影似曾相識，曲線玲瓏，可以斷定必係女流，却不知究竟是何方嬌娥。

宋小飛不肯罷手，足底抹油，將絕頂輕功施展至極限，全力猛追。

却不料，那嬌娥的輕功亦臻上乘，始終無法將距離拉近，轉眼間便將所在的小鎭遠遠抛在身後。

一路往東，一路狂奔，登上一座小山後，那嬌娥主動停了下來，宋小飛這才有機會追上，看清了伊人的眞面目。

豆腐大俠驚「咦」一聲，道：

「咦，是妳，美爽爽。」

美爽爽笑靨如花地道：「沒錯，是本姑娘，宋大俠辛苦了。」

「三更半夜的，妳撬本俠的臥室作甚麼？」

「想查証一件事。」

「查証什麼事？」

「看你是獨居，還是與人共宿。」

「宋某是單身漢，自然是獨居。」

「傻瓜，一個人多寂寞，何不找百花公主吳小雲共枕而眠？」

「美爽爽，妳說話放尊重點，我們還是未婚的身份。」

美爽爽聞言大笑不止，冷嘲熱諷道：「什麼時代了，還做呆頭鵝，別人都是先上車後補票，須知人生苦短，要及時行樂。」

宋小飛義正詞嚴的道：「不管別人怎麼做，本俠寧願做個堂堂正正的傻瓜，也不願淪爲豬狗不如的畜牲。」

美爽爽嗤之以鼻道：「說你傻你還眞傻，最低限度也該打打野食，解解饞呀。」

豆腐大俠信口道：「窰姐太爛，野花有刺，還是不沾爲妙。」

美爽爽媚笑道：「天涯何處無芳草，多的是玉女嬌娃，不一定非要在烟花巷中尋花問柳。」

宋小飛不是木頭，美爽爽眉來眼去，一再言語挑逗，當然明白她有薦枕之意，忙將話題岔開道：「据本俠冷眼旁觀，妳與白小痴是很理想的一對。」

「那小子油嘴滑舌，風趣有餘，魅力不足，何況……」

「何況怎樣？」

「一心想攀龍附鳳，正千方百計的勾搭朱綿綿。」

「兩位是老朋友吧，你們……」

「誰跟他老朋友，只是初交乍識。」

「初交乍識？兩位不是一起投效朱瞻圭的嗎？」

「時間上是差不多同時，但非同路。」

「姓白的是何路數？」

「不清楚。」

「可否介紹一下妳自己？」

美爽爽抛來一個媚眼，嗲聲嗲氣的道：「君未娶，妾未嫁，面對清風明月，理當卿卿我我，談這些流水帳多煞風景，反正來日方長，不怕弄不清小奴家的來龍去脈！」

口說不算，人也湊了上來，欲投懷送抱，與小飛親熱。

豆腐大俠本欲藉此機會，探聽一下這兩個神秘人物的底細，被美爽爽一推，避不作答，眼看她騷勁大發，連忙說道：「据本俠觀察，妳和朱瞻圭也打得火熱。」

美爽爽的想法恰恰相反。「你說那個跛脚鴨，得了吧，貌相平平，才華空空，武功笨笨，不像是一個男子漢，倒像是一隻綉花枕頭，是他剃頭挑子一頭熱，姑奶奶沒興趣。」

宋小飛道：「南巴的子侄輩中人才濟濟，多的是少年俠士，如巴十八，如何？」

美爽爽笑了，是冷笑，充滿了鄙視與不屑。「嫩，太嫩了，中看不中用，缺少英雄氣概，給本姑娘端洗脚水也不要。」

「朱允・身邊高手如雲，難道沒有一個中意的？」

「當然有。」

「是那位？」

「就是你豆腐大俠宋小飛。」

終於露出了狐狸尾巴，道出了心中秘密，說這話時一雙水汪汪的桃花眼直勾勾的盯着宋小飛，似欲勾他的魂，攝他的魄，看穿他的心。

豆腐大俠愣然一楞，情不自禁的向後退了半步，冷聲道：「謝了，本俠已有妻室，是死會。」

「宋兄休說傻話，尚未成親就是活會。」

「不，快了，陰亦陽亡命授首之時就是我們成親的日子。」

「就算已經上了床，睡了覺，打打野食又何妨，本姑娘既不需你明媒正娶，更不會與你長相厮守，只是做一對露水夫妻而已，怕什麼？」

「宋某不嗜野食，也不想與人做露水夫妻。」

美爽爽原以爲，女追男，隔層紙，將宋小飛勾引來此，必可成其好事，那知踩到了鐵板，竟被一口回絕，氣得她心中直罵：「不解風情的臭小子！」表面上則挺一挺高聳的酥胸，扭一扭柳細腰，換了一個角度嬌笑道：「本姑娘的身材如何？」

「很好，一流。」

「貌相呢？」

「花容月貌。」

「你喜歡嗎？」

「不喜歡。」

「爲何不喜歡？」

「因爲太賤，再見！」

宋小飛煩透了她的賤言、賤語、賤相，話未落地，人已掉頭而去。

美爽爽恨得牙癢癢的，道：「且慢，小妹這裡有一樣東西想請宋朋友瞧一瞧。」

豆腐大俠止步轉身道：「是什麼東西？最好快一點，別浪費時間。」

美爽爽探手入懷，掏出一塊粉紅色的手帕，衝着宋小飛一招，嬌滴滴的笑道：「就是它！」

立有一股異香撲鼻而來。

宋小飛腦中靈光電也似的一閃，立刻意識到這手帕大有來歷，必是與招魂扇同列爲二大邪物的迷魂帕無疑。

換言之，美爽爽乃是繼燕雙雙、水無情之後，陰陽老怪陰亦陽的第三個化身。

香味很奇特，只可意會，難以言傳。

如麝香。

似幽蘭。

若佳釀。

像檀桂。

說不上究竟是一個什麼味道。

效力却快得驚人，宋小飛腦袋瓜僅僅閃過一個念頭，意識到美爽爽的身份可能是誰，其餘的均來不及思考，整個人便變了樣兒。

春心大動。

慾火中燒。

臉在發熱。

心在狂跳。

霎時間，覺得眼前的一切皆美好至極，妙不可言。

美爽爽更是美艷絕倫，如天女下凡，恨不得馬上將她摟在懷中，抱她，吻她，摸她，最好是弄上床去，大戰一場。

美爽爽看在眼中，樂在心中，眉開眼笑的道：「現在，喜不喜歡我？」

「喜歡極了。」

「想不想打野食？」

「不想才怪。」

「我們乾脆結婚好了。」

「這是求之不得的事。」

「那吳小雲怎麼辦？」

「把她休掉。」

「好，好極了，本姑娘就喜歡

這樣痛快的男人。」

上前數步，主動的親了一下宋小飛，美爽爽接着又道：「既然要結婚，就是正式夫妻了，飛哥，總該送你老婆一件訂情之物吧？」

此刻的豆腐大俠，早已被迷魂帕迷得暈頭轉向，一心只想與雲作雨，雙宿雙飛，答得好爽快。「沒問題，妳想要什麼？」

「自然是越貴重越好。」

「成，只要本俠力所能及，一定照辦。」

「小妹不會叫飛哥破費，現成的東西就可以了。」

「宋某身上有美人中意的東西？」

「有。」

「那一件？」

「魔戒神珠。」

「什麼？魔戒神珠？」

「不錯，魔戒神珠！可以嗎？」

宋小飛鬼迷心竅，神智全失，已經喪失思考能力，立道：「好啊，小意思，一粒小小的神珠算什麼，要我的命也照送不誤！」

可不是信口開河，說送眞送，右手高高擧起，伸至美爽爽面前，又道：「神珠在此，請美人笑納，拿去吧。」

美爽爽所爲何來，目的就是魔戒神珠，睹狀禁不住一陣激動，伸手就取。

「別動！」

「住手！」

喝聲未落，人影未現，困仙索已風馳電掣而至，照準美爽爽的皓腕打下去。

另有兩朶鮮花分襲雙手，快如風，疾如電。

事出突然，猝不及防，美爽爽保命要緊，暴退五尺。

吳小雲乘勝追擊，又打出數朶鮮花，在紅娃的困仙索密切配合下，將美爽爽强行逼退丈五才停下來。

這時，翁九如、張夢月、包大胆也接踵而至，齊爲宋小飛捏了一把冷汗。

紅娃雙目如電，罩定了美爽爽，怒冲冲地道：「妳是誰？」

美爽爽格格冷笑道：「萬喜兒，你這是明知故問，誰不知道姑奶奶是皇上御前的女將軍，太子身邊的大紅人。」

「本堡主是問妳的眞名實姓。」

「美爽爽！」

宋小飛插言道：「沒錯，是美爽爽，美麗的美，爽快的爽，皇上御前女將軍，公主身邊大紅人之外，現在又多了一個頭銜。」

吳小雲道：「什麼頭銜？」

豆腐大俠傻呼呼的道：「宋小飛的元配夫人。」

紅娃驚得跳了起來，直着嗓門嚷嚷道：「宋大哥，你昏頭了，雲姐才是你的元配夫人，紅娃的大嫂子，你是吃錯了藥，還是發高燒？怎麼滿口的胡言亂語。」

「本俠說的是實話。」

「那你置雲姐於何地？」

「休掉！」

伸手推一下萬喜兒，宋小飛繼道：「閃一邊涼快去，我們今夜就要成親，本俠要把魔戒神珠送給美爽爽作爲訂情之物。」

說着說着，當眞欲閃過紅娃，將武林瑰寶拱手送給美爽爽。

萬喜兒一邊攔阻，一邊道：「雲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小飛好像發瘋了。」

百花公主吳小雲道：「看這情形，十之八九是中了這賤人的邪術。」

紅娃大驚失色的道：「有那些邪術會這麼厲害？」

浪子包天道：「我想起來了，聞到迷魂帕的香味，就是豆腐現在的這個德性，天不管，地不管，一心只想和使用迷魂帕的女人上床睡覺，就像包某跟燕雙雙那樣，神不守舍，魂不附體……」

萬喜兒截口道：「包大胆，別瞎扯了，當務之急是如何儘快助小飛哥恢復神智？」

吳小雲道：「冷水澆頭最有效。」

張夢月是過來人，深表贊同。「對，這是最簡單易行的一個好辦法。」

百花公主游目四顧，發現宋小飛身後不遠就有一個小水池，情急事危之下，又無器皿取水，只得心一橫，冷不防猝然出手，將宋小飛推下水池去，馬上變成一隻落湯鷄。

然而神智並未清醒，仍圖爬到池邊來，口中嚷嚷道：「吳小雲，妳好惡毒啊，今天是本俠大喜的日子，這樣濕淋淋的叫我如何入洞房？」

張夢月一個箭步衝了過去，道：「入洞房也要先洗澡，這樣才乾淨。」

連推帶拖，再度將他拖入水中。

翁九如一直在密切監視美爽爽的一擧一動，這時說道：「是妳利用迷魂帕將宋大俠迷住？」

美爽爽冷言一哂，道：「是又怎麼樣？」

紅娃一甩朝天辮，道：「是就証明妳是燕雙雙第二，也就是陰陽老怪陰亦陽。」

「錯了，姑奶奶與他們毫無瓜葛。」

「不對吧，既非老怪物，何來迷魂帕？」

「向朋友借的。」

「那個鬼朋友？」

「你問得太多了。」

「放屁，武林中旁門左道的害人東西，只有一把招魂扇，一條迷魂帕，就算妳不是老怪物本人，也必然是一條賊船上的同路人。」

吳小雲接口道：「不管妳是否陰亦陽，反正絕非善類，既然犯在本公主手裡就休想活命。」

話甫出口，便彈身而上，準備硬拚。

美爽爽却不肯玩命，冷冰冰地道：「怎麼？你們想以多爲勝？對不起，失陪了。」

臨走仍沒忘魔戒神珠，沒忘宋小飛：「喂，宋大俠，來日方長，後會有期，總有一天咱們兩個會在一張床上睡覺的。」

式行「八步趕蟬」，再「大鵬展翅」接連三個起落人已在十數丈外。

紅娃認定美爽爽必是陰亦陽，當然不會善罷甘休，首先與翁駝子咬着她的尾巴追下去。

接着是張夢月、包大胆，前者欲報殺父之仇，神仙居被辱之恨，後者則想入非非，仍異想天開的想重溫舊夢。

吳小雲望着水中的宋小飛，以略帶酸味的語氣道：「喂，現在怎麼樣？還要不要娶美爽爽，與狠共舞？如果神智已全部清醒就追上來，否則就多泡一會吧，免得再丟人現眼。」

冷水浸身，效果絕佳，這時候宋小飛已恢復正常，一躍上岸，如夢初醒般道：「這個賤貨眞不是東西，差點着了她的道兒。」

百花公主沒開口，二人結伴而行，緊趕一陣，便與紅娃、張夢月等人會合在一起。

而美爽爽輕功極佳，如夜鷹飛奔，羣俠始終追她不上。

奔行的方向也很奇怪，不往朱允炆大軍駐紮之處，而是一路向北。

忙裡偸閒，萬喜兒打破沉默道：「首先我們應該確定，美爽爽是否老怪物，是就該繼續追下去，直至血染黃沙，命歸九幽爲止，不是就打道回府，免得浪費力氣，反正山不轉路轉，日後多的是見面的機會。」

豆腐大俠想了想，道：「以她的身手言行判斷，應是老怪物的化身沒錯。」

「她當眞是用迷魂帕將小飛哥迷倒？」

「事實確是如此。」

「這樣，事情已經清清楚楚的擺在眼前，美爽爽正是陰亦陽的另一個化身。」

「應該是的。」

張夢月疑雲滿面的道：「可是，這中間有些地方還是覺得怪怪的。」

宋小飛道：「那裡怪怪的？」

張夢月道：「爲何未施展魔鬼之音？」

吳小雲道：「許是怕我們羣起而攻，用鮮花、豆腐等塞住他的狗嘴。」

翁九如道：「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倘若原形畢露，老怪物就無法重返和尙萬歲爺的身邊。」

紅娃驚叫道：「啊，對了，這個老傢伙混到跛脚皇帝身邊來作甚麼？」

吳小雲道：「黃鼠狼給鷄拜年，絕對沒安好心，神珠是主要目標，其次，可能受姚廣孝之命，負有特殊任務，欲在南巴與朱允炆之間製造事端，進而各個擊破，徹底消滅。」

「如此看來，白小痴這小子大概也有問題。」

「此乃意料中事。」

「是那條線上的？」

「這就不得而知了。」

* * *

方向不變，往北。

速度不變，狂奔。

約莫追出去數十里地，天將破曉，東方發白，美爽爽一頭鑽進一座四下十分荒涼，位於山脚下的城堡內。

這城堡年代已久，牆上的青磚多已風蝕，黑漆大門斑剝處處，面目全非，堡內房舍雖多，俱皆蛛封塵積，空無一人。

最奇怪的是，全部是丁字形的道路，既短且多，彷佛一座迷魂陣，三轉二轉，非但失去了美爽爽的踪影，自己也迷失了方向。

轉了好一陣工夫，既無法繼續深入，也找不到堡門出口，不由皆相顧失色，面有驚容。

正當此刻，一陣雜沓的步履之聲傳起，一側拐角處冒出來一羣人。

爲首的是跛脚皇帝朱允炆，朱瞻圭，朱綿綿以及臥龍堡的七位堡主緊隨在後。

朱允炆沒料到會在此與宋小飛他們不期而遇，愕然道：「昨夜，宋大俠不知去向，寡人正爲此納悶，想不到會在此相遇，諸位來此有事？」

豆腐大俠道：「我們是追美爽爽追到這裡來的。」

巴德一怔神，道：「幹嘛要追美將軍？」

萬喜兒沒好氣的道：「因爲我們發現，這個婆娘很可能是陰陽老怪的化身。」

朱允炆大吃一驚，道：「這怎麼可能，陰亦陽已年逾古稀，美爽

爽正青春年少，寡人不信會有這種離奇怪事。」

紅娃翻了一個白眼，道：「天下稀奇古怪的事多得很，不信和尚萬歲爺可以親自查，不過，最好小心她的迷魂帕，美爽爽的前身是燕雙雙，曾經是一個殺人不見血的採蜂賊。」

朱允炆等人聽得目瞪口呆，相顧失色。

宋小飛道：「各位怎麼也跑來此地？」

朱綿綿道：「我們得到消息，道衍和尚與趙玉璞、黃鐵虎，陰亦陽以及他手下的幾名心腹親信，要在此集會，共商對付咱們的大計。」

「集會的時間是幾時？」

「差不多就是現在。」

「公主帶來多少人馬？」

「十二金釵，三千紅色娘子軍全部到齊，已將這座城堡圍住。」

「這消息從何而來？」

「有人提供。」

「什麼人？」

「白小痴！」

此話一出，吳小雲花容驟變，道了一聲：「糟了！」

巴德神色一緊，追問道：「吳姑娘這話何意？」

百花公主正容道：「我們懷疑白小痴的來歷也有大問題。」

朱允炆聞言臉色接連數變，朗聲道：「白將軍何在？」

其他的人也忙着去找，然而，爲時已晚，白小痴早已走得無影無蹤。

這一驚非同小可，大家都嚇得面無人色，心知這城堡必是姚廣孝設下的陷阱，那還敢再久留，朱允炆當即下令道：「咱們撤，如與白小痴、美爽爽，姚廣孝，陰亦陽等人狹路相逢，一概格殺。」

處置的方法沒錯，奈何身在迷魂陣中，根本找不到出路，只能像沒頭蒼蠅似的四處亂撞。

結果，沒找到出口，誤打誤撞的却來到城堡迷魂陣的核心地帶。

眼前是一個大院子，地勢開闊，青石舖地，一塵不染，環境甚是清幽。

院中有一小亭，亭旁建有三間茅棚，棚內一字排開，密密麻麻的擺着很多棺材。

棺前正有四個人駐足而觀。

乃東張現任掌門人張大風，與東張的三位長老張守正、張守禮、張守智。

他鄉遇故人，張夢月顯得異常激動，三步併作兩步的奔至張大風面前，劈面就說：「大風哥，你們千里迢迢的跑到這裡來做什麼？」

張大風朝宋小飛這邊望了一眼，道：「聽說神秘人陰陽老怪今日此刻會在此出現，特與三位長老聯袂而來，要爲前任掌門及張家死難的子弟報仇雪恨。」

夢月驚呼道：「可是，這是一個騙局，我們都上當了。」

張守正頷首道：「夢月之言不差，我們大家都落入別人的陷阱之中。」

宋小飛已飄然而至，接問道：「老前輩怎知已中了道衍和尚的圈套？」

張守禮指着棚內棺木道：「姚廣孝已爲咱們預備好棺木，必已設下十面埋伏，道衍乃絕頂高手，又是朝廷的第一號大紅人，手下兵多將廣，今日之局是兇多吉少。」

可不是嗎，宋小飛跨前數步，發現棚內的全部棺木皆清清楚楚的將姓名寫出來。

朱允炆一家，東張、西萬、南巴以及宋小飛、吳小雲、包大胆等人均赫然在列，每個人都有一副上好的漆木棺材。

豆腐大俠跨步入棚，將屬於他自己的那一具棺木打開一看，裡面空空如也，棺蓋反面却寫着一首打油詩曰：

豆腐豆腐好可憐
雙十年華便歸陰
黃泉路上多思量
投錯主子幫錯人

並未獨厚宋小飛，每個人的棺蓋內都有一首粗俗的打油詩，詞句雖異，意思則一，竭盡其揶揄譏諷，戲謔笑罵之能事。

紅娃氣得雙眼發直，困仙索好似神龍舞空，連出數招，搗毀了好幾副棺材，扯開喉嚨吼叫道：「姚廣孝，陰亦陽，你們好歹也算個人物，別躲躲藏藏，站到明處來，大戰三百合。」

四下寂然，無人回話，却見有火苗冒出來，很快便蔓延開來，瞬息之間四面八方皆陷入一片火海中。

院子並非很大，周圍都是木造房屋，沒多久這茅棚也燒起來，其熱難耐，眾人彷若熱鍋上的螞蟻。

火勢越來越大，外面又不時有乾柴投入，整個院子變成了火海，宋小飛一身濕淋淋的衣裳，這時早已烤乾，一個個皆汗流浹背，氣喘如牛，用不了多少時間大家都會被烤成人乾。

事情十萬火急，朱允炆那敢多所猶豫，當機立斷，下令反撲，冒着熊熊烈火，彈身上房。

越過火場，果見有燕軍，北趙的高手把守。

朱允炆道：「叫姚廣孝那個老禿驢來。」

巴德亦道：「叫趙玉璞那個老匹夫來。」

萬喜兒道：「叫陰亦陽那個老

怪物來。」

白搭，對方一概置之不理，既不答話，也不動手，一照面便拔腿後撤，利用手中的火把，將事先已澆上油的木屋點燃。

燕軍與北趙一路後撤，一路放火。

朱允炆這邊一路猛追，一路逃命。

奈何身在迷魂陣中，處處碍手碍脚，沒殺死半個敵人不打緊，自己這方面反而損失不輕，災情慘重，有不少人被活活燒死嗆死。

歷經千辛萬苦，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死裡逃生，找到進來時的那一個堡門。

大家俱已焦頭爛額，精疲力竭，臉色黑黝黝的，衣履不整，在每個人的身上都可以找到火燎煙熏的痕跡。

更不幸的是，堡門已關，還下了門。

逃生無路。

城上有人。

道衍和尚姚廣孝、錦衣衛指揮黃鐵虎、北趙擎天堡的七位堡主、還有陰陽老怪陰亦陽等頂尖高手全部在場。

另有數百名弓箭手分佈四週，箭已上弦，弓已拉滿，只要道衍一聲令下，必會萬箭齊發，將城下的人射成馬蜂窩。

前有強敵，後有大火，偶處在一條不算太寬的馬路上，可謂驚險萬狀，隨時都有喪命亡魂的可能，萬喜兒小聲問朱綿綿道：「公主姐姐，妳的十二金釵，三千紅色娘子軍眞的部署在外面？」

朱綿綿微微頷首道：「一點不假。」

「爲何不前來救駕？」

「放心，本公主的號令一發，便會從四面攻來。」

「公主身陷重圍，如何發號施令？」

「可以用響箭。」

「大火已經燒到屁股，快發吧。」

「業已發出。」

同一時間，道衍和尚神采飛揚的道：「朱允炆，皇上聖明，四海歸心，在位已長達二十年。你的氣數早盡，理當埋名隱姓，遠走邊陲，度此殘生，想不到當初陛下一念之仁，未斬草除根，你不思感恩圖報，居然招朋結黨，意圖反叛，以致落得今日的悲慘下場，可恨亦復可悲，足下黃土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朱允炆懼意全無，昂首傲然言道：「姚廣孝，燕皇逼宮南京，寡人遠走他鄉，罪魁禍首就是你這個老禿驢，先別得意，等朕的兵馬一到，就會將你碎屍萬段，剉骨揚灰。」

擎天堡主趙玉璞冷笑道：「你的兵馬何在，可是指那三千娘子軍而言？」

紅娃搶着說：「沒錯，平燕公主已發出號令，很快就會排山倒海而來，怕死就趁早溜，少在這裡耀武揚威。」

黃鐵虎道：「娃兒沒有吹牛，確有其事，可惜三千紅色娘子軍俱屬烏合之眾，不堪一擊，早已土崩瓦解，作了階下囚。」

平燕公主朱綿綿疑雲滿面的道：「胡說，紅色娘子軍是本公主親手訓練的勁旅，個個驍勇善戰，不可能潰不成軍，我們不會被你的謊言所騙。」

知機和尚嘿嘿一笑，道：「不信可以拿証據給妳看。」

話完一招手，眨眼工夫便有三隻蔴袋從城牆那邊扔過來。

平燕公主先是一怔，面不改色，但當宋小飛、萬喜兒、包大胆打開一看，花容陡然大變，驚極而呼道：「完了！」

原來，三隻蔴袋內共裝着十二顆人頭，正是十二金釵的項上之物。

這十二人個個身懷絕技，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乃全軍的中堅骨幹，如今竟全數敗亡，身首異處，其餘三千兵馬的結局可想而知。

朱允炆心頭泛寒。

巴德也臉色發青。

其他的人面對這十二顆人頭，同樣透體生寒，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襲上心頭。

沒待朱綿綿父女作出反應，姚廣孝便開口說道：「毀了三千娘子軍，也許自以爲還有十萬大軍，對不對？」

「哼！」

此乃最高軍事機密，朱允炆只能以冷哼作答，未置可否。

知命和尚道：「十萬大軍豈是皇上百萬雄兵的對手，早在尚未完成集結前，便被各個擊破，死的死，降的降，一個不剩。」

知機和尚接着說道：「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心不死，知命師弟的話各位也許無法採信，貧僧現在介紹兩位老朋友和大家見面，聽聽他倆怎麼說。」

擊掌三響，在四名兵士的押解下，城牆上出現兩個五花大綁的人。

一個是應賢和尚葉希賢。

一個是應能和尚楊應能。

這二人是左右兩路大軍的總指揮，朱允炆一見大駭，如焦雷擊頂，迫不及待的道：「兩位愛卿怎會落在燕軍手中？莫非朕的十萬大軍確已全軍覆沒？」

葉希賢未語淚先流，唉聲歎氣

的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十萬兵馬俱已風消雲散，化爲子虛烏有。」

此乃朱允炆希望之所寄，聞言痛不欲生，跺脚道：「此事計劃周詳，行動隱秘，道衍這個老禿賊除非事先得知全盤部署，否則不可能一網打盡。」

楊應能淚流滿面的道：「据罪臣所知，是軍情外洩，皇上的全盤計劃道衍皆瞭如指掌。」

巴德怒沖沖地道：「是誰洩漏出去的。」

萬喜兒道：「一個是美爽爽，一個是白小痴，大概八九不離十。」

宋小飛目注陰亦陽，接口道：「老怪物，美爽爽是你的化身，沒有錯吧？」

陰陽老怪陰亦陽點頭表示同意，胡言亂語道：「可惱好事未成，沒能與宋朋友共渡良宵。」

朱瞻圭恨得牙癢癢的，怒不可當的道：「但不知白小痴又是何人喬裝改扮？」

北趙擎天堡的七堡主趙玉郎前行三步，拍着胸脯道：「正是你家七爺。」

朱瞻圭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臭罵道：「趙玉郎，你好惡毒，竟以這種卑劣的手段竊取情報，不怕天打雷劈，打入十八層地獄。」

趙玉郎答得妙。「兵不厭詐，怪只怪你們父子頭腦簡單，智能不足，七爺與陰前輩略施小計，便乖乖的墜入彀中。」

這一場朱家的家務事，發展至今情況已十分明朗，永樂帝朱棣勝劵在握，建文帝朱允炆則大勢已去。道衍和尚高踞牆頭，以國師的身份說道：「朱允炆，皇上宅心仁厚，念在同屬朱家一脈的情份上，不忍見爾等身首異處，屍骨不全，願意賞你們一個全屍，可自行了斷，這一座城堡就是各位的集體墳場。」

擎天堡堡主趙玉璞語帶威脅道：「自殺是最佳選擇，不然事情就麻煩了，不論是烈火焚身而亡，或是萬箭穿心而死，均非聖上所樂見。」

朱允炆氣得直發抖，暴跳如雷的道：「姚廣孝，你這個老賊，居心叵測，詭計多端，朱家之所以會骨肉相殘，全是你一個人從中挑撥，把堡門打開，寡人要與你決一死戰，死也要死在戰場上，絕不自戕！」

臥龍堡主巴德亦道：「對，有種就打開堡門，決一死戰，南巴、北趙勢同水火，今天非要分出一個勝負死生來不可。」

道衍和尚可不這樣想，陰惻惻的冷笑道：「對一羣山窮水盡，末路窮途的殘兵敗將，本座懶得再浪費力氣，擺在你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自行解決；二是烈火焚身，或萬箭穿心，絕對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紅娃萬喜兒大聲抗議道：「自殺也好，被殺也罷，純粹是朱家的家務事，可別把西萬扯進去，本堡主不吃這一套。」

姚廣孝的話冷厲有力。「娃兒休得强辯，爾等既已投靠朱允炆，就是一丘之貉，同爲欽命要犯，死有餘辜，更何況本座與趙堡主、陰大俠早已有約在先，勢在必行。」

宋小飛眉頭一皺，道：「你們有什麼秘密協定？」

陰陽老怪陰亦陽志得意滿的道：「從今以後，南北分治，利益均霑，天下武林由我老人家和趙堡主二人均分，東張、西萬、南巴等各門派皆須徹底消滅，從武林中除名。」

這話刺耳已極，等於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東張、西萬、南巴、宋小飛、吳小雲、包大胆莫不血脈賁張，氣冲斗牛，個個磨拳擦掌，準備硬拚。

這正與朱允•的想法不謀而合，將大家召至面前，密商對策，決定全力反撲，强行突圍，大家設法製造機會，由宋小飛以神珠專攻道衍和尚的罩門鳳尾穴。只要姚廣孝一死，則大局仍大有可爲。

道衍是何等人物，已察覺有異，洞燭機先，當即高擧右手下令道：「放，萬箭齊發，將他們趕盡殺絕……」

話至此處，被人截口打斷。

「國師住口！」

「箭下留人！」

話落人現，立有兩位白髮蒼蒼的老人飄然而現。

男的是逍遙居士方敬之。

女的是快樂婆婆丁梅香。

神州二老，威震武林，功力深厚，地位崇高，牆上牆下的人齊都一楞，所有的動作全部停下來。

道衍和尚豎掌打了一個問訊，客客氣氣的道：「兩位可是想通了，前來助本座一臂之力？」

方敬之淡淡一笑，道：「國師統兵百萬，猛將如雲，何須老夫助拳。」

趙玉璞神色一緊，道：「那是來帮欽命要犯朱允炆的忙？」

丁梅香笑容滿面的道：「歸隱之人，心如止水，不會再過問世事。」

姚廣孝一臉困惑道：「既非爲人跨刀，兩位來此何事？」

二老同聲道：「是爲了陪一位大明太祖皇帝的老朋友而來。」

道衍吃驚道：「太祖皇帝的老朋友？誰？」

二老未及答話，有人接口道：「是小老兒田興。」

話未落，人已現，一襲布衫，滿面紅光，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好似降世仙翁一般。

這田興可是大有來歷的人，人稱山東大俠，與明太祖朱元璋有八拜之交，尊爲大哥，曾多次出生入死，帮朱元璋打天下。

最爲人津津樂道的是，從不居功，視名利如糞土，視富貴若浮雲，朱元璋登基後，論功行賞，田興一概拒絕，僅留下一面免死金牌，不告而別。

這些往事道衍知之甚詳，怎敢怠慢，忙以弟子之禮恭恭敬敬的道：「不知老英雄大駕光臨，有失遠迎，望乞恕罪。你老人家不在東海享福，何故遠道來此？」

山東大俠田興對姚廣孝的所作所爲似頗不滿，語冷如冰的道：「我老人家乃一介武夫，又非朝廷命官，怎敢勞動國師大駕，今日是專程來找你的。」

姚廣孝態度恭謹，言詞謹愼，字斟句酌的道：「不敢當，不敢當，老英雄乃開國元勳，功在大明，只要一紙相召，道衍自當銜命東行，恭聆教益。」

田興從鼻孔眼裡冷哼一聲，道：「不用客氣，只要你高抬貴手，不再搬弄是非，害得朱家的子孫骨肉相殘，我老人家就心滿意足，也就對得起九泉之下的太祖元璋老弟了。」

道衍已猜到了田興來意，但仍硬着頭皮小心翼翼的道：「老英確還沒有說，找廣孝有何見教？」

「老夫是爲元璋老弟的嫡孫建文帝朱允炆乞命來的。」

「這可能有困難。」

「你有何困難？」

「朱允炆蓄意謀反，是皇上親自下詔處死，與貧僧無關。」

田興臉一沉，道：「燕王朱棣的心也未免太狠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已經安安穩穩的當了二十年皇帝，朱允炆的兵馬亦已土崩瓦解，爲什麼非要趕盡殺絕不可？」

姚廣孝沉吟一下，道：「廣孝只是奉命行事，碍難從命！」

山東大俠田興從懷中取出一塊比巴掌略小的金牌一晃，肅容滿面的道：「這是什麼，國師認得吧？」

「免死金牌。」

「由何人頒賜？」

「太祖皇帝。」

「現在還有效嗎？」

「當然！」

「只要有此牌在手，皇命可違，刀斧不加？」

「是！」

「是就好！」

田興沒再多言，兀自一瀉而下，打開堡門，將免死金牌交給朱允炆，親自領着大家魚貫而出。

免死金牌是明太祖朱元璋爲獎勵功臣所頒賜，持牌之人即使犯下滔天大罪，甚至欺君叛國，皆可免於一死，姚廣孝雖有皇命在身，也無可奈何，只有眼睜睜的看着他們揚長而去，將滿腹的怒火全部發洩在葉希賢、楊應能的身上，當場斬首示衆，血洒古堡。

朱允炆與南巴全家，個個滿面懊喪，一臉悽愴，一出城堡便頭也不回的黯然離去。

東張、西萬、宋小飛、吳小雲則仍留在堡外未走，因爲他們尚有一事未了，陰陽老怪陰亦陽仍活在世上。

宋小飛、萬喜兒互換一道眼神，同時轉身，同時發招，一道强光閃電般射向牆頭，姚廣孝、陰亦陽根本來不及反應，神珠的光芒斂處，在陰陽老怪的肚皮上轟出一個大洞來。

接着，困仙索如影隨形而至，套住他的脖子，將陰亦陽强行拖下來，紅娃雙眼盡赤，恨滿心頭，一陣拳打脚踢，打得陰陽老怪鼻青臉腫，頭破血流，復就近取材，以泥土塞住了他的嘴，以防他施展魔音。

萬喜兒一面打人，一面叱喝道：「來啊，有仇的報仇，有恨的雪恨，先把老怪物剁成肉泥，如果有興趣可以帶回包包子吃。」

其實純屬多餘，東張三老、張大風、張夢月、翁駝子早已蜂擁而上，拳掌交加，刀劍齊揮，像雨點子似的洒在陰亦陽身上，何消片刻工夫，這位不死的梟雄眞的已經成了一灘血漿肉泥，賣身投靠的雙煞、三鬼也遭了池魚之殃，被羣俠格殺。

姚廣孝率衆走了，神州二老與山東大俠田興結伴而去，東張、西萬也整裝待發，蓬萊堡主張大風忽然行至張夢月面前道：「夢月妹妹，大仇已報，我們回家吧。」

張夢月望了宋小飛一眼，幽幽怨怨的道：「先父仙逝，夢月已無家可歸，決定剃度爲尼，長伴古佛青燈。」

言來神情肅穆，無怨無悔，話完環施一禮，當即告辭而去。

豆腐大俠宋小飛拔腿就追，呼喊道：「夢月，別這樣，本俠還有話要說。」

百花公主吳小雲緊隨在側，急聲道：「月妹，請慢走，那件事我們可以再好好的商量一下。」

三條人影，一前二後，如瀉電奔馬，很快便消失在大家的視線中。

（全文完）

上文提要：秦嶺高原上走着中原鏢客的鏢車，十八盤的山賊認爲有油水可撈，發動攻擊，好不容易制服鏢師徐奇，將十幾箱鏢箱押回山寨，趙瘋子喜極要馬上拆箱看是何財寶，霎時間如驚雷响動，從每個箱底跳出廿多個英雄猛漢，原來是莫少白官府派來擒賊的，趙瘋子大喊寃枉，說自己未得益，可也救不了山寨，落個慘敗……

俠情輕鬆技擊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一女成名萬骨枯

奉獻金銀免禍患　滿載而歸齊太平

金娘子也沒主意了。

脫凡師太道：「小玉兒，妳說過，妳從不欺瞞師父的，妳不會忘了吧。」

小玉兒道：「去找丁阿姨……她……」

脫凡師太道：「非找到她不可。」

小玉兒苦笑了。

「師父，爲甚麼去找丁阿姨？」

脫凡師太道：「我不希望妳多問。」她露出凌厲的目光，逼視着小玉兒。

一邊的史水樂可火了。

史水樂不賣帳的道：「師太，强人所難呀！」

脫凡師太怒道：「她是我徒弟。」

史水樂道：「我却是小玉兒繼父。」

脫凡師太冷冷道：「休忘了，我若不放她下山，你永遠也不會是小玉兒繼父。」

小玉兒道：「師父，我帶妳去找丁阿姨，你們別吵了，好嗎？」

金娘子上前拉過小玉兒，道：「我的小玉兒，眞苦了妳了。」

笑笑，小玉兒道：「娘，江湖路上好辛苦喲！」

她這話出口，三個大人楞住了。

* * *

小玉兒騎上她的小川馬，與脫凡師太二人直往一座高原上馳去。

脫凡師太在馬上發覺小玉兒滿面痛苦狀，她心中在冷笑不已。

「小玉兒，妳講過的一句話，江湖路上好辛苦，那是一些也不錯的。」

小玉兒道：「我也無奈。」

脫凡師太道：「我更明白。」

她併馬摸摸小玉兒的頭，又道：「只不過咱們有武功的人應該抱定俠義之心才是。」

「俠義之心？」

「不錯，似丁香她們那幫人乃是賊，咱們怎可以幫助賊呢？妳豈不也成了小賊？」

小玉兒不開口了，小玉兒心中不明白，難道那個莫少白就是好人嗎？

莫少白是貪官呀！

只不過小玉兒未開口問，她只在心裡激盪不已。

這些天她就是爲了這個問題在悶着不吃東西。

* * *

甚麼叫做好日子？

有說有笑有吃有喝還不算妙，男女配對才是好日子。

韓家大祠堂住的幾對男女就樂呀樂得樂不思蜀了。

不錯，妙手幫的幾個頭兒們已經在此住了兩個月，愜意的日子容易過，他們好像沒有打算離開的樣子。

天黑了，每個人不用去點燈，這時候自外面看，韓家祠堂太靜了。

誰會想到韓家大祠堂中住着人吶。

* * *

「老二呀！你眞的要同于飛這毛女人結成一對？」

「大哥，決定了。」

「她身上的毛那麼多，咱們三人加起來也比不過，我以爲……」

這是大鼠張展的話。

一邊的三鼠蕭音哈哈笑了。

「二哥呀，毛眞多，多到腿上連到肚皮上，你……」

一怔，胡嘯叱道：「老三，你怎麼看到的？」

蕭音却吃吃笑了。

胡蕭一把抓過去，叱道：「你小子偷窺呀！」

這三鼠坐在一起在開心，另一邊，做吃的三個女子也在逗樂子。

「大脚片子呀，聽說蕭音是個畸型的，每次聽妳噢噢叫，怎麼啦？」

「妳呀，問這幹嘛呀！」

大脚片子在切肉，她對問她的陶愛吃吃笑。

一邊的于飛也笑了。

「妳們呀，男人壓上就變了樣，還說吶。」

「厲長風叫妳吃定了，是不是？」這是周桃花說的。

陶愛笑笑，道：「我的厲長風太木訥，一脚踢不出個屁來，別再提他了。」

她說着伸手去摸于飛，笑笑：「飛毛腿，我問妳，還有男人喜歡妳，這毛……」

奇怪，陶風把手伸入于飛褲子裡摸，于飛除了笑，她也不閃躲。

于飛還加以解釋，道：「毛多，好吔！」

周桃花道：「怎麼個好呀？」

于飛也許是故意逗她二人，笑道：「男人只一抱住我，我的身上就會有一種妙不可言的感覺……」

周桃花急道：「甚麼樣的舒服？」

于飛道：「就好像男人的大舌頭在我的身上舐呀舐的妙透了。」

她把陶愛的手撥開，再把褲管拉起來，又道：「妳們看這腿上毛，我跑起路來根根直豎吔！」

周桃花下手去撫摸，她嘖嘖稱奇。

陶愛也去摸，摸着摸着便把她的臉也貼上去了。

這三女一時間逗樂子也忘了所以。

* * *

三個女人逗樂子，四個男子也在笑。

大祠堂中，丁香坐在那兒愉快的只是聽，那張展就坐在她身邊。

厲長風是很少開口的，他的臉上很平淡。

當然，話最多的便是胡嘯與蕭音二人了。

* * *

蕭音笑向丁香，道：「當家的，我二哥喜歡毛女不得了呀，妳打算何時爲他二人主持婚禮呀？」

丁香笑呵呵的道：「我想過了，且等外面風聲小了，各路兄弟們再聚到寶雞的時候，咱們好生的熱鬧一番，爲胡老二與飛女二人完婚。」

胡嘯直點頭，道：「謝謝，謝謝！」

不開口的厲長風却笑了。

張展道：「厲老哥，你笑甚麼？」

厲長風道：「我笑這世上的人太奇怪，葱薑大蒜帶醋白，各有各的味道呀。」

那蕭音大笑，他拍着一邊坐的胡老二，道：「俺二哥喜歡帶毛的，夠味道，哈，哈……」

「哈……」

大伙在祠堂裡笑，灶屋處也傳來吃吃笑。

他們怎知道樂極會生悲的呀！

* * *

樂極生的甚麼悲？

聽一聽，丁香說的多好聽。

「咱們再住一個月就回去，胡老二的婚事要隆重，一應花用咱們一樣也不能少，我要委託張兄去張羅，咱們除了在渭水河邊擺上三日夜的流水席，再把梆子戲弄上兩台叫他們比賽打對台。」

蕭音大笑：「對台戲最熱鬧。」

丁香又道：「別住你們老鼠洞了，弄上一大院房子，再弄幾個丫頭甚麼的，好日子先過上半年多，胡老二，你可別把阿飛身上的毛剃掉呀！」

「哈……」

胡嘯也笑道：「當家的意思我知道，妳放心，阿飛妹那一身毛，我是越看越覺得妙，越摸越心跳，哈，那眞的叫人一見不知東南西北了，當家的，我會愛惜她的那身羽毛的，怎麼會剃掉。」

呵呵一笑，丁香道：「我是擔心你日久會生厭，一時間想不開會把她的毛刮了，如今聽你一說，我便放心了，好，咱們爲你準備婚禮了！」

胡嘯看看蕭音，笑道：「阿飛雖然一身毛，可那雙脚却十分窈窕叫人生憐，我就每一回握住她的脚，只差露出幾根美妙脚趾頭，要是大脚片子，哼，我就倒胃了。」

蕭音笑道：「你在損我的周桃花呀，嘿，她的脚丫子是大了些，可是你見過男人有幾個用口去親女人脚丫的？只親上面呀！哈……」

丁香叱道：「別沒正經了，講正事。」

她忽然住口不言語，眼一瞪便把耳朵貼在地上聽。

她的動作立刻引得四個大男人也把耳朵貼在地上了。

「是的，不會錯。」

「馬蹄聲。」

「誰會到韓家祠堂來？」

幾個人面面相覷，丁香已冷冷的道：「不是祭祠的日子呀！誰會來？」

她對厲長風點點頭。

厲長風拔身便躍出祠堂外，「颯！」的一聲上了屋頂。

高原上，高粱棵子一片青，那厲長青抬頭往南方看，立刻他忍不住的「噫」了一聲。

是的，兩匹馬直往這面奔馳過來了，看樣子不過兩三里遠近。

厲長風一個空翻落下地，他奔進祠堂裡。

丁香已急急問道：「甚麼人？」

厲長風道：「兩個騎馬的人。」

丁香看看身邊四個男人，道：「會是咱們的人？」

厲長風道：「當家的，咱們還是老作風，躲到屋樑上藏一藏。」

丁香道：「快去，叫她們熄火上房子。」

張展立刻奔到廂房裡，三個女人正在說笑吶。

「快到房頂上躲一躲，有人來了。」

于飛吃驚道：「誰來這兒幹甚麼？」

張展道：「別問了，房子上去吧。」

三個女人立刻熄了火，東西也藏一邊。

只見她三人奔到廂房後，立刻便往房上躍，三個女人就伏在房子上不動了。

她三人的眼珠子在動，盯着遠處在發楞，便在這時候，馬蹄之聲已近，來了兩個人。

是的，小玉兒帶着脫凡師太來了。

* * *

翻身下了馬，脫凡師太低聲問小玉兒：「丁香她們在這兒嗎？」

小玉兒道：「是的，師父。」

脫凡師太示意小玉兒別再開口，她抬頭看圍墻，雙肩未動，人已落在祠堂內的院子裡了。

小玉兒就跟在脫凡師太身後邊，她發現這兒怎麼不見一個人呀！人已藏起來，當然很靜。

脫凡師太目注祠堂內，忽然一飛而入，大刺刺的站在供桌前。

小玉兒進來了。

「人呢？」

「師父，他們也許已走了。」

冷然一笑，脫凡師太道：「天下不會有那麼巧的事，我以爲……」

她未再說下去，雙肩一晃又出來了。

脫凡師太奔到廂房中，她以脚踢地上的炭灰，再伸手一摸便冷笑了。

小玉兒站在外面，道：「師父，這兒沒有人了。」

脫凡師太道：「這兒有人！」

小玉兒道：「有人？」

忽聽脫凡師太站在祠堂石磚地上，吼道：「丁香，妳還不出來？」

脫凡師太叫了三次，她重重的道：「還需老尼出手抓妳出來嗎？」

「不用，我不是出來了。」

是的，丁香走出來了。

小玉兒奔上去，道：「丁阿姨，我不好。」

丁香拉住小玉兒，道：「小玉兒，妳很好，妳一直未叫阿姨失望過。」

小玉兒道：「可是……這一回……」

脫凡師太冷然的道：「妳這賊婆子，爲甚麼要利用一個孩子爲你們偷人財物？」

小玉兒怔怔的不開口，但丁香却冷笑了。

「師太，想當年妳在我們手中帶走了小玉兒，妳可知道我與我那樹人哥在小玉兒身上花了多少功夫呀！」

脫凡師太叱道：「教她當個賊！」

丁香道：「師太，妳乃江湖高人，我丁香自知難與師太比高低，但世上是非我還懂，屎香屁臭分得明，不錯，咱們幹的是沒本生意，但却也分個好歹呀！」

脫凡師太道：「我不是來聽歪理的，我只問妳，莫大人的十大箱財寶呢？是不是你們弄走了？」

丁香把頭一抬，道：「不錯。」

「東西呢？」

「我不會告訴妳。」

脫凡師太反手拔出青銅劍，道：「丁香，妳出刀吧！」

丁香道：「妳殺了我也不說！」

「出刀！」

「妳眞要殺我？」

「殺妳只不過殺個賊。」

丁香火大了。

「師太呀！妳口口聲聲說咱們賊，妳怎不多想想，妳保駕保的甚麼人？」

丁香理直氣壯的又道：「那莫少白，他在秦川做大官，地方上他猛刮銀子還不算，打聽到誰家有寶他也要，似這種貪官呀，比咱們妙

手幫他差遠了。師太呀，妳可以去打聽，咱們立規三不偷，一貧二慘三行善，這三種人我們還在暗中去保護，每次弄到銀子，不論多少也要抽出兩成送苦哈哈的人，妳却爲那贓官保太平，如果憑心論，妳師太還不如咱們的人，妳是非不明呀，妳……」

她幾乎駡脫凡是渾蛋了。

她未駡出口，但脫凡師太冷冷道：「別說得那麼好聽，老尼保的是良心，妳不該有我在的時候兩次給我難看，令我下不了台。」

丁香道：「妳壓根兒就不該保這種官的太平。」

脫凡師太道：「休說那麼多，十箱財寶呢？」

丁香道：「我說過，我是不會說的。」

脫凡師太冷然抖動手上劍，道：「妳出刀，否則我先出手了。」

丁香無奈的道：「這年頭啊，江湖上是非黑白誰來斷，善惡只在一念間，好，我丁香再不濟，也要接師太幾招劍法，便死也甘心。」

她自腰間拔出刀來。

脫凡師太不多言，倏然一劍刺過去。

她劍指丁香上面却突然壓劍身向丁香下盤，她不打算要丁香馬上死。

兩把劍刀齊下壓，丁香的蛇腰閃得妙，她閃過師太這第一招。

脫凡師太冷然一啊，道：「小心了。」

「噗嚕」一聲响，脫凡師太人在空中劍化天龍穿雲，直往丁香的頭上罩去。

一邊的小玉兒大叫：「龍泣刄，快往後倒。」

丁香的身子往後倒，一溜劍光自她的胸前疾閃而過，差半寸未傷了丁香。

小玉兒這一出聲，脫凡師太冷冷道：「小玉兒，我不怪妳，她養了妳三年多，妳應該說。」

她冷然看丁香張慌的閃身站定，又道：「小玉兒，妳已報了恩，心中該坦然了。」

小玉兒木然了，她該怎麼說？

脫凡師太平劍又對丁香道：「妳已逃過一劫了，妳不會有第二次了。」

她的話甫落，附近有了厲吼聲：「當家的，死就叫咱們死在一塊吧！」

小玉兒只一看！嚄，四男三女圍過來了。

小玉兒一見，哭也不對，笑也不是。

* * *

小玉兒一看之下吃一驚，怎麼所有的全到了！

脫凡師太長劍一抖，冷冷道：「一起上吧！」

「飛天鼠」張展沉聲道：「當家的，妳常對俺們說，有福要同享，有難要同當，老尼姑仗她的武功高，找上咱們來較量，俺們不能看着當家的傷在老尼姑劍下，如果要死，大伙死在一起也乾脆！」

陶愛尖聲道：「她幫着貪官欺壓咱們江湖人，她也不是俠義人，俠義人是非要分明，她不是。」

于飛直瞪眼，道：「老尼姑，就妳一人呀，妳又何苦爲那賊官玩命呀，如果……」

她見脫凡師太臉泛青，便又接道：「老尼姑，我們當家的可也交代得很清楚，一個月前，咱們已把賊官的千兩銀子救濟窮人了，咱們這是江湖人也修行，妳又何苦追究到此，我勸你還是回峨嵋山吧！」

脫凡咬牙，道：「可惡，你們膽敢把莫大人的銀子分了呀！」

丁香道：「也是作好事，有甚麼不敢的？」

脫凡師太大怒，道：「那麼，另外的銀兩珠寶又被你們怎樣了？」

她的雙目在每個人的臉上梭巡着，似乎要發現些甚麼似的。

丁香道：「老師太，咱們不會告訴妳的。」

脫凡師太忿怒的道：「那麼，咱們就無別的可談了，妳們聯手吧！」

她長劍指地，寶相莊嚴，一副岸然的模樣，的確是使劍名家，令人望之生畏！

丁香就被脫凡師太這股子冷傲而窒息。

厲長風抖出尖刀，沉聲道：「咱們不能任人宰割，聯手上！」

「郎嗆」之聲處處，三鼠也拔刀在手了！

周桃花與陶愛紛往一邊閃，兩人手中也有刀。

丁香一看之下不由咬牙，道：「老師太，妳擔待了，咱們是被逼的！」

脫凡師太道：「如果你們不下手偷去莫大人之寶物銀子，那有今日之戰！」

那面，小玉兒看得直叫娘，這個場面怎麼辦？

小玉兒的手捂在嘴巴上，她實在想出手阻止，但她又怕師父的臉色。

脫凡師太便在此刻冷冷道：「你們弄走了莫大人的銀子，當知對我脫凡而言，實是一大損失。」

丁香道：「折辱了妳的威名，我很抱歉！」

脫凡師太道：「何止威名，一旦成功，莫大人便少不了對我峨嵋有番心意，而你們……」

她已把話說得很明白了，但丁

香等人仍未聽出來，這就令脫凡師太火大了。

脫凡師太以爲丁香此人是裝糊塗，她的話已經說得明白的了。

長劍忽然平掃，脫凡師太怒吼，道：「你們小心了！」

她劍化遊龍，人已騰空而起。

半空中洒出一片冷芒激盪，小玉兒又叫了。

「小心吶，血龍殺！」

此乃屠龍三絕招之一的厲害殺着，脫凡師太不厚道，絕招出手不招呼。

只聽得大片金鐵撞地聲，隨之鮮血直標，丁香幾人紛紛疾退，三鼠已傷了二鼠，厲長風一手按住肩頭直吸冷氣，顯然痛到心裡了。

丁香未傷，但她再也不顧了，她揮刀直上，口中厲吼：「我同妳拚了。」

一邊的陶愛與周桃花兩人也自一側疾上。

脫凡師太一聲冷笑，側身斜飛中，一道匹練往丁香的身上纏去。

丁香的七刀已空，身上盡是破綻，那光景便聽任敵人在她身上挑肥揀瘦下刀了。

那周桃花與陶愛的刀早已被阻在冷焰之外。

這眞是千鈞一髮之際了，突然間，小玉兒出招了！

小玉兒大聲吼：「打！」

她這一聲才出口，人還在兩丈外，但脫凡師太的長劍幾乎脫手飛去。

「轟！」

脫凡師太的身子直往一邊撞去，她不由大驚失色，小玉兒會向她動手，而且又是此刻。

吸氣拿樁，脫凡師太身子未倒下，她撞在大樹身上，她的忿怒幾乎要吃人了。

「小玉兒，妳敢向爲師動手？」

小玉兒道：「我不要阿姨死在師父劍下！」

「那是他們找死。」

小玉兒急向丁香道：「丁阿姨，妳爲甚麼不懂我師父的話呀，我師父人在峨嵋日子過得清苦，妳弄了銀子也送一些當佛門的香火銀子呀，不就沒事了？」

丁香一聽，再看看脫凡師太，她發覺自己還眞笨，怎麼這點小聰明，還要小玉兒來提醒？

脫凡師太挨了一記「混元一氣通天功」，她的臉上有煞氣，但聽了小玉兒的話以後，她臉上緩和多了！

脫凡師太以爲，小玉兒果然長大了，便大人心中想的事她也知道，而且又及時提出來。

但脫凡師太並不出聲，她等丁香開口。

果然丁香開口了。

「小玉兒，妳是說咱們爲峨嵋山的寺廟出些香油銀子嗎？也是應該的，咱們出銀子五千兩，如何？」

她此言一出，小玉兒直點頭，而脫凡師太……

脫凡師太的嘴角盡是魚紋，她好像一時間老了十歲，但那却是她用力閉上笑口所出現的魚尾紋。

她的心中在激盪。

小玉兒走過來了。

「師父、師太、妳聽見了嗎？只要師父不追究，丁阿姨出銀子五千兩呀！」

脫凡師太先是楞然，但旋即口氣也變了。

「丁施主，妳要在佛的面前做功德，太好了，只一項，往日的罪過一掃光，不再提了。」

丁香收起刀，道：「師太，妳老總算想到了，沒別的，我代表兄弟們，奉送燈油銀子五千兩，但求師太口風緊，我們就感激了！」

脫凡師太重重點頭，道：「峨嵋山有此五千兩銀子，貧尼三年不下山，唉，貧尼，貧尼呀！」

貧是可憐人，丁香這次當然聽得懂。

丁香拉過小玉兒，笑笑道：「小玉兒，妳先陪師太回寶雞，明日咱們就把銀子送上門。」

脫凡師太道：「有小玉兒在，貧尼信得過各位。」

她還眞大方，立刻摸出刀傷藥，道：「快治傷，我……貧尼的藥靈得很吶！」

丁香接過刀傷藥，忙稱謝，道：「老師太，不打不相識，這以後算是自己人了。」

脫凡師太道：「還望各位施主多多朝拜我峨嵋，佛當然保佑各位……平安……」

這最後兩個字也是她用了力氣才迸出口的。

小玉兒道：「丁阿姨，我陪我師父回去了，明天再見了，各位叔叔阿姨……」

脫凡師太還對各人一個親切的稽首！這才轉身朝韓家祠堂外躍去。

爲甚麼還往外躍？

韓家祠堂大門上一把大銅鎖，一年之中開三次，丁香他們也是躍過圍牆才進去的。

* * *

望着小玉兒與脫凡師太騎馬遠去，丁香發出尖聲笑，那張展已開罵了。

「他娘的，出家人也貪財越多越好呀！」

厲長風吼道：「這一劍挨得多寃，要銀子明言呀！這要不是小玉兒一句話，咱們今天全完了。」

于飛走到胡嘯身邊，她無限愛

憐的道：「你的傷，哎唷，比我挨刀還叫我心痛吶！」

胡嘯笑了！

「親愛的，有妳這句話，我胡嘯這一輩子幸福了！哈！」

丁香道：「各位，二更天動手挖，銀子五千兩不能少，大蔴袋裝滿兩隻拖在馬背上，明日正午便馱到寶雞去，脫凡師太不好惹，答應的銀子不能少，咱們用銀子封她的口，這以後就過太平日子了。」

張展道：「這件事情我來安排，明天一早回寶雞。」

事情就這麼商定了，只不過男的身上都帶傷，這天夜裡應該可以安靜的睡大覺了。

男的受了傷，女的也傷感，男歡女愛已是興趣缺乏了！

* * *

脫凡師太與小玉兒兩人騎馬回到寶雞，那脫凡師太不但不對小玉兒生氣，反而大加稱讚小玉兒懂事。

她爲甚麼對小玉兒一反常態的說好？要知江湖上徒弟對師父出手就是大逆不道，恩將仇報，死還有餘辜吶！

小玉兒也等着師父對她懲罰，她也打定主意接受師父的打罵了，然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小玉兒，妳越發的懂事了。」

「師父，我……」

「你聰明，當初我一眼看到妳，就知道妳異於常人，所以師父把妳帶上峨嵋，便是妳不入佛門，爲師的仍然把一身功夫傳給妳。」

她嘆了一口氣，又道：「不像妳那兩個笨師姐，至今仍然武功平平！」

小玉兒道：「師父，妳不怪我……」

「怪妳甚麼？」

「怪小玉兒出手救了丁阿姨。」

「妳救得很對，妳如果不出手救，師父才會生氣，這就是妳的智慧高，有正義有良心，不愧是我的徒弟。」

小玉兒還眞楞住了！

「可是，師父，我對師父出神拳呀！」

「那是妳應做的，除了妳的神拳外，天下任何功夫都無法救下丁香。」

小玉兒心中踏實多了，她這才笑笑，道：「師父不罵我了！」

「當然不會罵妳！」

「師父也不打我了？」

「那還用說嗎？罵都不罵那會再打？」

小玉兒笑道：「哦，我明白了！」

脫凡師太道：「妳明白甚麼？」

小玉兒道：「峨嵋山上缺銀子，師父爲了銀子才答應去幫助那姓莫的貪官，可是丁阿姨比姓莫的送得更多，師父就不再追究了，是不是？」

脫凡師太並不臉紅，她淡淡的一笑，道：「對於一個尊敬我佛的人，師父是不會爲難這種人的。小玉兒，將來妳也應該尊敬神明，佛會保妳平安的。」

小玉兒心想，轉彎抹角要銀子呀，她笑了。

她仍然太嫩，這江湖上的一池混水，她只不過才剛剛沾了那麼一個邊，這以後有得她淌混水的日子。

* * *

脫凡師太並不回到寶雞半坡那條街上的大元堂藥舖裡，她叫小玉兒隨她去到渭河邊的小屋裡。

小屋當然是丁香住的地方。

脫凡師太很高興，因爲她相信丁香必會把五千兩銀子送回來。

五千兩銀子有多少？白銀五十兩銀元寶一共是一百個整數，那得由馬馱，誰能扛得動？

小玉兒與脫凡師太進了門，小玉兒便對脫凡師太，道：「師父，妳老住在這裡面，我回大元堂，今夜叫人送來好吃的，師父，我陪師父到天亮。」

脫凡師太道：「小玉兒，妳可得記牢一件事。」

小玉兒忙問：「不論甚麼事，師父只管吩咐！」

笑笑，十分和氣的，脫凡師太說道：「小玉兒，咱們定個約。」

「定約？」

「是的，師父告訴妳，妳回去絕不可以提到丁香那女人送了峨嵋山五千兩燈油香火銀子的事。」

小玉兒笑了。

「師父，我知道，這件事我把它忘了，因爲我如果說給第三人聽，不多久消息便會傳到官府裡，我的丁阿姨便會倒楣了。」

脫凡師太呵呵笑了。

「看，眞有慧根呀，妳能舉一反三，實在難得，小玉兒，師父放心了，妳去叫來素齋吧。」

小玉兒道：「我娘會來的。」

脫凡師太說道：「不，妳告訴娘，咱們未找到妳那個阿姨，我們才在此地等。」

小玉兒終於明白了。

原來師父是有安排的，難怪師父不回大元堂，那會因爲丁阿姨的送來五千兩銀子，而把事情戳穿。

這就是江湖，江有濤湖有漩，踏錯一步就完蛋，小玉兒自以爲學了一招。

這種招式並不比武功差，學多了有益呀！

小玉兒往回奔，她奔向大元堂，一路上她還忍不住的吃吃笑。

笑甚麼？不知道！

* * *

大元堂門口站着個女人，女人的一邊還有個女人，兩個女人各自抱着個六七歲大小的男孩子。

這兩個女人不是別人，金娘子與金蟬姐妹兩人是也。

金蟬來了，爲甚麼她一人帶着兒子李强生來？她說是李兆元上山找毒虫去了。

「五毒怪客」李兆元是弄毒高手，金蟬也是高手，這兩人就是因爲臭味相投才會混在一起的，試想房子裡蝎蛇蜈蚣帶蟾蜍，一般女人不被嚇得哇哇叫才怪，但金蟬不怕，她的毒藥百虫怕，甚麼毒物也不敢近她的身。

妙的是李强生這小子也弄毒物，毒蛇他纏在脖子上，伸手一把毒蝎子，果然近朱者赤也。

* * *

現在，小玉兒回來了。

小玉兒未把川馬騎回來，她走回來的。

還是金蟬先看到。

「唷，那不是小玉兒嗎？」

金娘子猛回身，立刻笑迎過來了。

「唉呀！我的寶貝女兒呀，妳回來了，那個怪老尼姑呢？怎麼不見她呀！」

小玉兒嘆口氣，她這是裝出來的。

「娘，沒找到丁阿姨呀！」

「妳也沒找到？」

小玉兒說道：「所以師父要我陪她住在丁阿姨那裡，決心等丁阿姨了！」

金娘子說道：「她叫妳回來？」

小玉兒說道：「我回來叫人爲我們送些吃的，我師父吃素齋，可要最好的送去呀！」

金娘子說道：「等等，我陪人送過去。」

小玉兒忙搖手，說道：「師父說啦，免叫娘惹上那批人，所以娘也就別去了。」

那金蟬笑說道：「這怪老尼姑，還眞會爲別人想呀！」

金娘子說道：「也好，我與你爹就避一避，妳就代我們問候一聲了。」

小玉兒說道：「那是當然了。」

小玉兒拉過弟弟史天生，說道：「天生呀，我教你的功夫練了沒有？」

史天生說道：「練呀，只是我沒力氣。」

這一點小玉兒很明白。

小玉兒自小被大喇嘛以特製的藥水浸泡兩年，她已脫胎換了骨，但敖杰的那些藥材是甚麼樣的藥材配的？這令小玉兒煩惱了，她怎麼會知道。

小玉兒只能對史天生說道：「是功夫要苦練，你是個男人，你會有力氣的。」

她也對李强生點頭笑笑。

她似乎還不知道，李强生也是她娘生的呀！

金娘子果然不與小玉兒同行，只要小玉兒能平安回來，她就已經滿足了。

小玉兒提着吃的東西回到脫凡師太身邊，她與脫凡一起吃，師徒兩人邊吃邊談心，說的乃是太白掌上的記載。

太白掌秘笈細刻在小玉佛背面，刻的全是梵文，脫凡師太看得懂，她也敎小玉兒習太白掌。

只不過小玉兒還是喜歡「混元一氣通天功」，她只要聚氣出掌，兩三丈遠處便把人打倒。

那脫凡師太說着太白掌，然後再問小玉兒。

「小玉兒，妳虛空出拳也能傷人，江湖傳說有神拳，莫非妳習了神拳？」

脫凡師太直到快二更天，她才問小玉兒。

小玉兒笑了，說道：「師太，我練的乃是『混元一氣通天功』呀！」

脫凡師太說道：「曾記得妳在峨嵋，妳從未用過這功夫，妳的招式大約剛學的吧！」

小玉兒立刻點頭，說道：「是的，師父！」

脫凡師太說道：「小玉兒，可願拿來叫師父瞧瞧？」

小玉兒說道：「師父，妳也想習練嗎？」

脫凡師太說道：「小玉兒，人說藝多不壓身，又說活到老學到老，爲師從未有學而生倦的。」

小玉兒說道：「師父常閉關，實令小玉兒佩服！」

脫凡師太說道：「可把妳的混元一氣通天功交給爲師看看嗎？」

小玉兒說道：「反正功夫我已學會，引氣吐納出拳的脈絡勁氣，我也能隨心所欲，師父若要，喲，師父請看。」

脫凡師太內心之激動，幾乎難以自已，她以爲這個收穫比之得了五千兩銀子還令她高興愉快。

她幾乎帶着顫抖的手接過那一本小小册子。

脫凡師太只大略的翻了幾頁便立刻合起來。

「小玉兒，此事不能對人提喲！」

「不提！」

「甚至妳的娘也不能提及。」

「我一定不說。」

「小玉兒，妳令師父太滿意了，師父三年不出門，山上不缺錢，師父閉關再研究，如果有成必傳授妳。」

（未完・十七）

頭痛人物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小林又遇到喬琪，兩人喜極，決定共渡良宵。吃過晚飯，喬琪在自己房中等待小林，抑制不住的喜悅，等了一夜，却不見小林影子，原來小林洗過澡後，回到自己的房中，見床上躺着個半裸的女子，認定是喬琪了，與之共樂了一夜，殊不知這位姑娘却是喬琪師姐柳儀芝也……

畢熙獨霸巨款 合伙詐賭成功

畢熙道：「你是何等身份與我無干，這樣吧！我把瓶子交給這位老弟，由他拏着，告訴你這瓶中之手是甚麼樣子，你來決定是眞是假如何？」

「這……」司徒靜可以搶，但又怕瓶子打破。

他當然可以看出，畢熙也不會是個高手。

這工夫，畢熙向小林連連眨眼，意思是不要揭穿他們過去認識，就故作不識。

小林以爲，此刻他可以不揭穿，看看這斷手到底有甚麼貴重之處。

米珠對他說過，喬琪身上有一隻斷手。

爲甚麼這隻斷手又到了畢熙的手中？是不是同一隻呢？

司徒靜同意這辦法。

反正他以爲，他們三人可以對付兩個小崽子。

畢熙跳下了後牆，對小林道：「小子，你要小心拏着這瓶子，不要打破，一旦瓶破水洩手爛了就不值錢哩！」

司徒靜以爲，這說法很對，極可能是眞的。

「好吧！」畢熙道：「小兄弟，你來回答他的問題。」

司徒靜道：「小子，瓶中是隻左手嗎？」

小林道：「不錯！」

司徒靜道：「手心上有字嗎？」

「好像有，但不是中國文字也不是滿洲文字。」

司徒靜心花怒放，道：「是男人手還是女人手？」

小林道：「當然是男人手。」

「請看看箕斗，這左手上幾箕幾斗？」

小林仔細看了一會，道：「一斗四箕。」

「那個指頭是箕？那個指頭是斗？」

這工夫，只聞畢熙以「蟻語傳音」道：「別理他！太過份挑剔了！」

當然，這也許十分重要。

可以這麼說，也許人家知道何志欽的左手上那個指頭是斗，那個是箕，說錯了會穿崩的！

由此可見，畢熙這小子也可能是玩了個花招。

小林冷笑道：「眞是豆腐挑刺！多此一問。」

司徒靜道：「這很重要，怎能算是豆腐挑刺？」

小林道：「你們自己去交易好了！我懶得管！」

畢熙道：「也許這位大俠沒有甚麼興趣，我還是另找對象吧！」說着伸出手就要接過那個瓶子。

司徒靜道：「老弟，這檔子買賣成交了！」

他掏出一把銀票，點出了三萬兩銀票。

畢熙要對方先把銀票丟過來點清，他再把瓶子送過去，防人之心不可無，這是爲了安全。司徒靜也不反對。

畢熙接過銀票點清，丟過瓶子。

司徒靜一接，兩小一東一西掠出後院。

司徒靜手一揮，道：「一個也別放掉，免得他們到處宣傳東西已落入本幫手中，而徒增困擾！」

司徒靜往東，他追的是「畢熙」。

他以爲瓶子是買自畢熙的，應該先逮住他。

兩個部下去追小林。

小林並不想和他們動手，只想看一看畢熙這小子能不能逃過司徒靜的追踪。

還有，上次他偷走了他不少的銀票，今天應該討回來。

更重要的是，他要問問「畢熙」自何處得來的瓶子，是不是由喬琪手中得到的？這當然也關係喬琪的安危。

小林擺脫了那兩人的追逐，繞到東邊去。

果然發現司徒靜追上了畢熙。

小林要看看，畢熙是如何應付司徒靜。

「小子，你要跟我回去一趟。」

「哪裡？」

「『海天幫』！」

「我爲甚麼要去？」

「此物非同小可，本幫幫主可能要問話，但你放心！你交出此瓶，也算大功一件，本幫幫主必有重賞！」

畢熙道：「我有了這三萬兩，回家作個生意也知足了。」

「你非跟我走不可！」

「我不去！」

「小子，這可由不得你！」

畢熙忽然自衣內掏出一根約一尺餘長的小竹棒。

這竹棒只有尺半長，却有五節之多。

司徒靜暗暗戒備，到目前爲止，他還不知道畢熙的來歷。

畢熙道：「我這『五毒筒』大概今夜要發利市了。」

司徒靜吶吶道：「甚麼五毒筒？」

「這竿子五節對不？」

「不……不錯！」

「每一節中有一種毒，用過一節敲一下，下一節中之毒就會溢出來。老小子，你這種貪心不足，吃鍋望盆的作風我很不欣賞，來！上啊！」

司徒靜有點後悔。

他能得到此瓶，已建了大功。如今趕盡殺絕，反而弄個下不了台。

司徒靜冷笑道：「小子，你可別瞎咋唬！」

「你以爲是咋唬嗎？」畢熙拿着竹竿緩緩轉動。

當他轉到上風頭位置就動了。司徒靜是自恃老經驗，以爲他會施毒，道：「小子何人門下？」

「畢熙」道：「說出來爲家師丟人！」

「爲甚麼？」

「因爲我是家師門下最沒有出息的一個！」

看看畢熙的德性，果然其貌不揚。

「你到底是誰的門下？」司徒靜也在搶上風頭了。

畢熙道：「醫怪門下……」

「眞的嗎？」

「你是不是要以身試毒？」

「既是柳大俠門下，那就算了，你的大名呢？」

畢熙道：「囉嚇！」

司徒靜走了。畢熙攤手啞然失笑。

其實那尺半長的竹竿只是幾種暗器而已。以那幾種暗器來傷司徒靜，也未必能得手。

就在這時，小林也出現了。

「嗳！小林，我正要去找你！」

「找我，只怕不會吧！」

「怎麼不會？我得到三萬兩，想找你一起去賭場玩玩！」

「畢熙，偷我的那些銀票呢？」

「偷你的？誰偷的？」

「你少來！那天在賭場中脫身後一掏口袋，幾乎光了！不是你幹的還會有誰？在賭場中動手前，你就在我身邊，大概就是那時被你掏去的。」

「小林，你沒有良心，我幫你，反而誣我爲賊！」

「算了，過去的不必再提，我弄錢大部份都是幫了養老院及孤兒院，你有這麼多的錢不作作好事？」

「當然，不過這還不夠，咱們去賭一下，凑成三十萬兩，就捐出二十五萬，咱們留五萬自用，你看如何？」

於是兩人來到一家大賭場。

這家「興隆賭場」，的確是生意興隆，財源廣進。兩人事先已有了默契，小林主賭，畢熙助之。

於是他們選擇了「梭哈」。

這是因爲這桌「梭哈」的枱面最大。

兩人都上場，一正一副，暗暗搭配。

本是四個人賭半副由小八子起的。

加上他們兩人，就由小七子起了。

猜拳第一次發牌者竟是小林。反應快的人，連猜拳也會贏。

小林洗牌時，故意作出不熟練的樣子。

甚至還會把牌洗散了。

然後他要求，枱面不能少於五萬兩。

由於他把五萬兩銀票放在枱面上。畢熙也是五萬兩，這些賭客們雖十分驚奇，却也無話可說。

不足五萬兩賭本的退出，剩下只有五家。

五家賭還是由小七開始。

小林發了第一二張牌。

第一家就是畢熙，他的明牌是7。

第二家是個默默寡言的中年人。他發了一張10。

第三家，三十來歲，衣着華麗，他是一張Q。

第四家是張8。

小林自是一張J。

第四家的Q最大，由他說話。

此人看了一下，出了一千兩。

第四家是一張小八，反而倒打四千，凑成五千兩。

第三家看看他的牌道：「老兄，一張小8就打五千。就算是頂頭小8，也用不着如此急着下注呀！」

第四家也不出聲。

結果都跟了。

小林又發了一張牌。畢熙是一張9。

第二家是K。

第三家是8。

第四家是7。

小林是一張Q，他的牌一J一Q，算是大牌也算是好牌。第三家的K說話，他出了一萬兩。

前面都跟了，只有第四家打烊扣了牌。

因爲他的第二張明牌是8，但這次第三家也是一張八，他的牌似乎希望不大了，就及早扣了牌。

如今只有四家了。

第四張牌發出，畢熙是一張10。

第二家默默寡言的中年人是一張K，他已是K一對了。

第三家是一張9。

小林却發了一張A。

當然是K一對說話，他看了一會，下了兩萬。

第三家也扣了牌，因爲他已經和順子絕緣了。

他是Q89，而這是自7開始的半副牌，自然順不起來。

到了小林處道：「老兄，咱們賭個『奧賽』如何？」

中年人道：「請說。」

小林道：「五萬枱面已所剩不多，而你我又餘興未盡對不？」

「不錯！」

「再『奧賽』十五萬兩如何？」

那知中年人立刻點點頭，却道：「老弟，身上有這麼多的賭資嗎？」

小林道：「這條命還值十五萬吧？」

忽然一個旁觀者冷冷地道：「那可不一定，一百個叫化子的命也不值十五萬兩！」

小林道：「你老兄是屬於值多少錢的人？」

那人不出聲了。

於是這次空前最大的「奧賽」就開始了。

這賭場夠大，開業也有七八年了。

在「奧賽」的枱面來說，最多一次不過六萬兩。

這一次居然是十五萬兩。

加上枱面原來所有的，已近三十萬兩了。

於是小林發了牌。

畢熙是一張8。

第二家即中年人是一張10。他已是10、K兩對的牌面。

當然，他極有可能是「福爾豪士」了。

第三家是一張Q，乃是Q一對。

小林來了張K。

至少還不能說明第二家沒有二條K了。他會有三條10嗎？

在明牌上，畢熙的第三張即是10。

最後一張10可能是第三家的暗牌。

當然也可能是已打烊的第四家的暗牌。

總之，這幾家的暗牌也可能是K。那麼，第三家我「福爾豪士」就太渺茫了。只不過這是十五萬兩。

這工夫很多隻眼睛瞪着小林和第二家的牌。

小林的明牌是JQAK。看10順。而且有可能是同花。

第二家是10KK10。自然也有「福爾豪士」的架勢。

本來第一家可以收手了，他實在不夠資格奉陪。但他的五萬兩枱面已所剩無幾，收手是划不來的。

若以極少的賭資來賭自然不吃虧。

這工夫，就看小林和第二家這中年人的了。

畢熙有點急了，道：「可以掀牌了吧！急死人了……」說着就要去掀小林的牌，小林一擋道：「我都不急，你老急什麼？」

就這麼一人要去掀牌，一人一擋之間，手脚已經作了。

手法是詐賭的首要條件。

有所謂「眼明手快」就是這意思。

當然，這要相當的技巧。

在他們要作這手法之前已有暗示，在掀、擋之間，二人手中各扣有一張牌，二人作狀要掀對方的牌，另一人一擋。

一般的人都會去注意牌而不會去注意他們的手。

掀牌的人收回手之後一定要另外作個動作，作狀要去掀另一人的牌，那就是第二家中年人的牌，而這人也突然一擋。

這工夫畢熙才收回手，把換來的牌技巧地插在自己的牌中，自然是那張扣回的牌了。

賭場的黑幕和手法太多了，不勝枚舉。

小林道：「老兄，現在是否可以掀牌了？」

這中年人道：「小弟願不願再來一次『奧賽』？」

小林道：「爲什麼要再一次『奧賽』？」

中年人道：「這道理很簡單，我總以爲你的牌不配和我標！」

「怎見得？」

「10沒有了，你如何能順？」

小林道：「如果我是『同花』而你又不是『福爾豪士』呢？

「你不會是『同花順』，我却可能是『福爾豪士』。」

「你老兄要『奧賽』多少？」

「再加十萬兩！」

「一句話！」

「牌一揭就要算清賭債！」

「當然！」

「如果拿不出來……」

小林道：「要錢沒有，爛命可有一條！」

「好！大家都聽清了……」他自己一掀，他只是K10兩對，觀者發出一陣驚呼。

只不過10K兩對也不能算太小了。

萬一小林沒「順子」也無「同花」的話，自是困打認輸。

小林一掀，觀衆一片嘩然。

「同花」！

事實上同花如無順子，就不一定連貫。

當然也沒有一對，有一對也就不會是「同花」了。

中年人面色猝變，道：「弄鬼！」

小林道：「怎麼個弄法？」

中年人無以爲答。

他當然不知小林和癟十的手法，要是知道就當場揭穿了。

小林賠了第三家，他是小順，也就是「癟十」。

只不過他沒有幾個錢，大錢都在「奧賽」上。

小林收了枱面的錢，也沒有點就塞入衣一袋內。

中年人的臉色鐵青，道：「小友，咱們再賭一次！」

小林道：「老兄，在下還有點事待辦，恕不奉陪了！」

中年人掏出一張銀票放在桌上一砸，道：「小兄弟，可別以爲在下輸乾了！這一張足以抵上你所贏的全部。」

小林一看，票面竟然是七十萬兩。

兩小都不由心動。

的確，這數字比他贏的總和還多一倍有餘。

但小林很精，他以爲不賭爲妙。

第一，這一張大票如果通知票號止付，就一文也拿不到。

不像幾千兩或幾萬兩的，張數太多，止不勝止。

其次，他這第一次輸得奇慘，可能已猜到是何時被作了手脚的，這一次可能十分小心。如有同伙，更加危險。

總而言之，還是要知足，以走人爲妙。

「老兄，這張票子很誘人，但在下自忖沒有那個命……」

小林出了賭場，畢熙也跟出來，但不同路。

他們不能被看出是同伙的。

所以一個向東，一個向西走。

出了鎭小林見無人跟來，無論如何要清點一下，看看到底贏了多少？也好把大部份的銀票捐給善堂。

那知伸手一掏，只掏出一張銀票。

一張！而且票面只有三千七百兩。

那麼一大疊銀票都不見了。怎麼會？

小林氣得臉都青了。

毫無疑問，又是畢熙作的手脚。爲他解了困救了他，他居然來這一手。

這等於利用小林的賭技和賣「左手」的銀票來弄錢。

弄到手之後也不分紅，全部拿去，只留三千餘兩。

小林恨之不已。下次遇上要整他一下。

就在這時，那個中年人忽然出現在他背後三丈之地，道：「小子，你好詐！」

小林道：「怎見得？」

「你們弄鬼！」說了兩人一掀一擋換牌的勾當。

小林道：「果眞如此，你爲什麼不揭穿？」

「小崽子，把詐賭的錢吐出來！」

「告訴你，我和你差不多，也是被害者！」

「怎麼說？」

「你看……」他把口袋翻出來，道：「除了這一張銀票，可以說囊空如洗！」

「錢呢？」

「遇上了剪綹之輩，也就是坐在我上手的那個醜小子！」

「怎知這是你們同謀設計詐賭，表演了一個要掀別人牌，一個一擋，趁機交換了一張牌，可能你只是想補順子的，最後補來一對，結果換張牌變成了『同花』。」

事實也正是如此，可見此人也是玩家。

可惜當時他沒有發現換牌。

偷機的人往往是補順子失敗的人，也往往連一對也沒有，但有一點必須記住，偷機只能偷一家，不要偷一家以上。

小林道：「尊駕把我估高了！」

「沒有估高，你要不是個小『郞中』，試問以你的年紀，身上那會有那麼多的銀票，有可能嗎？」

的確，像他這般年紀的少年人，身上有五百兩銀子已經夠多了。

小林道：「我的心情比你還惡劣！」

「我要是不讓你說實話把銀子吐出來就白混了！」

「尊駕是……」

「『雪山神鷹』高照！」

小林暗暗吃驚，此人的名頭似比司徒靜還高。

無論如何，他自知不是此人的敵手，道：「原來是高大俠！咱們可以分頭去逮那個剪綹的小子！」

「不必了！我逮住了你，不怕你不吐實！」

小林道：「高大俠不覺太過份了嗎？」

高照道：「高某不會冤枉你的……」立刻出手。

綽號「神鷹」，必然是輕功高人一等。

果然，輕身功夫好，輕靈飄逸，無法捉摸，而助長他的招式，兩相配合，成爲極爲犀利的組合。

小林在六十招時就不支了。

一旦不支，高照就更加賣力，不出三招，制住了他的穴道。

小林倒地，高照坐在一邊大石上道：「吐不吐實？」

小林是不會在高手面前充殼子的。

他知道識時務者爲俊傑的道理，況且的確是他們詐賭騙人。

小林道：「我帶你去找那小子。」

「他是甚麼人？」

「他的綽號叫『癟十』，是個剪綹之輩。」

「你是他的同伙？」

「不是！」

「不說實話我就對你不客氣了！」

這時忽然有人道：「不客氣又如何？」

高照回頭一看，是個女人，再一看不由失聲道：「是妳？」

來人又是柳儀芝。

小林心頭大樂，又是這位大姐救了他。

他要是知道她取代了喬琪和他銷魂一夜，他會如何？

柳儀芝根本不看此人一眼。道：「小弟，你受驚了！」

「大姐，遇上妳眞好！」

這句話在柳儀芝聽來心頭更舒服。

「儀芝，不認識我了嗎？」

柳儀芝一言不發，挾起小林就走。

不知是故意不解他的穴道還是忘了？

高照道：「儀芝，昔年我悔婚另有苦衷！」

柳儀芝始終不和他交談半句，疾馳而去。

高照正是她的未婚夫，昔年經已退了婚。

高照自知理屈，也不能怪她一句話都不說。

同時他也未懷疑柳儀芝和小林之間會有甚麼特殊關係，人家根本不理他，他也不能太沒有身份低三下四地死纏。

在鎭上客棧中，她放下小林。原來她本是住在這家客棧中，出去辦事而遇上了小林。

說得迷信些，他們有點緣份。

「大姐，你是不是該解了我的穴道？」

「噢！你看我，又忘了……」

事實上她喜歡他，即使僅是肌膚相接也很溫馨。

穴道一解，小林坐了起來，正要拜下。

她抱住了他，道：「小弟，我們不必如此！」

「不！大姐兩次救我，此恩非同小可！」

「如小弟要報此恩，另有辦法。」

「大姐儘管說出來，只要我能辦到的，我一定答應！」

柳儀芝目光中已燃起了火燄，道：「小弟，你該體會到，我們前世有緣……」

「有……有緣？」

「是的，而且我們已經有一次了……」

「有……有一次甚麼？」

「小弟，你不以爲那夜和你銷魂了兩次的人不是喬琪？」

小林大吃一驚，而且恍然大悟。

勿怪喬琪一直不樂，甚至恨他

，而且不承認二人有那回事過。

原來是和她。

他望着柳儀芝，很美，而且成熟的女人另有一種對性慾的誘惑或召喚的魅力。

他仔細凝想，果然是和她。

她比喬琪稍爲豐滿些，一般來說，十六七歲的少女都不大可能如此，對有經驗的男人來說，當然喜歡這種略爲豐滿的處女。

大概這就是所謂肉感吧。

小林大恨。原來喬琪不告而別是爲了此事。

他和喬琪完了。大概和米珠也完了。

他眞想拂袖而去，甚至大罵她一頓。

只不過她畢竟救過他，人不可忘本。

但想想也太怒了，好好的姻緣被她一手破壞了。

他實在不甘心，於是有了主意。

既然她玩了他，他也要再玩她一次，然後甩了她。

以後永遠永遠也不理她，就像當初她的未婚夫甩了她一樣。這是因爲小林雖隨便，和兩個少女在一起却能守住最後關頭。

「大姐，眞的是和妳，不是喬琪？」

「當然不是……」

「無怪她的表情有點怪哩！」

「小弟，姐姐不知爲甚麼，好喜歡你！」

小林聽起來眞不是滋味，但爲了報復，只好裝傻。

「姐姐，有了一次以後，我也喜歡你了……」

「眞感人！小弟，只可惜我們只能維持這種關係，却不能結合。因爲姐姐的年紀作你的母親也夠了。」

「男女之間的事，可不能以年齡來衡量……」

柳儀芝握住他的手。

他能感覺出，她的手激動得發抖，身子也有一點。

於是他們飲酒擁抱，然後當然是上床了。

小林有過一次經驗，他知道如何去討好一個極成熟的女人。

他的「條件」夠，碩壯而有續航力。

尤其能「勒馬」而持久。

小林這一次更稱職而賣力，主要是報復她。

他要使她感到十分滿足，然後甩了她。

這一夜連續三次，兩人都疲極而睡。

只不過第二天早上柳儀芝醒來時不見了小林。

還以爲他去吃早點了。對昨夜的事眞是滿意極了。

她在床上躺了近一個時辰，覺得不妙，叫了幾聲無反應，下床看到桌上有一封信，不由心頭一沉。

信上寫的是：他恨她破壞了他和喬琪的美好姻緣，由于她救過他，也就算了，要不然的話，他會殺了她。

從此之後，他不會再理她，也不願再見她了。

柳儀芝悵然若失，半天不曾動一下。

她剛剛抓住了人生最是幸福的東西，突然又失去了。

儘管如此，她還是多住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要離開時，却突然來了一位熟人，太熟了，反而使她吃驚。

「師妹，是妳……」

「師姐，此時此刻你絕對不想見我，對不？」

柳儀芝懶洋洋地嘆了口氣，道：「師妹，我對不起妳！」

「一句對不起有多麼輕鬆？」

「只不過我也沒有抓到什麼……」

「妳已經得到了他的人，上了床！我眞替妳臉紅！」

「是的，我也覺得可恥，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自第一次我救了他抱了他一下，就不由動心，我一定要得到他！」

「妳得到了他，也能嫁給他嗎？」

「嗨！什麼也談不上了！師妹，我所能得到的，也不過是兩夜的狂情，除此而外，什麼也沒有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

「喏！妳看看這封信……」把小林的留書交給喬琪。

喬琪看過之後，忽然覺得自己寃枉了小林。

看來小林只不過是個被害者，而且用情至專。

師姐付出的是貞操，收回的却是輕視和冷漠。

喬琪道：「他是何時走的？」

「昨天凌晨。」

喬琪冷冷地道：「我本以爲你已汚染了他，現在証明，他還算是純潔的，至少他的情操還是高尚的。」

喬琪走了，沒有說聲「再見」！

* * *

喬琪好想小林，她後悔錯怪了他。

只不過在目前要找到他也不容易。

於是她女扮男裝到賭場去找，十天過去也未找到。

找不到人，不免有點失魂落魄。

這天趕路累了，便在一座無人

看守的小廟前休息。

這工夫忽然隱隱聽到廟後有斥責及打鬥聲傳來。

喬琪自小廟偏殿後窗望出去，發現兩個人對付一個人，這雙方在二十招內保持了均勢。

這幾個人她一個也不認識。

其中那單挑二人的人道：「據說東西已落你手。」

「什麼東西？」二人之一道：「眞是無事生非！」

那人道：「就是那隻左手！」

喬琪心頭一跳，那隻左手？是不是她身上這隻呢？

二人之另一人，也就是不言之人道：「謠言！」

其實這三人中的二人，爲首的正是車瑛，另一個也是壇主，名叫曹彥青。對方這人却是「雪山神鷹」高照。

高照道：「有人以三萬兩，把那瓶子賣與『海天幫』！」

車瑛道：「根本就是胡說八道的。」

高照道：「即使不是賣給你們，你也該知道的。」

車瑛道：「根本沒有這回事，我不信一隻斷手會有這麼貴重？幾乎所有武林高手都在找尋……」

「信不信由你，它自有貴重的原因……」雙方打得更激烈了，但都無法在百招內取勝。

喬琪以爲，他說的那隻左手，就是她包袱中的這一隻。

當初她施毒迷倒一干人時，他們也正是在爭這隻手。

這隻斷手到底有什麼妙用呢？一定有。

喬琪悄悄地走了。

她決定去找小林，把這隻手交給他。

當初何志欽斷手，也是爲了救他，當然這件事大有文章。

事實上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眞眞正正的理由是有人追急了，不得不斷手脫身，以爲斷了手可以把人引開。

那知這一隻手反而引起注意，聰明人會想到這隻左手的奧妙。

數日後仍找不到小林，她以爲交給師門比較可靠些。

放在她身上遲早會失去的。

此刻，她已經快要到達師門的住處了。也不過還有三、五十里而已，天有點熱，她在路邊樹蔭休息。

一時好奇，就忍不住把瓶子拿出來看。

這隻手已變成淡黃色，皮膚有點皺。

手心上好像有字，但手掌略扣，看不清楚。

至少可以看出少許的怪字，不是中文也非滿文。

「嗯！這隻手是有點來歷……」那知這工夫，忽然有人在背後道：「什麼有點來歷呀……」

喬琪回頭望去，見一中年人站在兩丈以外。

此人長眉入鬢，朗目聳鼻，而且肌膚白晰。

此人已五十左右了，年輕時必是一個美男子吧！

第一個印象相當不壞。

喬琪道：「你這個人怎麼鬼鬼祟祟地在人家背後？」

這中年人道：「姑娘原諒，在下只是發現姑娘在看一樣東西入了神，感到十分好奇罷了。」

「原來如此！」

「姑娘拿的是什麼東西？」

「一個瓶子，這不關你的事。」

她急忙把瓶子藏在身後。

「姑娘是不是不知道此瓶的來歷？」

「正是……」

「其實這是個凶瓶！」

「凶瓶？瓶子還有凶吉之分？」

「當然。上面有咒語，擁有者如果不懂其中之咒文，必受其害，大則家破人亡，小則自身不保！」

喬琪道：「你說謊！」

「怎見得在下說謊？」

喬琪道：「如果此手是凶物，爲何會有很多人搶奪？」

「其實這是一個陰謀。」

「什麼陰謀？」

「是番幫奸人想一舉殲滅中原武林的陰謀。而這隻手上有毒，還刺有惡咒，經過邪惡法師的法水淬過，法烟燻過，及法力加持過，所以任何人接近此手即已中毒……」

喬琪大吃一驚。

但她立刻又突然道：「你說謊！我接觸過它却未中毒。」

中年人道：「它的毒並不會立刻發作。」

「我不信！爲什麼要這樣？」

中年人道：「番邦一奸人定此毒計，傳言這手上文字是一種奇特武功，學了可無敵天下，然後要中原人何志欽依計斷手，謠言傳開，人人搶奪。搶到的人固然必死，搶不到的人也會自相殘殺而亡！」

喬琪半信半疑。

的確已有很多人開始搶奪，上面也的確有字，八成是惡咒，一般人誤以爲是武功秘笈了。

喬琪道：「你是說這東西不能碰？」

「當然，一碰就中毒中邪。」

「可是我碰過。」

「碰瓶子無妨，但不能直接去碰瓶中之手。」

「瓶中的手我也摸過。」

（未完・三）